中国现代经典文库

夜雨



飘流的回忆



叶紫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现代经典







夜雨飘流的回忆



叶紫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夜雨飘流的回忆



叶　紫　著



目　　录

夜雨飘流的回忆

夜雨飘流的回忆 …………………………………………（3）
还乡杂记 ………………………………………………（8）
南行杂记 ………………………………………………（17）
岳阳楼 …………………………………………………（28）
长江轮上 ………………………………………………（31）
古渡头 …………………………………………………（37）
行军散记 ………………………………………………（43）
行军掉队记 ……………………………………………（56）
流　亡 …………………………………………………（67）
夜的进行曲 ……………………………………………（77）
好消息 …………………………………………………（80）
殇儿记 …………………………………………………（84）
玉　衣 …………………………………………………（87）
鬼 ………………………………………………………（91）
插　田
　　——乡居回忆之一 …………………………………（95）

感想·意见·回忆

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101）
文坛登龙新术……………………………………………（107）
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

——杨昌溪先生的小说是洋人做的…………（108）
关于《天下太平》…………（110）
“手术费”与“刀手费”
——读《裤子掉下来了》以后…………（112）
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114）
《无名文艺旬刊》创刊号编后…………（117）
《无名文艺旬刊》第二期编后记…………（118）
《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编辑日记…………（120）
《丰收》自序…………（125）
《丰收》后记…………（126）
《丰收》四版的话…………（127）
《星》后记…………（128）
我为什么不多写…………（130）
感情·意见·回忆…………（134）
国防文学的随感二则…………（136）
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139）

痛苦的感想

痛苦的感想…………（143）
爱伦凯与柯仑泰…………（144）
忆家煌…………（148）
悼高尔基…………（150）
哭鲁迅先生…………（152）
新作家草明女士…………（154）

山村一夜

向　导…………（157）

偷　莲 …………………………………………………………（171）
鱼 ……………………………………………………………（178）
山村一夜 ……………………………………………………（184）
湖上 …………………………………………………………（214）
校长先生 ……………………………………………………（228）
电车上 ………………………………………………………（237）
刀手费 ………………………………………………………（242）
毕业论文 ……………………………………………………（244）
懒　捐 ………………………………………………………（247）
广　告 ………………………………………………………（260）
菱 ……………………………………………………………（263）

回到乡村

现代女子书信指导（节选）……………………………………（281）
回到乡村 ……………………………………………………（337）
回忆·感想·日记·笔记·杂记 ………………………………（339）
致邝达芳书（二封）…………………………………………（403）
致张天翼书（二封）…………………………………………（408）

夜雨飘流的回忆

夜雨飘流的回忆

一、天心阁的小客栈里

十六年——一九二七——底冬初十月，因为父亲和姊姊的遭难，我单身从故乡流亡出来，到长沙天心阁侧面的一家小客栈中搭住了。那时我的心境底悲伤和愤慨，是很难形容得出来的。因为贪图便宜，客栈底主人便给了我一间非常阴黯的，潮霉的屋子。那屋子后面的窗门，靠着天心阁的城垣，终年不能望见一丝天空和日月。我一进去，就象埋在活的墓场中似的，一连埋了八个整天。

天老下着雨。因为不能出去，除吃饭外，我就只能终天地伴着一盏小洋油灯过日子。窗外的雨点，从古旧的城墙砖上滴下来，均匀地敲打着。狂风呼啸着，盘旋着，不时从城墙的狭巷里偷偷地爬进来，使室内更加增加了阴森、寒冷的气息。

一到夜间，我就几乎惊惧得不能成梦。我记得最厉害的是第七夜——那刚刚是我父亲死难的百日（也许还是什么其他的乡俗节气吧），通宵我都不曾合一合眼睛。我望着灯光的一跳一跳底火焰，听着隔壁的钟声，呼吸着那刺心的、阴寒的空气，心中战栗着！并且想着父亲和姊姊临难时的悲惨底情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而尤其是——自己的路途呢？交岔着在我的面

前的，应该走哪一条呢？……母亲呢？……其他的家中人又都飘流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窗外的狭巷中的风雨，趁着夜的沉静而更加疯狂起来。灯光从垂死的挣扎中摇晃着，放射着最后的一线光芒，而终于幻灭了！屋子里突然地伸手看不见自己的拳头。

我偷偷地爬起来了，摸着穿着鞋子，伤心地在黑暗中来回地走动着。一阵沙声的，战栗的夜底叫卖，夹杂于风雨声中，波传过来了。听着——那就象一种耐不住饥寒的凄苦的创痛底哀号一般。

“结～～～麻花～～～哪！……”

“油炸～～～豆～～～腐啊！……”

随后，我站着靠着床边，怀着一种哀怜的，焦灼的心情，听了一会。突然地，我的隔壁一家药店，又开始喧腾起来了！

时钟高声地敲了一下。

我不能忍耐地再躺将下来，横身将被窝蒙住着。我想，我或者已经得了病了。因为我的头痛得厉害，而且还看见屋子里有许多灿烂的金光！

隔壁的人声渐渐地由喧腾而鼎沸！钟声、风雨的呼声和夜的叫卖，都被他的喧声遮拦着。我打了一个翻身，闭上眼睛，耳朵便更加听得清楚了。

“拍！呜嗹嗹～～～呜嗹嗹～～～拍——拍……”

一种突然的鞭声和畜类底悲鸣将我惊悸着！我想，人们一定是在鞭赶一头畜生工作或进牢笼吧！然而我错了，那鞭声并不只一声两声，而悲鸣也渐渐地变成锐声的号叫！

黑暗的，阴森的空气，骤然紧张了起来。人们的粗暴而凶残的叫骂和鞭挞，骡子(那时候我不知道是怎样地确定那被打的是一头骡子)的垂死的挣扎和哀号，一阵阵的，都由风声中传开去。

全客栈的人们大都惊醒了,发出一种喃喃的梦呓似的骂詈。有的已经爬起来,不安地在室中来回地走动!……

我死死地用被窝包蒙着头颅,很久很久,一直到这些声音都逐渐地消沉之后。于是,旧有的焦愁和悲愤,又都从新涌了上来。房子里——黑暗;外边——黑暗!骡子大概已经被他们鞭死了。而风雨却仍然在悲号,流眼泪!……我深深地感到:展开在我的面前的艰难底前路,就恰如这黑暗的怕人的长夜一般:马上,我就要变成——甚至还不如——一个饥寒无归宿的,深宵的叫卖者,或者一头无代价的牺牲的骡子。要是自己不马上振作起来,不迅速地提起向人生搏战的巨大的勇气——从这黑暗的长夜中冲锋出去,我将会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父亲和姊姊临难时的悲惨的情形,又从新显现出来了。从窗外的狭巷的雨声之中,透过来了一丝丝黎明的光亮。我沉痛地咬着牙关地想,并且决定:

“天明,我就要离开这里——这黑暗的阴森的长夜!并且要提起更大的勇气来,搏战地,去踏上父亲和姊姊们曾经走过的艰难底棘途,去追寻和开拓那新的光明的路道!……”

二、在南京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船泊下关,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抱了什么苦都愿意吃,什么祸都不怕的精神,提着一个小篮子,夹在人丛中间,挤到岸沿去。

马路上刮着一阵阵的旋风,细微的雨点扑打着街灯底黄黄的光线。两旁的店面有好些都已经关门安歇了。马车夫和东洋车夫不时从黑角落里发出一种冷得发哑了的招呼声。

我缩着头,跟着一大伙进城的东洋车和马车的背后,紧紧地

奔跑着，因为我不识路，而且还听说过了十点钟就要关城门。我的鞋子很滑，跑起来常常使我失掉重心，而几乎跌倒。雨滴落到颈窝里，和汗珠溶成一道，一直流到脊梁。我喘着气，并且全身都忍耐着一阵湿热的煎熬。

"站住！……到哪里去的?"

前面的马车和东洋车都在城门前停住了。斜地里闪出来一排肩着长枪的巡兵，对他们吆喝着。并且有一个走近来，用手电筒照一照我的篮子，问。

我慌着说：由湖南来，到城里去找同乡的。身边只有这只篮子……

马车和东洋车都通行了。我却足足地被他们盘问了十多分钟才放进去。

穿过黑暗的城门孔道，便是一条倾斜的马路。风刮得更加狂大起来，雨点已经湿透到我的胸襟上来了。因为初次到这里而且又无目的的原故，我不能不在马路中间停一停，希图找寻一个可能暂时安歇的地方。篮子里只有十四个铜元了。我朝四围打望着：已经没有行人和开着的店面。路灯弯弯地没入在一团黑魆魆的树丛中。

我不禁低低地感叹着。

后面偶尔飞来一两乘汽车，溅得我满身泥秽。我只能随着灯光和大路，弯曲地，蹒跚地走着。渐渐地冷静得连路旁都看不见人家了。每一个转弯的阴黯的角落，都站着有掮枪的哨兵，他们将身子完全包藏在雨衣里，有几处哨兵是将我叫住了，盘问一通才放我走的。我从他们的口里得知了到热闹的街道，还有很多很多路。并且马上将宣布戒严，不能再让行人过了。

就在一个写着"三牌楼"的横牌的路口上，我被他们停止了前进和后退。马路的两旁都是浓密的竹林，被狂风和大雨扑打

得嗡嗡地响。我的脚步一停顿，身子便冷到战栗起来！

“我怎么样呢？停在这里吗？朋友？……”我朝那个停止我前进的，包藏在雨衣里面的哨兵回问着。那哨兵朝背后的竹林中用一枝手电筒指了一下。

“那中间……”他沙声地，好象并不是对着我似地说。“有一个茅棚子，你可以去歇一歇的。一到天明——当然，你便好走动了……”

我顺着他的电光，不安地，惶惧地钻进林子中间去，不十余步，便真有一个停放着几副棺材的茅棚子。路灯从竹林的空隙中，斜透过雨丝来，微微地闪映着，使我还能胆壮地分辨得棺材的位置和棚子的大小。

我走进去，从中就升起了一阵腐败的泥泞的气味。棚子已经有好几处破漏了。我靠着一口漆黑的棺木的旁边，战栗地解开我的湿淋淋的衣服。不知道怎样的，每当我害怕和饥寒到了极度的时候，心中倒反而泰然起来了。我从容地从篮子里取出一件还不曾浸湿的小棉衣来，将上身的短的湿衣更换着。

路灯从竹林和雨丝中间映出来层层的影幻。我将头微微靠到棺材上。思想——一阵阵的伤心的思想，就好象一团生角的，多毛的东西似的，不住地只在我的心潮中翻来复去：

“故乡！……黑暗的天空……风和雨！……父亲和姊姊的深沉底仇恨！……自家的苦难的，光明的前路！……哨兵，手电，……棺材和那怕人的，不知名姓的尸身！……”

这一夜——苦难的伤心的一夜，我就从不曾微微地合一合眼睛，一直到竹林的背后，透过了一线淡漠的黎明底光亮来时。

还 乡 杂 记

一、湖 上

太阳快要挤到晚霞中去了,只剩下半个淡红色的面孔,吐射出一线软弱的光芒,把我和我坐的一只小船轻轻的笼罩着。风微细得很,将淡绿色的湖水吹起一层皱纹似的波浪。四面毫无声息。船是走得太迟缓了,迟缓得几乎使人疑心它没有走。象停泊着在这四望无涯的湖心一样。

“不好摇快一点吗? 船老板。”

“快不来啊! 先生。”船老板皱着眉头苦笑了一笑。

我心里非常难过,酸酸地,时时刻刻想掉下泪来:什么缘故?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我总觉得这么一次的转念还乡,是太出于意料之外了。故乡,有什么值得我的怀恋的呢? 一个没有家,没有归宿的年轻孩子,飘流着在这一个吃人不吐骨子的世界:家,故乡,归宿,什么啊? 这些,在我的脑子里,是找不出丝毫痕迹的。我只有一股无名的悲愤,找不到发泄的无名的悲愤:对故乡,对这不平的人世,对家,也对自己。

然而,我毕竟是叫了一只小船,浮在这平静的湖水中,开始向故乡驶去了。为什么呢? 单纯的友谊吧? 是的,如果朋友们都健康无恙,也许我还不至于转念还乡;不过,这只是一个片面

的原因啊。还有什么呢？隐藏着在我的心中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我牢牢地闭着眼睛，把一个为儿子流干了老泪的，白发的母亲的面容，搬上了我的脑海。

我又重新地感受到烦躁和不安。

我轻轻地从船舱中钻出来，跳到船头上。船老板望着我做了一个“当心掉下水去”的眼色，我只点了一点头，便靠着船篷，纵眼向湖中望去。

太阳已经全身殒灭了。晚霞的颜色反映到湖面上成了一片破碎的金光。前路：什么都瞧不见，水平线上模糊的露出几片竹叶似的帆尖，要好久好久才能够看到那整个的船身出现；然后走近，掠过，流到后方…………。后方，便是我们这小船刚才出发的×县城了。虽然我们离城已有十来里路了，但霞光一灭，那城楼上面的几点疏星似的灯光，却还可以清晰的数得出来。

“啊！朋友们啊！但愿你们都平安无恙！”我望着那几点灯光默祝着，回头，我便向船老板问道：

“走得这样慢，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豪镇呢？”

“急什么啊？先生。行船莫问。反正你先生今晚非到豪镇住宿一夜不可。到益县，要明天下午才有洋船呀。”

“是的！不过你也要快一点呀！”

船老板又对我苦笑了一笑。我们中间只沉默了四五分钟；然后，他便开始对我说了许多关于他们的生活的话。他说：他们现在的生意是比从前难做了。湖中的坏人一天一天的加多。渡湖的客人不大放心坐民船，都赶着白天的大洋船去了。所以他们一个月中间做不了几趟渡湖的生意。养不活家，养不活自己。虽然湖中常常有人来邀他入夥，但他不愿意干那个，那是太坏良心的事情……

我没有多和他答话。一方面是我自家的心绪太坏了，说不

出什么话来；一方面我对他这一席不肯入夥的话，也怀着一点儿“敬而远之”的恐怖的心境，虽然我除了一条破被头以外别无长物。

到豪镇是午夜十二点多钟了。我在豆大的油灯下数了三串铜板给他做船钱，他很恭敬地向我推让着：

“先生，多呢。两串就够了。”

“不要客气，太少了。”

他接着又望我笑了一笑，表示非常感激的样子。我这才深悔我刚才对他的疑心是有点太近于卑劣的。

二、在小饭店中

在小饭铺中，两天没有等到洋船，心里非常焦躁。

豪镇，是一个仅仅只有十多家店铺的小口岸。因为地位在湖和江的交流处，虽然商业不繁盛，但在交通上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只有四五年不曾从此经过，情境是变得几乎使人认不出来了。儿家比较大的商店都关了门，门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封条和债主们的告白。从门缝里望进去，里面阴森森，堆积着几寸厚的灰尘，除了几件笨重的什物以外，便什么都没有了。

小饭铺也比从前少了两三家，为的是生意太冷淡了。来往的客人，花二三百钱住宿是有的，吃饭的却一天到晚难遇到一两个。因为客人出门谁都愿带干粮，不愿花一千或八百钱来吃一餐饭。所以小饭铺也一天一天稀少了。就算是光留客人住宿吧，也还要自己家里有年轻的媳妇儿或女儿，在店外招揽客人才行啊。

我住的这一家小饭铺，是一个中年的寡妇开的。她有一个

八岁的儿子和一个十一岁的童养媳。三个人的生活,总算还能够靠这小饭铺支持下来。

“你说你们的生意没有她们几家的好,那是什么原因呢?”实在闷得心焦起来了,我便开始和这中年的寡妇搭讪着。

“还有什么原因呢? 她们家家都有年轻的标致的女人。”

“你为什么不也去找一两个来掌柜呢?”

“那里找啊! 自己,太老了;媳妇儿,太年轻了! 唉! 死路一条啊。先生!”

“死路一条?”我吃了一惊地瞪着眼睛望着她。她的脸色显得非常阴郁了。眼角上还滚出来一挂泪珠儿。

“是呀! 三个人吃;还要捐,税,团防局里月月要送人情,客人又没有!”

“啊!”我同情地。

“还有,还有,欠的债……”她越说越伤心了,样子象要嚎啕大哭起来。

我没有再作声。

突然,外面走进了一个穿长袍,手上带着金戒子,样子象一个读书人的。老板娘便搓了搓眼泪跑去招呼了。

我便独自儿跑出店门,在江边闲散着。洋船仍旧没有开来的。为着挂念那几个病着的朋友,心中更加感到急躁和不安。

吃晚饭的时候,那个戴金戒子的人坐在我的对面,老板娘一面极端地奉承他,一面叫那个大东瓜那么高的媳妇儿站在旁边替我们添饭。

那个家伙的眼睛不住的在那个小媳妇儿的身上溜来溜去。

晚饭后,我又走开了,老远的仿佛看到那个家伙在和老板娘讲什么话儿。老板娘叹一阵气,流一阵泪,点了一点头,又把那个东瓜大的媳妇儿看了两眼。以后,就没有说什么了。

我不懂他们是弄的什么玄虚。

夜晚,大约是十二点钟左右呢,我突然被一种惨痛的哭声闹醒来了。那声音似乎是前面房间里那个小媳妇儿发出来的,过细一听,果然不错。

我的浑身立刻紧张起来。接着。便是那个家伙的声音,象野兽:

"不要哭!哭,你婆婆明天要打你的。"

然而,那个是哭得更加凄惨了。我的心中起了一阵火样的愤慨。我想跑过去,象一个侠客似的去拯这个无辜的孩子。但是,我终于没有那样做,什么原因?我自己也想不清楚。

这一夜,我就瞪着眼睛没有再入梦了。

三、变　了

离开豪镇是第三天的下午一点钟。在小洋船上,我按住跳动的心儿,拿着一种冷静的,残酷的眼光,去体认这个满地荒凉的,久别了的故乡的境况。当小洋船驶进到毛角口的时候,我的心弦已经扣得紧紧了。

羊角,沙头,……一个个沿河的村落,在我的眼前渐渐地向后方消逝了。我凝神地,细心地去观察这些孩提时候常到的地方。最初,我看不出来什么变动:好象仍旧还是这么可爱的,明媚的山水;真诚的,朴实的,安乐无忧的人物。我想把我孩提时代的心境重温过来,象小鸟一样地去赏玩那些自然界的美丽。可是,突然,我的眼睛不知道是怎样的一花,我面前的景物便完全变了:我看见的不是明媚的山水,而是一个阴气森森的,带着一种难堪的气味的地狱。村落,十个有九个是空空的,房屋很多都坍翻了,毁灭了,田园都荒芜了。人,血肉都象被什么东西吸

光了，只剩下一张薄皮包着骨子，僵尸似的，在那里往来摇晃着，饥饿燃烧着他们，使他们不得不发出一种锐声哀叫。不仅是这样啊！并且，我还看见了一些到处都找不到归宿的，浮荡的冤魂，成群结队地向我坐的这个小洋船扑来了。我惊慌失措地急忙躲进到船舱里，将眼睛牢牢地闭着，不敢打开。这样一直到天黑了，船也靠了岸了。我才挤入人丛中，夹着那一条破被条，在益县的万家灯火中，渡过小河，向自己的村庄走去。

心里感到一种异样的羞惭与恐怖。要不是为着几个病着的朋友，我真懊悔不应当回家的。在外飘流了四五年，有一点什么成绩能够拿出来给关心我和期望着我的人们看呢？什么都没有啊！我自己知道；除了一颗火样的心，和一个不曾污坏的灵魂之外。

惶恐地，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低着头，在这一条黑暗的小石子路上走着，想着……。

是什么时候跑到家的，我记不起来了。

小油灯下，白发的妈妈坐在我的对面。我简单地向她说明了这一次回家的原因之后，便望着她伤心地痛哭起来。她也流泪了，无可奈何地，她只好用慈祥的话儿向我抚慰着：

"孩子！你不要急，不要哭！妈是会原谅你的。急又有什么用处呢？赶快把朋友的事情弄好了，仍旧去奔你的前程去。这世界，不要留在家里。你知道吗？家里的情形全变了啊！……"

"变了？"我揩干了眼泪。

"是的，变了！现在是有田不能种了。捐，税，水，旱……闲着又捞不到吃的。而且很多事都坏了。明天，你看，偌大一个村子里，寻不到两三个年轻人。田，都荒了啊！……"

"那是什么原因呢？六哥，汉弟弟，槐清，太生，不都是年轻人吗？……"

“变了啊！明天你就知道的。”

我带着惊异的眼光，和妈妈对坐到天亮。

不一会儿，族伯父、叔父、姑爹，……四五个老头儿，都眼泪婆娑地跑来了：

“德哥儿，回了，你好呀！”

“好？……”我心里感受到一阵刀割样的难过。“你们各位老人都好呀？”

“好?!”凄然的。

“六哥呢？”

“你六哥！……”

“汉弟弟呢？……”

“汉弟！……”

于是有两个便放声大哭起来了。一边断续地说：“还是德哥儿你们读书人好！……不管天干，不管大水，不要完租纳税……可以到处跑！象你六哥……唉！你汉弟死得好苦啊！……田没有人种！我们，老了！……德哥儿，你看，外面的田！呜，呜——”

“啊！”我半响做不出声来。是的，我是一个“读书人”！多么安逸的读书人啊！象有一根烧红了的铁索，把我的浑身捆得绷紧！我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是的，一切都变了！索性变罢！妈的！把这整个儿世界都变了罢！”我随着伯叔父们到荒芜了的田园中去察看了一阵，心里不觉得是这样的叫了起来。

四、有什么值得我的留恋呢？

在家里住了两天，跑到两个朋友家里，告诉了朋友们的病

况,要他们派人到×县医院去招呼。之后,我就没有出过大门了。我还没有预备即刻就离开故乡。一方面我是不放心朋友们,想等一个平安的消息;一方面,我是被某一种心情驱使了,本想把这一个破碎不堪的故乡,用一种什么方法去探索它一个究竟。

最初,我恳切地询问我的妈妈,伯叔们,我没有得到要领!他们告诉我的虽然也有不可抑止的悲愤,但,那只是一些模糊的,浮表的大概。不安天命,好象是那些不幸的年轻兄弟,也都有些咎有应得似的,我也没有多问了。一直到我的一位也被称为读书人的表哥特地跑来看我的时候。

表哥是一位书呆子的小学教师,在小时候,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们特别说得来。他一到我家里,便把我拖到外面;旷野,山中,小小的湖上……。我们没有套言,没有顾忌,任性的谈到天,谈到地,谈到痛苦的飘流,然后又谈到故乡的破碎和弟兄们的消散。最后,他简直感愤得几乎痛哭失声了:

"……德弟,这一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大水后,又是一年干旱。大家都没得吃!还要捐,他们,年纪轻轻,谁能耐得住,搞那个,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他们还来邀我,我,……唉!德弟,如何能怪他们啊!讲命运,是死!不讲命运,也是死!德弟!他们,多可怜啊!只有一夜,一夜,唉!唉!你看!……"

他越说越伤心了。我的眼泪烫热烫热地流下来。我什么都明白了。我认着每一个小小的墓碑,深深地留下一个永恒的纪念。

过度的悲伤,使我不愿意再在这一个破碎的故乡逗留了,只要朋友们能够给我一个平安的消息。然而,我终于连这一点儿最渺小的希望都破碎了。过了一天,一个朋友的哥哥泪容满面地跑来告诉我:他的弟弟,当他跑到×县医院中去探问的时候,

已经不治了！是医院不负责，是他带少了钱。还有一个呢，据说也是靠不住的。

我仰望着惨白的云天，流着豆大一点的忏悔的眼泪。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不但是失掉了可爱的年青的兄弟，就是连两个要好的朋友都别我而走了！孤独，感伤，在这人生的艰险的道路上，我不知道我将要怎样的去旅行啊！

终于，我又咬紧着牙关，忍心地离别了我的白发老母，挟着那一条破被条儿，悄悄地搭上了小洋船，向这渺茫的尘海中闯去！

故乡有什么值得我的留恋呢？要是它永远没有光明，要是我的妈妈能永远健在，我情愿不再回来。

南 行 杂 记

一、熊飞岭

熊飞岭,这是一条从衡州到祁阳去的要道,轿夫们在吃早饭的时候告诉过我。他们说:只要上山去不出毛病,准可以赶到山顶去吃午饭的。

我揭开轿帘,纵眼向山中望去,一片红得怪可爱的枫林,把我的视线遮拦了。要把头从侧面的轿窗中伸出去,仰起来,才可以看到山顶,看到一块十分狭小的天。

想起轿夫们在吃早饭的时候说的那些话,我的心中时时刻刻惊疑不定。我不相信世界上会真正有像小说书上那样说得残酷的人心——杀了人还要吃肉;尤其是说就藏躲在那一片红得怪可爱的枫林里。许是轿夫们故意捏造出来的吧,为了要多增加几个轿钱,沿途抽抽鸦片……

轿身渐渐地朝后仰了,我不能不把那些杂乱的心事暂时收下来。后面的一个轿夫,已经开始了走一步喘一口气,负担的重心,差不多全部落在他身上。山路愈走愈陡直,盘旋,曲折,而愈艰险。靠着山的边边上,最宽的也不过两尺多。如果偶一不慎,失足掉下山涧,那就会连人连轿子的尸骨都找不到的。

“先生,请你老下来走两步,好吗? ……唔! 实在的,太难走

了，只要爬过了那一个山峰……”轿夫们吞吐地，请求般地说。

“好，”我说，“我也怕啊！”

脚总是酸软的；我走在轿子的前面，踏着陡直的尖角的石子路儿，慢慢地爬着。我的眼睛不敢乱瞧。轿夫们，因为负担减轻了，便轻快地互相谈起来。由庄稼，鸦片烟，客店中的小娼妇——一直又谈到截山的强盗……

“许是吓我的吧，”我想。偶然间，我又俯视了一下那万丈深潭的山涧，我的浑身都不由地要战慄起来了，脚酸软得更加厉害。“是啊！这样的艰难的前路，要真正地跑出来两个截山的强盗，那才是死命哩！……”

这样，我不敢再往下想了。我胆怛地靠近着轿夫们，有时，我吩咐他们走在我的前面，我却落到他们的后边老远老远。我幻想着强盗是从前面跑来的，我希望万一遇见了强盗，轿夫们可以替我去打个交道，自己躲得远一点，好让他们说情面。然而，走不到几步，我却又惶惶不安起来：假如强盗们是从后面跑来的，假如轿夫们和强盗打成了一片……

我估计我的行李的价值，轿夫们是一定知道的。我一转念，我却觉得我的财产和生命，不是把握在强盗们的手里，而是这两个轿夫的手里了。我的内心不觉更加惊悸起来！要什么强盗呢？只需他们一举手，轻轻把我向山涧中一摔，就完了啦！

我几回都吓得要蹲了下来，不敢再走。一种卑怯的动机，驱使我去向轿夫们打了交道。我装做很自然的神气，向他们抱了很大的同情，我劝他们戒绝鸦片，我劝他们不要再过这样艰难的轿夫的生活了。他们说：不抬轿没有饭吃，于是，我说：我可以替他们想办法的，我有一个朋友在祁阳当公安局长，我可以介绍他们去当警察，每月除伙食以外还有十块钱好捞，并且还可以得外水。他们起先是不肯相信，但后来看见我说得那样真挚，便乐起

来了。

“先生,上轿来吧,那一条山口,更难爬啊！我们抬你过去是不要紧的。”

“不要紧啊!”我说,“我还可以勉强爬爬,你们抬,太吃苦了!”

他们执意不肯。他们又说:只要我真正肯替他们帮忙介绍当警察,他们就好了。他们可以把妻儿们带到祁阳去,他们可以不再在乡下受轿行老板和田主们的欺侮了。抬我,那原是应该的呀!

我卑怯地,似乎又有点不好意思地重新爬上了轿子。他们也各自吞了几个豆大的烟泡,振了一振精神,抬起来。在极其险峻的地方,因为在他们的面前显现有美妙的希望的花朵,爬起来也似乎并不怎样地感到苦痛。是呀！也许这就是最后的一次抬轿子吧,将来做了警察,多么威风啊!

流着汗,喘着气,苦笑着的面容;拚命地抬着,爬着,好容易地一直到下午两点钟左右,才爬到了山顶。

“那里去的？喂!”突然间现出四个穿黑短衣裤的人在山顶的茶亭子里拦住去路。

轿夫们做了一个手势:

“我们老板的亲戚,上祁阳去的啦。”

“你们哪一行?”

“悦来行!”

“唔!”四个一齐跑来,朝轿子里望了一望:看见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便点了一点头,懒懒地四围分散开了。

我不知这是一个什么门道。

在茶亭子里,胡乱地买了一些干粮吃了,又给钱轿夫们抽了一阵大烟,耽搁足足有两个钟头久,才开始走下山麓。

"不要紧!"轿夫们精神饱满地叫着,"下山比上山快,而且我们都可以放心大胆了。先生,我包你,太阳落山前,准可以在山脚下找到一个相安的宿铺。"

我在轿子里点了一点头,表示我并不怎么性急,只要能够找到宿处就好了。

轿夫们得意地笑笑,加速地翻动着粗黑的毛腿,朝山麓下飞奔!

二、夜　店

客店里老板娘叫她那健壮的女儿替我打扫了一间房间,轿夫们便开始向我商量晚饭的蔬菜。我随手数了五十个双铜板,打发他们中间的一个去乡铺子里寻猪肉,剩下的这一个便开始对我表起功劳来:

"先生,出门难啊! 今朝要不是我俩在山顶上替你打个招呼,那四个汉子……"

"他们就是强盗吗?"我吃了一惊地问。

"唔! 是,是,截山的啦;……"轿夫吞了一口唾沫,"他们有时候在山顶上,有时候在半山中,他们真正厉害啊! ……不过,他们和我们轿行是有交道的。我们一到山顶,就看见了他们。我对他们做了手势,告诉了他我们是悦来行的,而且我还说了先生是我们老板的亲戚,所以……"

"悦来行?"

"是呀! 先生,你不懂的,说出来你也不明白。总之,总之……"

"那么,我没有遭他们的毒手,就全是你们二位的力量啰!"

"不敢! 不过,先生……"

轿夫首先谦恭了一阵，接着，便说出他的实心话来了。他说：他们俩，年轻时也是曾干过来那截山的勾当，这事，在沿山一带的居民看来，是并不见得怎样不冠冕的。不过因为他们胆子小，良心长，而且不久又成了家眷，所以才洗手不干了。种田，有空抬抬轿。近年来，因年岁坏，孩子多，田租和轿租重得厉害，一天比一天不对劲了。他们本想从新来干一干那旧把戏的，不料一下子就遇了我。他们说：他们开始获得了人类的同情；我怜悯他们，我答应介绍他们当警察，所以他们才肯那样地忠心对我。

“啊……”

我悠长地嘘了一口冷气，汗滴渗地从背脊上流了出来。我侥幸我的一时的欺骗竟成功了。同时，我又对我自己的这种卑怯的欺骗行为，起了不可抑止的憎恶！是啊，我现在是比他们当强盗的人还不如了；他们有时还能用真诚，还能忏悔他们的“过错”，而我呢？我，我却只能慢慢地把头儿低下来。

轿夫还悔恨般地说了好些过去故事，之后，又加重了我那介绍他们去当警察的要求。他羡慕着警察生活，每月清落十元钱、有时还可以拿起木棍子打乡佬……

“先生，那，那才安逸啊！”

不到一会，买猪肉的也回来了。在样样菜都离不开辣椒的口味之下，吃完了晚饭；轿夫和老板娘便在烟榻上鬼鬼祟祟地谈论起来。最初是三个人细细地争执，后来又是老板娘叹气声，轿夫们的劝慰声……

天色漆黑无光了，我便点着一盏小桐油灯首先进房门去睡觉。

解开衣服，钻进薄被里，正要熄灯的时候，突然又钻进来了一个人。

“谁呀？”我一下子看明白是老板娘的女儿，但我却已经煞不

住的这样问了。

她不作声,低着头靠近床边站着。

我知道这是轿夫们和老板娘刚才在烟榻上做出来的玩意,然而,我却不能够把它说明。

"姑娘,我这里不少什么呀,请便吧!"我装做糊涂地。

她仍旧不动。半晌,才忸怩地说:"妈,她叫我来陪先生的。"

"啊!"我的脸发烧了,(虽然我曾见过世故)"那么,请便吧!我是用不着姑娘陪的!"

她这才匆匆地走出房门。我赶去关上着房门的闩子之后,正听到外面老板娘的声音,在责骂着女儿的没有用:不知道家里的苦况,不能够代她笼络客人……

这一夜,因了各种事实的刺激我的脑子,使我整整的瞪着眼不能入梦。

然而,最主要的还是明天;到了祁阳,我把什么话来回答轿夫们呢?

三、一座古旧的城

穿过很多石砌的牌坊,从北门进城的时候,轿夫们高兴得要死。他们的工程圆满了。在庞杂的人群中,抬着轿子横冲直闯,他们的眼睛溜来溜去的尽钉在一些拿木棍的警察身上。是啊!得多看一下呀!见习见习,自己马上就要当警察了的。

"一直抬到公安局吗?先生。"

"不,"我说,"先找一个好一点的客栈,然后我自己到公安局去。"

"唔!"轿夫们应了一声。

我的心里沉重地感到不安。我把什么话来回答他们呢?我

想。朋友是有一个的,可是并不当公安局长。然而,也罢,我不如就去找那位朋友来商量一下,也许能够马马虎虎的搪塞过去吧。

轿子停在一个名叫“绿园”的旅馆门口。交代行李,开好房间,我便对轿夫们说:

“等一等啊,我到公安局去。”

“快点啦! 先生。”

问到了那个街名和方向,又费了一点儿周折,才见到我的朋友。寒暄了一回,他说:

“你为什么显得这样慌张呢?”

“唔!”我说,我的脸红了起来。

“我,我有一件小事情……”

他很迟疑地钉着我。于是,我便把我沿途所经过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不觉得笑起来了:

“我以为是什么呢? 原来是为了两个轿夫,我同你去应付吧。”

两个人一同回到客栈里:

“是你们两个人想当警察吗?”

“是的,局长!”轿夫们站了起来。

“好的。不过,警察吃大烟是要枪毙的! 你们如果愿意,就赶快回去把烟瘾戒绝。一个月之后,我再叫人来找你们。”

“在这里戒不可以吗?”

“不可以!”

轿夫们绝望了。我趁着机会,把轿工拿出来给了他们;三块钱,我还每人加了四角。

轿夫们垂头丧气地走了。出门很远很远,还回转来对我说:

“先生,戒了烟,你要替我们设法啊!”

我满口答应着。一种内心的谴责，沉重地慑住了我的灵魂，我觉得我这样过分地欺骗他们，是太不应该了。回头来，我的朋友邀我到外面去吃了一餐饭，沿城兜了一阵圈子，心中才比较轻松了一些。

一路上，我便倾诚地来听我的朋友关于祁阳的介绍：

这，一座古旧的城，因了地位比较偏僻的关系，处处都表现得落后得很。人们的脸上，都能够看出来一种真诚，朴实，而又刚强的表情。年纪比较大一些的，头上大半还留着有长长的发辫；女人们、和男子一样地工作着。他们一向就死心塌地地信任着神明，他们把一切都归之于命运；无论是天灾，人祸，一直到他们的血肉被人们吮吸得干干净净。然而，要是在他们自己中间，两下发生了什么不能说消的意气，他们就会马上互相械斗起来的，破头，流血，杀了人还不叫偿命。

我的朋友又说：他很能知道，这民性，终究会要变成一座大爆发的火山。

之后，他还告诉了我一些关于这座古旧的城的新鲜故事。譬如说：一个月以前，因为乡下歉收，农民还不出租税，县长分途派人下乡去催；除跟班以外，出去时是五个，但回来的时候却只有三个人了。四面八方一寻，原来那两个和跟班的都被击落在山涧里，尸身差不多碎了。县长气得张惶失措，因为在这样的古旧的乡村里，胆敢打死公务人员的事情，是从来没有听见讲过的。到如今还在缉凶，查案……

回到客栈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冥灭了。朋友临行时再三嘱咐我在祁阳多勾留几日。他说，他还可以引导我去，痛快地游一下古迹的“浯溪”。

四、浯溪胜迹

湘河的水,从祁阳以上,就渐渐地清澈;湍急起来。九月的朝阳,温和地从两岸的树尖透到河上,散布着破碎的金光。我们蹲在小茅船的头上,顺流的,轻飘的浮动着。从浅水处,还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的水晶似的圆石子儿,在激流中翻滚。船夫的篙子,落在圆石子里不时发出沙沙的响叫。

"还有好远呢?"我不耐烦地向我的朋友问。

"看啦!就是前面的那一个树林子。"

船慢,人急,我耐不住地命令着船夫靠了岸,我觉得徒步实在比乘船来得爽快些。况且主要的还是为了要游古迹。

跑到了那个林子里,首先映入我的眼帘来的,便是许多刻字的石壁。我走近前来,一块一块地过细地把它体认。

当中的一块最大的,约有两丈高,一丈多长,还特盖了一个亭子替他做掩护的,是"大唐中兴颂"。我的朋友说:浯溪的所以成为这样著名的古迹的原因,就完全依靠着这块"颂"。字,是颜真卿的手笔:颂词,是元吉撰的。那时候颜真卿贬道州,什么事都心灰意懒,字也不写,文章也不做;后来唐皇又把他赦回去做京官了,路过祁阳,才高高兴兴地写了这块碑。不料这碑一留下,以后专门跑到浯溪来写碑的,便一朝一代的多起来了。你一块我一块,都以和颜真卿的石碑相并立为荣幸。一直到现在,差不多满山野都是石碑。刘镛的啦!何子贞的啦!张之洞的啦……

转过那许多石碑的侧面,就是浯溪。我们在溪上的石桥上蹲了一会儿:溪、并不宽大,而且还有许多地方已经枯涸,似乎寻不出它的什么值得称颂特点来。溪桥的左面、置放有一块黑色

的,方尺大小的石板,名曰"镜石";在那黑石板上用水一浇,便镜子似的,可以把对河的景物照得清清楚楚。据说:这块石板在民国初年,曾被官家运到北京去过,因为在北京没有浯溪的水浇,照不出景致,便仍旧将它送回来了。"镜石"的不能躺在北京古物馆里受抬举,大约也是"命中注定"了的吧。

另外、在那林子的里边,还有一个别墅和一座古庙;那别墅,原本是清朝的一位做过官的旗人建筑的。那旗人因为也会写字,也会吟诗,也会爱古迹,所以便永远地居留在这里。现在呢?那别墅已经是"人亡物在",破碎得只剩下一个外型了。

之后,我的朋友又指示我去看了一块刻在悬崖上的权奸的字迹。他说、那便是浯溪最伟大和最堪回味的一块碑了。那碑是明朝的宰相严嵩南下时写下的。四个"圣寿万年"的比方桌还大的字,倒悬地深刻在那石崖上,足足有二十多丈高。那不知道怎样刻上去的。自来就没有人能够上去印下来过。吴佩孚驻扎祁阳时、用一连兵,架上几个木架,费了大半个月的功夫,还只印下来得半张,这,就可以想见当年刻上去的工程的浩大了。

我高兴地把它详细地察看了一会,仰着、差不多把脑袋都抬得昏眩了。

"唔！真是哩！……"我不由地也附和了一声。

游完,回到小茅船上的时候,已经是正午了。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虽然没有吃饭,心中倒很觉得饱饱的。也许景致太优美了的原故吧,我是这样地想。然而,我却引起了一些不可抑制的多余的感慨。(游山玩水的人大抵都是有感慨的,我当然不能例外。)我觉得,无论是在什么时,做奴才的,总是很难经常地博到主子的欢心的,即算你会吹会拍到怎样的厉害。在主子高兴的时候,他可不惜给你一块吃剩的骨头尝尝;不高兴时,就索性一脚把你踢开了,无论你怎样地会摇起尾巴来哀告。颜真卿的贬

道州总该不是犯了什么大不了的罪过吧！严嵩时时刻刻不忘“圣寿万年”，结果还是做叫化子散场，这真是有点太说不过去了。然而，奴才们对主子为什么始终要那样地驯服呢？即算是在现在。啊，肉骨头的魔力啊！

当小船停泊到城楼边，大家已经踏上了码头的时候，我还一直在这些杂乱的思潮中打转。

岳 阳 楼

诸事完毕了，我和另一个同伴由车站雇了两部洋车，拉到我们一向所景慕的岳阳楼下。

然而不巧得很，岳阳楼上恰恰驻了大兵，“游人免进”。我们只得由一个车夫的指引，跨上那岳阳楼隔壁的一座茶楼，算是作为临时的替代。

心里总有几分不甘。茶博士送上两碗顶上的君山茶，我们接着没有回话。之后才由我那同伴发出来一个这样的议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不如和那里面的驻兵去交涉交涉！”

由茶楼的侧门穿过去就是岳阳楼。我们很谦恭地向驻兵们说了很多好话，结果是，不行！

心里更加不乐，不乐中间还带了一些儿愤慨的成分，闷闷地然而又发不出脾气来。这时候我们只好站在城楼边，顺着茶博士的手所指着的方向，象看电影画面里的远景似的，概略地去领略了一点儿“古迹”的皮毛。我们知道了那兵舍的背面有一块很大的木板，木板上刻着的字儿就是传诵千古的《岳阳楼记》。我们知道了那悬着一块“官长室”的小牌儿的楼上就是岳阳楼。那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古今名人的匾额，那里面还有纯阳祖师的圣像和白鹤童子的仙颜，那里面还有——据说是很多很多，可是我们一样都不能看到。

“何必呢?”我的同伴有点不耐烦了,“既然逛不痛快,倒不如回到茶楼上去看看山水为佳!”

我点了点头。茶博士这才笑嘻嘻地替我们换上两壶热茶,又加上点心和瓜子,把座位移近到茶楼边上。

湖,的确是太美丽了:淡绿微漪的秋水,辽阔的天际,再加上那远远竖立在水面的君山,一望简直可以连人们的俗气都洗个干净。小艇儿鸭子似地浮荡着,象没有主宰;楼下穿织着的渔船,远帆的隐没,处处都欲把人们吸入到图画里去似的。我不禁兴高采烈起来了:“啊啊,难怪诗人们都要做山林隐士,要是我也能在这里做一个优游水上的渔民,那才安逸啊。”回头,我望着茶博士羡慕似地笑道:

“喂!你们才快活啦!”

“快活?先生?”茶博士莫明其妙地吃了一惊,苦笑着。

“是呀!这样明媚的湖山,你们还不快活吗?”

“快活!先生,唉!……”茶博士又愁着脸儿摇了摇头,半晌没有下文回答。

我的心中却有点儿生气了。也许是这家伙故意来扫我的兴的吧,不由的追问了他一句:“为什么不快活呢?”

“唉!先生,依你看也许是快活的啊!……”

“为什么呢?”

“这年头,唉!先生,你不知道呢!”茶博士走近前来:“光是这岳阳楼下,唉!不象从前了啊!先生,你看那个地方就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上吊的!”他指那悬挂在城楼边的那一根横木。“三更半夜,驾着小船儿,轻轻靠到那下面,用一根绳子……唉!一年到头不知道有多少啊!还有跳水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先生,吃的、穿的,天灾、水旱、兵,鱼和稻又卖不

出钱,捐税又重!……"看他的样子象欲哭。

"那么,你为什么也不快活呢?"

"我,唉!先生,没有饭吃,跑来做堂倌,偏偏又遇着老板的生意不好!……"

"啊——"我长长地答了一声。

接着,他又告诉了我许多许多。他说:这岳阳楼的风水很多年前就坏了,现在已经不能够保佑岳州的人了,无论是种田,做生意,打鱼,开茶馆,……没有一个能够享福赚钱的。纯阳祖师也不来了,到处都是死路了。湖里的强盗一天一天加多,来往的客商都不敢从这儿经过,尤其是游君山和游岳阳楼的,年来差不多快要绝踪。况且,两个地方都还驻扎着有军队……

我半晌没有回话。一盆冷水似地,把我的兴致都泼灭完了。我从隐士和渔民的幻梦里清醒过来,头不住地一阵阵往下面沉落!我低头再望望那根城楼上的横木,望望那些渔船,望望水,望望君山,我的眼睛会不知不觉地起着变化,变化得模里模糊起来,黑暗起来,美丽的湖山全部幻灭了。我不由的引起一种内心的惊悸!

之后,我催促着我的同伴快些会过账,象战场上的逃兵似地,我便首先爬下了茶楼,头也不回地,就找寻着原来的路道跑去。

一路上,我不敢再回想那条博士所说的那些话。我觉得我非常庆幸,我还没有真正地做一个岳阳楼下的渔民。至少,在今天,我还能够比那班渔民们多苟安几日。

长 江 轮 上

深夜,我睡得正浓的时候,母亲突然将我叫醒:

“汉生,你看!什么东西在叫?……我刚刚从船后的女毛房里回来……”

我拖着鞋子。茶房们死猪似地横七横八地倒在地上,打着沉浊的鼾声。连守夜的一个都靠着舱门睡着了。别的乘客们也都睡了,只有两个还在抽鸦片,交谈着一些令人听不分明的,琐细的话语。

江风呼啸着。天上的繁星穿钻着一片片的浓厚的乌云。浪涛疯狂地打到甲板上,拚命似地,随同泡沫的飞溅,发出一种沉锐的,创痛的呼号!母亲畏缩着身子,走到船后时,她指着女厕所的黑暗的角落说:

“那里!就在那里……那里角落里!有点什么声音的……”

“去叫一个茶房来?”我说。

“不!你去看看,不会有鬼的……是一个人也不一定……”

我靠着甲板的铁栏杆,将头伸过去,就有一阵断续的凄苦的呜咽声,从下方,从浪花的飞溅里,飘传过来:

“啊哟……啊啊哟……”

“过去呀!你再过去一点听听看!”母亲推着我的身子,关心地说。

“是一个人,一个女人!”我断然回答着。“她大概是用绳子

吊在那里的,那根横着的铁棍子下面……"

一十五分钟之后,我遵着母亲的命令,单独地,秘密而且冒险地救起了那一个受难的女人。

她是一个大肚子,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乡下妇人。她的两腋和胸部都差不多给带子吊肿了。当母亲将她拉到女厕所门前的昏暗的灯光下,去盘问她的时候,她便睐着一双长着萝卜花瘤子的小眼,惶惧地,幽幽地哭了起来。

"不要哭呢!蠢人!给茶房听见了该死的……"母亲安慰地,告诫地说。

她开始了诉述她的身世,悲切而且简单:因为乡下闹灾荒,她拖着大肚子,想同丈夫和孩子们从汉口再逃到芜湖去,那里有她的什么亲戚。没有船票,丈夫孩子们在开船时都给茶房赶上岸了,她偷偷地吊在那里,因为是夜晚,才不曾被人发觉……

朝我,母亲悠长地叹了一口气说:

"两条性命啊!几乎……只要带子一断……"回头再对着她:"你暂时在这毛房里藏一藏吧,天就要亮了。我们可以替你给账房去说说好话,也许能把你带到芜湖的……"

我们仍旧回到舱中去睡了。母亲好久还在叹气呢!……但是,天刚刚一发白,茶房们就哇啦哇啦地闹了起来!

"汉生!你起来!他们要将她打死哩!……"母亲急急地跺着脚,扯着我的耳朵。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爬起来了。

"谁呀?"我睡意朦胧地,含糊地说。

"那个大肚子女人!昨晚救起来的那个!……茶房在打哩!……"

我们急急地赶到船后,那里已经给一大群早起的客人围住着。一个架着眼镜披睡衣的瘦削的账房先生站在中央,安闲地咬着烟卷,指挥着茶房们的拷问。大肚子女人弯着腰,战栗地缩

成一团,从散披着的头发间晶晶地溢出血液。旁观者的搭客,大抵都象看着把戏似的,觉得颇为开心,只有很少数表示了“爱莫能助”似的同情,在摇头,吁气!

我们挤到人丛中了,母亲牢牢地跟在我的后面。一个拿着棍子的歪眼的茶房,向我们装出了不耐烦的脸相。别的一个,麻脸的,凶恶的家伙,睁着狗一般的黄眼睛,请示似地,向账房先生看了一眼,便冲到大肚子的战栗的身子旁边,狠狠地一脚——

那女人尖锐地叫了一声,打了一个滚,四肢立刻伸开来,挺直在地上!

“不买票敢坐我们外国人的船,你这烂污货!……”他赶上前来加骂着,俨然自己原就是外国人似的。

母亲急了!她挤出去拉住着麻子,怕她踢第二脚,一面却抗议似地责问道:

“你为什么打她呢?这样凶!……你不曾看见她的怀着小孩的肚子吗?”

“不出钱好坐我们外国人的船吗?”麻子满面红星地反问母亲,一面瞅着他的账房先生的脸相。

“那么,不过是——钱娄……”

“嗯!钱!……”另外一个茶房加重地说。

母亲沉思了一下,没有来得及想出来对付的办法,那个女人便在地上大声地呻吟了起来!一部分的看客,也立时开始了惊疑的,紧急的议论。但那个拿棍子的茶房却高高地举起了棍子,企图继续地扑打下来。

母亲横冲去将茶房拦着,并且走近那个女人的身边,用了绝大的怜悯底眼光,看定她的大肚子。突然地,她停住了呻吟,浑身痉挛地缩成一团,眼睛突出,牙齿紧咬着下唇,喊起肚子痛来了!母亲慌张地弯着腰,蹲了下去,用手替她在肚子上慢慢地,

一阵阵地,抚摸起来。并且,因了过度的愤怒的缘故,大声地骂詈着残暴的茶房,替她喊出了危险的,临盆的征候!

看客们都纷纷地退后了。账房先生嫌恶地,狠狠地唾了一口,也赶紧走开了。茶房们因为不得要领,狗一般地跟着,回骂着一些污秽的恶语,一直退进到自己的舱房。

我也转身要走了,但母亲将我叫住着,吩咐立即到自己的铺位子上去,扯下那床黄色的毯子来;并且借一把剪刀和一根细麻绳子。

我去了,匆忙地穿过那些探奇的,纷纷议论的人群,拿着东西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解下那个女人的下身了。地上横流着一大滩秽水。她的嘴唇被牙齿咬得出血,额角上冒出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痛苦地,艰难地挣扎着!她一看见我,就羞惭地将脸转过去,两手乱摇!但是,立时间,一个细小的红色的婴儿,秽血淋漓地钻出来了!在地上跌了一个翻身,哇哇地哭诉着她那不可知的命运!

我连忙转过身去。母亲费力地喘着气,约有五六分钟久,才将一个血淋淋的胎衣接了出来,从我的左侧方抛到江心底深处。

"完全打下来的!"母亲气愤地举着一双血污的手对我说,"他们都是一些凶恶的强盗!……那个胎儿简直小得带不活,而他们还在等着向她要船钱!"

"那么怎么办呢?"

"救人要救彻!……"母亲用了毅然地,慈善家似地口吻说。"你去替我要一盆水来,让我先将小孩洗好了再想办法……"

太阳已经从江左的山岸中爬上来一丈多高了。江风缓和地吹着,完全失掉了它那夜间的狂暴的力量。从遥远的,江流的右岸底尖端,缓缓地爬过来了一条大城市底尾巴的轮廓。

母亲慈悲相地将孩子包好,送到产妇的身边,一边用毯子盖

着,一边对她说:

“快到九江了,你好好地看着这孩子……恭喜你啊! 是一个好看的小姑娘哩! ……我们就去替你想办法的。……”

产妇似乎清醒了一些,睁开着凌凉的萝卜花的眼睛,感激地流出了两行眼泪。

在统舱和房舱里(但不能跑到官舱间去),母亲用了真正的慈善家似的脸相,叫我端着一个盘子,同着她向搭客们普遍地募起捐来。然而,结果是大失所望。除了一两个人肯丢下一张当一角或两角的钞票以外,剩下来的仅仅是一些铜元;一数,不少不多,刚刚合得上大洋一元三角。

母亲深沉地叹着气说:“做好事的人怎么这样少啊!”从几层的纸包里,找出自己仅仅多余的一元钱来,凑了上去。

“快到九江了!”母亲再次走到船后,将铜板、角票和洋钱捏在手中,对产妇说:“这里是二元多钱,你可以收藏一点,等等账房先生来时你自己再对他说,给他少一点,求他将你带到芜湖!……当然,”母亲又补上去一句:“我也可以替你帮忙说一说的……”

产妇勉强地挣起半边身子,流着眼泪,伸手战栗地接着钱钞,放在毯子下。但是,母亲却突然地望着那掀起的毯子角落,大声地呼叫了起来:

“怎么! 你的孩子? ……”

那女人慌张而且惶惧地一言不发,让眼泪一滴赶一滴地顺着腮边跑将下来,沉重地打落在毯子上。

“你不是将她抛了吗? 你这狠心的女人!”

“我,我,我……”她嚅嚅地,悲伤地低着头,终于什么都说不出。

母亲好久好久地站立着,眼睛钉着江岸,钉着那缓缓地爬过

来的、九江的繁华底街市而不作声。浪花在船底哭泣着，翻腾着！——不知道从哪一个泡沫里，卷去了那一个无辜的，纤弱的灵魂！……

“观世音娘娘啊！我的天啊！一条性命啊！……”

茶房们又跑来了，这一回是奉了账房先生的命令，要将她赶上岸去的。他们两个人不说情由地将她拖着，一个人替她卷着我们给她的那条弄满血污的毯子。

船停了。

母亲的全部慈善事业完全落了空。当她望着茶房们一面拖着那产妇抛上岸去，一面拾着地上流落的钢板和洋钱的时候，她几乎哭了起来。

古　渡　头

太阳渐渐地隐没到树林中去了,晚霞散射着一片凌乱的光辉,映到茫无际涯的淡绿的湖上,现出各种各样的彩色来。微风波动着皱纹似的浪头,轻轻地吻着沙岸。

破烂不堪的老渡船,横在枯杨的下面。渡夫戴着一顶尖头的斗笠,弯着腰,在那里洗刷一叶断片的船篷。

我轻轻地踏到他的船上,他抬起头来,带血色的昏花的眼睛,望着我大声地生气地说道:

"过湖吗,小伙子?"

"唔,"我放下包袱,"是的。"

"那么,要等到天明罗。"他又弯腰做事去了。

"为什么呢?"我茫然地。

"为什么,小伙子,出门简直不懂规矩的。"

"我多给你些钱不能吗?"

"钱? 你有多少钱呢?"他的声音来得更加响亮了,教训似地。他重新站起来,抛掉破篷子,把斗笠脱在手中,立时现出了白雪般的头发。"年纪轻轻,开口就是'钱',有钱就命都不要了吗?"

我不由的暗自吃了一惊。

他从舱里拿出一根烟管,用粗糙的满是青筋的手指燃着火柴。眼睛越加显得细小,而且昏黑。

“告诉你,”他说,“出门要学一点乖！这年头,你这样小的年纪……”他饱饱地吸足着一口烟,又接着:“看你的样子也不是一个老出门的。哪里来呀?”

“从军队里回来。”

“军队里？……”他又停了一停:“是当兵的吧,为什么又跑开来呢?”

“我是请长假的。我的妈病了。”

“唔！……”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烟管在船头上磕了两磕,接着又燃第二口。

夜色苍茫地侵袭着我们的周围,浪头荡出了微微的合拍的呼啸。我们差不多已经对面瞧不清脸膛了。我的心里偷偷地发急,不知道这老头子到底要玩个什么花头。于是,我说:

“既然不开船,老头子,就让我回到岸上去找店家吧!”

“店家,”老头子用鼻子哼着。“年轻人到底是不知事的。回到岸上去还不同过湖一样的危险吗？到连头镇去还要退回七里路。唉！年轻人……就在我这船中过一宵吧。”

他擦着一根火柴把我引到船艘后头,给了我一个两尺多宽的地位。好在天气和暖,还不致于十分受冻。

当他再擦火柴吸上了第三口烟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比较地和缓得多了。我睡着,一面细细地听着孤雁唳过寂静的长空,一面又留心他和我所谈的一些江湖上的情形,和出门人的秘诀。

“……就算你有钱吧,小伙子,你也不应当说出来的。这湖上有多少歹人啊！我在这里已经驾了四十年船了……我要不是看见你还有点孝心,唔,一点孝心……你家中还有几多兄弟呢?”

“只有我一个人。”

“一个人,唉!”他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声气。

“你有儿子吗,老爹?”我问。

“儿子!唔,……”他的喉咙哽住着。“有,一个孙儿……”

“一个孙儿,那么,好福气啦。”

“好福气?”他突然地又生起气来了。“你这小东西是不是骂人呢?”

“骂人?”我的心里又茫然了一回。

“告诉你,”他气愤地说,“年轻人是不应该讥笑老人家的。你晓得我的儿子不回来了吗?哼!……”歇歇,他又不知道怎么的,接连叹了几声气,低声地说:“唔,也许是你不知道的。你,外乡人……”

他慢慢地爬到我的面前,把第四根火柴擦着的时候,已经没有烟了,他的额角上,有一根一根的紫色的横筋在凸动。他把烟管和火柴向舱中一摔,周围即刻又黑暗起来……

“唉!小伙子啊!”听声音,他大概已经是很感伤了。“我告诉你吧,要不是你还有点孝心,唔!……我是欢喜你这样的孝顺的孩子的。是的,你的妈妈一定比我还欢喜你,要是在病中看见你这样远跑回去。只是,我呢?唔,……我,我有一个桂儿……

“你知道吗?小伙子,我的桂儿,他比你还大得多呀!……是的,比你大得多。你怕不认识他吧?啊你,外乡人……我把他养到你这样大,这样大,我靠他给我赚饭吃呀!……”

“他现在呢?”我不能按耐地问。

“现在,唔,你听呀!……那个时候,我们爷儿俩同驾着这条船。我,我给他收了个媳妇……小伙子,你大概还没有过媳妇儿吧。唔,他们,他们是快乐的!我,我是快乐的!……”

“他们呢?”

“他们?唔,你听呀!……那一年,那一年,北佬来,你知道了吗?北佬是打了败仗的,从我们这里过身,我的桂儿,……,小

伙子，掳伕子你大概也是掳过的吧，我的桂儿给北佬兵拉着，要他做伕子。桂儿，他不肯，脸上一拳！我，我不肯，脸上一拳！……小伙子，你做过这些个丧天良的事情吗？……

“是的，我还有媳妇。可是，小伙子，你应当知道，媳妇是不能同公公住在一起的。等了一天，桂儿不回来；等了十天，桂儿不回来；等了一个月，桂儿不回来……

“我的媳妇给她娘家接去了。”

“我没有了桂儿，我没有了媳妇……小伙子，你知道吗？你也是有爹妈的……我等了八个月，我的媳妇生了一个孙儿，我要去抱回来，媳妇不肯。她说：‘等你儿子回来时，我也回来。’

“小伙子！你看，我等了一年，我又等了两年，三年……我的媳妇改嫁给卖肉的朱胡子了，我的孙子长大了。可是，我看不见我的桂儿，我的孙子他们不肯给我……他们说：‘等你有了钱，我们一定将孙子给你送回来。’可是，小伙子，我得有钱呀！……

“是的，六年了，算到今年，小伙子，我没有作过丧天良的事，譬如说，今天晚上我不肯送你过湖去……但是，天老爷的眼睛是看不见我的，我，我得找钱……

“结冰，落雪，我得过湖；刮风，落雨，我得过湖……

“年成荒，捐重，湖里的匪多，过湖的人少，但是，我得找钱……

“小伙子，你是有爹妈的人，你将来也得做爹妈的，你老了，你也得要儿子养你的，……可是人家连我的孩子都不给我……

“我欢喜你，唔，小伙子！要是你真的有孝心，你是有好处的，象我，我一定得死在这湖中。我没有钱，我寻不到我的桂儿，我的孙子不认识我，没有人替我做坟，没有人给我烧钱纸……我说，我没有丧过天良，可是天老爷他不向我睁开眼睛……”

他逐渐地说得悲哀起来，他终于哭了。他不住地把船篷弄

得呱啦呱啦地响;他的脚在船舱边下力地蹬着。可是,我寻不出来一句能够劝慰他的话,我的心头象给什么东西塞得紧紧的。

“就是这样的,小伙子,你看,我还有什么好的想头呢?——”

外面风浪渐渐地大了起来,我的心头也塞得更紧更紧了。我拿什么话来安慰他呢?这老年的不幸者——

我翻来复去地睡不着,他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我想说话,没有说话;他想说话,他已经说不出来了。

外面越是黑暗,风浪就越加大得怕人。

停了很久,他突然又大大地叹了一声气:

“唉!索性再大些吧!把船翻了,免得久延在这世界上受活磨!——”以后便没有再听到他的声音了。

可是,第二天,又是一般的微风,细雨。太阳还没有出来,他就把我叫起了。

他仍旧同我昨天上船时一样,他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一点异样的表情来,好象昨夜间的事情,全都忘记了。

我目不转睛地瞧着他。

“有什么东西好瞧呢?小伙子!过了湖,你还要赶你的路程呀!”

“要不要再等人呢?”

“等谁呀?怕只有鬼来了。”

离开渡口,因为是走顺风,他就搭上橹,扯起破碎风篷来。他独自坐在船艘上,毫无表情地捋着雪白的胡子,任情地高声地朗唱着:

我住在这古渡的前头六十年。
我不管地,也不管天,
我凭良心吃饭,我靠气力赚钱!

有钱的人我不爱,无钱的人我不怜!

……………

……………

行 军 散 记

一、石榴园

沿桃花坪,快要到宝庆的一段路上,有好几个规模宏大的石榴园。阴历九月中旬,石榴已经长得烂熟了;有的张开着一条一条的娇艳的小口,露出满腹宝珠似的水红色的子儿,逗引着过客们的涎沫。

我们疲倦得象一条死蛇。两日两夜工夫,走完三百五十里山路。买不起厚麻草鞋,脚心被小石子儿刮得稀烂了。一阵阵的酸痛,由脚心传到我们的脑中,传到全身。我们的口里,时常干渴得冒出青烟来。每个人都靠着那么一个小小的壶儿盛水,经不起一口就喝完了,渴到万不得已时,沿途我们就个别地跳出队伍,去采拔那道旁的野山芋,野果实;或者是用洋磁碗儿,去瓢取溪涧中的浑水止渴。

是谁首先发现这石榴园的,我们记不起来了。总之,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兴奋。干渴的口角里,立刻觉得甜酸酸的,涎沫不住地从两边流下来。我们的眼睛,都不约而同地,通统钉在那石榴子儿身上,步子不知不觉地停顿着。我们中间,有两个,他们不由分说地跳出列子,将枪扔给了要好的同伴们,光身向园中飞跑着。

“谁？谁？不听命令……”

官长们在马上叫起来了。

我们仍旧停着没有动。园里的老农夫们带着惊惧的眼光望着我们发战。我们是实在馋不过了,象有无数只蚂蚁儿在我们的喉管里爬进爬出,无论如何都按耐不住了。列子里,不知道又是谁,突然地发着一声唿哨:“去啊!”我们便象一窝蜂似的,争先恐后地向园中扑了拢来。

“谁敢动！奶奶个雄！违抗命令！枪毙……”

官长们在后面怒吼着。可是,谁也没有耳朵去理会他。我们象猿猴似的,大半已经爬到树上去了。

“天哪！老总爷呀！石榴是我们的命哪！摘不得哪！做做好事哪！……”

老农夫们乱哭乱叫着,跪着,喊天,叩头,拜菩萨……

不到五分钟,每一个石榴树上都摘得干干净净了。我们一边吃着,一边把干粮袋子塞的满满。

官长们跟在后面,拿着皮鞭子乱挥乱赶我们;口里高声地骂着:“违抗命令！奶奶个雄！奶奶个雄！……”一面也偶然偷偷地弯下腰来,拾起我们遗落着的石榴,往马裤袋里面塞。

重新站队的时候,老农夫们望着大劫后的石榴园,可哭得更加惨痛了。官长们先向我们严厉地训骂了一顿,接着,又回过头来很和蔼地安慰了那几个老农夫。

“你们,只管放心,不要怕,我们是正式军队。我们,一向对老百姓都是秋毫无犯的！不要怕……”

老农夫们,凝着仇恨的,可怜的泪眼,不知道怎样回答。

三分钟后,我们都又吃着那宝珠似的石榴子儿,踏上我们的征程了。老远老远地,还听到后面在:

“天哪！不做好事哪！我们的命完了哪！……”

这声音,一直钉着我们的耳边,走过四五里路。

二、长伕们的话

出发时,官长们早就传过话了:一到宝庆,就关一个月饷。可是,我们到这儿已经三天了,连关饷的消息都没有听见。

"准又是骗我们的,操他的奶奶!"很多兄弟们,都这样骂了。

的确的,我们不知道官长们玩的什么花样。明明看见两个长伕从团部里挑了四木箱现洋回连来(湖南一带是不用钞洋的),但不一会儿,团部里那个瘦子鬼军需正,突然地跑进来了,和连长鬼鬼祟祟地说了一阵,又把那四箱现洋叫长伕们挑走了。

"不发饷,我操他的奶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高兴。虽然我们都知道不能靠这几个捞什子钱养家,但三个月不曾打牙祭,心里总有点儿难过;尤其是每次在路上行动时,没有钱买草鞋和买香烟吃。不关饷,那真是要我们的命啊!

"不要问,到衡州一定发!"官长们又传下话儿来了。

"到衡州?操他的奶奶,准又是骗我们的!"我们的心里尽管不相信,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吧!看你到了衡州之后,又用什么话来对付我们!"

再出发到衡州去,是到了宝庆的第六天的早晨。果然,我们又看见两个长伕从团部里杭唷杭唷地把那四个木箱挑回了,而且木箱上还很郑重地加了一张团部军需处的封条。

"是洋钱吗?"我们急急忙忙地向那两个长伕问。

长伕们没有作声,摇了一摇头,笑着。

"是什么呢?狗东西!"

"是——……封了,我也不晓得啊!"

这两个长伕,是刚刚由宝庆新补过来的,真坏!老是那么笑

嘻嘻地,不肯把箱中的秘密向我们公开说。后来,恼怒了第三班的一个叫做“冒失鬼”的家伙,提起枪把来硬要打他们,他们才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了。

他们说:他们知道,这木箱里面并不是洋钱;而是那个,那个……他们是本地人,一闻气味就知道。这东西,在他们本地,是不值钱的。但是只要过了油子岭的那个叫做什么局的关卡,到衡州,就很值钱了。本来,他们平日也是靠偷偷地贩卖这个吃饭的,但是现在不能了,就因为那个叫做什么局的关卡太厉害,他们有好几次都被查到了,挨打,遭罚,吃官司。后来,那个局里的人也大半都认识他们了,他们才不敢再偷干。明买明贩,又吃不起那个局里的捐税钱。所以,他们没法,无事做,只好跑到我们这部队里来做个长伕……说着,感慨了一阵,又把那油子岭的什么局里的稽查员们大骂了一通……

于是,我们这才不被蒙在鼓里,知道了达到宝庆不发饷的原因,连长和军需正们鬼鬼祟祟的内幕……

“我操他的奶奶啊,老子们吃苦他赚钱!”那个叫做冒失鬼的,便按耐不住地首先叫骂起来了。

二、骄　傲

因为听了长伕们的话,使我们对于油子岭这个地方,引起了特殊浓厚的兴趣。

离开宝庆的第二天,我们便到达这油子岭的山脚了。那是一座很高很高的山,横亘在宝庆和衡州的交界处。山路崎岖曲折,沿着山,象螺丝钉似的,盘旋上下。上山时,只能一个挨一个地攀爬着,并且还要特别当心。假如偶一不慎,失脚掉到山涧里,那就会连尸骨都收不了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攀爬着。不敢射野眼，不敢作声。官长们，不能骑马，也不能坐轿子；跟着我们爬一步喘一口气，不住地哼着“嗳哟！嗳哟！”如果说，官长与当兵的都应该平等的话，那么，在这里便算是最平等的时候。

长伕们，尤其是那两个新招来的，他们好象并不感到怎样的痛苦。挑着那几个木箱子，一步一步地，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喘过气。也许是他们的身体本来就比我们强，也许是他们往往来来爬惯了。总之，他们是有着他们的特殊本事啊！

停住在山的半腰中，吃过随身带着的午饭，又继续地攀爬着。一直爬到太阳偏了西了，我们才达到山顶。

“啊呀！这样高啦！我操他的祖宗！……”俯望着那条艰险的来路，和四围环抱着的低山，我们深深地吐了一口恶气，自惊自负地，骂起来了。

在山顶，有一块广阔的平地，并且还有十来家小小的店铺。那个叫做什么局的关卡，就设立在这许多小店铺的中间。关卡里一共有二十多个稽查员，一个分局长，五六个士兵，三五门土炮。据说：设在衡州的一个很大的总局，就全靠这么一个小关卡收入来给维持的。

想起了过去在这儿很多次的挨打，被罚，吃官司，那两个长伕都愤慨起来了。他们现在已经身为长伕，什么都“有所恃而不恐”了，心里便更加气愤着。当大队停在山顶休息的时候，他们两个一声不响地，挑着那四个木箱子，一直停放到关卡的大门边。一面用手指着地上的箱子，一面带着骄傲的，报复似的眼光，朝那里面的稽查和士兵们冷笑着。意思就是说：“我操你们祖宗啊！你还敢欺侮老子吗？你看！这是什么东西？你敢来查？敢来查？……”

里面的稽查和士兵们，都莫明莫妙地瞪着眼睛，望着这两个

神气十足的久别了的老朋友，半晌，才恍然大悟，低着头，怪难为情的：

“朋友，恭喜你啊！改邪归正，辛苦啦！”

“唔！……”长伕们一声冷冷的加倍骄傲的回答。

四、捉刺客

到了衡州之后，因师部的特务连被派去“另有公干”去了，我们这一连人，就奉命调到师部，作了师长临时的卫队。

师部设立在衡州的一个大旅馆里。那地方原是衡州防军第××团的团本部。因为那一个团长知道我们只是过路的，寻不到地方安顿，就好意地暂时迁让给我们了。师部高级官长都在这里搭住着。做卫队的连部和其他的中下级官员，通统暂住在隔壁的几间民房中。

我们，谁都不高兴，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关着饷。说了的话不算，那原是官长的通常本领。但是这一回太把我们骗得厉害了，宝庆，衡州……简直同哄小孩子似的。加以，我们大都不愿意当卫队，虽说是临时性质，但“特务连”这名字在我们眼睛里，毕竟有点近于卑劣啊！“妈的！怕死？什么兵不好当，当卫队？……”

因此，我们对于卫队的职务，就有点儿不认真了，况且旅馆里原来就有很多闲人出入的。”

没有事，我们就找着小白脸儿的马弁们来扯闲天。因为这可以使我们更加详细地知道师长是怎样一个人物：欢喜赌钱，吃酒，打外国牌；每晚上没有窑姐儿睡不着觉；发起脾气来，一声不响，摸着皮鞭子乱打人……

日班过去了。

大约是夜晚十二点钟左右了吧,班长把我们一共四五个从梦中叫醒,三班那个叫做冒失鬼的也在内。

"换班了,赶快起来!"

我们揉了揉眼睛,怨恨地:

"那么快就换班了!我操他的祖宗!……"

提着枪,垂头丧气地跑到旅馆大门口,木偶似地站着。眼睛象用线缝好了似地,老是睁不开,昏昏沉沉,云里雾里……

约莫又过了半个钟头模样,仿佛看见两个很漂亮的窑姐儿从我们的面前擦过去了。我们谁也没有介意,以为她们是本来就住在旅馆里的。后来,据冒失鬼说:他还看见她们一直到楼上,向师长的房间里跑去了。但是,他也听见马弁们说过,师长是每晚都离不了女人的,而且她们进房时,房门口的马弁也没有阻拦。当然,他不敢再作声了。

然而,不到两分钟,师长的房间里突然怪叫了一声——"捉刺客呀!——"

这简直是一声霹雳,把我们的魂魄都骇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惊慌失措地急忙提枪跑到楼上,马弁们都早已涌进师长的房间了。

师长吓得面无人色。那两个窑姐儿,脱下了夹外衣,露出粉红色小衫子,也不住地抖战着。接着,旅馆老板、参谋长、副官长、连长……通统都跑了拢来。

"你们是做什么的?"参谋长大声地威胁着。

"找,找,张,张,张团长的!……"

"张团长?"参谋长进上一步。

"是的,官长!"旅馆老板笑嘻嘻地,"她们两个原来本和张团长相好。想,想必是弄错了,……因为张团长昨天还住这房间的。嘻!嘻嘻嘻——"

师长这个时候才恢复他的本来颜色，望着那两个女人笑嘻嘻地：

“我睡着了，你们为什么叫也不叫一声就向我的床上钻呢？哈哈！……”

“我以为是张，张……”

“哈哈！哈哈……”又是一阵大笑。接着便跑出房门来对着我们：“混账东西！一个个都枪毙！枪毙……假如真的是刺客，奶奶个雄，师长还有命吗？奶奶个雄！枪毙你们！跪下！——”

我们，一共八个，一声不做地跪了下来，心里燃烧着不可抑制的愤怒的火焰，眼睛瞪得酒杯那么大。冒失鬼更是不服气地低声反骂起来：

“我操你祖宗……你睏女人我下跪！我操你祖宗！……”

五、不准拉伕

“我们是有纪律的正式队伍，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准拉伕的。”

官长们常常拿这几句话来对我们训诫着。因此，我们每一次的拉伕，也就都是出于“万不得已”的了。

大约是离开衡州的第三天，给连长挑行李的一个长伕，不知道为什么事情，突然半路中开小差逃走了。这当然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娄，于是连长就吩咐我们拣那年轻力壮的过路人拉一个。

千百只眼睛，象搜山狗似地，向着无边的旷野打望着。也许是这地方的人早已知道有部队过境，预先就藏躲了吧，我们几个人扛着那行李走了好几里路了，仍旧还没有拉着。虽然，偶然在遥远的侧路上发现了一个，不管是年轻或年老的，但你如果呼叫他一声，或者是只身追了上去，他就会不顾性命地奔逃，距离隔

得太远了,无论怎样用力都是追不到的。

又走了好远好远,才由一个眼尖的,在一座秋收后的稻田中的草堆子里,用力地拖出了一个年轻角色。穿着夹长袍子,手里还提着一个药包,战战兢兢地,样子象一个乡下读书人模样。

“对不住！我们现在缺一个长伕,请你帮帮忙……”

“我,我！老总爷,我是一个读书人,挑,挑不起！我的妈病着,等药吃！做做好……”

“不要紧的,挑一挑,没有多重。到前面,我们拿到了人就放你!”

“做做好！老总爷,我要拿药回去救妈的病的,做做好!……”那个人流出了眼泪,挨在地下不肯爬起来。

“起来！操你的奶奶!”连长看见发脾气了,跳下马来,举起皮鞭子向那个人的身上下死劲地抽着。“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操你个奶奶……”

那个人受不起了,勉强地流着眼泪爬起来,挑着那副七八十斤重的担子,一步一歪地跟着我们走着,口里不住地“做做好,老总爷！另找一个吧!”地念着。

这,也该是那个人的运气不好,我们走了一个整日了,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代替他的人。没有办法,只好硬留着他和我们住宿一宵。半晚,他几次想逃都没有逃脱,一声妈一声天地哭到天亮。

“是真的可怜啊！哭一夜,放了他吧!”我们好几个人都说。

“到了大河边上一定有人拉的,就让他挑到大河边再说吧。”这是班长的解释。

然而,到底还是那个家伙太倒霉,大河边上除了三四个老渡船夫以外,连鬼都没有寻到一个。

“怎么办呢？朋友,还是请你再替我们送一程吧!”

"老总爹呀！老总爷呀！老总爷呀！做做好,我的妈等药吃呀!"

到了渡船上,官长们还没有命令我们把他放掉。于是,那个人就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似地,满船乱撞。我们谁也不敢擅自放他上岸去。

渡船摇到河的中心了,那个也就知道释放没有了希望。也许是他还会一点儿游泳术吧,灵机一动,趁着大家都不提防的时候,卜——通——一声,就跳到水中去了!

湍急的河流,把他冲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中,他拚命地挣扎着。我们看到形势危急,一边赶快把船驶过去,一边就大声地叫了起来:

"朋友！喂！上来！上来！我们放你回去！……"

然而,他不相信了。为了他自身的自由,为了救他妈的性命,他得拚命地向水中逃！逃……

接着,又赶上一个大大的漩涡,他终于无力挣扎了！一升一落,几颗酒杯大的泡沫,从水底浮上来;人,不见了!

我们急忙用竹篙打捞着,十分钟,没有捞到,"不要再捞了,赶快归队!"官长们在岸上叫着。

站队走动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望望那淡绿色的湍急的涡流,象有一块千百斤重的东西,在我们的心头沉重地压着。

有几个思乡过切的人,便流泪了。

六、发饷了

"发饷了!"这声音多么的令人感奋啊！跑了大半个月的路,现在总该可以安定几天了吧。

于是,我私下便计算起来:

“好久了,妈写信来说没有饭吃,老婆和孩子都没有裤子穿!……自己的汗衫已经破得不能再补了;脚上没有厚麻草鞋,跑起路来要给尖石子儿刺烂的。几个月没有打过一回牙祭,还有香烟……啊啊?总之,我要好好地分配一下。譬如说:扣去伙食,妈两元,老婆两元,汗衫一元,麻草鞋……不够啊!妈的!总之,我要好好地分配一下。”

计算了又计算,决定了又决定,可是,等到四五块雪白的洋钱到手里的时候,心里就又有点摇摇不定起来。

“喂!去,去啊!喂!”欢喜吃酒的朋友,用大指和食指做了一个圈儿,放在嘴巴边向我引诱着。

“没有钱啊!……”我向他苦笑了一笑,口里的涎沫便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喂!”又是一个动人的神秘的暗示。

“没有钱啦!谁爱我呢?”我仍旧坚定我的意志。

“喂!……”最后是冒失鬼跑了过来,他用手拍了一拍我的肩。“老哥,想什么呢?四五块钱干鸡巴?晚上同我们去痛快地干一下子,好吗?”

“你这赌鬼!”我轻声地骂了他一句,没有等他再做声,便独自儿跑进兵舍中去躺下了。象有一种不可捉摸的魔力,在袭击我的脑筋,使我一忽儿想到这,一忽儿又想到那。

“我到底应该怎样分配呢?”我两只眼睛死死地钉住那五块洋钱。做这样,不能。做那样,又不能。在这种极端的矛盾之下,我痛恨得几乎想把几块洋钱扔到毛坑中去。

夜晚,是十一点多钟的时候,冒失鬼轻轻地把我叫了起来。“老哥,去啊!”

我只稍稍地犹疑了一下,接着,便答应了他们。“去就去吧!妈的,反正这一点鸡巴钱也作不了什么用场。”

我们，场面很大，位置在毛坑的后面，离兵舍不过三四十步路。戒备也非常周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只要官长们动一动，把风的就用暗号告诉我们，逃起来，非常便利。

“喂！天门两道！”

“地冠！和牌豹！”

“喂！天门什么？”冒失鬼叫了起来。

“天字九，忘八戴顶子！”

“妈的！通赔！”

洋钱，铜板，飞着，飞着，……我们任情地笑，任情地讲。热闹到十分的时候，连那三四个轮流把风的也都按耐不住了。

“你们为什么也跑了来呢？”庄家问。

“不要紧，睡死了！”

于是，撤消了哨线，又大干特干起来。

“天冠！……”

“祖宗对子！……”

正干得出神时候，猛不提防后面伸下来一只大手把地上的东西通统按住了。我们连忙一看——大家都吓得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

“是谁干起来的？”连长的面孔青得可怕。

“报告连长！是大家一同干的！”

“好！”他又把大家环顾了一下，数着：“一，二，三……好，一共八个人，这地上有三十二块牌，你们一个人给我吃四块，赶快吃下去。”

“报告连长！我们吃不得！”是冒失鬼的声音。

“吃不得？枪毙你们！非吃不可！——”

“报告连长！实在吃不得！”

“吃不得？强辩！给我通统绑起来，送到禁闭室去！……”

我们,有的笑着,有的对那几个把风的埋怨着,一直让另外的弟兄们把我们绑送到黑暗的禁闭室里。

“也罢,落得在这儿休息两天,养养神,免得下操!”冒失鬼说着,我们大伙儿都哑然失笑了。

行军掉队记

一 山 行

掉队以后，我们，一共是五个人，在这荒山中已经走了四个整天了。我们的心中，谁都怀着一种莫大的恐怖。本来，依我们的计划，每天应该多走三十里路，预料至多在这四天之内，一定要追上我们的部队的。但是，我们毕竟是打了折扣，四天过了还没有追上一半路程。徬徨，焦灼……各种各色的感慨的因子，一齐麕集在我们的心头。

五个人中间，只有我一个人有一枝手枪——一枝土式的六子连——其余的四个人，差不多都只靠着我这枝东西保护。传令目，副官，勤务兵，外加上那一个最怕死的政治训练办公厅主任。

并不是因为我有了一枝手枪，就故意地骄傲了。实在地，我对于我的这几位同伴，除了那个小勤务兵以外，其余的三个，就没有一个不使我心烦的。尤其是那一个最怕死的自称为主任的家伙。要不是为了他，我们至少不致于还延误在山中，四五天追不到部队。天亮了以后，看不见太阳，他不肯走；下午，太阳还高挂在半天空中，他就要落店。要是偶然在中途遇见了一个什么不祥的征兆，或者是迷途到一个绝路的悬崖上去了，他就要首先

吓得抖战起来，面色苍白，牙齿磕得崩崩地响。然而，一过了险境，看见了平安，他却比什么人都显得神气。

山路是那样地崎岖，曲折，荒凉得令人心悸，要很细心才能够寻出正路来。几天来，我们都沿着前面部队经过时所作的记号，很迅速地攀行着。谁也是小心翼翼地，不敢大声。我们知道，这姿山一带的居民，一向就横蛮得不讲道理。他们也最讨厌军队。往常，我们的大队在这里过境时，他们就曾经毫不客气地截过尾子。他们并没有枪，也没有火炮。他们只凭着自己的锄头，广众的人数，在你的队伍过得差不多了时，一下子从树林里面跳出来，猛不提防地把你最后的一排人，一班人，或者是行李担子，通统劫去。锄头可以准确地把拿枪的打到山涧里，使你来不及翻身扫射。全部去完了，等你前面的大队知道了，调回来围捕他们时，他们就一声唿哨，通统钻进树林里面，连影子都抓不回来。

过去的印象，的确是太深入我们的脑筋了，所以我们才恐怖得那样厉害。尤其是虽有一枝手枪，却比没有还容易摆布的五个光身的人，如果不小心地把那班人触怒了，还有命吗？

训练主任这个时候总是和我特别讲得来，我也很能够知道他的苦心和用意。但，我却不时故意地捏造出一些恐怖的幻影来恫吓他，使他发急。这，我并不是有心欺侮弱者，实在是我们中途太感到寂寞了，找不到一点能够开开心的资料。

太阳渐渐把树影儿拉长了，我们都加紧着脚步，想找一个能够打尖过夜的客店，然而，没有。

“怎么办呢？”传令目和副官爷都发急了。

“不要紧的！”训练主任停了一停，献功似地说：“你看，那边山脚下，不是还有一个人吗？”

于是，我们就轻了一轻身上的小包袱，远远地赶着那个行人

的后尘，追求着我们的安宿处。

二、白米饭

跟着那个不知名姓的人的背后，约莫走了两三里路，天色已经渐渐地乌黑了。起先，因为距离得相当远，那个人好象还不曾察觉，后来追随得近了，他才知道后面有人。回头看看，我们的几件灰布衣服，便首先映入了他的眼睑，他不由的吓了一跳，翻身就跑。

我们为了住宿问题，紧紧地钉着，追着。半里路之后，我们清晰地看见他转了一个弯儿，躲进山谷中的一座小屋子里去了。在偌大的一个山谷中，就只看见那么一座小屋子，孤零零地竖立着。

我们跟过去——门儿关着，屋子里鸦鹊无声。

“怎么办呢？妈的！他把门关起来了。”训练主任举起一只脚来，望着我，想踢过去。

“不要踢！”我向训练主任摇了一摇头。“让我来叫叫他看。”我把耳朵贴在门边上，用手指轻轻地敲着：“喂，朋友！开开门，让我们借宿借宿吧！”

里面没有回答。随后，我们又各别地敲叫了好些声。

副官和传令目都不耐烦了，天也更加乌黑得厉害。他们不由的发了老脾气，穷凶极恶地叫骂起来：

“不开门吗？操你的祖宗，打！——”“打”字的声音拖得特别长，特别大。

果然，里面的人回出话来了：

“老总爷！做做好事吧！我们这屋子太小。再过去五里路就有宿店的……”

“不行！我们非住你这里……”副官越说越气。

双方又相持了一会。结果还是由我走到门边去，轻轻地说了些好话，又安慰了他许多，我们只有五个人，临时睡一忽就走，决不多打扰他们……

半晌，他才将那扇小门开开着。

在细微的一线星光底下，那里面有两个被吓作一团的孩子，看见我们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我们趁着说明了我们是掉队的军人，对他们绝没有妨碍，叫他尽管放心。一路来我们还没有吃晚饭，我们自己原由勤务兵带着有一点米的，现在只借借他的锅灶烧一下。那个人也还老实。他也向我们说明了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他带着老婆和孩子就在这小屋子里过活着，一年到头全靠山中的出息吃饭。今晚，起先他并不是故意不让我们进门，实在是他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军队，他怕惊坏了他的老婆和孩子，真正是对我们不起的！并且，他还有点怕那个——那些本地山上的好汉们知道了要怪他，说他容留官兵住宿。所以……

我们跟着又向他解释了一遍，他这才比较地安了心。

勤务兵和传令目烧饭，两个孩子站在火光旁边望着。烧好了。一碗一碗盛出来，孩子们的颈子伸得象鸭子一样。我们尽管吃，涎沫便从那两个的小口里流出来，实在馋不住了，才扭着他们的妈妈哭嚷着：

“呜！妈妈……好香的白米饭啊！”妈妈不响，眼泪偷偷地从那两副小脸儿上流下来了。

我和训练主任的心中都有点儿不忍了，想盛出一碗来给那两个孩子吃吃，但一转眼看到自家都还不够时，就只好硬着心肠儿咀嚼起来。

之后，训练主住还要巴巴地去向他们追问：

“你们一年到头吃些什么呢?”

“唉!老总爷,苦啊!玉蜀黍,要留着还税;山薯,山上的好汉门又要抽头;平常日子,我们多半是吃蕱米的……”

“蕱米?”我夹着也问了一句。

“是呀——小蕱树的嫩根,拌在山薯里吃!”

半晌,我们没有回话。想起刚才不肯省下一小口儿饭来给那两个孩子吃的情形,心中象给一种什么东西束缚得紧紧了。

三、两具死尸

因为要提防那小屋子的主人,去报信给山上的好汉们听,所以天刚刚发白,我们就爬了起来,向那主人告过辞,寻着原来有行军记号的路道走去。一路上,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谈论着:为什么一个人自己种了玉蜀黍、山薯,辛辛苦苦地,一年到头反而只能够吃蕱米。这其间,就只有那个小勤务兵最为感动,因为他的家里也正是这样哟——据他说——因为他一直都是愁眉皱眼的。

训练主任的胆子似乎大了些,主要的还是在这两天内并没有遇到什么惊心动魄的事迹,所以他比任何人都要见得高兴些了。他过去在什么大学毕过业,他做过什么伟大的文章,伟大的诗……一切的牛皮,都吹起来了。并且还要时时刻刻拉着人家去陪衬他,恭维他!……

山路总算是比较平坦些了,虽然在茂密的树林中还时刻发出来一些令人心悸的呼啸。但据我们的估计,至迟再有一天,便可以追上我们的部队了,十分的功程去了九分,还怕再出什么了不得的乱子吗?这么一估计,训练主任便高兴得大叫大唱起来。

大约已经走了三十里路了吧,太阳已经爬上了古树的尖头,

森林也渐见长得浓茂了,训练主任的歌声也更加高亢了。但不知道为了什么,忽然那个前面引路的小勤务兵,会站住着惊慌失措起来,把训练主任的歌声打得粉碎!

“什么事情,你见神见鬼!”副官吆喝着说。

“不,不得了!”勤务兵吃吃地说,“那,那边,那边,杀,杀……杀死了两个人……”

“怎么?”训练主任浑身一战,牙齿便磕磕地响将起来,他拖着勤务兵:“杀,杀了什么人呀?”

“两,两个穿军服的!”

“糟糕!”训练主任的脸色马上吓得成了死灰。他急忙扯住我的手:“手枪呢? 手枪呢?”

我故意地镇静了一下,没有理会他——虽然我的心中也有一点儿发跳。勤务兵引路,我,副官,传令目走在最前面,那个便老远老远地站着望着我们,不敢跟上来。

的确是躺着两个穿军服的! 浑身全给血肉弄模糊了,看不出来是怎样的面目。副官用力一脚——把一个踢了一个翻身,于是我们便从死者番号上看出了——真正是我们部队里的兄弟。看形势,被害至多总还不到一个对时,大约是在昨天上午,刚刚大队过完之后,被好汉们“截尾子”杀死的。一个的身上被砍了八九刀,一个连耳鼻嘴唇都给割掉了。看着会使我们幻想出他们那被杀害时的挣扎的惨状,不由的不心惊肉跳起来。

象打了败仗似的,我们跳过那两具死尸,不顾性命地奔逃着。训练主任的腿子已经吓软了。他一步一拖地哀告我们:

“喂! 为什么跑那样快呢? 救救我吧,我已经赶不上了呀!”

四、仇　恨

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大家都猜疑着约莫走过了危险地带了，脚步才慢慢儿松弛下来，心里可仍旧是那么紧张地，小心地提防着。肚皮已经饿得空空了，小勤务兵袋袋里的米也没有了。我们开始向四围找寻着午餐处。

在一座通过山涧的木桥旁边，我们找着了四五家小店铺。内中有两三家已经贴上了封条没有人再作生意了，只有当中的一家顶小的店门还开着。

那小店里面仅仅只有一位年高的老太婆，眼泪婆娑地坐着，象在想着什么心思。她猛的看见我们向她的屋子里冲来，便吓得连忙站起来，想将大门关上。可是没有等她合上一半，我们就冲进了她的家中。

老太婆一下子将脸都气红了，她望望我们的手中都没有杀人的家伙，便睁动那凹进去了的，冒着火花的小眼珠子，向我们怪叫着：

"好哇！你们又跑到我的家中来了。"

"我们没有来过啊，老太婆！我们是来买中饭吃的呀！"我说。

"买中饭吃的！不是你们是鬼？你们赶快把我的宝儿放回来，你们将他抓到哪里去了？你们，你们——"老太婆的眼泪直滚。

"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你的宝儿呀！老太婆。"训练主任也柔和地说。

"没有看见！昨天不是你们大伙抓去的吗！好，好啊——"她突然转身到房间里面，摸出一把又长又大的剪刀来。"我的老

命不要了！你们不还我的宝儿,你们还要来抓我！好——我们拚罢！……”她不顾性命地向我们扑来,小眼珠子里的火光乱迸！

“怎么办呢?”我们一面吩咐勤务兵和传令目按住了发疯了的老太婆的手,一面互相商量着。

“不要紧的!”训练主任说,“我们不如把她赶到门外,将门关起来搜搜看。如果有米煮饭我们就煮,没有米就跑开,再找别人家去!”

“不好!”副官连忙接着,“放到门外她一定要去山中唤老百姓的！不如把她暂时绑起来搜搜看。”

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将那老太婆靠着屋柱绑起来了。

“你们这些绝子绝孙的东西呀！你们杀了我吧！我和你们拚……”绑时她不住地用口向我们的手上乱咬乱骂着。

关门搜查了一阵,总共还不到三四碗野山薯,只好迅速地,胡乱地弄吃了。又放了十来个铜元在桌子上,开开门,便赶着桥边的大路跑去。

为避免麻烦,我们是一直到临走时,还没有解开那老太婆的绳子。好远好远了,还听到她在里面叫骂着——

“遭刀砍啦！红炮子穿啦！……”

五、最后的一宵

因为是最后的一宵了——明天就可以赶上部队——所以我们对于宿店都特别谨慎。总算是快要逃出龙潭虎穴了,谁还能把性命儿戏呢?

这一家客店,似乎比较靠得住一点,在这山坳的几家中。听说昨晚大队在这儿时还是驻的团部哩。只有一个老板,老板娘

和两个年轻的小伙计。

老板是非常客气的，这山坳里十多家店家，就只有他家的生意兴盛。招呼好，饭菜好，并且还能够保险客人平安。

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我们提防的心事却一点也没有放松。尤其是那位训练主任老爷，他时常在对我的耳边嘱咐一道又一道，好象他就完全知道了这客店老板是一个小说书里开黑店的强盗似的：怎样靠不住！怎样可疑！就仅仅没有看见人肉作坊里的人皮人骨。

夜晚，我们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训练主任把我和副官睡的一张床抬到门边，紧紧地靠着。并且叫我拿手枪放在枕头下，或者捏在手上，以备不时之需。

只有他——训练主任——一个人翻来复去地睡不着。

大约是三更左右吧，他突然把我叫醒了：

"喂！听见吗？"

"什么啊！"我蛮不耐烦地。

"响枪呀！"

"狗屁！"

我打了一个翻身，又睡着了。

约莫又过了一点钟，训练主任再次地把我从梦中推醒：

"听见吗？听见吗？"

"什么啊！"

"又响枪！"他郑重地说。

我正想再睡着不理他，却不防真的给一下枪声震惊了我的耳鼓，我便只得爬起来，过细地听着。以后是砰砰拍拍地又响了好些声。

"不是我骗你的吧？"

声音渐渐地由远而近，很稀疏地，并不象要闹大乱子。而

且,就仿佛在这山坳的近处。

勤务兵,副官和传令目,也都爬起来了。

枪声渐渐稀,渐渐远,渐渐地沉寂了……

老板的客堂里慢慢热闹起来。有的还在把机筒拨得哗喇哗喇地响,退子弹似地。

“糟糕!”训练主任战声地伤心地念着:“我,我,我还只活得二十八年啦!”三十六颗牙门象嗑瓜子似地叫将起来。

我们都吓得没有了主张,伏在门边,细细地想听那些人说些什么话。

声音太嘈杂得听不出来。很久很久才模糊地会意到两句:

“……昨天早晨全走光了!你们来得太慢了啦!”这有点象老板的声音。

“连掉队的一个都没有吗?”似乎又有一个人在说。

训练主任抖战得连床铺都动摇起来了。

半晌,好象又是老板的回答:

“没有啊!……”

我们都暗暗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天亮的时候,我们也明知道那班人走完了,却还都不敢爬出房门,一直等到老板亲自跑来叫我们吃早饭。

训练主任望见老板,吓得仍旧还同昨晚在房中一样,抖战得说不出话来。老板看见他这一副可怜的样子,不由的笑着说:

“这样子也要跑出来当军官,蠢家伙!我要是肯害你们的,昨晚上你们还有命吗?……”停停他又说:“赶快吃完饭走吧!要是今天你们还追不到你们的大队,哼!……”老板的脸色立刻又变得庄重起来。

我们没有再多说话了。恭恭敬敬地算还了房饭钱,又恭恭敬敬地跟老板道过谢,拚命地追赶着我们的路程。

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我们才望见我们的大队。

流　　亡

一、在第二道战壕里

苦战两日夜，好容易保全了性命，由第一防线退换到第二道战壕里时，身体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了。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天地好象在打旋转。浑身上下，活象橡皮做的，麻木，酸软，毫无力气。口里枯渴得冒出青烟。什么都不想了：无论是鲜鱼，大肉，甘醇的美酒，燕山花似的女人……

"天哪！睡他妈的一礼拜！……"

然而，躺下来，又睡不着。脑子里时刻浮上来一些血肉模糊的幻影，刺骨的疼痛，赶都赶不开。有的弟兄们，偶一睁开眼睛，寻不见他那日常最亲切的同伴了，便又孩子似地哭将起来。

"李子和呀！你死的苦啦……"

"刘国杰呀！……你妈妈前几天还写了信来叫你回去啦！……"

声音都是那么悲惨的，然而又不能制止。象有一根无形的带子，牢牢地，凄切地系住着大家的心！

第二道战壕和前线相差不过一里多路，敌人的流弹时刻还可以飞到我们的面前。在炊事兵送上午饭的时候，官长们再三嘱咐我们：无事不要自由走动，好好地养养神，等候着第二次上

前的命令。

"鬼话啊,妈的!"低声的,这是照例的反驳。有的甚至于还故意装做不屑听的神气,哼着鼻子,意思是:"在火线上啦!妈的,我比你大!……"

之后,仍旧各自躺将下来,在那肮脏的稻草和泥土上,睡的睡,哭的哭;或是举着那带血的眼睛,失神地钉住着惨白的云天,想念着家乡,故旧……

"喂!来呀,李金标!"张班长睡不着,无聊地爬起来了,叫着,"猜拳吗?"

"没有心思啊!班长。"李金标苦笑了一下,摇摇头;随即伸手到裤裆里捉出一个蛮大的白虱来,送到嘴边咬碎了。

班长感到非常扫兴,掉过头来,又:

"黄文彬,你呢?"

"不,班长!"我说(我的嗓子是沙的),"猜拳不够味儿,让我去把第三班的那几个睡死鬼叫来……"我无力地举起手中的洋瓷碗,骄傲地笑笑。

"鬼东西!"班长会意了。

这引诱力,的确大得怕人啊。在往常,谁还敢呢?当我一个一个去推醒那些睡死鬼的时候,只要他们会意了我的手势,没有一个不笑嘻嘻的。他们会拚死拚活地爬起来,想什么的,不想了;欲哭的,也不哭了;十多个人都抱着枪,跟着我围上一个小小的圈儿,外加上那一群不惯这玩意儿的看客。是啊,大家是要借此可以将目前的痛苦忘却呢!

"谁做宝官呢?"

"不要闹,"我说,"让张班长来!"

场面最初是很小的。因为在上火线的前一日,每个人发了两块钱的借支,阵地上没有东西买,还留着;后来便渐渐地干得

大起来了。

铜板，光洋，飞着，滚着！……我们任情地说，任情地笑……

特务长走过来，我们笑着向他点点头，邀他也参加一注；排长走过来，我们不理；最后，连长和值星官也都不放心地跑来了。

连长怪生气的，他作出那赶鸡鸭似的手势，恨恨地钉着我们；值星官拿着皮鞭子在空中挥舞着，但不敢打下来。我们，似乎也越干越有劲。谁理他呢？这个时候，我们是应该骄傲啊！

互相对抗了一会，默然地；终于，连长软下来了。他战声地向我们解说着：在火线上，这样干是太不应该的！营长和团长知道了，一定要责罚他，这无异是和他连长一个人作对！……加以，敌人时刻都在注意我们的阵地，几十个人挤成一道，恰巧是给了敌人一个大大的目标！……

我们暂时停住了，都想趁这机会向他放肆反攻几句，气气他；可是，谁都不愿意先开口。

等着正有人准备答话；突然——一颗巨大的炮弹飞过来，在离战壕三四丈远的荒场炸裂了！我们的心头立时紧急着，连长接着便发疯似地怒吼起来：

"还不散开！枪毙！不听话！……"

大家一窝蜂似地散开了！我连忙偷偷地摸着那只洋瓷碗，望张班长做了个鬼脸儿，提着枪，便轻轻地爬到了战壕的最深处。

二、袭　击

也许是在夜深的原故吧，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觉得格外地凄惶。这时候，双方的枪声却没有响了。月亮冲出那浓密的云围，黯然地，高高地笼罩着这荒凉的世界。那

冲淡的远山,那长空悲唳的孤雁,……露水,点滴地湿透了我们的心。子弹硌着我们的脊背,枪抱在怀中,想懵然入梦吧,可是,梦全是恐怖的,心灵已经吓碎了!

很多人还睁开着眼睛,钉住着长天;而且,还能从那些变幻的云朵里,层层地,抄出来一些教人寻思的线索。只有这个时候,才万籁无声,可以将思潮回溯得长远。从孩提时代,从故乡,从朋友,从日常生活中的苦痛,一直追忆到现在,又由现在推测到明天,到艰难险恶的来日……渐渐地,有些弟兄们的身子发抖了。

这,尤其是整天的恶战所影响于我们的,使我们不得不惶悚。事实,这样艰辛、非人的生活,一年半载……两元钱!家中的娘,老婆,孩子,……我们的心头的忧愤!何况,那些不幸的兄弟,那些血肉模糊的幻影,还时刻会惊心动魄地,在我们的面前闪动起来;激昂地,悲痛地,勾引着我们的眼泪呢!

啊,夜啊!这荒凉,冷酷的夜啊!

是三更时候了吧,看月光的地位。官长们,轻轻地,神秘地传诵着命令,将我们从幻念中惊醒。揉揉眼睛,耗子似地提着枪,卷着那破碎的军毯,偷偷爬出战壕,轻悄地蠕动着。

最初,弯腰,快步,沿着一条草丛的小道跑过。露水洒遍着我们的下身,凉到脑顶,心中紧促到不能呼吸。到这一刹那间,我们谁都是小心地,惶恐地,凝注着我们的前路。命运,已经变成了一个膨胀过度的气球,只要偶一不慎,便有即时破灭的危险!

渐渐,渐渐……由侧方越过第一道防线,跟着侦探尖兵和前卫,向目标移近一步,两步地。有时候,大家都得把身子伏下来,将耳朵贴在地上,听着;连呼吸都得小声。一直要到详细地知道了:前面并无敌人发现,才又继续地蠕动,攀爬……

大约，离开我们第一道战壕已经很远了呢，可是我们却还没有发现敌人。官长们注意了缜密的联络，又加厚了侦探兵……

我们重新地又被命令着匍匐在地上。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妈的！”我们的心灵抖战着！

月亮西斜，看看欲被一阵浓云吞没；我们也就跟着不安地加上一层黯淡了。眼前的景物，会更加觉得朦胧，可怕！

“难道就露营在这里了吗？”是谁在哼，那声音，比蚊子还细。

“是呀！”我更小声地说，“又没有看见敌人……”

还有人也正想接着谈下去，可是，班长们已经个别地在传诵官长的命令了。这回却是——

“准备！起来！迅速前进……”

奔扑到一个小山底下，我们终于遇着了敌人。

枪声，炮声……流弹象彗星拖着尾巴。

三、负伤后所见到的

当我清醒过来了，从树林里面钻出来时，我已经瞧不见我们的大队。秋阳和暖地爬上了树顶，眼前的世界照耀得明明白白，我把裹腿撕下一块来，忍痛地将血糊的左手包扎好，匆匆地便去追寻我们的部队。

夜里的印象，象一幅只褪了一半色的惨痛的图画，开展在我的面前；一段是清晰的，一段却模糊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躲到林子里去的。当战斗猛烈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的确是象打胜了。弟兄们死伤得很多。后来，似乎又追了一阵，我的手便是在那个时候带花的。但，我为什么要躲到林子里去呢？这似乎是一个谜！我不相信我的手痛得会把我的神经错乱得那么利害，我更不相信有鬼。然而，我把那进林子的动机忘记得干干净

净，却又是真的。

我轻了一轻弹带，把枪倒挂在肩头上，下意识地来回想着夜里的事情。手指仍然痛得发战，左手完全拖下来了；象有一把利刃从左臂上一直剖刺到我的心，我的眼泪都要流了出来。我咬紧着牙门，一步高一步低地走着。

远远地瞧不见一个人影子，旷野完全现出一种战后的荒凉气（比夜间还要利害些）。我隐约地寻觅着夜间的来路，我想能够找到一点什么可堪纪念的战后的痕迹，或者竟能在那些痕迹里，推寻到我们大队的去向亦未可知。然而我的心思却是白费了；沿途除了偶然发现几颗弹壳，三五堆稻草和一些残余的血渍，却什么都没有寻到。我知道，这个时候大队一定去的很远了，不是连死伤的都被担架队运救得干干净净了吗？我不由的又后悔不该躲到林子里躲那么久的，弄得连问个讯都问不到。

漫无目的地，走一会又休息一会。偶然发现了一个小屋子，跑去一看，却又是空的。肚饿，口渴，差不多弄得头昏眼花了。又好久好久，才在一个极为人不注目的偏僻处，找到了一个蓄水的池塘。我连忙解下洋瓷碗，去瓢取了一碗水上来，慢吞吞地喝着。

“啊啊……哟！……”

微风从池塘的对面，吹过来一阵细微的悲切声，把我吓了一跳。我急忙系好碗，兜了一个圈子，跑到那发出声音的地方——

一个浑身沾满泥土和血渍的人，仆卧在地下。

“喂，喂！你，谁呀？”我说。

“啊啊……哟！……”

“不能作声了吗？”我弯腰下去，伸开右手扳着他的肩膀，脚勾着他的腰下，用力地替他转了一个翻身。

“啊啊……哟！……”

我再低头去端详他胸前的番号,却原来是敌人部队里的马夫,胸前和腿子都穿了个洞。

“你怎么弄的呢?”

“我,我……救,救!……水,水……”

“你要吃水吗!……”

“救,救……”声音又渐渐地低下去了。

后来,我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知道了他也是昨晚带花的,因为伤不到要害,所以还不曾死。他忍不住痛,他口渴得要命,他拚命地爬到了这池塘边,想捞一点水喝,却不提防痛昏了,仆转去爬不转来。现在,他要求我救救他,他说:他家中还有五六十岁的老母……

一个人无论伤病到什么程度,明明知道已经没有救药了,却还是贪生的。我对马夫起了不可抑止的同情的悲感。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在这荒凉的旷野,担架队已经不见了踪迹。我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一种残忍的,毒恶的心理,激荡了我的灵魂。我想把他推到水里去!或者再补上一枪,把他结果了,免得延长苦痛!……然而,我终于没有那样做,因为我的手脚会不知不觉地发着酸。

“好吧,你再等一等啊!我去多叫几个人来……”

“修,修……好!……”他感激地点点头,流出了最后的一滴眼泪!

我仓皇失措地,象离开了一场大祸,头也不回,就翻身逃跑了,似乎后面还有人在追着。沿路上,我望着我那只还在不住疼痛的左手,心中不觉得又是一阵惊悸!

然而,“我今天到什么地方去落脚呢?”一想到这里,便又立刻慌乱起来,把那垂危的马夫的印象淡忘了。

四、解除武装了

当我被那四五个民团解除了武装，用绳子缚住的时候，我的心，反而觉得泰然起来了。我知道，同他们去，无论如何一顿饭是少不了要给我吃的，说不定还有香烟抽，还可以好好地睡他妈的一觉。

四五个人中间，只有一个年纪比较很大了的瘦长子和我最说得来。他肩挨肩地伴着我走着。他说：并不是他们弟兄几个故意地要和我为难，他们实在是奉了民团局的命令。他们从五更时候起，一百多人分途在这战区里，搜查了不少的溃兵，和运救伤亡者。这老家伙有一口道地的湖南话，所以和我越说越带劲。

我告诉了他们负伤后落伍的一切情况，并且还说到了在池塘边见到的那个马夫，要求他们去营救。我又说我的肚皮饿得十分利害了，跟他们去是不是可以饱吃一餐？他们都笑着。

“把我们都捉到你们局里去怎么办呢？”

“不知道啊！大约还是送你们回队吧。”

“回队？”我似乎有些不安了，虽然我也还想回队去，但我却吃不住那沉重的苦头。实在的，我对这千辛万苦的部队生活，渐渐地有些动摇起来了，不过我此时还没有找到一条能比部队生活良好的出路。

我和他们又谈了一些其他的物事，特别是关于他们民团的生活的。他们似乎也对于他们的生活感到厌倦，但那不过是十分模糊的一点儿意思而已。主要的是他们也和我一样，不能找到其他的生活，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何况做民团还比较在部队里生活安稳。

民团局设在一个小乡镇的关帝庙里，那里面已经收容了二十来个伤兵溃兵，有敌人，也有我们自家的兄弟。

我一进去，便看见了两个熟人——张班长和一个姓林的号目。

“你也带花了吗，班长？”

“不，我是在夜间落伍的。老林，他伤了腿子。”

我便从他和老林的口中，得到了一点关于部队的消息：是敌人退了，我们跟着追上去，已经很远很远了。

无聊地躺着，喝着，那民团局长却不敢苛待我们。第三天，便传命令招集我们训话了。

毫无血色的脸，说一句话打一个呵欠：

“……你们弟兄，是很辛苦的，我知道。……大家都是替国家出力……譬如说；我当局长，我，我也是蛮辛苦的……嗯！嗯！……”停了一会，打过一个长长的呵欠，用耗子似的眼光望望我们，又：“受伤的弟兄，我可以送你们到后方医院里去……不曾受伤的，明天，一齐都遣回你们的部队！嗯！嗯！……”

“报告局长！我们不愿意回部队！”

“谁呀？”

“我！我叫黄文彬，我是前天被你们捉来的。”

“我也不愿意回去！”张班长附和了，他是因为没有负伤，怕回去的时候，官长们会无理地捉住他做逃兵办。

“好的，不愿意回去的都站出来！”

我们，一共有五个人：张班长，我，还有三个不认识的兄弟。老林不能走动，只好随便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呢？”

“没有为什么！”那另外的三个弟兄说，“我们要回家！”

“好的，你们去吧！”局长把手一挥，不高兴地走进后院去了。

“那么,我们的枪呢?”

“什么枪? 滚! ……把枪交给你们去当土匪吗?”

五个人,气愤愤地被几个凶恶的民团,赶出了那关帝庙的大门,踏上那艰难的,渺茫的前路。

“没有了枪,哪里去呢?”张班长有点慌张了。

“不要紧!”我说,“只要有活命,还怕没有饭吃!”

张班长点点头,表示了无限的勇气。郑重地和那三个同一命运的弟兄道别之后,便开始了我们那漫无止境的流亡。

夜的行进曲

为了避免和敌人的正面冲突,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退到一座险峻的高山。天已经很晚了,但我们必须趁在黎明之前继续地爬过山去,和我们的大队汇合起来。我们的一连人被派作尖兵,但我们却疲倦得象一条死蛇一样,三日三夜的饥饿和奔波的劳动,象一个怕人的恶魔的巨手,紧紧地捏住着我们的咽喉。我们的眼睛失掉神光了,鼻孔里冒着青烟,四肢象被抽出了筋骨而且打得稀烂了似的。只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意念,那就是:睡,喝,和吃东西。喝水比吃东西重要,睡眠比喝水更加重要。

一个伙夫挑着锅炉担子,一边走一边做梦,模模糊糊地,连人连担子通统跌入了一个发臭的沟渠。

但我们仍旧不能休息。而且更大的,夜的苦难又临头了。

横阻在我们面前的黑魆魆的高山,究竟高达到如何的程度,我们全不知道。我们抬头望着天,乌黑的,没有星光也没有月亮。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才能够划分出天和山峰的界限。也许山峰比天还要高,也许我们望着的不是天,而仅仅只是山的悬崖的石壁。总之——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我们盲目地,梦一般地摸索着;一个挨一个地,紧紧地把握着前一个弟兄的脚步,山路渐渐由倾斜而倒悬,而窄狭而迂曲,……尖石子象钢刺一般地竖立了起来。

眼睛一朦胧,头脑就觉得更加沉重而昏聩了。要不是不时有尖角石子划破我们的皮肉,刺痛我们的脚心,我们简直就会不

知不觉地站着或者伏着睡去了的。没有归宿的、夜的兽类底哀号和山风的呼啸，虽然时常震荡着我们的耳鼓，但我们全不在意；因为除了饥渴和睡眠，整个的世界早就在我们的周围消失了。

不知道是爬在前面的弟兄们中的哪一个，失脚踏翻了一块大大的岩石什么东西，辘辘地滚下无底洞一般的山涧中了。官长们便大发脾气地传布着命令：

"要是谁不能忍耐，要是谁不小心！……要是谁不服从命令！……"

然而接着，又是一声，两声！……夹着锐利的号叫，沉重而且柔韧地滚了下去！

这很显然地不是岩石的坠落！

部队立时停顿了下来。并且由于这骤然的奇突的刺激，而引起了庞大的喧闹！

"怎样的？谁？什么事情？……"官长们战声地叫着！因为不能爬越到前面去视察，就只得老远地打着惊悸的讯问。

"报告：前面的路越加狭窄了！……总共不到一尺宽，而且又看不见！……连侦探兵做的记号我们都摸不着了！……跌下去了两个人！……"

"不行！……不能停在这里！"官长们更加粗暴地叫着，命令着。"要是谁不小心！……要是谁不服从命令！……"

"报告——实在爬不动了！肚皮又饿，口又渴，眼睛又看不见！"

"枪毙！谁不服从命令的？"

三四分钟之后，我们又惶惧、机械而且昏迷地攀爬着。每一个人的身子都完全不能自主了。只有一个唯一的希望是——马上现出黎明，马上爬过山顶，汇合着我们的大队，而不分昼夜地，

痛痛快快地睡他一整星期!

当这痛苦的爬行又继续了相当久的时间,而摸着了侦探尖兵们所留下的——快要到山顶了的——特殊底记号的时候,我们的行进突然地又停顿起来了。这回却不是跌下去了人,而是给什么东西截断了我们那艰难底前路!

“报告——前面完全崩下去了!看不清楚有多少宽窄!一步都爬不过去了!……”

“那么,侦探兵呢?”官长们疑惧地反问。

“不知道!……”

一种非常不吉利的征兆,突然地刺激着官长们的昏沉的脑子!“是的,”他们互相地商量,“应当马上派两个传令兵去报告后面的大队!……我们只能暂时停在这里了。让工兵连到来时,再设法开一条临时的路径!……也许,天就要亮了的!……”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意外的,给我们休息的最好机会,虽然我们明知危险性非常大!……我们的背脊一靠着岩壁,我们的脚一软,眼睑就象着了磁石一般地上下吸了拢来,整个的身子飘浮起来了。睡神用了它那黑色的,大的翅翼,卷出了我们那困倦的灵魂!

是什么时候现出黎明的,我们全不知道。当官长命令着班长们各别地拉着我们的耳朵,捶着我们的脑壳而将我们摇醒的时候,我们已经望见我们的后队蜿蜒地爬上来了,而且立时间从对面山巅上,响来了一排斑密的,敌人底凶猛的射击!

“砰砰砰……”

我们本能地擎着枪,拨开了保险机,听取着班长们传诵的命令。因为找不到掩护,便仓皇而且笨重地就地躺将下来,也开始凶残地还击着!……

好 消 息

六十三岁的母亲,生肺病的老婆,和几个营养不良的孱弱的孩子,被饥饿,水灾和一些无情的环境的威胁,从三千多里路的故乡,狼狈地逃亡出来,想依靠我这一月有十多元稿费收入的儿子,丈夫和父亲过活。

一到岸,就是忙着诉说故乡的艰苦的情形和吃药。

因为还有一个姊姊带着四五个孩子留在故乡,母亲总是带着对于自己的飘流生活颇为满足的神情叹着气说:

"我们还好呢!虽然苦,合家都团圆了!……祇有你姐姐,不知道她们的垸子倒溃没有?那样的不能活命的一家哟!……她是早该来信了的……"

弯着干枯的手指,算着:六天,八天……眼泪背着我们夫妇不知道偷偷地流了多少——悬望着那一封平安的来信。

在一个大雨的早晨,母亲为老婆的沉重的咳嗽和呼痛声敬了一个通宵的菩萨,睡着了。邮差从后门递上一封欠邮资的信件来,我付完了他八分邮票的铜元,躲在灶披间里急急忙忙地拆开来看。

字迹模糊,信壳和信纸都是用草纸做成的。还不曾看我就知道内容一定不妙。字,不是墨笔写的也不是铅笔写的,也许是用烧焦了的小树枝写的吧。我记得儿童时代曾同姐姐玩过用小树枝烧焦写字的把戏,大约她还不曾忘记,临时做来应用了。

我的手发着抖，看着信还要担心着母亲和老婆醒来。孩子已经哭起来了，我将她抱到我的身边，拿了一双筷子给她玩。我读着信，孩子用筷子敲着脸盆，并且唱着一种从故乡带来的饥民们流行的讨饭曲。

垸子，当然是倒溃了。姐姐的信，是伏在荒山中的一个石头上写的。她说：

"……那一晚，黑暗无光，大雨将屋顶都几乎打穿了。你姐夫被锣声叫出去抢险，我同五个孩子偎在堂屋中间，战颤地等着挡堤的人们的好消息。……通宵不睡的不祇我们一家，可是他们，都焚着香，敲着磬，哭地喊天求菩萨！……狗和畜生都号叫起来了，好象知道有大祸临头似地到处找寻它们的安身处。……我尽量地制止孩子们不哭！可是锣声和雨声越来越紧……刚刚天亮的时候，突然地，不知道是那一方天崩地裂地一声，大水就排山倒海地涌进我们的禾田和堂屋中来了……

"我不知用什么话来告诉我们的苦况，总之，那个时候，我一看见水，就同见了催命的无常鬼似的，大声地哭叫起来了！孩子们都缠着我的身子，我不能跑出头门去求救，并且也没有人肯来救我们！你姐夫也不能回来……水一下子就高齐了板凳！……我将孩子们一个一个地送到板楼上。我们的板楼你知道，只有三块板子的。……正午，水封了我们的门，并且板楼上也平水了，我就祇能将屋顶挖开，将孩子们送到屋顶上！

"雨仍然很大，我们没有什么东西遮拦淋着，并且刮着狂风，浪头有时高齐我们的屋顶。我们的湿身子一直又等到太阳出来才晒干，晒得发昏，晒得发痛！……我们在屋顶上整整地挨了三天！……到第四天早晨，才看见你姐夫摇着一只破划船来。……孩子们，最小的一个死在我的怀抱里，别的一个——第三的——俊襄，不知道在夜间的什么时候，被浪涛卷到水中去了！也

许是他自己饿昏了滚到水中去的,连一些儿声息都没有!……

“现在,弟弟!我不想再来诉说我的苦况。总之,一切你都想象得到的,你也曾经过不少次数的大水灾。……我们现在是被运送到这荒山上来了,这里满山都是灾民。也许他们中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吧!他们整天地盼望着赈灾的老爷们从天上飞来。可是我,什么希望都是死灭的,因为我经过水灾的次数太多了,虽然这一次比无论那一次都厉害!……

“你姐夫已经五六天不沾水米了,浑身火热!可是他对我说:‘你去吧!带着小的两个孩子,讨饭讨到上海去!你读了书,认识字,也许你的弟弟能给你想一点办法的!……大的孩子留给我,我祇要病好一点就能捉鱼!……,弟弟啊,我拿什么话来回答他呢?我知道,你自己也许会没有办法的!母亲,病着的弟媳和两个孩子,你又没有职业。并且,我们讨饭又是不许出境的……”

我读着信,我的鼻子一阵阵地发酸,可是我不能不极力地忍着不流眼泪。老婆的咳嗽声沉重起来了,我挟着孩子走上楼去,母亲已经又爬起来替老婆在倒开水。她一看见我就问:“是信吗?你在下面看的……”“是的!”我说。我不能掩饰地将信放在台子上;我欺她不识字,态度安闲地说:“是姊姊来的好消息。她们的垸子没有溃倒!”

“好消息吗?阿弥陀佛!……皇天不负苦心人!”母亲合掌地说,“念呀!念给我听呀!一个一个字地念下去!”

我硬着嗓子念着,我觉得我的眼里看见的不是草纸做成的信纸,而是一片汪洋,一大堆一大堆的灾民的尸骨!那里面有着我的姊姊,甥儿,甚至于连我自己!而我的嘴里念出来的,却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丰登的,梦想不到的世界。我说:

“她说:‘你要母亲千万不要着急,多亏官民同心协力的抢

救,我们的垸堤没有溃倒!……现在早稻已经黄熟了,我收获得比任何年都多。孩子们也都十分健壮'……"

"真好啊!"母亲微笑了。

下午,我便偷偷地写了一封回信,说了好些不能搔着痛痒的,空洞的,安慰的话,将借来给老婆吃药的最后三元钱买了汇费。

"也许她们会收不到我这三元钱的!"走出邮局来,我忽然这样的伤心地想着,眼泪便再也忍不住地流下来了。

殇　儿　记

一个月之前,当我的故乡完全沉入水底的时候,我接到我姊姊和岳家同时的两封来信,报告那里灾疫盛行,儿童十有九生疟疾和痢疾,不幸传染到我的儿子身上来了。要我赶快寄钱去求神,吃药;看能不能有些转机。孩子的病症是:四肢冰冷,水泻不停,眼睛不灵活,……等等。

我当时没有将来信给我的母亲和女人看,因为她们都还在病中。而且,我知道:水灾里得到这样病症,是决然不可救治的。

我将我的心儿偷偷地吊起来了!我背着母亲和女人,到处奔走,到处寻钱。有时,便独自儿躲到什么地方,朝着故乡的黯淡的天空,静静地,长时间地沉默着!我慢慢地,从那些飞动的,浮云的絮片里,幻出了我们的那一片汪洋的村落,屋宇,田园。我看见整千整万的灾民,将叶片似的肚皮,挺在坚硬的山石上!我看见畜生们无远近地飘流着!我看见女人和孩子们的号哭!我看见老弱的,经不起磨折的人们,自动的,偷偷地向水里边爬——滚!……

我到处找寻我的心爱的儿子,然而,我看不见。他是死了呢?还是仍旧混在那些病着的,垃圾堆似的,憔悴的人群一起呢?我开始埋怨起我的眼睛来。我使力地将它睁着!睁着!我用手巾将它擦着!终于,我什么都看不出:乌云四合,雷电交加,一个巨大的,山一般的黑点,直向我的头上压来!

我的意识一恢复,我就更加明白:我的孩子是无论如何不会有救的!他也和其他的灾民一样,将叶片似的肚皮挺在坚硬的山石上,哭叫着他的残酷的妈妈和狠心的爸爸!

我深深地悔恨:我太不应该仅仅因了生活的艰困,而轻易地,狠心地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故乡的。现在如何了呢?如何了呢?……啊啊!我怎样才能够消除我的深心的谴责呢?

也许还有转机的吧!赶快寄钱吧!我的心里自宽自慰地想着。我极力地装出了安闲镇静的态度来,我一点都不让我的母亲和女人知道。

一天的下午,我因为要出去看一个朋友,离家了约莫三四个钟头,回来已经天晚了。但我一进门——就听见一阵锐声的,伤痛的嚎哭,由我的耳里一直刺入到心肝!我打了一个踉跄,在门边站住了。我知道,这已经发生了如何不幸的事故!我的身子抖战着,几乎缩成了一团!

我的母亲,从房里突然地扑了山来,扭着我的衣服!六十三岁的老人,就象喝醉了酒的一般,哭哑她的声音了!她骂我是狠心的禽兽,祇顾自己的生活,而不知爱惜儿女!甚至连孩子的病信都不早些告诉她。我的女人匍匐在地上,手中抱着孩子的照片,口里喷出了黑色的血污!我的别的一个,已经有了三岁的女孩,为了骇怕这突如其来的变乱,也跟着哇哇地哭闹起来了!

我的眼睛朦胧着,昏乱着!我的呼吸紧促着!我的热泪象脱了串的珠子似地滚将下来!我并不顾她们的哭闹,就伸手到台子上去抓那封湿透了泪珠和血滴的凶信:

"……没有钱医治,死了!……很可怜的,是阴历七月二十七日的早晨!……这里的孩子死得很多!……大人们也一样!……这里的人都过着鬼的生活,一天一天地都走上死亡的路道了!……"

眼睛衹一黑,以后的字句便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夜深时,当她们的哭声都比较缓和了的时候,我便极力地忍痛着,低声地安慰着我的女人:

"还有什么好哭的呢? 象我们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世界,原就不应该有孩子的! 有了就有了,死了就死了! 哭有什么裨益呢? 孩子跟着我们还不是活的受罪吗? 我们的故乡不是连大人们都整千整万的死吗? 饥寒,瘟疫! ……你看:你才咳出来的这许多血和痰! ……"

我的女人朝着我,咬了一咬她那乌白色的嘴唇,睁着通红的眼;绝望地,幽幽地说:

"为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遭这样的苦难呢?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故乡! ……"

玉　　衣

“玉衣,来——”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一叫,这不幸的孩子就立刻站在我的面前,用了她那圆溜溜的,惶惑的眼睛看定我;并且装出一种不自然的,小心的笑意。

我底心里总感到一种异样的苦痛和不安。我一看到她——一看到她那破旧的衣服,那枯黄的头发,圆溜溜的眼睛和青白少血的脸——这不安和苦痛就更加沉痛地包围着我,压迫着我!

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将这枝痛苦的,毒箭似的根芽,从我的心中拔出去。

“是的,”我想:“我应该想法子将她送出去!送到妇孺救济所,济良所或者旁的收养孤儿的地方去,我不能让她跟着我受这样的活磨呀!”

当这孩子还远在故乡的时候,我就有了这样的打算的。我的女人给我的来信说:“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伶俐的孩子,我来时一定要将她带来。关于她的身世——其实,你是应该知道的……”我的女人补充地说。而且不怕烦难地,更详细地又告诉了我:“她是我的那瞎了眼睛的,第六个堂哥的女儿,并且是最小最小的一个。她们的家境,你也应该知道的……当十年前!她的父亲还不曾瞎眼的时候,那就已经不能够支持一家八口的生活了。而她的诞生,就恰巧在她父亲双目失明的紧急的时候。当

然，一切苦难的罪恶的帽子，是应该戴在她头上的。那还有什么好分辩的呢，这样的八字——一生下来就‘冲’瞎了父亲的眼睛！……

“做婴孩的时候——那是我亲眼看见过的——他们将她看同猪狗一般，让她一个人躺在稻草窝里，自生自灭。给她喝一点米汤之类的什么东西，她倒反象一株野树似的，自己长成起来了。随后，因了她的天资聪明，伶俐，终于引起了母亲和其她的邻人叔伯们的怜爱！

“父亲的眼睛，是她们全家人的致命伤；八九年来，就只靠她妈妈纺纱织麻过活。前年大水，卖掉她的第一个姐姐；去年天干——第二个；今年，又轮到她头上来了。

“她是天天要跑到我这里来的。她一看见我，就比她自家的妈妈还要亲爱。真的，我不知怎样的特别欢喜了这个孩子。她的头发，眼，嘴唇，甚至她说的话的一字一句，都使我感到哀怜和疼爱。

她常常对我哭诉地说：

“‘阿姑，她们要卖我呢！卖我呢！……我的妈妈——她要将我卖到蛮远的那里去……’我说：‘孩子，不会的！’可是，我的话什么用处也没有，他们终于寻到一个外乡的买主，开始了关于身价的谈判。

“是的，佳！”我的女人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说：“我太不应该，因了一时的感情冲动，而不顾你的生活负担，轻易，懵懂地，做做这样一桩侠义(?)的事情，我阻拦他们的买卖了。我借了五元钱送给我的瞎子哥哥，并且还约给他们代将玉衣养活……”

后来，她又在给我的一封反对她底回信中，再三解释地，说：

“我知道，佳！你是生气了。‘侠义’的事情决不是我们这些人做的。因为侠义之不能打尽天下不平，和慈善之不能救尽天

下的苦难一样。在这时候,原就什么都谈不到的。可是我,不知道怎样的,不能够!……我不能眼睁睁地望着这孩子去忍受那些人贩子的折磨,不能让他去饱虎狼们的肠腹!……

“这样的,我一定要将她带来。因为留在乡下,慢慢他们仍旧会将她卖掉的。而且谁也不能长期地为这孩子监护……

“至于我们的生活——以不加重你的负担为原则,我已经和我的爹妈商量好了。暂时将小的太儿留在家中,给爹妈代养,(因为他们不能代养玉衣的原故)而交换地将玉衣带来!

我没有再回信去非难我的女人了,也许是说看到了这桩事情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因为我的决定是:她来,我将她送出去就是了。然而我却想道: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爱人的孩子呢?

而现在,却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青白,少血,会说话,枯黄的头发,和圆溜溜的眼睛。虽然还不到十一岁,却几乎能懂得一个大人的事情了。我说:“孩子!你跟着我有什么好处呢?也许我明天就没有饭吃的,我完全养你不活呀!并无力替你做一身好的衣裳,又不能送你去读书,进学校。……来呀!你告诉我:我假如再将你送到一个旁的有饭吃的地方,你还愿意吗?”

她靠近到我的身边,咬着指头,瞪瞪眼;并且学着一个大人的声音,说:

“姑爷不会送掉我的。姑爷欢喜我,姑爷养活我!姑爷吃粥时多放一碗水吧!……”

而我的女人更怂恿地说:

“何必呢!你看,这孩子可怜的!你还将她送到什么地方去呢?你以为她的苦还受得不够吗?……只要我们大家少吃一碗饭!……等着过了今年,我们好再送她回去!……”

然而,生活却一步一步地紧逼着我。一家人,谁都不能减轻我的负担。而尤其是:每一看到她那身破旧的衣服,枯黄的头发

和青白少血的脸，这种不安和苦痛，就更加沉重地包围着我，压迫着我！

我朝她看了又看，我替她想了又想。于是一种非常明瞭的意义，又从我的心中现了出来。

这样的孩子，生在这样的世界，是——永远都不会遇到良好的命运的啊！

鬼

关于迷信,我不知道和母亲争论多少次了。我照书本子上告诉她说:

“妈妈,一切的神和菩萨,耶稣和上帝……都是没有的。人——就是万能!而且人死了就什么都完了,没有鬼也没有灵魂……”

我为了使她更加明白起见,还引用了许多科学上的证明,分条逐项地解释给她听。然而,什么都没有用。她老是带着忧伤的调子,用了几乎是生气似的声音,眏着她那陷进去了,昏黄的眼睛,说:

“讲到上帝和耶稣,我知道——是没有的。至于菩萨呢,我敬了一辈子了。我亲眼看见过许多许多……在夜里,菩萨常常来告诉我的吉凶祸福!……我有好几次,都是蒙菩萨娘娘的指点,才脱了苦难的!……鬼,也何尝不是一样呢?他们都是人的阴灵呀,他们比菩萨还更加灵验呢。有一次,你公公半夜里从远山里回来,还给鬼打过一个耳光,脸都打青了!并且我还看见……

我能解释得出的,都向她解释过了:那恰如用一口钉想钉进铁板里去似的,我不能将我的理论灌入母亲的脑子里。我开始感觉到:我和母亲之间的时代,实在相差得太远了;一个在拚命向前,一个却想拉回到十八或十九世纪的遥远的坟墓中去。

就因为这样,我非常艰苦地每月要节省一元钱下来给母亲做香烛费。家里也渐渐成为菩萨和鬼魂的世界了。铜的,铁的,磁的,木的……另外还有用红纸条儿写下来的一些不知名的鬼魂的牌位。

大约在一个月以前,为了实在的生活的窘困,想节省着这一元香烛钱,我又向母亲宣传起“无神论”来了。那结果是给她大骂一场,并且还口口声声要脱离家庭,背了她的菩萨和鬼魂,到外乡化缘去!

我和老婆都害怕起来了。想想为了一元钱欲将六十三岁的老娘赶到外乡化缘去,那无论如何是罪孽的,而且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屈服了。并且从那时起,母亲就开始了一些异样的,使我们难于捉摸的行动。譬如有时夜晚通宵不睡,早晨不等天亮就爬起来,买点心吃必须亲自上街去……等等。

我们谁都不敢干涉或阻拦她。我们想:她大概又在敬一个什么新奇的菩萨吧。一直到阴历的七月十四日,她突然跑出去大半天不回家来,我和老婆都着急了。

“该不是化缘去了吧!”我们分头到马路上去找寻时,老婆半开玩笑半焦心地说。

天幸,老婆的话没有猜中!在回家的马路上寻过一通之后,母亲已经先我们而回家了。并且还一个人抱着死去的父亲和姊姊的相片在那里放声大哭!在地上——是一大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的鱼肉,纸钱,香烛和长锭之类的东西。

“到哪里去了呢?妈妈!”我惶惑地,试探地说。

“你们哪里还有半点良心记着你们的姊姊和爹爹呢?……”母亲哭得更加伤心起来,跺着脚说:“放着我还没有死,你就将死去的祖宗、父亲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明天就是七月半,你们什么都不准备,……我将一个多月的点心钱和零用钱都省下

来……买来这一点点东西……我每天饿着半天肚子！……"

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对于母亲的这样的举动，实在觉得气闷而且伤心！自己已经这样大的年纪了，还时时刻刻顾念着死去的鬼魂，甘心天天饿着肚子，省下钱来和鬼魂作交代！……同时，更悔恨自家和老婆都太大意，太不会体验老人家的心情了。竟让她这样的省钱，挨饿，一直延续了一个多月。

"不要哭了呢！妈妈！"我忧愁地，劝慰地说："下次如果再敬菩萨，你尽管找我要钱好了，我会给你老人家的！……现在，咏兰来——"我大声地转向我的老婆叫着："把鱼肉拿到晒台上去弄一弄，我来安置台子，相片和灵牌……"

老婆弯着腰，沉重地咳嗽着拿起鱼肉来，走了。母亲便也停止哭泣，开始和我弄起纸钱和长锭来。孩子们跳着，叫着，在台子下穿进穿出：

"妈妈弄鱼肉我们吃呢！妈妈弄鱼肉我们吃呢！"

"不是做娘的一定要强迫你们敬鬼，实在的……"母亲硬着喉咙，吞声地说："你爹爹和姊姊死得太苦了，你们简直都记不得！……我梦见他们都没有钱用，你爹爹叫化子似的……而你们——……"

"是的！"我困惑地，顺从地说："实在应该给他们一些钱用用呢！……"

记起了爹爹和姊姊的死去的情形来，我的心里的那些永远不能治疗的创痕，又在隐隐地作痛！照母亲梦中的述说，爹爹们是一直做鬼都还在闹穷，还在阎王的重层压迫之下过生活——啊，那将是一个如何的，令人不可想象的鬼世界啊！

老婆艰难地将菜肴烧好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三四时了。孩子们高兴地啃着老婆给她们的一些小小的肉骨头，被母亲拉到相片的面前机械地跪拜着：

“公公保佑你们呢！……”

然后，便理了一理她自家的白头发，喃喃地跪到所有鬼魂面前祈祷起来。那意思是：保佑儿孙们康健吧！多赚一点钱吧！明年便好更多的烧一些长锭给你们享用！……”

我和老婆都被一一地命令着跪倒了！就恰如做傀儡戏似的，老婆咳嗽着首先跳了起来，躲上晒台去了。我却还在父亲和姐姐的相片上凝视了好久好久！一种难堪的酸楚与悲痛，突然地涌上了我的心头！自己已经在外飘流八九年了，有些什么能对得住姊姊和爹爹呢？……不但没有更加努力地走着他们遗留给我的艰难的，血污的道路，反而卑怯地躲在家中将他们当鬼敬起来了！啊啊，我还将变成怎样的一种无长进的人呢？……

夜晚，母亲烧纸钱和长锭时对我说：

“再叩一个头吧！今夜你爹爹有了钱用了，他一定要报一个快乐的，欢喜的梦给你听的！”

可是，我什么好梦都没有做，瞪着一双眼睛直到天亮！脑子里，老是浮着爹爹的那满是血污的严峻的脸相，并且还仿佛用了一根无形的，沉重的鞭子，着力地垂打我的懦怯的灵魂！

插　　田

——乡居回忆之一

失业，生病，将我第一次从嚣张的都市驱逐到那幽静的农村。我想，总该能安安闲闲地休养几日吧。

时候，是阴历四月的初旬——农忙的插田的节气。

我披着破大衣踱出我的房门来，田原上早经充满劳作的歌声了。通红的肿胀的太阳，映出那些弯腰的斜长的阴影，轻轻地移动着。碧绿的秧禾，在粗黑的农人们的手中微微地战抖。一把一把地连根拔起来，用稻草将中端扎着，堆进那高大的秧箩，挑到田原中分散了。

我的心中，充满着一种轻松的，幽雅而闲静的欢愉，贪婪地听取他们悠扬的歌曲。我在他们的那乌黑的脸膛上，隐约的，可以看出一种不可言喻的，高兴的心情来。我想：

"是呀！小人望过年，大人望插田！……这原是他们一年巨大的希望的开头呢。……"

我轻轻地走过去。在秧田里第一个看见和我点头招呼的，便是那雪白胡须的四公公，他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了，还肯那么高兴地跟着儿孙们扎草挑秧，这是多么伟大的农人的劳力啊！

"四公公，还能弯腰吗？"我半玩笑半关心地问他。

"怎么不能呀！'农夫不下力，饿死帝王君'呢。先生！"他骄傲地笑着，用一对小眼珠子在我的身上打望了一遍，"好些了？

……"

"是的,好些了。不过腰还是有些……'

"那总会好的啰!"他又弯腰拔他的秧去了。

我站着看了一会,在他们那种高兴的,辛勤的劳动中,使我深深地感到自家年来生活的卑微和厌倦了。东浮西荡,什么东西都毫无长进的;而身体,又是那样的受到许多沉重的创伤;不能按照自家的心思做事,又不会立业安家,有时甚至于连一个人的衣食都难于温饱,有什么东西能值得向他们夸耀呢?……而他们,一天到晚,田中,山上,微漪的,淡绿的湖水,疏云的,辽阔的天际!唱自家爱唱的歌儿,谈自家开心的故事。忧?愁?……夜间的,酣甜的呓梦!……

我开始羡慕他们起来。我觉得,我连年都市的飘流,完全错了;我不应该在那样的骷髅群中去寻求生路的,我应该回到这恬静的农村中来。我应该同他们一样,用自家的辛勤劳力,争取自家的应得的生存;我应该不闻世事,我应该……

田中的秧已经慢慢地拔完了,我还更加着力地在想着我的心思。当他们各别抬头休息的时候,小康——四公公的那个精明的小孙子,向我偷偷地将舌头伸出着,顽皮地指了一下那散满了秧扎的田中,笑了:

"去吗?……高兴吗?……"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兴趣,使我突然忘记了腰肢的痛楚,脱下了鞋袜和大衣,想同他们插起田来。我的白嫩的脚掌踏着那坚牢的田塍,感到针刺般的酸痛。然而,我却竭力地忍耐着,艰难地跟着他们下到了那水混的田中。

四公公几乎笑出眼泪来了。他拿给我一把秧,教会我一个插田的脚步和姿式,就把我送到那最外边的一层,顺着他们里边的行列,倒退着,插起秧来。

"当心坐到水上呀！……"

"不要同我们插'烟壶脑壳'[①]呢！……"

"好了！好了,脚插到阴泥中拔不出来了!"

我忍住着他们的嘲笑,站稳了架子,细心地考察一遍他们的手法,似乎觉得自家所插的列子也还不差。这一下就觉得心中非常高兴了。插田,我的动作虽然慢,却还并不见得是怎样艰难的事情啊!

四公公越到我的前头来了——他已经比我快过了一个长行。他抬头站了一站,我便趁这个机会象夸张自家的能干般地和他扳谈起来。

"我插的行吗？四公公!"

"行!"四公公笑了一笑,但即刻又皱着眉头的:"读书人,干这些事情总不大合式呀！对吗？……"

"不,四公公,我是想试试看呢。我看我能不能插秧！我想……唔,四公公,我想回到乡下来种田呀!"

"种田？……王先生,你别开玩笑呢!"

"真的呀！还是种田的好些,……我想。"

四公公的脸上阴郁起来了,他呆呆地站在田中,用小眼珠子惊异地朝我侦察着我的话是否真实。我艰难地移近着他的身边,就开始说起我那高兴农人生活的理由来,我大声地骂了一通都市人们的罪恶,又说了许多读书人的卑鄙,下流,……然后,正当欲颂赞他们生活的清高的时候,四公公便突然地打断了我的话头:

"得啦！先生,你为什么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他朝儿孙们打望了一下,摸着胡子,凄然地撒掉手中的残秧。"在我

---

① 是说不要将秧禾的根插弯了,象旱烟管儿的头似的,就不能活。——原注

们,原没有办法的,明知种田是死路,但也只得种!有什么旁的生涯给我们做得呢?‘命中注定八合米,走尽天下不满升。’……而先生,你……读书人,高升的门路几多啊!你还真的说这种话,……你以为,唉!先生,这田中的收成都能归我们自家?……”

他咽住了一口气,用手揉揉那湿润的小眼睛,摇头没有再说下去了。他的胡子悲哀地随风飘动着,有一粒晶莹的泪珠子顺着他那眼角的深深的皱纹爬将下来。

儿孙们都停了手中的工作,朝我们怔住了:

“怎么啦?公公。”

“没有怎么!”他叹一声气。忽然,似乎觉到了今天原是头一次插田,应该忌讳不吉利的话似的,又朝我打望了一下,顺手揩掉那晶莹的泪珠子,勉强装成一副难堪的笑容,弯腰拾起着秧禾,将话头岔到旁的地方去:

“等等,先生,请你到我们家中吃早饭去,……人,生在世上,总应该勤劳,……”

我没有再听出他底下说的是什么话来,痴呆地,羞惭地站在那里,望着他祖孙们手中的秧禾和那矫捷的插田的动作。……“死路”。“高升的门路!”……我觉得有一道冰凉的流电,从水里通过我的脚干,而曲曲折折地传到我的全身!……

我的腰肢,开始痛得更加厉害了。

感想·意见·回忆

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我是一个不懂文学的人，然而，我又怎样与文学发生了关系的呢？当我收到“我与文学”这样一个征文的题目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起啊！

童年时代，我是一个小官吏家中的独生娇子。在爸妈的溺爱之下，我差不多完全与现实社会脱离了关系。我不知道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大；我更不知道除了我的爸妈之外，世界上还有着许多许多我所不认识的人，还有着许多许多我所不曾看到的鬼怪。

六岁就进了小学。在落雨不去上学，发风不去上学，出大太阳又怕晒了皮肤的条件之下，一年又一年地我终于混得了一张小学毕业的文凭。

进中学已经十二岁了。这是我最值得纪念的，开始和我的爸妈离开的一日。中学校离我的故乡约二百里路程，使我不得不在校中住宿。为了孤独，为了舍不下慈爱的爸妈，我在学校宿舍里躺着哭了四五个整天。后来，是训育先生抚慰了我一阵，同学们象带小弟弟似地带着我到处去玩耍，告诉我许多看书和游戏的方法，我才渐渐地活泼起来。我才开始领略到了学校生活中的乐趣。

中学校，是有着作文课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先生在黑板上写下的作文题目是叫做“我的志愿”。

接着，先生便在讲台上，对着我们手舞脚蹈地解释了一番。

“……你还是欢喜做文学家呢？科学家呢？哲学家呢？教育家呢？……你只管毫无顾忌地写出来。……”

当时我所写的是什么呢？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来了。不过，从那一次作文课以后，却使我对于将来的“志愿问题”一点上，引起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我到底应该做一个什么人物呢？将来……”

每当夜晚下了自修课，独自儿偎在被窝里面的时候，小小的心灵中，总忍不住常常要这样地想。

“爸爸是做官儿的人，我也应该做官儿吧！不过，我的官儿应当比爸爸的做得更大，我起码得象袁世凯一样，把像在洋钱上铸起来……

“王汉泉跑得那样快，全学校的人都称赞他，做体育家真出风头……

“牛顿发明了那许多东西，牛顿真了不得，我还是做牛顿吧！……

“哥伦布多伟大啊！他发现了一个美洲……”

“李太白的诗真好，我非学李太白……”

于是乎，我便在梦里常常和这许多人做起往来来。有时候，我梦见坐在一个戏台上，洋钱上的袁世凯跪在我的下面向我叩着头。有时候，我梦见和一个怪头怪脑的家伙，坐在一个小洋船上，向大海里找寻新世界。有时候，我梦见做了诗人，喝了七八十斤老酒，醉倒在省长公署的大门前。有时候，……

这样整天整夜象做梦般的，我过了两年最幸福的中学生生活。

不料一九二六年的春天，时代的洪流，把我的封建的，古旧的故乡，激荡得洗涤得成了一个畸形的簇新的世界。我的一位

顶小的叔叔,便在这一个簇新世界的洪流激荡里,做了一个主要的人。爸爸也便没有再做小官儿了,就在叔叔的不住的恫吓和"引导"之下,跟着卷入了这一个新的时代的潮流;痛苦地,茫然地跟着一些年轻人干着和他自己本来志愿完全相违反的事。

"孩子是不应该读死书的,你要看清这是什么时代!"

这样叔叔便积极地向我进攻起来。爸爸没有办法,非常不情愿地,把我从"读死书"的中学校里叫了出来,送进到一个离故乡千余里的,另外的,数着"一,二,三,开步走!"的学校里面去。

"唉!真变了啊!牺牲了我自己的老迈的前程还不上算,还要我牺牲我的年幼的孩子!……"

爸爸在送我上船,去进那个数"一,二,三,"的学校的时候,老泪纵横地望着我哭了起来。

我的那颗小小的心房,第一次感受着了沉重的压迫!

第二年(一九二七)的五月,我正在数"一,二,三,"数得蛮高兴的时候,突然,从那故乡的辽远的天空中,飞来了一个惊人的噩耗:——

整个的簇新的世界塌台了:叔叔们逃走了!爸爸和一个年轻的姊姊,为了叔叔们的关系失掉了自由!……

我急急忙忙地奔了回去。沿途只有三四天功夫,慢了,我终于扑了一个空……

爸爸!姊姊!……

天啊!我象一个刚刚学飞的雏雁,被人家从半天空中击落了下来!我的那小小的心儿,已经被击成粉碎了!我说不出来一句话。我望着妈,哭!妈望着我,哭!妈,五十五岁;我呢,一个才交十五岁的孩子。

"怎么办呢,妈?"

"去!孩子!你是一个有志气的人,不要忘记了你的爸,不

要忘记了你的苦命的妈！去！到那些不吃人的地方去！”

“是的，妈！我去！你老人家放心，我有志气，你看，妈！我是定可以替爸、姊出气的！报，我得报，报仇的！……妈！你放心！……”

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了，我还记得，当我悄悄地离开我的血肉未寒的爸爸的时候，妈只给我六十四个铜子。我毫无畏惧地，只提了一个小篮子，几本旧小说，诗，文和两套黑布裤褂，独自儿跑出了家门。

“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呢？”我躲在一个小轮船的煤屑堆里是这样地想。

天，天是空的；水，水辽远得使人望不到它的涯际；故乡，故乡满地的血肉；自己，自己粉碎似的心灵！……

于是，天涯，海角，只要有一线光明存在的地方，我到处都闯！……

我想学剑仙，侠客；白光一道，我就杀掉了我的仇人，我便毁平了这吃人的世界！但是，我始终没有找到师父。虽然我的小篮子里也有过许多剑侠的小说书；我也曾下过决心，当过乞丐，独自儿跑过深山古庙，拜访过许多尼姑，和尚，卖膏药和走江湖的人……但是，一年，两年，苦头吃下来千千万万。剑仙，侠客，天外的浮云，……一个卖乌龟卦的老头子告诉我：“孩子，去吧！你哪里有仙骨啊！……”

我愤恨地将几部武侠小说撕得粉碎！

“还是到军队里去吧，”我想。只要做了官，带上了几千几万的兵，要杀几个小小的仇人，那是如何容易的事情啊！还是，还是死心塌地地到军队中去吧！

挨着皮鞭子，吃着耳光；太阳火样地晒在我的身上，风雪象利刃似地刺痛着我的皮肤；沙子掺着发臭的谷壳塞在我的肚皮

里;痛心地忍住着血一般的眼泪,躲在步哨线的月光下面拚死命地读着《三国演义》、《水浒》一类的书,学习着为官为将的方法。……但是,结果,我冲锋陷阵地拚死拚活干了两年,好容易地晋升了一级,由一等兵一变而为上等兵了。我愤恨得几乎发起疯来。在一个遍地冰霜的夜晚,我拖着我那带了三四次花的腿子,悄悄地又逃出了这一个陷人的火坑。

“我又到什么地方去呢?”

徬徨,浑身的创痛,无路可走!……

为了报仇,我又继续地做过许多许多的梦。然而,那只是梦,那只是暂时地欺骗着自家灵魂的梦。

饥饿,寒冷!白天,白天的六月的太阳;夜晚,夜晚檐下的,树林中的风雪!……

一切人类的白眼,一切人类的憎恶!……痛苦象毒蛇似的,永远地噬啮着我的心,……

于是,我完全明白了:世界上没有不吃人的地方,没有可以容许痛苦的人们生存的一个角落!除非是,除非是……

我完全明白了:剑仙,侠客,发财,升官,侠义的报仇,……永远走不通的死路!……

我从大都市流到小都市,由小都市流到农村。我又由破碎的农村中,流到了这繁华的上海。

年龄渐渐地大了,痛苦一天甚似一天地深刻在我的心中。我不能再乱冲乱闯了……我要埋着头,郑重地干着我所应当干的事业。……

就在这埋头的时候,我仍旧是找不到丝毫的安慰的。于是,我便由传统的旧诗,旧文,旧小说,鸳鸯蝴蝶派的东西,一直读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以及新近由世界各国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

那仅仅只是短短的三四年功夫，便使我对于文学发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一方面呢，我是欲找寻着安慰；我不惜用心用意地去读，用心用意地去想，去理会；我象要从这里面找出一些什么东西出来，这东西，是要能够弥补我的过去的破碎的灵魂的。一方面呢，那是郁积在我的心中的千万层，千万层隐痛的因子，象爆裂了的火山似的，紧紧地把我的破碎的心灵压迫着，包围着，燃烧着，使我半些儿都透不过气来……

于是，我没有办法，一边读，一边勉强地提起笔来也学着想写一点东西。这东西，我深深地知道，是不能算为艺术品的，因为，我既毫无文学的修养，又不知道运用艺术的手法。我只是老老实实地想把我的浑身的创痛，和所见到的人类的不平，逐一地描画出来；想把我内心中的郁积统统发泄得乾乾净净……

我所发表的几个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便都是这样，没有技巧，没有修词，没有合拍的艺术的手法，只不过是一些客观的，现实社会中不平的事实的堆积而已。然而，我毕竟是忍不住的了！因为我的对于客观现实的愤怒的火焰，已经快要把我的整个的灵魂燃烧殆毙了！

现在呢，我一方面还是要尽量地学习，尽量地读，尽量地听信我的朋友和前辈作家们的指导与批评。一方面呢，我还要更细心地，更进一步地，去刻划着这不平的人世，刻划着我自家的遍体的创痕！……一直到，一直到人类永远没有了不平！我自家内心的郁积，也统统愤发得乾乾净净了之后……

这样，我便与文学发生了异常密切的关系。

1934年7月，载于《文学》一周年纪念特刊——《我与文学》。

1936年4月20日夜深改正。

文坛登龙新术

（一）著《文坛登龙术》。

（二）著《文坛登龙术》之后，再著《文坛画虎录》。

（三）把自己的文章送给成名朋友发表了，然后再去告发他是偷盗。

（四）大骂人家是海派。

（五）化名在自己编的刊物上大捧自己的文章，说自己是甚么派的支持者。

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

——杨昌溪先生的小说是洋人做的

正在大家把“旧形式的采用”问题，闹得烟雾笼天的时候，我却发现了一个“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的奇迹，那就是在《汗血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上面：杨昌溪先生的小说《鸭绿江畔》，是请俄国的法捷耶夫作的。

读者诸君如果不相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将杨先生的《鸭绿江畔》和隋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大江书店版）来互相对照一下：

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式的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毁灭》的开头——以后简称毁）。

在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鸭绿江畔》的开头——以后简称鸭）

“将这送到夏勒图巴的部队去吧”！莱奋生递过一束信去……（毁）

“来！拿这个到苏桥队部去！”金蕴声……递出一卷公文来……。（鸭）

但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队长同志，一要到什么地方去，立刻是木罗式加，木罗式加的。好象部队里简直没有别人一样。……”（毁——同页）

“哦！司令官同志，你叫一叫别人也可以，时常都是李宣廷。好

象这队伍中只有我一个传令兵样。(鸭——同页尾)

为了篇幅,我不能再多举例了。总之,《鸭绿江畔》从开头到煞尾,除了人名字和《毁灭》的不同以外,内容,形式,故事,乃至每字每句,都是从《毁灭》上搬运过来的。

不久以前,何家槐先生借用了徐转蓬先生的作品,不幸遭了告发而被指为“文绑公”。现在呢?(其实不是现在,因为《鸭绿江畔》还是去年发表的)我们又发现了杨昌溪先生这篇《鸭绿江畔》。(也许法捷耶夫的《毁灭》是偷窃得杨先生的,不过在杨、法二先生都未发表《我的自白》以前,我也只好暂时这样武断着)。

不过,杨先生的手段似乎还比何先生高明一点,他所绑的是洋鬼子的来路货,而不是好朋友的作品。这一点杨先生是比较聪明的,假如说,杨先生也应当“活谥”为“洋文绑公”的话。

临了,我还觉得那些正在讨论什么新形式、旧形式的先生们,真是一些吃力不讨好的傻子,倒不如象杨先生一样,直捷了当地把“洋内容”和“洋形式”一齐“窃取”“借用”过来,舒舒服服“登龙”“领稿费”的为适意。

关于《天下太平》[①]

二十五号的《火炬》上，有一篇烘燎先生的关于《天下太平》的批评，他说《天下太平》中有很多的缺点。如："作者似乎很倾重于大众痛苦的暴露，以及农村破产的描写……"和"吴君把出路忘掉了，把弱小民族应当奋斗反抗的精神给抹杀了，造成通篇'乞怜的哀鸣'……"等。这种说法，我是不能同意的。我虽然认为《天下太平》中有缺点，但我所说的缺点，却与烘燎先生说的完全不同。我是恰巧站在烘燎先生的反面。

第一，王小福的"没有出路"，"做贼"，"自杀"，这都是必然的原因。因为他早有他的"地位"和生活条件决定了。他是大朝奉，他是经常坐在柜台上，帮助当店老板用高利贷剥削穷人的。他的"生活条件"和"地位"，一向是和普通穷人不同的，所以，他一没落下来，便"无路可走"。因为他不能放弃他的"大朝奉"的身份，他羞与一般穷人为伍，而且，在体力上，普通穷人所做的粗重事情，他都不能做，他更不愿意随一般穷人去向现实"奋斗"，"反抗"。因此，王小福就只有孤独，永远无路可走，做贼，以至于自杀。……这是必然的结果，王小福的死，也就是整个"剥削"者的死。这是丝毫用不着怜惜的。

① 《天下太平》系吴组缃作短篇小说。原刊《文学》第二卷第四号(文学社编，生活书店发行，1934等4月1日出版)。——编者

第二,除上述故事的发展,在《天下太平》中得到了相当的成功以外;在表现方法上,吴组缃君是还剩着有两个很大的缺点的:(一)大朝奉的思想和身份,在王小福的身上还表现得很不够,在写王小福写得到处都无路可走的时候,是很容易使读者对王小福作无谓的同情的,作者应当把王小福的弱点——地位,思想,和羞与普通穷人为伍等,随时随地地暴露出来;使读者都能知道:象王小福这种人,没落,无路可走,那才是活该的。(二)诚如烘燎先生所说:全篇中没有“奋斗”和“反抗”的精神。但我所指的“奋斗”“反抗”,都和烘燎先生的不同。我并不是指王小福应该去“奋斗”“反抗”,而是指吴组缃君笔底的一般穷人。吴君应当将一般穷人的出路,“奋斗”“反抗”,很随便地带写下来,给读者以暗示,而反衬出王小福的永远没有出路。这就是说:人家都有出路,只有王小福这种人是非死不可的。这两点,我以为是《天下太平》中的一个不小的缺憾。

“手续费”与“刀手费”

——读《裤子掉下来了》以后

本月十四日金满成先生在本刊上写了一篇《裤子掉下来了》,看了之后,很有一点感慨。

打人而把女人的裤子打下来,打下裤子来之后而且还要“手续费”,这真可以算得出是稀世的奇闻了。但,偶然回想到咱们的故乡——胡适之先生称为模范省的湖南——,就觉到打人还要“手续费”的事情不但不稀奇,而且似乎有点儿落后了。

据去年一位由故乡跑到上海来的公公说:“世界是一天比一天变得怕人了,从前一年到头看到杀一个人,现在一天到晚可以杀几十个。杀了人还不打紧,还要什么‘刀手费’,‘伙食费’……真是……”

当时听了,觉得非常惊异。便追根究底地问了一番。后来他详细地告诉我们:这种“刀手费”是县中团防局里的规定,每杀一名本地的犯人,犯人的家属就要送局长二十至三十元钱,作为“刀手费”,意思是谢谢局长,替犯人的家属除掉了一个坏人。如果不送,就不许被杀者的家属收尸,甚至于还要将家属监禁起来,逼着他把“刀手费”送上之后才放。

“为什么一定只限本地犯人呢?”我问。

“因为外乡人没有家属呀!”

“那么,伙食费呢?”

“伙食费是每天三角,有一天算一天!从入监算起,一直到被杀的那天为止。”

“啊!……”

这谈话已经有一年多了,现在咱们的故乡有没有新的进步,我可不知道。不过拿金满成先生所写的“手续费”来和“刀手费”一比,似乎咱们的故乡是要比金先生的故乡进步一些的。

1934年6月20日

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

这是一个文坛大混战的前夜！

自从五四运动掀动了这整个文坛的浪潮，连滚带爬的猛进到今日。十余年来政治状态的混乱，反映到文坛步法的庞杂，已经成了不可否认的事实。就在这庞杂的一团里面，有的已经跑到了时代十万八千里路的前面，而抓不住时代的核心。有的还在十六世纪的社会里呻吟，而不肯放弃旧的骸骨。守在象牙之塔里的作家，高唱着唯美主义，民族主义的英雄，狂呼着热血头颅。颓废者只写贫病交加；才子佳人只沉醉于风花雪月。

这样杂杂乱乱的一群，通通在这混乱的文坛上占了一大部份或一小部份的势力，如同军阀们瓜分着地盘一样。各尽所能的用着千变万化的花样来吸取广大的读者去拥护他们。暗中在自己割有的一块地盘里，筑起坚固的防垒，以避免外来势力的侵入。招兵买马，积草囤粮，都准备来一个更庞杂的混战。谁胜了谁就握得这个文坛的霸权。

这一些万花撩乱的把戏，这一个杀气重重的文坛，已经把青年们的眼睛，扰乱得分不出青红皂白了。大多数都盲目地跟着这喊杀喝吆的声音打磨旋！青年们有热烈的情绪，勇敢坚毅的精神，都想在这乌烟瘴气的阵线中找着一条良好的出路。

文坛的防垒太坚固了，青年们冲撞不进！

有的，少数的，已经拜了门，成了宗派，开始踏进这混乱的文

坛。但是多数的仍旧在彷徨,仍旧是感到永远没有归宿的苦闷。

投稿到杂志或报纸的副刊上去吧,多如石沉大海,连个水泡都没有,稿子就被编辑先生摔进了字纸篓。书店的老板,看见你是无名人就要头痛三日,更不敢审察你的作品的内容。要求引入门墙吧,请你先三跪九叩首的叫几声“老头子”称几声“门生”,才许你当一个小喽啰。有名作家的假面具,猫儿哭老鼠的慈悲;处处都刺痛了无名青年们的心坎!

然而这是文坛大混战的前夜呀!无名的青年们不甘寂寞,都需要一个为自己为大众而奋斗的营阵!

因此去年十二月里,我们这几个百分之百的无名小卒,为着思想上性情上都没有大不了的分歧,又同是一样的没有出路,便偶然的组成了这么一个“社”。大家都穷,暂时只好借着这么一本小册子,来经常发表我们的郁积。

这不是一个大大的集团,没有门墙也没有派别。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无名”所以叫它个“无名社”。我们十万分诚挚的同情于象我们这样的无名朋友,欢迎加入到我们这社里来。大家团结着,用自己的力量来开拓一条新的文艺之路。从这大混战的前夜里,冲到时代的核心中去!

我们不需要颓废的无病呻吟,更不需要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不需要守在象牙之塔里的艺术家,也不想做一个文坛上的英雄豪杰。我们唾弃旧的尸骸,同时也不自称能干的描写一九三三年的世界。

眼前这一个庞杂的文坛,我们认定它就在这大混战里大半将要遭到不可避免的毁灭。新的世界,完全是大众的。大众的内容,大众的情绪,一直到大众的技术。

我们这几个无名小卒们,不敢有丝毫的妄想,只要求能够老老实实地攀住时代的轮子向前进。在时代的核心中把握到一点

伟大的题材,来作我们创作的资料。我们不梦想趁着这个庞杂的大混战,来占据这文坛的一个角角儿,我们只求多认识几个无名的朋友,共同来开拓一条新的出路!

我们的心,比竹子的心还要虚。一直虚到连一个小小的节笆都没有。

现在,这个小刊物已经和亲爱的朋友们见面了,这自然使我们欣幸。形式,就是这样小小地一个二十面纸的旬刊,每月按次刊三本。内容绝对不涉及政治情形,只登载属于我们这一个范围以内的作品,如:文艺的批判,论文,翻译,创作小说,戏剧,诗歌,小品文,等项。编辑的目标是百分之百的注重作品,不重感情。诚挚的将这块小小的园地,献给广大的无名作者!

来吧!亲爱朋友们!我们团结起来,冲到时代的核心中去,开拓一条光明灿烂的出路!

这是一个文坛大混战的前夜!

《无名文艺旬刊》创刊号编后

我们非常的欣幸,在创刊号里面,竟能收到这样多的稿件。真是感激社友们爱护本刊的热诚,与编者以不少的兴奋。

但篇幅是这般的狭小,(每期只有一万六千字)使我们不得不忍痛地割舍一些美妙的大作。加以付印匆忙,又恰在这讨厌的废历年底,以致编辑,印刷,校对等,处处都不能达我们自己的心愿。因此从第三四期起,我们准备另辟一自我批评栏,专们批评本刊所载的各项作品。希望社友以及亲爱的读者们毫不客气的予以严厉的批判,本刊当尽量地在本刊上先行发表。

这是广大的无名作家的园地。亲爱的社友和无名的朋友们啊!请你们大家尽一份儿力量来培植它吧!最后,印刷所又因过年误了我们五天的期。以后,每月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出版决不脱期。

《无名文艺旬刊》第二期编后记

上期创刊号出版后，虽然得到了许多读者的爱护和赞赏；可是，我们并不就以为荣幸，相反的倒增加了我们的感奋与羞惭！

第一是印刷所扯澜污：格式，装订，错字，延期，处处都给我们一个不舒服。还亏了我们亲自跑到排字房里去帮忙排版，才把它弄了出来。

第二是内容的不充实，甚至于还有和我们的意旨不投合的文章，我们竟因时间的仓卒把它付排了。这自然是编辑室的责任。

这一期的内容，格式，印刷都比上期稍为来得精彩一点。而且，外来的稿件占了十分之七的篇幅。岛西君的论文，雨沫君的小说，珍颖君的短篇世界语翻译，雪湄君，月仙女士，宗廉君的诗，都比创刊号里的精彩。企霞君的《梦里的挣扎》，这一期已经续完。读者当不致感到未窥全豹的缺憾了。

编者十分的希望，在这一块小小园地里，尽量地培植一些无名的花木。敬请爱护本刊的社友及读者们，源源惠稿。（详章请参看底面）

有几位社友写信来问我们，这刊物的编者是谁？这社里的主人翁是谁？并且硬要我们答复。我们除回信答复以外，恐怕还有读者或社友们要发这同样的疑问，特公开答复于后：

“我们的主人翁是广大的无名作者。谁爱护这个小小的园

地,谁就是这社里的主人翁。至于本刊的编辑,那是完全由我们几个发起人负责的。”

《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编辑日记

三月十日

编辑室昨天才搬进这所新房子里来，一切都急需整理。

旬刊决计暂时停刊了，第三期的稿件已由印刷所取回，大部分将移至月刊里去发表。计有社友刘锡公君的《巷战》、幸桂荣君的《狗》。

我觉得这两篇中，只有锡公君的《巷战》须得介绍一下。因为作者仅仅是一位年轻的高小毕业生，现在失学了，然而他总是不断的努力着。《巷战》是他的处女作，虽然不算优秀，混在一般的作品里看来，总还可以过得去吧！

下午决计将陈稿整理一下，然后分别处置。并且很郑重的选出了两个翻译短篇来：就是一之的《巴加》，真君的《赌》。

依斯特拉谛的作品，在中国是很少有翻译的，除了一之所译的一些以外。作者是巴尔干人，所以很多人称他为巴尔干的高尔基。

《赌》是柴霍甫的名著，这是用不着介绍的。

十四日

编入锦心君的小品文《审问》。

十五日

将社友稿件整理清楚后，分出一大部来交宗廉为旬刊复活张本。

十九日

将长篇创作《离叛》整理了，准备另出单行本，编入丛书。

二十日

发催稿信件十八封。

二十二日

编入君的小评《关于回忆》。

二十三日

读完黑婴的长篇创作《赤道上》，我觉得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作品，作者是部份的抓住了时代的核心。内容完全是叙述“赤道上”的故事，决计从第二期起先行陆续在本刊发表，然后再出单行本。编入丛书。

二十四日

发第二批催稿信。并请社友们多寄几篇戏曲来。

二十五日

岛西将《垃圾》寄来，囫囵地把它读完了，描写的细致沉痛，词句的隽永诙谐，真使我为它感动不少。作者在这里大声的喊出了中国下级军官和兵士们的苦痛，这是一篇如何生动的作品啊。

二十六日

收到雪湄的《雁》。下午慢慢地把它读完。全篇是江阴描写“艒艒船”一个破落户的生活，正如南来北返的季鸟一般。我只觉得他词句的美丽，描写的纤微，确能有令人神往之慨！

二十七日

宗廉交来小品《闯进人寰去》，生气勃勃地。编入小品栏内。

四月五日

白兮君来社，适因事外出，和企霞谈了很久，留下童话《雪人》。回社来将它细读了一遍。我和企霞都觉得这篇作品的意

义是伟大极了,在过去中国文坛上还没有看见过这样好意义的童话。虽然技巧并不十分新奇,然而,在描写方面也另有他的独到处。

八日

同企霞至真茹访黑婴,当将短篇作《没有爸爸》拿给我们。全篇的技巧新颖,写来尽是些南国风味。

九日

下个决心,今天把全部诗稿编好,选出后主的《我记着你》,琴心的《卖唱的》,绿意的《夜的素描》,和问津的《电影》,总共四篇。问津的技巧完全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们总觉得他很有意思。此外琴心的《卖唱的》,也是技巧很新奇的。后主的句子美丽。把它一口气编完之后,又重复的读了一遍。我们想:在这样沉默的中国诗坛里,能给新诗歌开拓一条出路,那真是应该的啊!下期起,还是多登一两首有意义的诗吧!

十六日

为了生活,七天没有跨进编辑室的门,一切皆由企霞在那唱独脚戏。今天跑来,企霞已经把许多稿子编好了,并且还对我大发脾气地说:

"你这懒鬼!今天怎么你也会想到要到这里来了。许多社友都在写信来愤骂我们,说筹备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出版,稿子也不退还,还有上门上户来索稿子的。你写意!你风凉!你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

"是,是!对不住得很!为了生活,请你!请你……"我对他装了一个鬼脸,陪了一个小心,他便吩咐我做事。

过细想起来,真也有些太对不住亲爱的社友们了。稿子从来没有在三天之内退还社友过,月刊又延了这许久的期,怎么不教人家发脾气呢?然而我想在这儿向社友们陪个罪,连带的伸

一伸冤：

事实上，编辑也确有很多困难。没有退还的稿子，我们的确在准备登，而不是已经塞了字纸篓。不过一时实在来不及。旬刊已停版了，登了这篇不能登那篇，登了那篇又不能登这篇，以致搁在抽屉里很久没有给社友回音。至于月刊延期出版的罪过，那可不能完全压在编者头上。这是整个社务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多说。

千差万差是我一个人差，请亲爱的社友们不要再骂别个人吧，要骂骂我好了！

计企霞编好的有：陶涛的《积谷防饥》，尔昭的《何处是通路》，他自己的《她是一个弱女子》和绍渊的“香宝姑娘”等篇。

三十日

稿子差不多编好半个月了，为了社务——接洽印刷所，找发行处，找新社址，筹钱等等——和企霞整天的跑着，没有一丝毫的闲暇。今天编辑室全部搬到了新址里来办公，心算是要安定许多了。

企霞的《阿高》编进。他的作风是转变了，在这儿，他已经开始从颓废的情绪里伸出了头来。好坏我现在不想多说，我只希望他从此天天长进，一直到伟大的成功。

五月二日

《丰收》今天脱稿了。自己看了一遍，惭愧得红了脸。企霞说：“还行得通”，我就马马虎虎的将它编进去。

云普叔是我自己的亲表叔，当家乡那里来一个年老的公公告诉我关于他们的状况时，我为他流了一个夜晚的眼泪。自己做了流浪人，家乡的消息茫然了许久，不料竟有这样大的变动。

立秋已经被团防局抓去枪毙了，是在去年九月初三日的早晨。

为了纪念这可怜的老表叔,和年轻英勇的表弟,这篇东西终于被我流着眼泪的写了出来。我诚挚地在这里希望读者诸君,能给我些严厉指摘的评语,好让我能多有些长进。

三日

编辑到今日止,仍旧没有看见有戏曲稿子来,大家都说这个东西难写。因此,我便连想到中国写戏曲人才的缺乏。下期起,我一定要设法找到一两篇来。志唐有一篇诗剧,我想下期是可以编进的。

我们为想图些进步起见,特别的欢迎读者对于本刊的批评文字,第二期起即另辟一《自我批评栏》。本刊的缺点甚多,还希望读者诸君源源的不吝指教。

四日

今天是“五四”纪念节,全部稿子也在今天去付排,随即要接编第二期的稿件了。

天才亮,若萍匆匆地跑来问我:“稿子编完了吗?”我在床上告诉他已经编完了。他对我笑道:

“好了,你们的稿子编完了,中国也差不多快要被人瓜分完了。起来,我们到东京、伦敦去开红绿电灯去!”

我苦笑的点了一点头。

在这里,我还要附带的报告一个社务上的消息:就是社友录已开始编纂,不日即可印出书来。社友们以后就可以直接通讯了,感情当更容易联络些吧。

紧要申明

为了篇幅,企霞的《阿高》,尔昭的《何处是通路》,绍渊的《香宝姑娘》又被由印刷所抽回了,只好留到第二期再登。

紫附志。七日晚

《丰收》自序

经过很多朋友的鼓励,我终于厚颜的将这本不成器的小东西付印了。

我很能知道自家的缺点:这本小东西里面太缺少艺术成分,技巧大半都不大高明。对于人物的把捉,故事的穿插,往往都现得笨拙。有些地方叙述得太多,描写得太少。……

这里面,只有火样的热情,血和泪的现实的堆砌。毛脚毛手。有时候,作者简直象欲亲自跳到作品里去和人家打架似的!……

然而,这东西虽不成器,我却并不气馁。或者还正因为经过了一个这样的创作过程,才能使我更加努力的向文学前程迈进!我还年青得很。我能够虚心的接受一切善意的批评,我能够刻苦的,辛勤的,不断的学习。在前进的批评家,朋友,和老作家们的谆谆诲导之下,在自己的刻苦的,辛勤的努力之中,我相信我不久的将来,总能有一点儿象样的东西出现。

不失掉我的原有的热情,加强我的技术的修养和生活的体验,便是我印这本小东西的主要动机。

那么,这就算是我创作上的某一段过程的结束吧。我在这里期待着读者们的严厉的批判!

1935年1月9日深夜,在上海。

《丰收》后记

自己的东西是永远不会满意的，所以校完后，除惭愧和加勉之外，一无话说。

感谢鲁迅先生抽空为我作序。

感谢新波先生日夜为我赶刻木刻，使我的这些不成器的东西，增加无限光彩。

感谢丁、杜诸先生，及社中的好友。或为我奔走印刷，或为我校对，或为我发行与推销。

1935 年 3 月 2 日在上海

《丰收》四版的话

这本小册子在今年底半个年头之内,——三月至九月——居然重版了三次,这是使我非常感激而且惭愧的事情。感激的是这样一本不成器的,粗暴的小东西,竟能得到这样多亲爱的读者底垂爱;惭愧的是这本小东西出版一年多来,因了贫穷和不断的病底原故,使我不但不能够多创作出来一点较好的东西,供献给亲爱的读者,而且连给这本小东西好好地修饰和装帧一下的余功,余力都没有。这在作者,是实在惭愧得无话可说的。

我记得:三月里再版时,自己正病在床上动弹不得,又因为没有多的钱,一切都只能够听凭印刷所去摆布。结果,除了受尽印刷所老板底白眼之外,封面是给印得一塌糊涂了,插图给插得颠颠倒倒了。三版时,虽然换了一个较大的印刷所,但自己还是病着,没有去校对,结果仍然那样坏的:纸张黄得几乎要变成黑色了,墨色模糊得几乎认不出字来。一直到现在,——到这一版,才算比较地象样了一点儿。

可是,内容仍旧是这么一些粗暴的家伙,这却没有法子能够补救!……

我希望这本小册子在今年或明年还有重版的机会,使我能得到更多的亲爱的读者底批评!我更希望自己从今以后再不得病,好多多地,刻苦地创作出一点象样的东西,以回答亲爱的读者诸君底爱护!……

1936年8月24日晨,在上海

《星》后记

因了自己全家浴血着一九二七年底大革命的缘故，在我的作品里，是无论如何都脱不了那个时候底影响和教训的。我用那时候以及沿着那时候演进下来的一些题材，写了许多悲愤的，回忆式的小品，散文和一部分的短篇小说。本来，我还准备在最近一两年内，用自己亲人的血和眼泪，来对那时候写下一部大的，纪念碑似的东西的。可是，我底体力和生活条件都不够，每一次的尝试都归失败了。我不能够一气地写下去；为了吃饭和病，我只能写一段，丢一下，写一段，又丢一下；三四年来，结果还仅仅是那么一大堆的材料，堆在一个破旧的箱子里。然而，我又不能停下笔来，放弃写作生活。于是，除了写一些现时的短篇作品之外，便在那一大堆的材料里面，割下了一点无关大局的东西来，写了两个中篇：一个便是这一篇《星》，另一个是正在写作中的《菱》。

这篇《星》是去年三月间完稿的。因为受着种种方面的束缚，故事和人物都没有方法尽量地展开，以致在九月间的《文学季刊》上发表时，还留下着第四章那样一个大大的空白。目前，总算是勉强地补缀上去了。但是，现在和一年前的环境既殊，心情和笔调又各不能一致，我想：参差，错乱和不贯通之处，总该不能免的吧！然而，我却没有余裕的功夫，再来将它细细地修饰了。

我希望我这篇正在写作中的《菱》,能得到一个较好的结果;我更希望我那久被血和泪所凝固着的巨大的东西,能够有早早完成的一日!

1936 年 8 月 18 日,大病之后,记于上海

我为什么不多写

两个多月来，我没有写成功一个字。

很多爱我的和关心我的朋友，常常写信或者跑来当面对我说：

“老叶，你为什么不多写一点呢？你看，你这样穷——负担着一家人六口的生活，而常常挨饿……况且，你又并不是完全没有生活经验的人……实在的，你为什么不多多地写一点呢？……老叶，实在的呀！……”

女人和母亲更是时时刻刻附到我的耳边，说：

“写呀！你为什么又不写了呢？……你的脑子在想什么东西呀！……明天早晨又没有米了，孩子的帽子也破了，妈妈敬菩萨的香烛钱也没有了，你究竟在想什么东西呢？……来！让我替你把孩子带出去，你一个人安安心心地写吧！写吧！……《时事新报》你可以去一篇的——那我知道——而且，还有申报馆，××杂志，××月刊，××，××××……你不是说在月内通通要写一篇去的吗？”——的确的，自己也知道，假如我不多多地写，生活也许马上会把我们一家老幼都赶到马路上去睡弄堂，讨铜板的。然而，我应该写些什么东西呀！

常常地，我一提起笔来，摊开朋友们索稿子的来信，想起每个编辑先生来。嘱咐的那些话，我的脑子也便会莫明其妙地混乱起来，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东西才好了。

“你是写小说的人啦,你给我一篇小说吧!”我的第一个朋友说。“不过,你应该注意呀,小说的内容千万不要写得太那个,那个了……朋友,只要讲得好呀!……喜欢看爱情小说的人才多呢。朋友……”

接着,第二个又说:

“老叶!赶快替我写一篇农村小说。我知道,农村的情形你非常熟悉的……赶快啦,老叶!今天十三了,十五号还来得及!十五号,是的。老叶,你还要注意呀,最多不能超过三千字,三千字,老叶,最多三千啊!……”

此外,又还有限定我写游记,军队生活,妇女生活,或者和学生生活有关之类的小说。而且,大都不能超过三千或一千五百字,内容更不能“那个”。有的甚至于还选出一篇论文来,叫我就照那内容替他配上一篇小说,表示他所论的完全是真的,现实的材料,有小说为证。

这样,我便被陷入了那深沉混乱的苦痛之中,终于不知道应该写什么东西才好了。然而,为了生活,我又不得不写。女人督促着,朋友催逼着。虽明明知道自己是一条瘦弱的公牛,榨不出奶,但也不能不拚命地榨一榨。

而榨的结果呢?——两三个月来几乎一字无成。写了一篇恋爱的,自己看看,要不得;给朋友看看:“唉,你为什么写这样的东西呢?唉唉!简直不成呀!你难道连起码的恋爱常识都没有吗?唉唉……”于是毁了它,重新来写一篇关于农村的小说。先想好一个题材,下笔了;但是,又不成,刚刚开一个头就有了六七千字,再写下去,便非三四万字不能完篇。“谁要呢?”朋友说,“这样长的东西,除非你自家去出单行本。”然而,为了生活,我又不能不听朋友的话,暂时将长的搁起,再来想一个其他的短东西。可是,心情已经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安静了,渐渐冒出了火花

来。"为什么呢？我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心情写作呢？为什么要拚命地来想这'鸡零狗碎'的东西呢？啊啊，为什么呢？……生活呀！该诅咒的生活呀！"于是，又忍痛地将自家暴躁的心情抑止，再想一篇关于军队生活的小说。想好了，写呀，写得神昏颠倒，日夜不停。结果好了，没有过火，也没有斗争。高高兴兴地拿给编辑先生去看，"嗯！"编辑先生咽了一口气，皱着眉头地说："你可怎么写得这样'那个'呢？……你不可以将他们的生活写得好一点吗？嗯嗯！这样的东西我怎么能发表呢？嗯，老叶，我怎么能发表呢？……"当然，到这时无论如何我的心火也按捺不住了，但又不好当着编辑先生发脾气，只能唯唯连声地退了出来，一口气跑到家里——将原稿子向火炉中一摔！并且还大声地骂着女人，骂着孩子！骂他们不该累赘我的生活，不该逼着向我要吃饭，逼着我写这样不成器的东西！……结果，女人哭了，孩子哭了。母亲愤怒地摸起拐杖来要敲破我的脑壳！而早饭米仍旧不能不设法到外面去弄回来……后来，我又试写了一回妇女生活和学生生活之类的小说，但我自己知道：统统不成功。也就不想再送去给朋友和编辑先生们看了。因为我在写的时候，除了用手拿着钢笔在原稿纸上一笔一笔地移动以外，脑子早已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朋友们大抵以为我过去的生活经验应该丰富得了不得，不肯努力地多写出东西来，挨饿，那是活该的。而并不知道我的创作的艰难和痛苦。何况我的生活经验还并不见得有怎样"了不得"呢？当然，我不否认我还有一部份不曾写出来的"血"和"泪"的惨痛的生命史，但那大大的东西写了出来又有谁要呢？在长长的写作的时期中，谁肯来维持我一家五六口的生活呢？"空虚啊！"我不由地叫道，"我的别样的生活是怎样地空虚啊！"然而，我要是有胡诌的本事也好——"一天能胡诌出一两千字，也足可

以维持生活的!”人们对我说——偏偏我又没有这样的本事。于是,挨饿;那就真正“活该,活该”了。

“然而,你就是这样长期地‘空虚’和‘苦痛’下去吗?”朋友们一定要问的吧。但,敬爱的朋友,这你尽可以放心吧!人们只要想到了自家生存的意义的时候,是决不至于自暴自弃的啊!我虽然“空虚”和“苦痛”,但我究竟还没有失掉我青春的生命底烈火,还储藏着有一种巨大的自信力。我为什么要弄得自暴自弃起来呢!

以后呢,当然,因各方面的关系,我还应多多地写——在不违反自家的意志和不脱离艺术领域的这范围之内。可是我将不再写应时,应景,指定题材和规定长短之类的痛苦的东西。一定的,朋友!宁肯“饿肚皮”都做得。“饿肚皮”,这句话并不是表示我故意地装得“清高”,“有骨气”!而是实实在在的,我的别样生活太“空虚”了,写不出。再说明白一点:以后我将多写一些自家所欲写,所愿意写的小说,间或也写一点杂记和杂忆之类的东西。写多少,算多少。能发表呢,当然好;不能发表,就留给自家读读。至于能不能写得好,写得进步,能不能中编辑先生的意,满足朋友们和读者的欲求,那就只能看我的身体底健康和努力的程度如何了。

当然,我一定好好地锻炼自己,刻苦地,辛勤地学习;使我往后的东西能一天一天地接近艺术,并深入到大众的生活之中。

1935年除夕前十日在上海

感想·意见·回忆[①]

四年前的"一·二八",我正在××公安局当警察,因为用不到我们上前线去,便只好日夜不停地在后方做维持治安的工作——捉汉奸!

那时候只有捉汉奸和杀汉奸是最快人心的事。我记得,我们每次捉到一个或者两三个专门掼炸弹的汉奸去枪毙时,我们的后面总要跟上成千成万的群众,大声地喊打,喊杀!拍掌,欢呼!……有的甚至于还亲自拿着小刀子,到枪毙后的汉奸的尸身上去戳,去割,去挖他们的心肝!……

三年前的"一·二八",我虽没有当警察了,但心还是热的。因为要大家长期抵抗,于是汉奸也跟着减轻了罪:游街,戴高帽子,站木笼示众!……我虽然没有亲自动手去捉,但究竟还能认识他们是汉奸。群众们也还是一样地拍手,欢呼!喊打,喊杀……但已经看不到枪毙,割肉和挖心肝了。

两年前的"一·二八",我提笔走上文艺界,心似乎也很平淡了。但究竟还有一些"爱国青年"们组织什么除奸团,跪哭队之类的东西专门和汉奸们作对,开玩笑,使他们常常要受点儿惊吓,吃点儿麻烦……奸商们甚至还要花几文钱去登一登报:"鄙

① 载1936年1月28日《时事新报》副刊《每周文学》第19期"一二八"纪念特辑。

人并非汉奸，诸君不要误会！爱国岂敢后人，自有良心为证！”……

一年前的“一·二八”，我的心不知怎样的，渐渐地由平淡而变为冷静了。这对汉奸们已由无罪而变为有功。作官的作官，享福的享福！“汉奸”这名词，根本就不存在了。如果你要说他一声“汉奸”，那么你就是汉奸的汉奸——

今年的“一·二八”呢？我的心也就由冷静而变得更冷，冷成了冰凉了——不错，这正是奴隶的心！

国防文学的随感二则

一　你为什么不多写些国防的作品

有几位朋友，不只一次对我说：

"你是赞成'国防文学'的吗？"

"赞成的呀！"我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多写些关于'国防'的作品呢？"

"你是说我写关于'国防'的东西太少吗？"我真心地问。

"不是的！我是说——而且从来也没有看见你写过这一类的作品呀！……譬如：东北义勇军底抗日血战，华北汉奸混入底蠢动，走私以及……"

"啊——"我打断他的话头，说，"那么你的意思是以为只有这一类的作品才能算'国防文学'吗？假如他一向没有这一类的生活经验呢？……假如他只能多方面地描写和反映一点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底侵略呢？……当然喽！"我加重着说："我们并不否认写义勇军和汉奸浪人之类的作品为'国防文学'底第一义！……"

"那么，这样——你就只能算一个无作品的或冒牌的'国防文学家'了喽！……"

他笑着说，并且把一顶预先制就的"国防文学家"的高帽子

给我戴上了。他将“国防文学”了解成为“派别”或永久的“主义”之类的名词，而忘记了这不过是一种现阶段中底“文学运动”。而且将作品的圈子给你划得那么狭小。

这是一位好教师。他不但教你立刻去制造连你看都没看见过的“大炮”“飞机”和“毒瓦斯”，而且还嘲笑和否认了你目前所熟用的“匕首”“投枪”“大刀”和“九响棒棒”[①] 之类的功用。

然而，从此我们却可以看到一般人对于“大炮”和“飞机”似的“国防”作品，是怎样的在热烈地希望着。

二　找不到国防的材料

有一位在长沙的报纸上编副刊的朋友，写一封信来，说：“……我很赞成‘国防文学’，我也很愿意提倡‘国防文学’。可是，我们这里的环境不好，因为我们这里的人民群众是看不到‘国防’，而且看不到帝国主义者底直接的侵略的。很多人民还不晓得东北四省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呢。……稍为识几个字的人，都被压迫、威胁得只能说‘提携’‘亲善’了，你叫我怎样去找寻‘国防’的材料呢？没有材料，又叫我怎样去‘提倡’呢？……”

我回他的信说：

“那么，我的亲爱的朋友，除东北四省外，在长沙就看不到日本以及任何帝国主义者底直接侵略了吗？——经济的，文化的和武力的。——长沙会成为一个例外的——跳得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汉奸们的侵略和高压的铁手的——乐土吗？……人民大众为什么会不晓得东北四省在什么地方的呢？……教科书以及图书报章上为什么会忽然失掉东北四省和‘国耻’的字眼的

① “九响棒棒”是一种老式的步枪名字。——作者原注。

呢？您们的日常用品上所刻的招牌，记号，为什么会只有 MADE IN……什么什么的呢？……湘江上为什么会有那样多的外国兵舰的呢？……亲爱的朋友，你还能嫌你那里的‘国防’材料不富吗？只要你愿意做，随手一抓就是的呀！……”

这也是一位好教师，他就用他这样的理论天天教他的副刊读者群众。他以为只有在东北四省才配，才有材料写‘国防’作品，只有等待长沙的“环境好了”——人民大众通统亲眼看到帝国主义者占领了长沙之后，才配提倡“国防文学”。他没有看到“仁丹”的广告已经贴遍了每一个穷乡僻壤，没有看见无“耻”的教科书底毒箭，已经深深地刺进了每一个天真的幼稚的灵魂。

然而，从此我们也更可以看到内地的帝国主义者底势力，及其走狗汉奸们是怎样在倾全力地执行“愚民”工作，“粉饰太平”和压制“国防”底言论。

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

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在这年头，我们比旁的艺术作品还需要得厉害。

小品文和漫画差不多是天天和我们见面的。当我们每天打开报章，打开其它一切杂志，大半都占有小品文和漫画的最多篇幅。我们在工作和劳动的稀少的余暇，读不到长篇大著的世界和国内的文学作品，我们就只好拿小品文和漫画来应急。

小品文能兴奋我们的精神，能加强我们对于黑暗的现实的认识，能把我们从悲哀和沉默中激发出来，指示出我们的宽庄的大道。它是“匕首”，是“投枪”，它是文学作家们短兵接战时的唯一的武器。漫画更能使我们增加艺术的兴趣，更能使我们具体地看到人生。它能补小品文的不足，能从另一形势描绘出一切文学作品所不能达到的深微点。它和小品文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它也应该是“匕首”，是“投枪”，是画家们短兵接战时的唯一的武器。

是的，我们需要小品文和漫画，在这年头，我们比旁的艺术作品还需要得厉害。

然而；我们需要的是上述的这种小品文和漫画。而不是“×月诸家之随笔”，而不是“王先生”与“眼睛吃的冰淇淋”。

1935年2月28日

痛苦的感想

痛苦的感想

自一九三一年以后,每年到这个时候,我总得给逼着写一篇这样的文章。这在我——不,应该说着全中国不愿意做汉奸和亡国奴的人,——实在是一桩最大的苦痛!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的呢?在我们的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九·一八”和“一·二八”这一类的字眼的呢?……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字眼抹去,才能不写这样的文章呢?……

过去了“五三”,“五九”,“五卅”,又新添了“九·一八”,“一·二八”!……而且这些日子还仍旧不住地在一个一个地加上去。这是谁的罪过呢?……等到我们的那唯一的“好政府”,“长期抵抗”到中国的“勘察加”去了时,恐怕在我们的历本上,将无法再找出一个没有“国耻”的日子了吧!

那么,在目前,——在我们的“好政府”还没有到“堪察加”之前,我们这些小百姓们还应当怎样呢?是准备着将来躲到“堪察加”天天去写“纪念”呢,还是愿意马上就用自己的力和血去将这些字眼揩掉呢?……

事情是非常明白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了,祇要是不愿意当汉奸和亡国奴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而且也应该赶快去选择摆在他面前的这两条路吧!……

爱伦凯与柯仑泰

爱伦凯和柯仑泰，是女界的先觉，对于女性解放问题，都有卓绝的见地。下面是关于她俩的谈话纪录。

紫文　今天，我们预备会谈的题材：是“爱伦凯与柯仑泰”。

瑛英　柯仑泰不是著述《三代恋爱》和《赤鸟》等小说的苏联女文学家吗？

紫文　她不但是文学家，而且是外交家，曾做过驻挪威大使及驻墨西哥大使。

斐佩　这两位世界女性，他们的言论，确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只是我对于这两个人的生世言行，都不明瞭。现在我把我所不明瞭的提出来，请你们指教：爱伦凯是生于哪一国的？

紫文　她于一八四九年生于瑞典南部的一个小都市里，父亲曾做过内阁的国务员。母亲亦受过高等教育，很热心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所以爱伦凯后来的提倡妇女解放运动，不是无因的。

斐佩　爱伦凯的人生观是怎样的？

紫文　她是个唯心的乐观论者。她主张既然生在这个世界上，心身都应该很康健的，很快乐的，而且强有力地生活着。她说过：“我们的生活，应该终日有谦逊的心情，宽怀的胸

襟,对一切事物,都应有大诗人那样的深刻的理解,任何时刻都应该象小孩子那样的天真愉快和活泼。”这几句话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到她的人生观是怎样的光明与谦和,宽绰与大度。

瑛英　这样看起来,爱伦凯也不过是一个妥协于现实的人物而已。

紫文　那也不能说,假使她是个现实的妥协者,她怎么会在那时代,叫出“解放妇女”的呼声?不过他拿“爱”来调和人生,既不尤天亦不恨人,同时绝不是现实的妥协者而是反抗者。她也不象一般女子,不满于现实生活,同时却仍沉沦于现实生活而不能自拔。

斐佩　爱伦凯的妇女运动有怎样几个目标?

紫文　她提出过三个信条。一、结婚应以恋爱为基础。二、自由离婚。三、母性复兴。

瑛英　记得爱伦凯的主张恋爱结婚,是根据优生学的。是吗?

紫文　是的。她曾经说:“恋爱是神圣的,是一切文化的渊源。恋爱结婚的双方,必感到无上的幸福,在这样生活下所产生的小孩,必比一般没有爱的夫妇所生的小孩聪明。不过爱伦凯这个见地,确是缺少科学上的根据,她只说历史上的所谓大伟人,或者大艺术家,大思想家,大半都是私生子,换句话说,他们的父母大多都是由恋爱而结合的。

斐佩　爱伦凯的恋爱观是怎样的?

紫文　她主张以灵肉一致,与全人格的恋爱为基础,换句话说:在肉体上,知识上,道德上站在同一平行线上的男女两人,相互爱合。两者一体,这样的结合,当可永远在爱的熔炉中生活。

瑛英　我看这完全是理想,难怪她只好独身一生了。

紫文　爱伦凯主张结婚不必形式，她说两性间，既有了纯挚的爱情，自然都有高尚的道德，用不着借法律来保障。同时她又主张无条件离婚，她说恋爱不是永久不变的，两性间等到绝对没有爱情的时候，当然大家分手，免得貌合神离，彼此痛苦。

瑛英　这只可当作一种理想，而且我们希望这理想能实现。但事实却不使我们这样乐观，尤其在中国现在这种社会里——男性中心的社会里，结婚虽不必有怎样隆重的仪式，最好需经过法律手续。免得一般不负责任的人们，朝秦暮楚，以恋爱为游戏。

斐佩　爱伦凯的母性复兴说又如何？

紫文　她主张男女分职，各尽份内的责任，女子领域的核心是做母亲，所以假使女子不能尽做母亲的职务，即使能尽职于社会，也不能说是“完人”。

紫文　其次我们得谈谈柯仑泰了。

斐佩　柯仑泰现在还是健在着吗？

紫文　是的，今年她已经六十二岁了，但据见到她的人说，假使不知道她年龄的人，还以为她是个少年夫人呢。她父亲“特莫诺米”将军，是旧俄时代的大地主，非常顽固；所以柯仑泰夫人小时的生活，非常拘束。俄国当时自由主义的思想盛极一时，她父亲怕她传染这思想，所以连学校也不许她进，只许她在家里勤读。可是人，常是很奇怪的，在这样的顽固的教养下，她的反抗，反会比常人显著，她在十八岁那年，就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瑛英　据说她懂得好几国语言文字。是吗？

紫文　是的，她的足迹，走遍了欧美两洲，起初毕业于德国齐利大学，研究组织学，后来又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对于劳动

问题,妇人问题等,有她独特的见地,同时对于文学,也有十二分的素养。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她也是其中的一位要角,因之被捕下狱。革命成功,她被推为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一九二三年被任命为挪威大使兼通商代表,开世界外交史上有女外交家之新记录。

斐佩　她对于妇女解放的见地怎样?

紫文　她把过去与将来的社会现象,分作三个时代:㈠原始人民,男子为了游猎,游牧,远征,设有一定的住所,女子专业养育子女,为养育子女而从事耕作,调理食物,裁制衣服,……那时一切以女子为中心,即所谓“母权时代”。㈡此后生活安定,男子支配生产,操经济全权,女子变成了男性的属从。这所谓“父权时代”,女子只是一生子的机器,是男子的玩物,而且可以金钱买卖。㈢是因资本主义的发达,手工业者,小商人,农民,都失了原来的园地从事于机械工作,但低廉的工资,不足维持养活妻孥,于是妻女亦不得不自行从事生产,因女子工资较廉,一般乐于雇用,于已被摒弃于生产部门以外的女子,又回复了与男子同等的领域。女子既已与男子有同等的经济领域,当然主张有平等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男女平等时代”。柯仑泰曾说“现在一般所谓在法律上的妻子,由男子扶养,不事生产,将子女任佣人养育,终日徒事消费与享乐,这种女子,只可当她是卖淫妇。”

忆 家 煌

在抽屉里,无意地发现家煌的遗稿——《出殡路由》——使我又凄然地浮起了家煌的印象。

人死了——怎么样都是好的,这差不多成了惯例。因为死了的人不会再说话了,好坏可以任人去品评,只要和他没有特殊的冤仇,谁不愿意做个顺水人情,说他两句好话呢?相反的,要是他没有死,那是很少人愿意去说他的好话的,除非有特殊的用意。说不定,有时候还要说他几句坏话,攻击他一下子,甚至于还要用手段将他置诸死地。等到死了以后,于是,也就成为好人了。

家煌呢?在生前,我是非常知道的:他是一个十足的坏家伙。他有官不做,有福不享,有高价的稿费不卖稿子;情愿整天地跑马路,嚼大饼油条,以致老婆不认他做丈夫,朋友不认他做朋友,弄得后来无法生活,一病就死。这样一个家伙,要说他是一个好人,那是如何的不可能啊!

可是,他死了以后呢?便马上有人称他为天字第一号的好人了。接着东也吹吹,西也捧捧,并且还硬把他拖进一个什么文艺的阵营里面去,说他是怎样怎样的一个好人,怎样怎样的一员猛将。于是坏的家煌,一变而成为好的健将了。

不死是不会被称为好人的,我常常这样想。假如家煌现在还活着的话,那将不知道他还要坏到什么程度呢?可是,他已经

死了。

想起了家煌,想起了死后无知的可怕,我不禁默然伤神者久之!

悼高尔基[①]

高尔基是我受影响最大，得益最多，而且最敬爱的一个作家。

当从报纸上得到他的病讯的时候，我正应一个朋友的邀约，准备到杭州去作一个短时间的旅行，为了挂念这病着的大作家，我带了两本最心爱的他底著作：一本是《短篇创作选集》，一本是《草原故事》。因为从这两本书里，我可以看到这个作家底伟大的灵魂，也可以学到一些"怎样去生活"的方法。当然，他底伟大还不仅仅是这两本书，我爱他的也不仅仅是这三数篇作品。然而我所得到的关于这两本书的益处，也就不少了。

虽然在旅行中，我是每天都在挂念着他底消息。我看到他体热降低，我觉得欢喜，看到他体热增高，我觉得忧虑，而且也更能从那两本书里看出他的伟大处来。

他的死讯，是我重回上海的第二天才得到的，我的心里当时觉得一下子沉下去了！我不能找出一句适当的话来形容我底心中的悲哀和纪念他底人格的伟大！

他的死，不但是苏联的损失，而且是全世界文学青年的损

① 《文学界》第一卷第二期(1936年7月10日)为"高尔基逝世纪念特辑"，其中以"我们的唁词"为题发表了若干作家的悼文，第七篇是叶紫写的。编入本集时，由编者改题为《悼高尔基》。

失。因为我们将再得不到他底新的指示，再看不到他底新的伟大的作品了。

纪念他和哀痛他，只能由他遗留下来的作品里去找寻我们“怎样去生活”的路。

这“路”是非常的长的，黑暗而且艰难的，他的作品将永远象一盏明灯那样地照耀我们前进！

哭鲁迅先生

我患着肺结核和肋膜炎，
他写信来，寄来一包钱，对我说：
“年青人，不要急，安心静养，
病自然会好的。”
但是，忽然地，朋友们来告诉我他的恶消息。
于是，我哭了起来。
医生跑来对我说：
“你底热度太高，你不能哭。”
但是我怎能不哭呢！
看护跑来对我说：
“你底病很危险，
我们不许你伤心，不许你哭。”
但是我怎能不哭呢！
我们不但是死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战友，
而且失掉了伟大的民族底魂魄。
这——我怎能不哭呢！
我哭了一天，哭了一夜，
热度高了，呼吸急促了，
两个看护跑来严厉地干涉我！
“我们不许你哭！”

用一个冰袋冰着我的头，
用一个冰袋冰着我的胸。
他们想将我的热度压低，
想将我的心压冷，
但是，我怎能不哭呢！

10月20日，在病院

新作家草明女士

草明女士为一九三三年新起作家。当其处女作《倾跌》发表于《文艺》第二期时,曾引起整个文坛之注意。因她对各方面的生活经验均极充实,且极善于个性的描摹。意识前进,其前途真未可限量啊。闻女士已发表的作品计有:《倾跌》,《倦》,《晚上》,《病人》,《离开狮子山岗之前》等篇,分刊于《文艺》、《自由谈》及《青年界》等刊物上。

山村一夜

向　　导

一

忍住痛，刘嬸妈拚性命地想从这破庙宇里爬出来，牙门咬得绷绷紧。腿上的鲜血直流，整块整块地沾在裤子边上，象紫黑色的膏糊，将创口牢牢地吸住了。

她爬上了一步，疼痛得象有一枝利箭射在她的心中。她的两只手心全撑在地上，将受伤的一只腿子高高抬起，一簸一颠的，匍匐着支持到了庙宇的门边，她再也忍痛不住了，就横身斜倒在那大门边的阶级上。

她的口里哼出着极微细极微细的声音。她用两只手心将胸前复住；勉强睁开着昏花的眼睛，瞥瞥那深夜的天空。

星星，闪烁着，使她瞧不清楚；夜是深的，深的，……

“大约还只是三更时候吧！”她这么想。

真象做梦一般啊！迎面吹来一阵寒风，使刘嬸妈打了一个冷噤。脑筋似乎清白了一点，腿子上的创伤，倒反更加疼痛起来。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娘娘哟！……”

她忽然会叫了这么一句。本来，自从三个儿子被杀死以后，刘妈嬸就压根儿没有再相信过那个什么观世音娘娘。现在，她

又莫名其妙地叫将起来了,象人们在危难中呼叫妈妈一样。她想:也许世界上除了菩萨娘娘之外,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知道她的苦痛的心情呢。她又那么习惯地祈求起来:

"观世音菩萨娘娘哟!我敬奉你老人家四十多年了,这回总该给我保祐保祐些儿吧。我的儿子,我的性命呀!……我只要报了这血海样的冤仇!……菩萨!我,我,……"

随即儿子们便一个一个地横躺在她的前面:

大的一个:七刀,脑袋儿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肚子上还被凿了一个大大的窟窿,肠子根根都拖在地上。小的呢?一个三刀;一个手脚四肢全被砍断了。满地都是赤红的鲜血。三枝写着"斩决匪军侦探×××一名"的纸标,横浸在那深红深红的血泊里。

天哪!

刘媪妈尽量地将牙门切了一切,痛碎得同破屑一样的那颗心肝,差不多要从她的口中跳出来了。她又拚命地从那阶级上爬将起来,坐着叹了一口深沉的恶气。她拿手背揉揉她的老眼,泪珠又重新地淌下两三行。

她再回头向黑暗的周围张望了一会。

"该不会不来了吧!"

突然地,她意识到她今晚上的事件上来了。她便忍痛地将儿子们一个一个地从脑际里抛开,用心地来考虑着目前的大事。她想:也许是要到天明时才能达到这儿呢,那班人是决不会不来的。昨夜弟兄们都对她说过,那班人的确已经到了土地祠了,至迟天明时一定要进攻到这里。因此,她才拒绝了弟兄们的好意,坚决地不和他们一同退走,虽然弟兄们都能侍奉她同自己的亲娘一般。她亲切地告诉着弟兄们,她可以独自一个人守在这儿,她自有对付那班东西的方法。她老了,她已经是五十多岁了的

人呀,她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为着儿子,为着……怎样地干着她都是心甘意愿的。她早已经把一切的东西都置之度外了。她伤坏着自家的腿子,她忍住着痛,她就只怕那班人不肯再到这儿来。

是五更时候呢,刘嬸妈等着;天上的星星都沉了。

"该不会不来了吧?"

她重复地担着这么个心思。她就只怕那班人不肯再来了,致使她所计算着的,都将成为不可施行的泡幻,她的苦头那才是白吃了啊!她再次地将身躯躺将下来时,老远地已经有了一声:——

拍!

可是那声音非常微细,刘嬸妈好象还没有十分听得出来。随即又是:——

拍!拍!拍!……

接连地响了两三声,她才有些听到了。

"来了吗?"

她尽量地想将两只耳朵张开。声音似乎更加在斑密:

拍!拍拍拍!噼噼噼噼!……

"真的来了啊!"

她意识着。她的心中突然地紧张起来了!有点儿慌乱,又有一点儿惊喜。

"好,好,好哇!……"

她的肚皮里叫着。身子微微地发颤了。颤,她可并不是害怕那班人来,莫名其妙的,她只觉得自家这颗老迈创碎的心中,还正藏着许多说不出的酸楚。

又极当心地听过去,枪声已是更加斑密而又清楚些了。大约是那班人知道这里的弟兄们都退了而故意示威的吧!连接

着,手提机关枪和迫击炮都一齐加急起来。

刘媪妈心中更加紧急了。眼泪杂在那炮火声中一行一行地流落,险些儿她就要放声大哭起来!她虽然不怕,她可总觉得自家这样遭遇得太离奇了,究竟不知道是前生作了些什么孽啊!五六十岁了的人呀,还能遭受得这般的灾难吗?儿子,自家,……前生的罪孽啊!……

刘媪妈不能不设法子抑止自家的酸痛。她的身躯要稍为颤动一下子,腿子就痛得发昏。枪声仍旧是那么斑密的,而且愈来愈近了。她鼓着勇气,只要想到自家被惨杀的那三个孩子,她便什么痛苦的事情都能忘记下来。

流弹从她的身边飞过去,她抱着伤痛的一个腿子滚到阶级的下面来了。

枪声突然地停了一停。天空中快要发光了。接着是:——

帝大丹!帝大丹!……

——杀!

一阵冲锋的喊杀声直向这儿扑来。刘媪妈更加现得慌急。

喊声一近,四面山谷中的回声就象天崩地裂一样。她慌急呢,她只好牢牢地将自家的眼睛闭上。

飞过那最后的几下零乱的枪声,于是四面的人们都围近来了。刘媪妈更加不敢睁开她的眼睛。她尽量地把心儿横了一横,半口气也不吐地将身子团团地缩成一块。

“你们来吧!反正我这条老命儿再也活不成功了!”

二

临时的法庭虽不甚堂皇,杀气却仍然十足。八个佩着盒子炮的兵丁,分站在两边,当中摆着的是那一张地藏王菩萨座前的

神案。三个团长,和那个亲身俘获刘嫡妈的连长,也都一齐被召集了拢来,准备做一次大规模的审讯。

旅长打从地藏王菩萨的后面钻出来了,两边一声:“立正!”他又大步地踏到了神案面前,眯着眼睛向八个兵丁扫视了一下,仁丹胡子翘了两三翘,然后才在那中间的一条凳子上坐下了。

“稍息!”

三个团长坐在旅长的右边。书记官靠近旅长的左手。

“来!”旅长的胡子颤了一颤,“把那个老太婆带上堂来!”

“有!”

刘嫡妈便被三个恶狠狠的兵士拖上了公堂,她的脑筋已经昏昏沉沉了。她拚命地睁大着眼睛。她看:“四面全是那一些吃人不吐骨子的魔王呀。上面笔直坐着的五个,都象张着血盆那样大的要吃人的口;两边站立的,活象是一群马面牛头。这,天哪!不都是在黄金洞时一回扫杀了三百多弟兄的吗?不都是杀害了自家儿子的仇人吗?是的,那班人都是他们一伙儿。他们这都是一些魔鬼,魔鬼啊!……刘嫡妈的眼睛里差不多要冒出血来了。她真想扑将上去,将他们一个一个都抓下来咬他们几口,将他们的心肝全挖出来给孩子们报仇。可是,现在呢?她不能,她不能呀!她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他们投着愤怒的火焰,而且,她还要……

刘嫡妈下死劲地将牙门咬着,怒火一团团地吞向自家的肚子里去燃烧。她流着眼泪,在严厉的审问之下,她终于忍心地将舌头扭转了过来。

“大老爷呀!我,我姓黄,我的娘家姓廖!……”

“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那年,平江到了土匪,我们一家人弄得无处容身,全数都逃到湘阴城中去了。大约是上个月呢,不知是哪一位大老爷的大

兵到了这儿，到处张贴着告示，说匪徒已经杀清了，要百姓通通回到平江来。我，我便带着三，三个孩子回来了，在这破庙里的旁边搭了一个小棚子过活。哪晓得，天哪！那位大老爷的大兵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在几天后的一个黑夜里偷偷地退了，我们全没有知道，等到匪徒包围拢来了时才惊醒，大老爷呀！我们，我们，……呜！呜！……”

刘嫡妈放声大哭了。那样伤心啊！

“后来你们就都做了土匪吗？”

“呜！呜！……”

“你说呀！”

“可怜，可怜，大老爷呀！后来，后来，我的三个儿子，全，全给他们捉了去，杀，杀，杀！呜！……”

“杀了吗？”旅长连忙吃了一惊，“那么，你呢？”

“呜！呜！——……”

“你，你说，你说出来！”

旅长的仁丹胡子越翘越高了。

“我，我，老爷呀！我当时昏死了过去。后来，后来，我醒了，我和他们拚命呀！……我还有两个孙儿在湘阴，我当时没有甘心死。我要告诉我的孙儿，将来替他的老子报仇，报仇，报仇呀！……我便给他们关在这庙里补衣袋！呜！呜！——……”

“后来呢？”一个胖子团长问。

“后来，老爷呀！我含着眼泪儿替他们做了半个月，几回都没有法子逃出来。一直，一直到昨晚，他们的中间忽然慌乱起来了，象要逃走似的。我有些猜到了，我想趁这机会儿逃脱。……不料，不料，老爷呀！他们好象都看出我来了似的，他们要我同他们一道退去，他们说我的衣裳补得还好。不由分说的，他们先用一把火将我的茅棚子烧光。他们要我和他们一同退到廖山

嘴！……”

“廖山嘴!”旅长吃了一惊！他初次到这里,他还不知道哪儿是“廖山嘴”呢。

“你去了吗?”他又问。

“我,我不肯和他们一道去,老爷呀！他们便恶狠狠地打了我几个耳光,用枪杆子在我的腿子上猛击了一下。我完全昏倒下来了。等,……等我醒来时,已经没有看见他们的踪影了,我的腿子上全是血迹！……后来,……”

于是那个俘获刘嫡妈的连长,便也走上来了,他报告了他捕获刘嫡妈的时候的情形。同老太婆亲口说的一样,是躺在庙门外的那个石阶级下面。

旅长点了一点头,又回头对刘嫡妈说:

“黄妈妈,土匪们说的是要你同他们退到廖山嘴吗?”

“是的！……大老爷呀！但愿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将我送回,送回到湘阴去。我那儿还有两个孙子,我永生永世不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你老人家禄位高升！……呜！呜！……”

砰砰……她连忙爬在地上叩了两三个响头！

“好的。你这老太婆也太可怜了。老爷一定派人送你回到湘阴去。”旅长说着,抬头又吩咐了站班的一声:“去！将杨参谋请来,叫他把军用地图带来看看。”

“嗯!”

“大老爷呀！你老人家做做好事,送我回到湘阴去吧！……”

“唔!”

杨参谋捧着一卷地图走出来了。

“报告旅长,要查地图吗?”

“是的，请你来查一查廖山嘴在哪里?”

杨参谋将地图捧上了神案，四五个人分途查起来:

黄金洞，刘集镇，三槐砾，栗子岭，……

“没有呀，旅长！这个地方。”杨参谋报告。

“没有，平江四乡都没有!”

三个团长都回复着。连旅长自己也没有查出来。

“那么，黄妈妈你知道廖山嘴吗?”

“一个小谷子，在东边，五十多里路。……那里是我的娘家，大老爷呀！那里很久很久以前就没有人住了。……”

四五个人又在东面查了十余遍，仍旧没有查着。

“你能够引导我们去吗，黄妈妈?”

“我，我，大老爷呀！……我，我，我不……”

“不要紧的。”旅长轻声地安慰着，“你只管带我们去吧！追着了土匪你也有功呀！而且，又替你的儿子报了仇，将来送你回湘阴时，还可以给你些养老费！……”

“我，我不能走，走呀！……大老爷，做做好事吧！……”

“我这里有轿子。黄妈妈，你不要怕，追着了就可以给你的儿子报仇。”

“我，我实在，……”

“来!”旅长朝着下面的兵士，“将这黄妈妈扶下去，好好地看护她，给她吃一餐好的菜饭！……”

三

据侦探的报告，匪徒们确是从东方退去的。但不知道退去有多少距离了。旅长，团长，和旅司令部的参谋们，都郑重地商量了一阵，都以为是应该追击的。黄妈妈说的并不是假话，那样

忠实的一个老年妇人,而且还被匪徒们击坏了腿子呢。

追,一定追!

下午,全旅人一共分为五队,以最锋利的手提机关枪连当作了尖兵。第一团分为第二第三两队作前卫。第二团为第四队。第三团及旅部特务营、炮兵营,为第五队。每队距离三里五里,或十余里,一步一步地向匪区逼近拢来。

刘媼妈坐在一顶光身的轿子上,两个极其健壮的脚伕将她抬起来,带领着几个侦探尖兵,跑在最前面。她的心跳着,咚咚的,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味儿。她可早已将性命置之度外了,她虔诚在祈求她这一次事件的成就。菩萨,神明,……

她回头向后面来望了一下:人们象一条长蛇似的,老远老远地跟着她。她告诉着轿夫们,顺着一条非常熟的小路儿前进。

野外没有半个人影儿了,连山禽走兽都逃避得无影无踪。树林中更加显得非常沉静。没有风,树叶连一动都不动,垂头丧气地悬在那里象揣疑着它们自家的命运一般。

当她——刘媼妈——引导着尖兵们渡过了一个山谷子口的时候,她的心里总要不安定好几分钟。饱饱的,不是慌忙,也不是惊悸!不是欣喜,又不是悲哀!那么说不出来的一个怪味儿啊!眼泪会常常因此而更多地流着。一个一个的山口儿渡过了,刘媼妈的心中,就慢慢着充实起来。

天色异常的阴暗。尖兵搜索前进到四十里以外的时候,看看地已经是接近黄昏了。四面全是山丘,一层一层地阻住了眼前的视线。看过去,好象是前面已经没路途了;等到你又转过了一个山谷口时,才可以发现到那边也还有一片空旷的田原,那边也还有山丘阻住!……

静静地前进着,离刘集镇只差两三个谷子口了。刘媼妈的那颗悬挂在半天空中的心儿,也就慢慢地放将了下来。她想:

“这回总该不会再出岔子了吧！好容易地将他们引到了这里。……”

于是，她自家一阵心酸，脑筋中便立刻浮上了孩子们的印象。

“孩子们呀！”她默祝着，“但愿你们的阴灵不散，帮助你们的弟兄们给你们复仇，复仇，我，我！……你们等着吧！我，妈妈也快要跟着你们来了啊！……”

眼泪一把一把地流下来。

“只差一个山岗就可以看见廖山嘴的村街了。”刘媪妈连忙将眼泪拭了一拭，她告诉了尖兵。

“谷子那边就是廖山嘴吗？”

“是的！”

尖兵们分途爬到山尖上，用了望镜向四围张望了一回。突然地有一个尖兵叫将起来了：“不错！那边有一线村街，一线村街，还有红的旗帜呢！”

“旗帜？”又一个赶将上来，“不错呀！一面，二面，三面，……王得胜，你赶快下去报告连长！……”

于是，第一队首先停止下来，散开着。接着，第二队前卫也赶来散开了，用左右包围的形势，配备着向那个竖着红旗帜的目标冲来。

“黄妈妈，你去吧！这儿用不着你了，你赶快退到后方去吧！”

尖兵连长连忙将刘媪妈挥退了。自家便带领着手提机关枪的兵士，准备从正面冲锋。

翻过着最后一条谷子口，前面的村街和旗帜都只剩了一些模糊的轮廓。三路手提机关枪和步马枪都怪叫起来：

拍！拍！拍！拍！……噼噼噼噼！……格格格格！……

冲过了半里多路,后面第三队的援军也差不多赶到了。可是,奇怪!那对面的村街里竟没有一点儿回声。

“出了岔子吗?”

连长立刻命令着手提机关枪停止射击。很清晰地,他辨得出来只有左右两翼的枪响。

“糟糕呀!许是中了敌人的鬼计!”

他叫着。他想等后面指挥的命令来了之后再进攻。等着,左右两翼的枪声停止了。

四围没有一些儿声息。

“怎么的?”

大家都吃了一惊!

“也许是他们都藏在那村街的后面吧?”有人这么说。

“我们再冲他一阵,只要前后左右不失联络,是不要紧的。反正已经冲到这谷子里来了。”

后面指挥的也是这末说。于是大队又静声地向前推进起来。天色已经黑得看不清人影子了。

刘集镇!

没有一个敌人。几枝旗帜是插着虚张声势的,村街上连鬼都没有。从破碎的一些小店的招牌上,用手电筒照着还可以认得出来,清清楚楚的这儿是“刘集镇”。

“刘集镇?怎么?这儿不是叫廖山嘴吗?”

“鬼!”

大家都一齐轰动起来。第二队第三队都到齐了,足足有一团多人挤在这谷子里。其余的还离开有十来里路。

天色乌黑得同漆一样。

“糟糕!……”胖子团长的心里焦急着,“这回是上了敌人的当了。那个鬼老太婆一定没有个好来历。明明是刘集镇,她偏

假意说成一个‘廖山嘴’！……”

退呢？还是在这儿驻扎呢？突然地：——

拍！——

对面山上一声。胖子团长一吓：——“怎么？”

接着，四围都响将起来了：

拍！拍！拍！……

噼！噼！噼！……哒吼！……

轰！轰！轰！……

“散开！……散开！……”官长们叫着。班长们传诵着。

每一个枪口上都有一团火花冒出来！流弹象彗星拖着尾巴。

四

旅长气得浑身发战。一直挨到第二天的下午，第一团陆续归队的还不到一连人，他的胡子差不多要翘上天空了。

他命人将刘嫡妈摔在他的面前，他举起皮鞭子来乱叫乱跳着。

他完全失掉他的人性了：

“呀呀！你说，你说！你这龟婆！你干吗哄骗咱们？你干吗将刘集镇说成一个廖山嘴？你说，你说，……我操你妈妈！……”

拍拍！……

皮鞭子没头没脑地打在刘嫡妈的身上，刘嫡妈已经没有一点儿知觉了。

“你说不说？我操你妈妈！……”

拍！拍！……

“拿冷水来！我操你妈妈！……”

刘媪妈的浑身一战，一股冷气直透到她的脑中，她突然地清醒了一点。她的眼前闪烁着无数条金蛇，她的耳朵边象雷鸣地震一样。

“你说不说？我操你妈妈！你干吗哄骗咱们？你干吗做匪徒们的奸细，你是不是和匪徒们联络一起的！……”

刘媪妈将血红的眼睛张了一下，她不做声。她的知觉渐渐地恢复过来了。她想滚将上去，用她的最后的一口力量来咬他们几下。可是，她的身子疼痛得连半步都不能移开。她只能嘶声地大骂着：

“你要我告诉你们吗？你们这些吃人不吐骨子的强盗呀！我只恨这回没有全将你们一个个都弄杀！我，我恨不得咬下你们这些狗强盗的肉来！我的儿子不都是你们杀死的吗？黄金洞的弟兄们不都是你们杀死的吗？房子不都是你们烧掉的吗？你们来一次杀一次人，你们到一处放一处火！我恨不得活剥你们的肉，我情愿击断自家的腿子！我，我，……”

她拚命地滚了一个翻身，想抱住一个人咬他几口！……

“呀！”旅长突然地怪叫着，“我操你的妈妈！我操你的妈妈！你原来是匪军的侦探！……我操你的妈妈！……”他顺手擎着白郎林手枪对准刘媪妈的胸前狠命地一下：——

拍！

刘媪妈滚着，身子象凌了空，浑身的知觉在一刹那间全消灭了。

她微笑着。

老远地，一个传令兵拿着两张报告跑来：——

“报告旅长！第一团王团长昨晚的确已被匪军俘去！现在第二第三两团都支持不下了，请旅长赶快下退却命令！”

“退!”旅长的腿子象浸在水里:“我操她的妈妈! 这一次,这一次,……我操她的妈妈! ……”

1933年9月29日,深夜在上海。

偷　　莲

下午,太阳刚刚落土的时候,那个红鼻子的老长工和看牛的小伙子秋福,跑到小主人底房间里来了。

“怎么? 汉少爷! ……”那个老长工低声地微微地笑着,摸着胡子:“守湖的事情……”

汉少爷放下手中的牙牌书,说:

“我去! 我对爹爹说过了的。……”

“真的吗?”秋福夹在中间问。

“真的!”

老长工将手从胡子上拖下来,又笑了一笑:“那么,我们今晚不要到湖边去了啰……”

“是的,你去喝你底酒吧!”

小伙子秋福喜的手舞脚跳,今晚他还约了上村底小贵到芦苇丛中去烧野火的,不要他去守湖就恰巧合了他的心意。老长工呢,记起喝酒就几乎把嘴都笑扁了。他向小主人装了一个讽刺的,滑稽的,含着一种猥亵意思的手势,说了一声:“要当心啊”就走了。“来!”汉少爷突然抛来一句。

秋福和老长工打了转。

“你们去对碾坊的长工们说,叫他们今晚无事不要到湖边来。除非……”他指着胸前挂着的那个放亮的叫吹子:“懂不懂啦? ……”

"懂!"老长工答应着。

二

月亮滑出了黯淡的云围。

被派去做侦探工作的桂姐儿和小菊,都在喘着息,流着细细的汗珠,跑回了。她们向见识高超的云生嫂报告:

"今夜……是,可以的!那个红鼻子老倌和小鬼子都不在了,长工们也就喝酒打牌去了。……"

"那么。是谁守湖边呢?"

"是……"桂姐儿忸怩地说:"那个……从省里的洋学堂里回来的……。"

云生嫂点点头,钉着桂姐儿,带着一种狡黠的意义深长的微笑。

桂姐儿底脸红了,她低着头,圆睁着那水汪汪淘气的眼睛,满心带怒地向云生嫂冲过来……"你笑什么呀?云嫂子!你,你……"

"不是笑你哟!我笑那个洋学堂回来的鬼啦!……你去吧!告诉太生婶,桃秀,李老七姑娘……人越多越好,月亮中的时候,我们在叉湖口碰船!……"

"唔!还要找她们……"桂姐儿拖着小菊底手,心中还是气愤不消地,匆匆地向上村跑了去。

三

莲蓬,已快将老迈了;低着头,干枯着脸,无可奈何地僵立在湖面,叹息它底悲哀的命运,荷叶大半都成了破扇形,勉强地支

持着三五根枯骨子,迎风摇摆着。九月底冰凉的露水洒遍了湖滨。在远方,在那辽阔的无涯的芦苇从里,不时有大块的,小块的,玩童们散放着的野火冒上来。

汉少爷轻轻地走近了湖岸,他坐在大划船上,仰望着高处,仰望着那不可及的星空而不作声。他的脑子里塞满着那淘气的,猫一般的水汪汪的眼睛,和那被太阳晒得微黑的,还透露着一种可爱的处女红的面庞。他想起六月里在湖中失掉的那一次机会,和今天白天在湖边游玩时所瞥到的那一个难忘的笑容。

"是的!她们一定要来的!"他自家对自家说:"不管她们的人多人少,我都不吹叫子,我只要捉住那一个水汪汪的……"

学校里的皇后的校花们哪有这儿的好呢?——他想,那都是油头粉面,带着怪香怪气的,动不动就要你去服从她,报效她……而这里的,汗香,泥土香,天然的处女的红晕和水汪汪的眼睛!……

他乐心了,他等着。露水慢慢地润湿了他的周身——他不管,湖风使他打了好儿回寒战——他不管,他提了一提精神,使出了一股在学校跑万米般的耐劲,目不转睛地遥望着那叉湖口的尖端。

月亮已经渐渐地升到中空了。

四

"你上前去!桂姐儿!"

"为什么单要我去呢?你……"桂姐儿生着气,把那只不到一丈长的摇篮似的莲子船横在湖口,用小桨儿使力地把水中的月光敲成粉碎。靠近着她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她的脸的的确确已经红到耳根了。

“不会害你的，痴子！……”云生嫂把自己底莲子船摇上一步，两个人象鸭子似的靠紧了：“你去引他来，我们帮你……”

桂姐儿还是不依，虽然她明知大家不会让她吃亏，但她总不愿意。六月间在湖里乘凉的那一次她还记得很清楚，那个人，那个洋学堂里的家伙，简直象一头畜生似的……

云生嫂和李老七姑娘们再三地劝了一会，宽心了一会，她才一声不响地摇起她的那片小桨来。

她的头低得几乎着了船板了，心头一阵阵地，不安地，频繁地跳动。莲子船钻过那荷根荷叶时，在水底下，就发出了一种轻轻的，沙声的叫响来。她回头看一看：云生嫂们还老远地，缓缓地落在她的后面，不时给她抛过来一些决心和勇气。……

她把心儿横了一横，使力地划着她底小桨，船身就象箭一般地向岸南奔去……

五

汉少爷的眼睛几乎望穿了。当他看见了一个莲子船向他驶来的时候，当他认出来了是那个熟识的，细长的，苗条的身段的时候，当他醉心了那一个轻巧的，圆熟的，划船的姿势的时候，他就满心自得地驾着那个笨重的大划船，不顾性命地追了上来。

桂姐儿恨恨地咬着牙，有意要使他跟着她兜几个圈子，然后等快要接近了大夥儿的时候，她就故意地停了一停，闯在他底大划船边上！……

汉少爷伸过手来拖她底船，她翻身一跳，就渡上他底大划船了！汉少爷迎面来拥她，胸前的叫吹子给打落到水中了！

两个人互相地扭着，扯着……

十多只埋伏好的莲子船野鸭似地扑了拢来，十多个女人跳

上大划船。……

桂姐儿救起了,汉少爷抓住了!

“用带子绑好他!”

汉少爷想叫——一团很大的棉花塞到他的口里。

桂姐儿哭着!她吃了亏。她没命地在汉少爷的脸上抓了两抓!汉少爷痛苦地瞪着眼,脸上流出几行血液来。

云生嫂指着他骂道:

“你这小黄蜂!你,怕一辈子也没有吃过苦的,你妈的!……你寻快活吗?……”

“哈哈!请他在这里睡一睡夜凉床……”

又有谁从人丛里抛过来这么冷冰冰的一声耍笑。

六

月儿渐渐地偏了西。

十多只莲子船在湖中穿来穿去,十多把剪子一齐响动起来。

桂姐儿的心里还是气愤不平,她一边剪莲蓬子,一边揩眼泪。她的莲蓬比什么人都剪得少。

云生嫂安慰她道:

“不要紧,妹妹!你吃了亏大家都晓得的,等等我们每个人分给你一点……”

湖风起了,浪涛不规则地掠过荷叶荷根,把莲子船晃掀得起伏不停地摇晃着。

“快点啦!恐怕长工们要追来呢!”

“不,他们喝米酒要喝得醉乱的……”

每一个小船都装得满满了,每一个人心中都喜气洋洋的。没有老头儿的高声的叫喊,没有凶恶的长工驾船来追捉!……

在叉湖口再度碰船的时候，她们还低声地，断续地唱了起来；

“偷莲……偷到月三更啦，……
家家户户……睡沉沉；……
有钱人……不知道无钱人的苦，……
无钱人……却晓得有钱人的心！……
紧摇桨……快撑篙，……
守湖的人追来……逃不掉！……
……
……”

七

米酒把老长工的鼻子烧得更加红了。第二天。他从他那发了霉的狗窝似的稻草中，懒洋洋地爬起来的时候，太阳早已经下了墙了。

他用烂棉花揩了一揩眼睛，蹒跚地跑到了小主人底书房：

“汉少爷！汉少爷……”

书房里冲出一口秋晨特有的冷气来。接着他又满腹犹疑，自家对自家说：

“真是稀奇事！真是……一定要给那班小妖精迷住的！……”

他连忙跑到狗窝中去，把那个夜间被野火烧光了头发的小伙子叫起来：

“你这鬼崽子！你！你……妈妈的，快些……寻，寻汉少爷去！……”

在湖中,一老一小,费了很大的力量,才把汉少爷底船拖了拢来。

汉少爷底脸肿得象判官,几条血痕凝成了紫黑色。他狠命地给了长工一个耳刮子!沙声地叫道:

"你……你们……都死了吗?妈妈的!……"

老长工哭不得,笑不得。他在鼻子上使力地揩了一揩:

"少爷……你,你没有吹叫子啦!……"

"妈妈的!……"汉少爷底声音几乎沙得发哑了:"去,同我回去告诉爹爹去!为首的是云生婆子,她妈的!她还欠我们底租,欠我们底钱!不把她丈夫关三年不显老子底颜色!……"

小伙子秋福死死地抱着他那被野火烧光了的头,圆着那满是脏污的眼睛,望着小主人发着抖。他怕那耳刮子又落到他底头上来。他想:

"这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少爷……他妈的,绑一夜!……"

1935年2月20日

鱼

一

一种绝望的焦虑的情绪包围着梅立春。他把头抬起来,失神地仰望着芦棚的顶子,烛光映出几个肿胀的长短不齐的背影来,贴在斑密的芦苇壁的周围,摇摇不定。

“喂,吃呵!老梅……”

老梁,那一个烂眼睛的黄头发的家伙,被米酒烧得满面通红,笑眯眯地对他装成一个碰杯的手势。

“唔!……”老梅沉吟着,举起杯来喝上一口。心事就象一块无形的沉重的石头似的,压着他,使他气窒。伸筷子夹着一块圆滑的团鱼,这一战,就落到地上的残破的芦苇中去了……

“我说……”老头子祥爹的小眼睛睁开了,直钉着老梅的脸膛,咳了一声,象教训他的神气:“立春,你真是太不开通了!生意并不是次次都得赚钱的,有时候也须看看时运,唔!时运……譬如说:你这一次小湖里的鱼……”

老梅勉强地咬着油腻的嘴唇,笑了一下。他想教人家看不出他是为了盘小湖失败的那种焦灼的内心来,可是一转眼他就变得更加难耐了。空洞的满是污泥的小湖的底,家中的老婆和孩子们,瞎了眼睛的寡嫂和孤苦的侄儿,都象在那前面的芦苇壁

中伸出了嘴来欲将他吞没……而后面呢？恰巧是债主而兼老板的黄六少爷的拳头堵击着他，使他浑身都觉得疼痛而动摇起来了。

“不是吗？我也这么说过的！”王老五，那坐在左边的一个，摸着他那几根稀疏的胡须，不紧不慢地说：“并且，也许小湖还不致于……”

老梅明知道这都是替他宽心的话，于是他也自家哄自家似地，把“也许”那两个字拖进到心中了。万一明天车干了小湖，鱼又多出来一些呢……

“好，管他妈妈的，碰杯吧！”他一下子站了起来，满满地斟上一大杯米酒，向那五六个临时请来车湖的邻居，巡敬一个圆圈，灌到肚中去。

二

带着八分醉意，肩起那九尺多长的干草叉，老梅弯着腰从芦苇棚子中钻出来了。他想沿湖去逡巡一遍，明天就要干湖了，偷鱼的人今晚上一定要下手了的。

十月的湖风，就有那么锐利的刺人的肤骨，老梅底面孔刮得红红的，起了一阵由酒底热力而衬出来的干燥的皱纹。他微微地呵了一口气，蹒跚地走向那新筑的湖堤。

驼背的残缺的月亮，很吃力地穿过那阵阵的云围，星星频频地夹着细微的眼睛。在湖堤的外面，大湖里的被寒风掀起的浪涛，直向漫无涯际的芦苇丛中打去，发出一种冷冰冰的清脆的呼啸来。湖堤内面，小湖的水已经快要车干了，平静无波的浸在灰暗的月光中，没有丝毫可以令人高兴的痕迹。虽然偶然也有一两下仿佛象鱼儿出水的声音，但那却还远在靠近大湖边的芦苇

从的深处呢。

老梅想叹一口气,但给一种生成的倔强的性格把他哽住下来了。他原来是不相信什么命运的人,不过近年他的确是太给命运折磨了一点。使他的境况,一天比一天坏起来。三个孩子和老婆,本来已经够他累了的,何况去年哥哥死时还遗下一个瞎子嫂嫂和十岁的侄儿呢?种田,没饭吃,做船夫,没饭吃,现在费很大的利息借一笔钱来盘湖,又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要不是他还保持着那种生成的倔强的性格啊!

米酒的力量渐渐地涌了上来,他底视线开始有点朦胧了。踏着薄霜的堤岸,摇摇摆摆地,无意识地望了一望那两三里路外的溶浴在月光下面的家,和寡嫂底茅屋,便又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向那有水声的芦苇跟前了。

"是谁呢,那水声?"他觉得这芦苇中的声响奇怪,就用力捏了一捏手中的干草叉,大声地叫起来了:

"哪一个在水中呀?"

寂静……一种初冬的,午夜的,特殊的寂静。

他走向前一步,静心等了一会,又听见了一个奇特的水声。"妈的!让我下水……"话还刚刚说出一半,就象有一群出巢的水鸭似地,六七个拖着鱼篮的人,从芦苇丛中钻出来了,不顾性命地爬上湖堤,向四方奔跑着。

老梅底眼睛里乱迸着火星!他举起干草叉来追到前面,使力地捌翻了一个长个儿,再追上去,又把一个矮子压到了,篮子满满的鱼儿,仍旧跳到了小湖中。

酒意象给泼了一盆冷水似地全消了。老梅大声地把伙伴们都叫了拢来,用两根草绳子缚着俘虏,推到芦苇棚中仔细一看,五六个人都不觉得失声哈哈大笑起来。

三

当天上的朝霞扫尽了疏散的晨星的时候，当枯草上的薄霜快要溶解成露珠的时候，当老梅正同伙伴们踏上了水车的时候，在那遥远的一条迂曲的小路上，有一个驼背的穿长袍戴眼镜的人，带着一个跟随的小伙子，直向这湖岸的芦苇前跑来。

老头子祥爹坐在车上，揩了一揩细小的眼睛，用手遮着额角，向那来人的方向打望了一回，就正声地，教训似地对老梅说：

"你不要响，立春！让我来……"他不自觉地装了一个鬼脸，又回头来对烂眼睛的老梁说："你要是笑，黄头发，我敲破你底头！……"

老梁同另外三个后生都用破布巾塞着嘴。王老五老是那么闲散地摸着他那几根稀疏的胡须，一心一意地钉着那彩霞的天际。

驼背的穿长袍戴眼镜的人走近来了。

"你早呀！黄六少爷！"

"唔，早呀！祥爹。"

互相地，不自然地笑了一笑。一种难堪的沉默的环境，沉重地协迫着黄六少爷的跳动的心。他勉强地颤动着嘴唇问道：

"祥爹……看，看没有看见我家的长工和侄儿呢？"

"唔……，没，没有看见呀！这样早，你侄少爷恐怕还躺在被窝里吧。"接着又抛过来一个意义深长的讽刺的微笑，不紧不慢的："长工，那一定是放牛去了啰……"

"不，昨夜没有回家！"

"打牌去了……"

"不，还提了鱼篮子的！"黄六少爷渐渐地感到有些尴尬而为

难了。

“啊……”祥爹满不在意地停了一停水车的踏板,“这样冷的天气,侄少爷还要摸鱼吗?……唉!到底是有钱人家,这样勤俭……难怪我们该穷……”

那个的面孔慢慢地红起来,红到耳根,红到颈子……头上冒着轻盈的热气。

“热吗?黄六少爷!十月小阳春呀!”话一句一句地,象坚硬的石子一般向黄六少爷打来,他的面孔由红而紫,由紫而白。忽然间,一种固有的自尊心,把他激怒起来了:

“老东西!还要放屁吗?不要再装聋作哑了,你若不把我底人交出来……”

“哎呀!六少爷,你老人家怎么啦!寻我们光蛋人开心吗?我们有什么事情得罪你老人家吗?问我们,什么人呀……”

“好!你们不交出来吗?……我看你们这些狗东西的!”黄六少爷气冲冲地准备抽身就走。老梅本已经按耐不住了的,这一下他就象一把断了弦的弓似地弹起来,跳到水车下面:

“来!”

象一道符命似的把黄六少爷招转了。

“六蜈蚣,我底孙子!我告诉你,你只管去叫人来,老子不怕!你家的两个贼都是老子抓起的!来吧,你妈妈的!你越发财就越做贼,……我操你底祖宗!

“哈哈!……”老梁抽出了口中的手巾来大笑着。

“哈哈!……”王老五摸着他那几根稀疏的胡须大笑着。

只有老头子祥爹低下了头,一声不响地皱着眉额,慢慢地,才一字一板地打断着大家底笑声:

“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们,唉!……不好的!我,我原想奚落他一场,就把人交给他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得罪那蜈蚣

精。唉！你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

“什么呢？祥爹,你还不知道吗？小湖的鱼已经有数了。骂他,也是要害我的,不骂他,也是要害我的。……”老梅怒气不消地说。

“那么,依你底打算呢？……”

“打算？我一个人去和他拚……”

“唔！不好的！……”老头子只管摇着头。回转来对水车上的人们说:“停一会儿再车吧！来。我们到棚子里去商量一下……”

太阳,从辽远的芦苇丛中涌上来,离地面已经有一丈多高了。六七人,象一行小队似地,跟在老头子祥爹底背后,钻进了那座牢固的芦苇棚子中。

1935年4月

山村一夜

外面的雪越下越紧了。狂风吹折着后山的枯冻了的树枝，发出哑哑的响叫。野狗遥远地，忧郁而悲哀地嘶吠着，还不时地夹杂着一种令人心悸的，不知名的兽类的吼号声。夜的寂静，差不多全给这些交错的声音碎裂了。冷风一阵一阵地由破裂的壁隙里向我们的背部吹袭过来，使我们不能禁耐地连连地打着冷噤。刘月桂公公面向着火，这个老年而孤独的破屋子主人，是我们的一位忠实的农民朋友介绍给我们来借宿的。他的左手拿着一大把干枯的树枝，右手捋着灰白的胡子，一边拨旺了火势，一边热烈地，温和地给我们这次的惊慌和劳顿安慰了；而且还滔滔不停地给我们讲述着他那生平的，最激动的一些新奇的故事。

因为火光的反映，他的眼睛是显得特别地歪斜，深陷，而且红红的。他的额角上牵动着深刻的皱纹；他的胡子顽强地，有力地高翘着；他的鼻尖微微地带点儿勾曲；嘴唇是颇为宽厚而且松弛的。他说起话来就象生怕人家要听不清或者听不懂他似的，总是一边高声地做着手势，一边用那深陷的，歪斜的眼睛看定着我们。

又因为夜的山谷中太不清静，他说话时总常常要起身去开开那扇破旧的小门，向风雪中去四围打望一遍，好象察看着有没有什么人前来偷听的一般；然后才深深地呵着气，抖落那沾身的雪花，将门儿合上了。

“……先生,您们真的愿意常常到我们这里来玩吗?那好极了!那我们可以经常地做一个朋友了。”他用手在这屋子里环指了一个圈圈:“您们来时总可以住在我这里的,不必再到城里去住客栈了。客栈里的民团局会给您们麻烦得要死的。那些蠢子啊!……什么保人啦,哪里来啦,哪里去啦,‘年貌三代’啦,……他们对于来客,全象是在买卖一条小牛或者一只小猪那样的,会给您们从头上直看到脚下,连您们的衣服身胚一共有多少斤重量,都会看出来的。真的,到我们这个连鸟都不高兴生蛋的鬼地方来,就专门欢喜这样子:给客人一点儿麻烦吃吃。好象他们自己原是什么好脚色,而往来的客人个个都是坏东西那样的,因为这地方多年前就不象一个住人的地方了!真的,先生……

“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些人的:他们自以为是怎样聪明得了不得,而别人只不过是一些蠢子。他们自己拿了刀去杀了人家——杀了‘蠢子’——劫得了‘蠢子’的财帛,倒反而四处去向其他的‘蠢子’招告:他杀的只不过是一个强盗。并且说:他的所以要杀这个人,还不只是为他自己,而是实在地为你们‘蠢子’大家呢!……于是,等到你们这些真正的蠢子都相信了他,甚至于相信到自己动起手去杀自己了的时候,他就会得意洋洋地躲到一个什么黑角落里去,暗暗地好笑起来了:‘看啦!他们这些东西多蠢啊!他们蠢得连自己的妈妈都不晓得叫呢!’……真的,先生,世界上就真会有这样一些人的。但他们却不知道:蠢的才是他们自己呢!因为真正的蠢子蠢到了不能再蠢的时候,也就会一下子变得聪明起来的。那时候,他们这些自作聪明的人,就是再会得‘叫妈妈’些,也怕是空的了吧。真的啊,先生!世界上的事情就通统是这样的——我说蠢子终究要变得聪明起来的。要是他不聪明起来,那他就只有自己去送死了,或者变成一个什么十足的痴子,疯子那样的东西!……先生,真的,不会错的!

……从前我们这里还发生过一桩这样的事呢:一个人会蠢到这样的地步的——将自己亲生的儿子送去给人家杀了,还要给人家去叩头陪礼!您想:这还算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人蠢到这样的地步了,又怎能不变成疯子呢?先生!……"

"啊——会有这样的事情吗?桂公公!一个人又怎能将自己的儿子送去给人家杀掉呢?"我们对于这激动的说话,实在地感到惊异起来了,便连忙这样问。

"您们实在不错,先生,一个人怎能将自己的儿子送去给人家杀掉呢?不会的,普天下不会,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的。然而,我却亲自看见了,而且还和他们是亲戚,还为他们伤了一年多的心哩!先生。"

"怎样的呢?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桂公公!"我们的精神完全给这老人家刺激起来了!不但忘记了外面的风雪,而且也忘记了睡眠和寒冷了。

"怎样一回事?唉:先生!不能说哩。这已经是快两周年的事情了!……但是先生,您们全不觉得要睡吗?伤心的事情是不能一句话两句话就说得完的!真的啊,先生!……您们不要睡?那好极了!那我们应该将火加得更大一些!……我将这话告诉您们了,说不定对您们还有很大的益处呢!事情就全是这样发生的:

"三年前,我的一个叫做汉生的学生,干儿子,突然地在一个深夜里跑来对我说:

"干爹,我现在已经寻了一条新的路了。我同曹德三少爷,王老发,李金生他们弄得很好了,他们告诉了我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们说得对,我要跟他们去了,象跟早两年前的农民会那样的。干爹,你该不会再笑我做蠢子和痴子了吧!'

"'但是孩子,谁叫你跟他们去的呢?怎么忽然变得聪明起

来了？你还是受了谁的骗呢?'我说。

"'不的，干爹！'他说，'是我自己想清白了，他们谁都没有来邀过我；而且他们也并不勉强我去，我只是觉得他们说的对——就是了。'

"'那么，又是谁叫你和曹三少爷弄做一起的呢?'

"'是他自己来找我的。他很会帮穷人说话，他说得很好哩！干爹。'

"'是的，孩子。你确是聪明了，你找了一条很好的路。但是，记着：千万不要多跟曹三少爷往来，有什么事情先来告诉我。干爹活在这世界上六十多年了，什么事都比你经验得多，你只管多多相信干爹的话，不会错的，孩子。去吧！安静一些，不要让你的爹爹知道，并且常常到我这里来。……'

"先生，我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给他那糊涂的，蠢拙的爹爹送掉的。他住得离我们这里并不远，就在这山村子的那一面。他常常要到我这里来。因为立志要跟我学几个字，他便叫我做干爹了。他的爹爹是做老长工出身的，因而家境非常的苦，爷儿俩就专靠这孩子做零工过活。但他自己却十分志气。白天里挥汗替别人家工作，夜晚小心地跑到我这里来念一阵书。不喝酒，不吃烟。而且天性又温存，有骨气。他的个子虽不高大，但是十分强壮。他的眼睛是大大的，深黑的，头发象一丛短短的柔丝那样……总之，先生！用不着多说，无论他的相貌，性情，脾气和做事的精神怎样，只要你粗粗一看，便会知道这绝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就是了。

"他的爹爹也常到这里来。但那是怎样一个人物呢？先生！站在他的儿子一道，您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他们是父子的。他的一切都差不多和他的儿子相反：可怜，愚蠢，懦弱，而且怕死得要命。他的一世完全消磨在别人家的泥土上。他在我们山后面

曹大杰家里做了三四十年长工,而且从来没有和主人家吵过一次嘴。先生,关于这样的人本来只要一句话:就是猪一般的性子,牛一般的力气。他一直做到六七年前,老了,完全没有用了,才由曹大杰家里赶出去。带着儿子,狗一样地住到一个草屋子里,没有半个人去怜惜他。他的婆子多年前就死了,和我的婆子一样,而且他的家里也再没有别的人了!……

"就是这样的,先生。我和他们爷儿俩做了朋友,而且做了亲戚了。我是怎样地喜欢这孩子呢?可以说比自己亲生的儿子还要喜欢十倍。真的,先生!我是那样用心地一个一个字去教他,而他也从不曾间断过,哪怕是刮风,落雨,下大雪,一约定,他都来的。我读过的书虽说不多,然而教他却也足有余裕。先生,我是怎样在希望这孩子成人啊!……

"自从那次夜深的谈话以后,我教这孩子便格外用心了。他来的也更加勤密,而且读书也更觉得刻苦了。他差不多天天都要来的。我一看到他,先生,我那老年人的心,便要温暖起来了。我想:'我的心爱的孩子,你是太吃苦了啊!你虽然找了一条很好的路,但是你怎样去安顿你自己的生活呢?白天里挥汗吃力,夜晚还要读书,跑路,做着你的有意思的事情!你看:孩子,你的眼睛陷进得多深,而且已经起了红的圈圈了呢!'唉,先生!当时我虽然一面想,却还一面这样对他说:'孩子啊,安心地去做吧!不错的——你们的路。干爹老了,已经没有用了。干爹只能睁睁地看着你们去做了哩。爱惜自己一些,不要将身子弄坏了!时间还长得很呢,孩子哟!……'但是,先生,我的口里虽是这样说,却有一种另外的,可怕的想念,突然来到我的心里了。而且,先生,这又是怎样一种懦弱的,伤心的,不可告人的想念呀!可是,我却没有法子能够压制它。我只是暗暗为自己的老迈和无能悲叹罢了!而且我的心里还在想哩:也许这样的事情不会来

吧！好的人是决不应该遭意外的事情的！但是先生，我怎样了呢？我想的这些心思怎样了呢？……唉，不能说哩！我不知道世界上真的有没有天，而且天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人家希望的事，偏偏不来；不希望的，耽心的，可怕的事，却一下子就飞来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天呢？而且又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先生，不能说哩。唉，唉！先生啊！……”

因了风势的过于猛烈，我们那扇破旧的小门和板壁，总是被吹得呀呀地作响。我们的后面也觉得有一股刺骨般的寒气，在袭击着我们的背心。刘月桂公公尽量地加大着火，并且还替我们摸出了一大捆干枯的稻草来，靠塞到我们的身后。这老年的主人家的言词和举动，实在地太令人感奋了。他不但使我们忘记了白天路上跋涉的疲劳，而且还使我们忘记了这深沉，冷酷的长夜。

他只是短短地沉默了一会，听了一听那山谷间的，隐隐不断的野狗和兽类的哀鸣。一种夜的林下底阴郁的肃杀之气，渐渐地笼罩到我们的中间来了。他也没有再作一个其他的举动，只仅仅去开看了一次那扇破旧的小门，便又睁动着他那歪斜的，深陷的，湿润的眼睛，继续起他的说话来了。

“先生，我说：如果一个人要过份地去约束和干涉他自己的儿子，那么这个人便是一个十足的蠢子！就譬如我吧：我虽然有过一个孩子，但我却从来没有对他约束过，一任他自己去四处飘荡，七八年来，不知道他飘荡到些什么地方去了，而且连讯息都没有一个。因为年轻的人自有年轻人的思想，心情和生活的方法，老年人是怎样也不应该去干涉他们的。一干涉，他们的心的和身的自由，便要死去了。而我的那愚拙的亲家公，却不懂得这一点。先生，您想他是怎样地去约束和干涉他的孩子呢？唉。那简直不能说啊！除了到这里来以外，他完全是孩子走一步便

跟一步地罗嗦着,甚至于连孩子去大小便他都得去望望才放心,就象生怕有一个什么人会一下子将他的孩子偷去卖掉的那样。您想,先生。孩子已经不是一个三岁两岁的娃娃了,又怎能那样地去监视呢?为了这事情我还不知道向他争论过几多次哩,先生,我说:

"'亲家公啦!您莫要老是这样地跟着您的孩子吧!为的什么呢?是怕给人家偷去呢?还是怕老鹰来衔去呢?您应当知道,他已经不是一个娃娃了呀!'

"'是的,亲家公。'他说,'我并不是跟他,我只是有些不放心他——就是了!'

"'那么,您有些什么不放心他呢?'我说。

"'没有什么,亲家公。'他说,'我不过是觉得这样:一个年轻的人,总应该管束一下子才好……'

"'没有什么!'唉,先生!您想,一个人会懦弱到这样的地步的:马上说的话马上就害怕承认得。于是,我就问他:

"'那么,亲家公,你管束他的什么呢?'

"'没有什么,亲家公,我只是想象我的爹爹年轻时约束我的那样,不让他走到坏的路上去就是了。'

"'拉倒了您的爹爹吧!亲家公!什么是坏的路呢?'先生,我当时便这样地生气起来了。'您是想将您的汉生约束得同您自己一样吗?一生一世牛马一样地跟人家犁地耕田,狗一样地让人家赶出去吗?……唉!你这愚拙的人啊!'先生,我当时只顾这样生气,却并没有看着他本人。但当我一看到他被我骂得低头一言不发,只管在拿着他的衣袖抖战的时候,我的心便完全软下来了。我想,先生,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可怜无用的人呢。他为什么要生到这世界上来呢?唉,他的五六十岁的光阴如何度过的呢?于是先生,我就只能够这样温和地去对答他了:

"'莫多心了吧！亲家公。莫要老是这样跟着您的汉生了，多爱惜自己一些吧！您要再是这样跟着，您会跟出一个坏结局来的。告诉您：您的汉生是用不着您耽心的了，至少比您聪明三百倍哩。'唉，先生，话有什么用处呢？我应该说的，通统向他说过了。他一当了你的面，怕得你要命；背了你的面，马上就四处去跟着，赶着他的儿子去了。

"关于他儿子所做的事，大家都知道，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去告诉他的。因此我就再三嘱咐汉生：不要在他爹爹面前露出行迹来了。但是，谁知道呢？这消息是从什么地方走给他耳朵里的呢？也许是汉生的同伴王老发吧，也许是曹三少爷和木匠李金生吧！……但是后来据汉生说：他们谁都没有告诉他过。大概是他自己暗中察觉出来的，因为他夜间也常常不睡地跟踪着。总之，汉生的一切，他不久都知道就是了，因此我就叫汉生特别注意，处处都要防备着他的爹爹。

"大概是大前年八月的夜间吧，先生，汉生刚刚从我这里踏着月亮走出去，那个老年的愚拙的家伙便立刻跟着追到这里来了。因为没有看见汉生，他便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那样地走近我的身边。然而，却不说话。在大的月光的照耀下，他只是用他那老花的眼睛望着我，猪鬃那样的几根稀疏的胡子，也轻轻地发着战。我想：这老东西一定又是来找我说什么话了，要不然他就绝不会变成一副这样的模样。于是，我就立刻放下了温和的脸色，殷勤地接着他。

"'亲家公啦！您来又有什么贵干呢？'我开玩笑一般地说。

"'没有什么，亲家公，'他轻声地说。'我只是有一桩事情不，不大放心，想和您来商量商量——就是了。'

"'什么呢，亲家公？'

"关于您的干儿子的情形，我想，亲家公，您应该知道得很详

细吧!”

“‘什么呢?关于汉生的什么事情呢?嗳,亲家公?’

“‘他近几个月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亲家公!夜里总常常一个通夜不回来。……’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亲家公!他说不定是跟着什么坏人,走到坏的路上去了。因为我常常看见他同李木匠王老发他们做一道。要是真的,亲家公,您想:我将他怎么办呢?我的心里啊……’

“‘您的心里又怎样呢?’

“‘怎样?……唉,亲家公,您修修好吧!您好象一点都不知道那样的!您想:假如我的汉生要有了什么三长两短,我还有命吗?我不是要绝了后代了吗?有谁来替我养老送终呢?将来谁来上坟烧纸呢?我又统共只有这一个孩子!唉,亲家公,帮帮忙吧!您想想我是怎样将这孩子养大起来的呢?别人家不知道,您总应该知道呀!我那样千辛万苦地养大了他,我要是得不到他一点好处,我还有什么想头呢?亲家公!’

“‘那么您的打算是应该将他怎样呢?’先生,我有点郑重起来了。

“‘没有怎样,亲家公,’他说。这家伙大概又对着月光看到我的脸色了。‘您莫要生我的气吧!我只是觉得有点害怕,有点伤心就是了!我能将他怎么办呢?……我不过是想……’

“‘啊——什么呢?’

“‘我想,想……亲家公,您是他的干爹!只有您的话他最相信,您又比我们都聪明得多。我是想……想……求求您亲家公对他去说一句开导的话,使他慢慢回到正路上来,那我就,就……亲家公啊!就感——感……您的恩,恩……了。’

“唉!先生!您想:对待这样的一个人,还有什么法子呢?

他居然也知道了他自己是不聪明的人。他说了那么一大套,归根结蒂——还不过是为了他自己没有'得到他一点好处,''怕'没有人'养老送终','伤心'没有人'上坟烧纸'罢了!而他自己却又没有力量去'开导'他的儿子,压制他的儿子,只晓得狗一样地跟踪着,跟出来了又只晓得跑到我这里来求办法,叫'恩人!'您想,我还能对这样可怜的,愚拙的家伙说点什么有意思的,能够使他想得开通的话呢?唉,先生,不能说哩!当时我是实在觉得生气,也觉得伤心。我极力地避开看月光,为了怕他看出了我的不平静的脸色。因为我必须尽我的义务,对他说几句'开导'他的,使他想得通的话;虽然我明知道我的话对于这头脑糊涂的人没有用处,但是为了汉生的安静,我也不能够不说啊!

"我说:'亲家公啦!您刚才罗哩罗嗦地说了这么一大套,到底为的什么呢?啊,您是怕您的汉生走到坏的路上去吗?那么,您知道什么路是坏的,什么路才是好的呢?——您说:王老发,李金生他们都不是好人,是坏人!那么他们的"坏"又都坏在什么地方呢?——唉,亲家公!我劝您还是不要这样糊里糊涂地乱说吧!凡事都应该自己先去想清一下子,再来开口的。您知道:您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呀!为什么还是这样地孩子一样呢?您怎么会弄得"绝后代"呢?您的汉生又几时对您说过不给您"养老送终"呢?并且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没有人来"上坟烧纸"又有什么了不得呢?嗳,亲家公,您是——蠢拙的人啊!……'唉,先生,我当时是这样叹气地说。'莫要再糟蹋您自己了吧,您已经糟蹋得够了!让我来真正告诉您这些事情吧:您的孩子并没有走到什么坏的路上去,您只管放心好了。汉生他比您聪明得多,而且他们年轻人自有他们年轻人的想法。至于王老发和李金生木匠他们就更不是什么歹人,您何必罗嗦他们,干涉他们呢?您要知道:即算是您将您的汉生管束得同您一样了,又有什

么好处呢？莫要说我说得不客气，亲家公，同您一样至多也不过是替别人家做一世牛马算了。譬如我对我的儿子吧，……八年了！您看我又有什么了不得呢？唉，亲家公啊！想得开些吧！况且您的儿子走的又并不是什么坏的路，完全是为着我们自己。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唉，唉！亲家公啊！您这可怜的，老糊涂一样的人啊！……'

"唉，先生，您想他当时听了我的这话之后怎样呢？他完全一声不做，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贼一样地用他那昏花的眼睛看着我，并且还不住地战动着他的胡子，开始流出眼泪来。唉，先生，我心完全给这东西弄乱了！您想我还能对他说出什么话来呢？我只是这样轻轻地去向他问了一问：

"'喂，亲家公！您是觉得我的话说得不对吗，还是什么呢？您为什么又伤起心来了呢！'

"这时候，先生，我还记得：那个大的，白白的月亮忽然地被一块黑云遮去了；于是，我们就对面看不清大家的面庞了。我不知道他一个人在黑暗中做了些什么事。半天，半天了……才听见他哀求一样地说道：

"'唉，不伤心哩，亲家公！我只是想问一问您：我的汉生他们如果发生了什么别的事情，我一个人又怎样办呢？唉，唉！我的——亲家公啊……'

"'不会的哩，亲家公！您只管放心吧！只要您不再去跟着罗嗦着您的汉生就好了。您不知道一句这样的话吗——吉人自有天相的！何况您的汉生并不是蠢子，他怎么会不知道招呼他自己呢？……'

"'唔，是的，亲家公！您说的——都蛮对！只是我……唔，嗯——总有点……不放心他……有点……害——怕——就是了！呜呜——……'

“先生,这老家伙站起来了,并且完全失掉了他的声音,开始哽咽起来了。

“‘亲家公,莫伤心了吧!好好地回去吧!’我也站起来送他了。‘您伤心的什么呢?替别人家做一世牛马的好呢?还是自己有土地自己耕田的好呢?您安心地回去想清些吧!不要再糊涂了吧!……’

“唉,先生,还尽管罗罗嗦嗦地说什么呢?一句话——他便是这样一个懦弱的家伙就是了。并且凭良心说:自从那次的说话以后,我没有再觉得可怜这家伙,因为这家伙有很多地方有不应去给他可怜的。但是在那次——我却骗了他,而且还深深地骗了自己。您想:先生!‘吉人自有天相的’,这到底是一句什么狗屁话呢?几时有过什么‘吉人’,几时又看见过什么‘天相’呢?然而,我却那样说了,并且还那样地祷告啦。这当然是我太爱惜汉生和太没有学问的原故,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一句适当的话去宽慰那个愚懦的人,也想不出一个法子来压制和安静自己。但是,先生,事情终于怎样了呢?‘吉人’是不是‘天相’了呢?……唉,要回答,其实,在先前我早就说过了的。那就是——您所想的,希望的事,偏偏不来;耽心的,怕的和祸祟的事,一下子就飞来了!唉,先生,虽然他们那第一次飞来的祸事,都不是应在我的汉生的头上,但是汉生的死,也就完全是遭了那次事的殃及哩,唉,唉!先生!啊……”

刘月桂公公因为用铁钳去拨了一拨那快要衰弱了的火焰。一颗爆裂的红星,便突然地飞跃到他的胡子上去了!这老年的主人家连忙用手尖去挥拂着,却已经来不及了,燃断掉三四根下来了。……我们都没有说话。一种默默的,沉重的,忧郁之感,渐渐地压到了我们的心头。因为这故事的激动力,和烦琐反复的情节底悲壮,已经深深地锁住了我们的心喉,使我们插不进话

去了。夜底山谷中的交错的声息,似乎都已经平静了一些。然而愈平静,就愈觉得世界在一步一步地沉降下去,好象一直欲沉降到一个无底的洞中去似地,使我们几乎透不过气来了。风雪虽然仍在飘降,但听来却也已经削弱了很多。一切都差不多渐渐在恢复夜底寂静的常态了。刘月桂公公却并没有关心到他周围的事物,他只是不住地增加着火势,不住地运用着他的手,不住地蹙动着他的灰暗的眉毛和睁开他的那昏沉的,深陷的,歪斜的眼睛。

因为遭了那火花的飞跃底损失,他继续着说话的时候,总是常常要用手去摸着,护卫着他那高翘着而有力量的胡子。

“那第一次的祸事的飞来,”他接着说,“先生,也是在大前年的十一月哩。那时候,我们这里的民团局因为和外来的军队有了联络,便想寻点什么功劳去献献媚,巴结巴结那有力量的军官上司,便不分日夜地来到我们这山前山后四处搜索着。结果,那个叫做曹三少爷的,便第一个给他们弄去了。

“这事情的发生,是在一个降着严霜的早上。我的干儿子汉生突然地丢掉了应做的山中的工作,喘息呼呼地跑到我这里来了。他一边睁大着他那大的,深黑的眼睛,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干爹,我们的事情不好了!曹三少爷给,给,给——他们天亮时弄去了!这怎,怎么办呢?干爹……’

“唉,先生,我当时听了,也着实地替他们着急了一下呢。但是翻过来细细一想,觉得也没有什么大的了不得。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曹三少爷他们那样的人,弄去不弄去,完全一样,原就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他们愿不愿意替穷人说话和做事,就只要看他们高兴不高兴便了,他们要是不高兴,不乐意了,说不定还能够反过来弄他的‘同伴’一下子的。然而,我那仅仅只是忠诚,

赤热而没有经历的干儿子，却不懂得这一点。他当时看到我只是默默着不做声，便又热烈而认真地接着说：

"'干爹，您老人家怎么不做声呢？您想我们要是没有了他还能怎么办呢？……唉，唉！干爹啊！我们失掉这样一个好的人，想来实在是一桩伤心的，可惜的事哩！……'

"先生，他的头当时低下去了。并且我还记得：的确有两颗大的，亮晶晶的眼泪，开始爬出了他那黑黑的，湿润的眼眶。我的心中，完全给这赤诚的，血性的孩子感动了。于是，我便对他说：

"'急又有什么用处呢？孩子！我想他们不会将他怎样吧！你知道，他的爹爹曹大杰还在这里当"里总"[①] 呀，他怎能不设法子去救他呢？……'

"'唉，干爹！曹大杰不会救他哩！因为曹三少爷跟他吵过架，并且曹三少爷还常常对我们说他爹爹的坏话。您老人家想：他怎能去救这样的儿子呢？……并且，曹三少爷是——好的，忠实的，能说话的脚色呀！……'

"'唉，你还早呢，你的经历还差得很多哩，孩子！'我是这样地抚摸着他底柔丝的头发，说，'你只能够看到人家的外面，你看不到人家的内心的：你知道他的心里是不是同口里相合呢？告诉你，孩子！越是会说话的人，越靠不住。何况曹德三的家里的地位，还和你们相差这样远。你还知道"叫得好听的狗，不会咬人——会咬人的狗，决不多叫"的那句话吗？……'

"'干爹，我不相信您的话！……'这忠实的孩子立刻揩干着眼泪叫起来了：'对于别人，我想：您老人家的话或者用得着的。但是对于曹三少爷，那您老人家就未免太，太不原谅他了！……

① "里总"：同村长乡长一样。——原注。

我不相信这样的一个好的人,会忽然变节!……'

"'对的,孩子!但愿这样吧。你不要怪干爹太说直话,也许干爹老了,事情见得不明了。曹德三这个人我又不常常看见,我不过是这样说说就是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自己可以去做主张,凡事多多防备防备……不过曹德三少爷我可以担保,决不致出什么事情……'

"先生,就是这样的。我那孩子听了我的这话之后,也没有再和我多辩,便摇头叹气,怏怏不乐地走开了。我当时也觉得有些难过,因为我不应该太说得直率,以致刺痛了他那年轻的,赤热的心。我当时也是怏怏不乐地回到屋子里了。

"然而,不到半个月,我的话便证实了——曹德三少爷安安静静地回到他的家里去了。

"这时候,我的汉生便十分惊异地跑来对我说:

"'干爹,你想:曹德三少爷怎样会出来的?'

"'大概是他们自己甘心首告了吧?'

"'不,干爹!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三少爷是很有教养的人,他还能够说出很动人的,很有理性的话来哩!……'

"'那么,你以为怎样呢?'

"'我想:说不定是他的爹爹保出来的。或者,至多也不过是他的爹爹替他弄的手脚,他自己是决不致于去那样做的!……'

"'唉,孩子啊!你还是多多地听一点干爹的话吧!不要再这样相信别人了,还是自己多多防备一下吧!……'

"'对的,干爹。我实在应该这样吧!……'

"'并且,莫怪干爹说得直:你们还要时刻防备那家伙——那曹三少爷……'

"那孩子听了我这话,突然地惊愕得张开了他的嘴巴和眼睛,说不出话来了。很久,他好象还不曾听懂我的话一样。于

是，先生，我就接着说：

"'我是说的你那"同伴"——那曹三少爷啦！……'

"'那该——不会的吧！……干爹！'他迟迟而且吃惊地，不大欲信地说。

"'唉，孩子啊！为什么还是这样不相信你的干爹呢？干爹难道会害你吗？骗你吗！……'

"'是，是——的！干爹！……'他一边走，低头回答道。并且我还清晰地听见，他的声音已经渐渐变得酸硬起来了。这时候我因为怕又要刺痛了他的心，便不愿意再追上去说什么。我只是想，先生，这孩子到底怎样了呢？唉，唉，他完全给曹德三底好听的话迷住了啊！……

"就是这样地平静了一个多月，大家都相安无事。虽然这中间我的那愚懦的亲家公曾来过三四次，向我申诉过一大堆一大堆的苦楚，说过许多'害怕'和'耽心'的话。可是，我却除了劝劝他和安慰安慰他之外，也没有多去理会他。一直到前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的晚上，那第二次祸祟的事，便又突然地落到他们的头上来了！……

"那一晚，当大家正玩龙灯玩得高兴的时候，我那干儿子汉生，完全又同前次一样，匆匆地，气息呼呼地溜到我这里来了。那时候，我正被过路的龙灯闹得头昏脑胀，想一个人偷在屋子里，点一枝蜡烛看一点书。但突然地给孩子冲破了。我一看见他进来的那模样，便立刻吓了一跳，将书放下来，并且连忙地问着：

"'又发生了什么呢，汉生？'我知道有些不妙了。

"他半天不能够回话，只是睁着大的，黑得怕人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

"'怎样呢，孩子？'我追逼着，并且关合了小门。

"'王老发给他们弄去了——李金生不见了!'

"谁将他们弄去的呢?'

"'是曹——曹德三!干爹……'他仅仅说了这么一句,两线珍珠一般的大的眼泪,便滔滔不绝地滚出来了!

"先生,您想!这是怎样的不能说的事啊!

"那时候,我只是看着他,他也牢牢地望着我。……我不做声他不做声!……蜡烛尽管将我们两个人的影子摇得飘飘动动!……可是,我却寻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我虽然知道这事情必然要来了,但是,先生,人一到了过份惊急的时候,往往也会变得愚笨起来的。我当时也就是这样。半天,半天……我才失措一般地问道:

"'到底怎样呢?怎样地发生的呢?……孩子!'

"'我不知道。我一个人等在王老发的家里,守候着各方面的讯息,因为他们决定在今天晚上趁着玩龙灯的热闹,去捣曹大杰和石震声的家。我不能出去。但是,龙灯还没有出到一半,王老发的大儿子哭哭啼啼地跑回来了。他说:"汉叔叔,快些走吧!我的爹爹给曹三少爷带着兵弄去了!李金生叔叔也不见了!……"这样,我就偷到您老人家这里来了!……'

"'唔……原来……'我当时这样平静地应了一句。可是忽然地,一桩另外的,重要的意念,跑到我的心里来了,我便惊急地说:

"'但是孩子——你怎样呢?他们是不是知道你在我这里呢?他们是不是还要来寻你呢?……'

"'我不知道……'他也突然惊急地说——他给我的话提醒了。'我不知道他们在不在寻我?……我怎么办呢?干爹……'

"'唉,诚实的孩子啊!'先生,我是这样地吩咐和叹息地说:'你快些走吧!这地方你不能久留了!你是——太没有经历了

啊！走吧，孩子！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躲避一下！’

“‘我到什么地方去呢，干爹？’他急促地说：‘家里是万万不能去的，他们一定知道！并且我的爹爹也完全坏了！他天天对我罗苏着，他还羡慕曹三忘八“首告”得好——做了官！……您想我还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

“先生，这孩子完全没有经历地惊急得愚笨起来了。我当时实在觉得可怜，伤心，而且着急。

“‘那么，其他的朋友都完全弄去了吗？’我说。

“‘对的，干爹！’他说，‘我们还有很多人哩！我可以躲到杨柏松那里去的。’

“他走了，先生。但是走不到三四步，突然地又回转了身来，而且紧紧地抱住着我的颈子。

“‘干爹！……’

“‘怎么呢，孩子？’

“‘我，我只是不知道：人心呀——为什么这样险诈呢？……告诉我，干爹！……’

“先生，他开始痛哭起来了，并且眼泪也来到了我的眼眶。我，我，我也忍不住了！……”

刘月桂公公略略停一停，用黑棉布袖子揩掉了眼角间溢出来的一颗老泪，便又接着说了：

“‘是的，孩子。不是同一命运和地位的人，常常是这样的呢！’我说。‘你往后看去，放得老练一些就是了！不要伤心了吧！这里不是你说话的地方了。孩子，去吧！’

“这孩子走过之后，第二天，……先生，我的那蠢拙的亲家公一早晨就跑到我这里来了。他好象准备了一大堆话要和我说的那样，一进门，就战动着他那猪鬃一样的几根稀疏的胡子，吃吃地说：

“‘亲家公，您知道王，王老发昨，昨天夜间又弄去了吗？……”

“‘知道呀，又怎样呢？亲家公。’

“‘我想他们今天一，一定又要来弄，弄我的汉生了！……’

“‘您看见过您的汉生吗？’

“‘没有啊——亲家公！他昨天一夜都没有回来……’

“‘那么，您是来寻汉生的呢？还是怎样呢？……’

“‘不，我知道他不在您这里。我是想来和您商，商量一桩事的。您想，我和他生，生一个什么办法呢？’

“‘您以为呢？’我猜到这家伙一定又有了什么坏想头了。

“‘我实在怕呢，亲家公！……我还听见他们说：如果弄不到汉生就要来弄我了！您想怎样的呢？亲家公……’

“‘我想是真的，亲家公。因为我也听见说过：他们那里还正缺少一个爹爹要您去做呢。’先生，我实在气极了。‘要是您不愿意去做爹爹，那么最好是您自己带着他去将您的汉生给他们弄到，那他们就一定不会来弄您了。对吗，亲家公？’

“‘唉，亲家公——您为什么老是这样地笑我呢？我是真心来和您商量的呀！……我有什么得罪了您老人家呢！唉，唉！亲家公。’

“‘那么您到底商量什么呢？’

“‘您想，唉，亲家公，您想……您想曹德三少爷怎样呢？……他，他还做了官哩！……’

“‘那么，您是不是也要您的汉生去做官呢？’先生，我实在觉得太严重了，我的心都气痛了，便再也忍不住地骂道：‘您大概是想尝尝老太爷和吃人的味道了吧，亲家公？……哼哼！您这好福气的，禄位高升的老太爷啊！……’

“先生，这家伙看到我那样生气，更吓得全身都抖战起来了，

好象怕我立刻会将他吃掉或者杀掉的那样，把头完全缩到破棉衣里去了。

"'唔，唔——亲家公！'他说，'您，怎么又要骂我呢？我又没有叫汉生去做官，您怎么又要骂我呢？唉！我，我我不过是这样说说别人家呀！……'

"'那么，谁叫您说这样的蠢话呢？您是不是因为在他家里做了一世长工而去听了那老狗和曹德三的笼哄，欺骗呢？想他们会叫您一个长工的儿子去做官吗？……蠢拙的东西啊！您到底怎样受他们底笼哄，欺骗的呢？说吧，说出来吧！您这猪一样的人啊！……'

"'没有啊——亲家公！我一点都——没有啊！……'

"先生，我一看见他那又欲哭的样子，我的心里不知道怎样的，便又突然的软下来了。唉，先生，我就是一个这样没有用处的人哩！我当时仅仅只追了他一句：

"'当真没有？'

"'当真——一点都没有啊！——亲家公。……'

"先生，就是这样的，他去了。一直到第六天的四更深夜，正当我们这山谷前后的风声紧急的时候，我的汉生又偷来了。他这回却带来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木匠李金生。现在还在一个什么地方带着很多人冲来冲去的，但却没有能够冲回到我们这老地方来。他是一个大个子，高鼻尖，黄黄的头发，有点象外国人的。他们跟着我点的蜡烛一进门，第一句就告诉我说：王老发死了！就在当天——第四天的早上。并且还说我那亲家公完全变坏了，受了曹大杰和曹德三的笼哄，欺骗！想先替汉生去'首告'了，好再来找着汉生，叫汉生去做官。那木匠并且还是这样地挥着他那砍斧头一样的手，对我保证说：

"'的确的呢，桂公公！昨天早晨我还看见他贼一样地溜进

曹大杰的家里去了。他的手里还拿着一个包包,您想我还能哄骗您老人家吗,桂公公?'

"我的汉生一句话都不说。他只是失神地忧闷地望着我们两个人,他的眼睛完全为王老发哭肿了。关于他的爸爸的事情,他半句言词都不插。我知道这孩子的心,一定痛得很利害了,所以我便不愿再将那天和他爹爹相骂的话说出来,并且我还替他宽心地说开去。

"'我想他不会的吧,金生哥!'我说,'他虽然蠢拙,可是生死利害总应当知道呀!'

"'他完全是给怕死,发财和做官吓住了,迷住了哩!桂公公!'木匠高声地,生气一般地说。

"我不再作声了。我只是问了一问汉生这几天的住处和做的事情,他好象'心不在焉'那样地回答着。他说他住的地方很好,很稳当,做的事情很多,因为曹德三和王老发所留下来的事情,都给他和李金生木匠担当了。我当然不好再多问。最后,关于我那亲家公的事情,大家又决定了:叫我天明时或者下午再去汉生家中探听一次,看到底怎样的。并且我们约定了过一天还见一次面,使我好告诉他们探听的结果。

"可是,我的汉生在临走时候还嘱咐我说:

"'干爹,您要是再看了我的爹爹时,请您老人家不要对他责备得太利害了,因为他……唉,干爹!他是什么都不懂得哩!……并且,干爹,'他又说:'假如他要没有什么吃的了,我还想请您老人家……唉,唉,干爹——'

"先生,您想:在世界上还能寻到一个这样好的孩子吗?

"就在这第二天的一个大早上,我冒着一阵小雪,寻到我那亲家公的家里去了。可是,他不在。茅屋子小门给一把生着锈的锁锁住了。中午时我又去,他仍然不在。晚间再去,……我问

他那做竹匠的一个癫痢头邻居，据说是昨天夜深时给曹大杰家里的人叫去了。我想：完了……先生。当时我完全忘记了我那血性的干儿子底嘱咐，我暴躁起来了！我想——而且决定要寻到曹大杰家里的附近去，等着，守着他出来，揍他一顿！……可是，我还不曾走到一半路，便和对面来的一个人相撞了！我从不大明亮的，薄薄的雪光之下，模糊地一看，就看出来了那个人是亲家公。先生，您想我当时怎样呢？我完全沉不住气了！我一把就抓着他那破棉衣的胸襟，厉声地说：

"'哼——你这老东西！你到哪里去了呢？你告诉我——你干的好事呀！'

"'唔，嗯——亲家公！没有呵——我，我，没有——干什么啊！……'

"'哼，猪东西！你是不是想将你的汉生连皮，连肉，连骨头都给人家卖掉呢？'

"'没有啊——亲家公。我完全——一点……都没有啊——'

"'那么，告诉我！猪东西！你只讲你昨天夜里和今天一天到哪里去了？'

"'没有啊！亲家公。我到城，城里去，去寻一个熟人，熟人去了啊！'

"唉，先生，他完全颤动起来了！并且我还记得：要不是我紧紧地拉着他的胸襟，他就要在那雪泥的地上跪下去了！先生，我将他怎么办呢？我当时想。我的心里完全急了，乱了——没有主意了。我知道从他的口里是无论如何吐不出真消息来的。因为他太愚拙了，而且受人家的哄骗的毒受得太深了。这时候，我忽然地记起了我的那天性的孩子的话：'不要将我的爹爹责备得太利害了！……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得！……'先生，我的心又软

下去了！——我就是这样地没有用处。虽然我并不是在可怜那家伙，而是心痛我的干儿子，可是我到底不应该在那个时候轻易地放过他，不揍他一顿，以致往后没有机会再去打那家伙了！没有机会再去消我心中的气愤了！就是那样的啊，先生。我将他轻轻地放去了，并且不去揍他，也不再去骂他，让他溜进他的屋子里去了！……

"到了约定的时候，我的干儿子又带了李金生跑来。当我告诉了他们那事情的时候，那木匠只是气得乱蹦乱跳，说我不该一拳头都不揍，就轻易地放过他。我的干儿子只是摇头，流眼泪，完全流得象两条小河那样的，并且他的脸已经瘦得很利害了！被烦重的工作弄得憔悴了！眼睛也越加现得大了，深陷了！好象他的脸上除了那双黑黑的眼睛以外，就再看不见了别的东西那样的。这时候我的心里的着急和悲痛的情形，先生，我想您们总该可以想到的吧！我实在是觉得他们太危险了！我叫他们以后绝不要再到我这里来，免得给人家看到。并且我决意地要我的干儿子和李金生暂时离开这山村子，等平静了一下，等那愚拙的家伙想清了一下之后再回来。为了要使这孩子大胆地离开故乡去飘泊，我还引出自己的经历来做了一个例子，对他说：

"'去吧，孩子啊！同金生哥四处去飘游一下，不要再拖延在这里等祸事了！四处去见见世面吧！……你看干爹年轻的时候飘游过多少地方，有的地方你连听都没有听到过哩。一个人，赤手空拳地，入军营，打仗，坐班房……什么苦都吃过，可是，我还活到六十多岁了。并且你看你的定坤哥，(我的儿子的名字，先生。)他出去八年了，信都没有一个。何况你还有金生哥做同伴呢！……'

"可是，先生，他们却不一定地答应。他们只是说事业抛不开，没有人能够接替他们那沉重的担子。我当时和他们力争说：

担子要紧——人也要紧！直到最后，他们终于被说得没有了办法，才答应着看看情形再说；如果真的站不住了，他们就到外面去走一趟也可以的。我始终不放心他们这样的回答。我说：

"'要是在这儿天他们搜索得厉害呢？……'

"'我们并不是死人啊，桂公公！'木匠说。

"他们走了，先生，我的干儿子实在不舍地说：

"'我几时再来呢，干爹？'

"'好些保重自己吧！孩子，处处要当心啊！我这里等事情平静之后再来好了！莫要这样的，孩子！见机而作，要紧得很时，就到远方去避一时再说吧！……'

"先生，他哭了。我也哭了。要不是有李金生在他旁边，我想，先生，他说不定还要抱着我的颈子哭半天呢！……唉！唉——先生，先生啊——又谁知道这一回竟成了我们的永别呢？唉，唉——先生，先生啊！……"

火堆渐渐在熄灭了，枯枝和枯叶也没有了。我们的全身都给一种快要黎明时的严寒袭击着，冻得同生铁差不多。刘月桂公公只管在黑暗中战得悉索地作响，并且完全停止了他的说话。我们都知道：这老年的主人家不但是为了寒冷，而且还被那旧有的，不可磨消的创痛和悲哀，沉重地鞭捶着！雄鸡已经遥遥地啼过三遍了，可是，黎明还不即刻就到来。我们为了不堪在这严寒的黑暗中沉默，便又立刻请求和催促这老人家，要他将故事的"收场"赶快接着说下去，免得耗费时间了。

他摸摸索索地站起身来，沿着我们走了一个圈子，深深地叹着气，然后又坐了下去。

"不能说哩，先生！唉，唉！……"他的声音颤动得非常利害了。"说下去连我们的心都要痛死的。但是，先生，我又怎能不给您们说完呢？唉，唉！先生，先生啊！……

“大概过了半个多月的平静日子,我们这山谷的村前村后,都现得蛮太平那样的。先生!李金生没有来,我的亲家公也没有来。我想事情大概是没有关系了吧!亲家公或者也想清一些了吧!可是,正当我准备要去找我那亲家公的时候,忽然地,外面又起了风传了——鬼知道这风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只是听到那个癞痢头竹匠对我说了这么一句:‘汉生给他的爹爹带人弄去了’我的身子便象一根木头柱子那样地倒了下去!……先生,在那时候,我只一下子就痛昏了。并且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给我弄醒来的,总之,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给血和泪弄模糊了!我所看见的世界完全变样了!……我虽然明知道这事情终究要来的,但我又怎能忍痛得住我自己呢?先生啊!……我不知道做声也不知道做事地,呆呆地坐了一个整日。我的棉衣通统给眼泪湿透了。一点东西都没有吃。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比这更残酷,更伤心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偏偏要落到我的头上呢?我想:我还有什么呢?世界上剩给我的还有什么呢?唉,唉!先生……

“我完全不能安定,睡不是,坐不是,夜里烧起一堆大火来,一个人哭到天亮。我虽然明知道‘吉人天相’的话是狗屁,可是,我却卑怯地念了一通晚。第二天,我无论如何忍痛不住了,我想到曹大杰的大门口去守候那个愚拙的东西,和他拚命。但是,我守了一天都没有守到。夜晚又来了,我不能睡。我不能睡下去,就好象看见我的汉生带着浑身血污在那里向我哭诉的一样。一切夜的山谷中的声音,都好象变成了我的汉生的悲愤的申诉。我完全丧魂失魄了。第三天,先生,是一个大风雨的日子,我不能够出去。我只是咬牙切齿地骂那蠢恶的,愚拙的东西,我的牙齿都咬得出血了。‘虎口不食儿肉!’先生,您想他还能算什么人呢?

“连夜的大风大雨,刮得我的心中只是炸开那样地作痛。我挂记着我的干儿子,我真是不能够替他作想啊!先生,连天都在那里为他流眼泪呢。我滚来滚去地滚了一夜,不能睡。也找不到一个能够探听出消息的人。天还没有大亮。我就爬起来了,我去开开那扇小门,先生,您想怎样呢?唉,唉!世界真会有这样伤心的古怪事情的——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个要命的愚拙的家伙。他为什么会回到这里来的呢?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唉,唉,先生!他完全落得浑身透湿,狗一样地蹲在我的门外面,抖索着身子。他大概是来得很久了,蹲在那里而不敢叫门吧!这时候,先生,我的心血完全涌上来了!我本是想要拿把菜刀去将他的头顶劈开的,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翻身去,他就爬到泥地上跪下来了!他的头捣蒜那样地在泥水中捣着,并且开始小孩子一样地放声大哭了起来。先生,凭大家的良心说说吧!我当时对于这样的事情应该怎样办呢?唉,唉!这蠢子——这疯子啊!……杀他吧?看那样子是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的!不杀吗?又恨不过,心痛不过!先生,连我都差不多要变成疯子了呢!我的眼睛中又流出血来了!我走进屋子里去,他也跟着,哭着,用膝头爬了进来。唉,先生!怎样办呢?……

“我坐着,他跪着。……我不做声,他不做声!……他的身子抖,我的身子也抖!……我的心里只想连皮连骨活活的吞掉他,可是,我下不去手,完全没有用!……

“‘呜——呜……亲家公!’半天了,他才昂着那泥水沾污的头,说。‘恩,我的恩——人啊……打,打我吧!救救,我和孩,孩子吧!呜,呜——我的恩——亲家公啊……’

“先生,您想:这是怎样叫人伤心的话呢!我拿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唉,唉,先生!真的呢,我要不是为了我那赤诚的,而又无罪受难的孩子啊!……我当——时只是——

"'怎样呢?——你这老猪啦!孩子呢?孩子呢!——'我提着他的湿衣襟,严酷地问他说。

"'没有——看见啊!亲家公,他到——呜,呜,——城,城里,粮子[1] 里去了哩!——呜,呜……'

"啊——粮子里?……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跟去做老太爷呢?你还到我们这穷亲戚这里来做什么呢?……'

"'他,他们,曹大杰,赶,赶我出来了!恩——恩人啊!呜,呜!……'

"'哼!"恩人啊!"——谁是你的"恩人"呢?……好老太爷!你不要认错了人啦……只有你自己才是你儿子的"恩人",也只有曹大杰才是你自己的恩人呢!……'

"先生,他的头完全叩出血来了!他的喉咙也叫嘶了!一种报复的,厌恶的,而且又万分心痛的感觉,压住了我的心头。我放声大哭起来了。他爬着上前来,下死劲地抱着我的腿子不放!而且,先生,一说起我那受罪的孩子,我的心又禁不住地软下来了!……看他那样子,我还能将他怎么办呢?唉,先生,我是一生一世都没有看见过蠢拙得这样可怜的,心痛的家伙呀!……

"'他,他们叫我自己到城,城里去!'他接着说,'我去了!进,进不去呢!呜,亲家——恩人啊!……'

"唉,先生!直到这时候,我才完全明白过来了。我说:'老猪啦!你是不是因为老狗赶出了你,而要我陪你到城里的粮子里去问消息呢?'先生,他只是狗一样地朝我望着,很久,并不做声。'那么,还是怎样呢?'我又说。

"'是,是,亲家恩人啊!救救我的孩子吧——恩——恩人啊!……'

---

① 粮子:即军队,兵营。

"就是这样,先生!我一问明白之后,就立刻陪着他到城里去了。我好象拖猪羊那样地拖着他的湿衣袖,冒着大风和大雨,连一把伞都不曾带得。在路上,仍旧是——他不作声,我不作声。我的心里只是象被什么东西在那里踩踏着。路上的风雨和过路的人群,都好象和我们没有关系。一走到那里,我便叫他站住了;自己就亲身跑到衙门去问讯和要求通报。其实,并不费多的周折,而卫兵进去一下,就又出来了。他说:官长还正在那里等着要寻我们说话呢!唔!先生,听了这话,我当时还着实地惊急了一下子!我以为还要等我们,是……但过细一猜测,觉得也没有什么。而且必须要很快地得到我的干儿子的消息,于是,就大着胆子,拖着那猪人进去了。

"那完全是一个怕人的场面啦!先生。我还记得:一进去,那里面的内卫,就大声地吆喝起来了。我那亲家公几乎吓昏了,腿子只是不住地抖战着。

"'你们中间谁是文汉生的父亲呢?'一个生着小胡子的官儿,故意装得温和地说。

"'我——是。'我的亲家公一根木头那样地回答着。

"'好哇!你来得正好!……前两天到曹大爷家里去的是你吗?'

"'是!……老爷!'

"唉,先生!不能说哩。我这时候完全看出来了——他们是怎样在摆布我那愚拙亲家公啊!我只是牢牢地将我的眼睛闭着,听着!……

"'那么。你来又是做什么的呢?'官儿再问。

"'我的——儿子啦!……老爷!'

"'儿子?文汉生吗?原来……老头子!那给你就是娄!——你自己到后面的操场中去拿吧!……'

"先生,我的身子完全支持不住了,我已经快要昏痛得倒下去了!可是,我那愚拙的亲家公却还不知道,他似乎还喜得,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听着:他大概是想奔到后操场中去'拿儿子'吧!……突然地,给一个声音一带,好象就将他带住了!

"'你到什么地方去?老东西!'

"'我的——儿子呀!'

"先生,我的眼越闭越牢了,我的牙关咬得绷紧了。我只听到另外一个人大喝道:

"'哼!你还想要你的儿子哩,老乌龟!告诉你吧!那样的儿子有什么用处呢?"为非做歹!""忤逆不孝!""目无官长!""咆哮公堂!"……我们已经在今天早晨给你……哼哼!枪毙了——你还不快些叩头感谢我们吗?……嗯!要不是看你自己先来"首告"得好时……'

"先生!世界好象已经完全翻过一个边来了!我的耳朵里雷鸣一般地响着!眼睛里好象闪动着无数条金蛇那样的。模糊之中,只又听到另外一个粗暴的声音大叫道:

"'去呀!你们两个人快快跪下去叩头呀!这还不应当感激吗……'

"于是,一个沉重的枪托子,朝我们的腿上一击——我们便一齐连身子倒了下去,不能够再爬起来了!……

"唉,唉!先生,完了啊!——这就是一个从蠢子变痴子、疯子的伤心故事呢!……"

刘月桂公公将手向空中沉重地一击,便没有再作声了。这时候,外面的,微弱的黎明之光已经开始破绽进来了。小屋子里便立刻现出来了所有的什物的轮廓,而且渐渐地清晰起来了。这老年的主人家的灰白的头,仰靠到床沿上,歪斜的,微闭着的眼皮上,留下着交错的泪痕。他的有力的胡子,完全阴郁地低垂

下来了,错乱了,不再高翘了。他的松弛的、宽厚的嘴唇,为说话的过度的疲劳,而频频地战动着。他似乎从新感到了一个枪托的重击那样,躺着而不再爬起来了!……我们虽然也觉十分疲劳,困倦,全身疼痛得要命,可是,这故事的悲壮和人物的英雄的教训,却偿还了我们的一切。我们觉得十分沉重地站起了身来,因为天明了,而且必须要赶我们的路。我的同伴提起了那小的衣包,用手去推了一推刘月桂公公的肩膊。这老年的主人家,似乎还才从梦境里惊觉过来的一般,完全怔住了!

“就去吗?先生!……您们都不觉得疲倦吗?不睡一下吗?不吃一点东西去吗?……”

“不,桂公公!谢谢你!因为我们要赶路。夜里惊扰了您老人家一整夜,我们的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呢!”我说。

“唉!何必那样说哩,先生。我只希望您们常常到我们这里来玩就好了。我还罗罗苏苏地,扰了您们一整夜,使您们没有睡得觉呢!”桂公公说着,他的手几乎又要揩到眼睛那里去了。

我们再三郑重地,亲敬地和他道过了别,踏着碎雪走出来。一路上,虽然疲倦得时时要打瞌睡,但是只要一想起那伤心的故事中的一些悲壮的,英雄的人物,我们的精神便又立刻振作起来了!

前面是我们的路……

1936年7月4日,大病之后。

湖　上

晚饭后,那个姓王的混名叫做"老耗子"的同事,又用狡猾的方法,将我骗到了洞庭湖边。

他是一个非常乐天的,放荡的人物。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留着两撇细细的胡子了。他底眼睛老是眯眯地笑着的。他的眉毛上,长着一颗大的,亮晶晶的红痣。他那喜欢说谎的小嘴巴,被压在那宽大的诚实的鼻梁和细胡子之下,是显得非常的滑稽和不相称的。他一天到晚,总是向人家打趣着,谎骗着。尤其是逗弄着每一个比较诚实和规矩的同事,出去受窘和上当,那是差不多成为他每天唯一的取乐的工作了。

他对我,也完全采一种玩笑的态度。他从来没有叫过我底名字,而只叫"小虫子",或者是"没有经过世故的娃娃"。

"喂!出去玩吧,小虫子",一下办公厅,他常常这样的向我叫道。"你为什么还在这里用功呢?你真是一个——没有经过世故的娃娃呀!……来,走吧,'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年忧',你大概又在这里努力你底万里前程了罢,你要知道——世界上是没有一千岁底人的呀!何不及时行行乐呢?……小虫子!'今朝有酒今朝醉'啦!……"于是他接着唱着他那永远不成腔调的京戏:"叹人生……世间……名利牵!抛父母……别妻子……远……离……故……园!……"

今天,他又用了同样的论调,强迫着将我底书抛掉了。并且

还拉着我到湖上,他说是同去参观一个渔夫们底奇怪的结婚礼。

我明明地知道他又在说谎了。但我毕竟还是跟了他去,因为我很想知道他到底要和我开一个怎样的玩笑。

黄昏的洞庭湖上的美丽,是很难用笔墨形容得出来的。尤其是在这秋尽冬初的时候,湖水差不多完全摆脱了夏季的浑浊,澄清得成为一片碧绿了。轻软的,光滑的波涛,连连地,合拍地抱吻着沙岸,而接着发出一种失望的叹息似的低语声。太阳已经完全沉没到遥遥的,无际涯的水平线之下了。留存着在天空中的,只是一些碎絮似的晚霞的裂片。红的,蓝的,紫玉色和金黑色的,这些彩色的光芒,反映到湖面上,就更使得那软滑的波涛美丽了。离开湖岸约半里路的蓼花洲,不时有一阵阵雪片似的芦花,随风向岸边飘忽着。远帆逐渐地归来了,它们一个个地掠过蓼花洲,而开始剪断着它们底帆索。

人在这里,是很可以忘却他自身底存在的。

我被老耗子拉着走着,我底心灵就仿佛生了翅膀似的,一下子活到那彩霞的天际里去了。我只顾贪婪地看着湖面,而完全忘记了那开玩笑的事情。

当我们走近了一个比较干净的码头底时候,突然地,老耗子停住了。他用一只手遮着前额,静静地,安闲地,用他那眯眯的小眼睛,开始找寻着停泊在码头下底某一个船只。而这时候,天色是渐渐地昏暗起来了,似乎很难以分辨出那些船上底人底面目。那通统是一些旧式的,灵活的小划船。约莫有二十来只吧。它们并排地停泊着,因为给我看出来了那上面底某一种特殊的标志,我便突然地警觉过来了。

老耗子放下他底手来,对我歪着头,装了一个会心的,讽刺的微笑。因为过份地厌恶底缘故,我便下死劲地对他啐了一口:

"鬼东西呀,你为什么将我带到这地方来呢?"

他只耸了一耸肩，便强着我走下第一级码头基石。并且附到我底耳边低低地说：

“傻孩子，还早啦！……人家的新娘子还没有进屋呢。”

“那末，到这里来又是找谁呢？……”

“不做声，……”他命令地说，并且又拖着走下三四级基石了。

我完全看出了他底诡计。我知道，在这时候，纵使要设法子逃脱，也是不可能的，丢丑的事情了。他将我底手膀挟得牢牢的，就象预先知道了我一定要溜开的那样。天色完全昏暗下来了。黑色的大的魔口，张开着吞蚀了一切。霞光也通统幻灭了，在那混沌的，模糊的天际，却又破绽出来了三四颗透亮的，绿眼睛似的星星。

我暗自地稳定了一下自己底心思，壮着胆子，跟着他走着。码头已经只剩六七级了，老耗子却仍然没有找着他底目的，于是，他便不得不叫了起来：

“秀兰！……喂！——哪里啊？……”

每一个小船上都有头伸出来了，并且立刻响来一阵杂乱的，锐利而且亲热的回叫：

“客人！……补衣吧？”

“格里啦——客人哩！”

“我们底补得真好呢，客人！……”

我底心跳起来了，一阵不能抑制的恶心和羞赧，便开始象火一般地燃烧着我那“没有经过世故的”双颊。老耗子似乎更加变得镇静了，因为还没有听到秀兰底回答，他便继续地叫着：

“秀兰！……喂！……秀兰啦……”

“这里！……王伯伯！……”一个清脆的，细小的声音，在远远的角角上回应着。

一会儿,我们便掠过那些热烈的呼叫,摸着踏上一个摇摆得利害的小划船了。这船上有一股新鲜的,油漆底气味。很小,很象一个莲子船儿改造的。老耗子蹲在舱口上,向那里面的一个孩子问道:

“妈妈呢,莲伢儿?”

“妈妈上去了!……”

“上哪里去了呀?”

那孩子打了一个喷嚏,没有回答。老耗子便连忙钻了进去,很熟识地刮着火柴,寻着一盏有罩子的小桐油灯燃着了。在一颗黄豆般大的,一跳一跳的火光之下,照出来了一个长发的,美丽的女孩子底面目。这孩子很小,很瘦,皮肤被湖风吹得略略带点黄褐色。但是她底脸相是端正的。她底嘴唇红得特别鲜艳,只要微微地笑一下,就有一对动人的酒靥,从她底两颊上现了出来。她底鼻子,高高的,尖尖的,她底眉毛就象用水笔描画出来的那样清秀。但是我却没有注意到:她底那一对有着长睫毛的,大大的,带着暗蓝色的眼睛,是完全看不见一切的。她斜斜地躺在那铺着线毯和白被子的,干净的舱板上,静静地倾听着我们底举动。

我马上对这孩子怀着一种同情的,惋惜的心情了。

“还有谁同来呀,王伯伯?”她带笑地,羞怯地说。

“一个叔叔!……你的妈妈到底哪里去了呢?”老耗子又问了。

“她说是找秋菊姑姑的,……我不晓得……她去得蛮久了!……”

老耗子摸着胡子,想了一想,于是对我笑道:

“你不会跑掉吗,小虫子?”

“我为什么要跑呢!……”

"好的,跑的不是好脚色。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去寻她来!……但是,留意!你不要偷偷地溜掉呀!……要是给别的船上拖去吃了'童子鸡',那么,嘿嘿!……"他马上又装出了一个滑稽的,唱戏似的姿势:"山人就不管了——啊!……"

我非常肯定地回答了他,因为我看破了这条诡计也没有什么大的了不得。而月那盲目的女孩子,又是那样可爱地引动了我的好奇心,我倒巴不得他快快地走上去,好让我有机会详细盘问一下这女孩子——关于他和她们往来的关系。

晚风渐渐地吹大了。船身波动起来。就象小孩子睡摇篮那样地完全没有了把握。当老耗子上去之后,我便将那盏小桐油灯取下来放在舱板上,并且一面用背脊挡着风的来路,提防着将它拂灭了。

那女孩子打了一个翻身,将面庞仰向着我,她似乎想对我说一句什么话,但是她只将嘴巴微微地颤了一下,现了一现那两个动人的酒靥,便又羞怯地停住了。她底那蒙胧的大眼睛,睁开了好几次,长睫毛闪动着就象蝴蝶底翅膀似的,可是她终于只感到一种痛苦的失望,因为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看见我。

"你底妈妈常常上岸去吗?"我开始问她了。

"嗳——这鬼婆子!"莲伢儿应着。"她就象野猫一样哩,一点良心都没得的!……嗳嗳,叔叔——你贵姓呀?"

"我姓李……你十一岁吗?"

"不,十二岁啦!"她用小指头对我约着。但是她约错了,她伸出底指头,不是十二岁,而仍旧是十一岁。

"你一个人在船上不怕吗?"

"怕呀!……我们这里常常有恶鬼!……我真怕呢,叔叔!……下面那只渡船上底贾胡子,就是一只恶鬼。他真不要脸!他常常不做声地摸到我们这里来。有一回他将我底一床被窝摸

去了，唉，真不要脸！我打他，他也不做声的！……还有，洋船棚子里底烂橘子，也是一只恶鬼。他常常做鬼叫来唬我！……不过他有一枝吹得蛮好听的小笛子，叔叔，你有小笛子吗？……”

“有的。”我谎骗她说。“你欢喜小苗子吗？明天我给你带一枝来好了。……你底妈妈平常也不带你上去玩玩吗？……”

“嗳嗳，……她总是带别人上去的——没有良心的家伙！……”她抱怨地，悲哀地叹了一口气。“我有眼睛，我就真不求她带了，象烂橘子一样的，跑呀，跑呀！……嗳嗳，叔叔，小笛子我不会吹呢？”

“我告诉你好啦！”

“告诉我？……”她快活地现出了她那一对动人的酒靥，叫道：“你是一个好人是吗？叔叔！……我底妈妈真不好，她什么都不告诉我的。有一回，我叫她告诉我唱一个调子，她把我打了一顿。……还有，王伯伯也不好，他也不告诉我。他还叫妈妈打我，不把饭我吃！……”

“王伯伯常常来吗？”我插入她底话中问道。

“唔！……”她底小嘴巴翘起了，生气似的。“他常常来。他一来就拖妈妈上去吃酒。……有时候也在船上吃！……我底妈妈真丑死了，吃了酒就要哭的——哭得伤心伤意！王伯伯总是唱，他唱得我一句都不懂！他有时候就用拳脚打妈妈！……只有那个李伯伯顶好啦！他又不打妈妈，他又欢喜我！……”

“李伯伯是谁呀？”

“一个老馆子①，摸摸有蛮多胡子的。他也姓李，他是一个好人。……还有，张伯伯也有胡子，也是一个好人。……黄叔叔和陈叔叔都没得胡子。陈叔叔也喜欢我，他说话象小姑娘一样

① 老倌子：即湘语老头子。——原注。

细,……黄叔叔也顶喜欢打妈妈——打耳刮子!……另外还有一些人,妈说他们是兵,会杀人的!我真怕哩!……只有一个挑水的老倌子,妈可以打他,骂他!……妈妈说他没得钱——顶讨厌!嗳嗳,他买糖我吃,他会笑。他喜欢我!妈妈这样顶不好——只要钱,只吃酒。她底朋友顶少有一百个,这一个去,那一个又来……"

这孩子似乎说得非常兴奋了,很多的话,都从她底小嘴里不断地滚了出来,而且每一句都说得十分的清楚,流利。尤其是对于她底母亲过去的那些人底记忆,就比有眼睛的孩子还说得真确些。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异。并且她底小脸上底表情,也有一种使人不能抗拒的,引诱的魔力。只要她飞一飞睫毛,现一现酒靥,就使人觉得格外地同情和可爱了。

我问她底眼睛是什么时候瞎的,她久久没有回答。一提到眼睛,这孩子底小脸上就苦痛起来了。并且立刻沉入到一种深思的境地,象在回想着她那完全记不清了的,怎样瞎眼睛底经过似的。半天了,她才愤愤地叹了口气说:

"都是妈妈不好!……生出来三个月,就把我弄瞎啦!清光瞎[①] 呢。……我叫她拿把小刀割我一只耳朵去,换只看得见的眼睛给我,她就不肯。她顶怕痛,这鬼婆子!……我跟她说——嗳嗳,借一只眼睛我看一天世界吧!……她就打我——世界没有什么好看的,通统是恶鬼!……"

一说到恶鬼,她底脸色,就又更加气愤起来。

"她骗我,叔叔。……象贾胡子和烂橘子那样的恶鬼,我真不怕哩!"

湖上底风势越吹越大了。浪涛气势汹汹地,大声地号吼着,

① 清光瞎:即清盲,视力丧失而眸子外形完整的一种眼疾。

将小船抛去得就象打斤斗似的,几乎欲覆灭了。我底背脊原向着外面的,这时候便渐渐地感到了衣裳的单薄,而大大地打起寒战来。我只能把小灯移一移,把身子也缩进到中舱里面去。我和这孩子相距只有一尺多远了。正当我要用一种别样的言词去对她安慰和比喻世界是怎样一个东西底时候,突然地,从对面,从那码头底角角上,响来了老耗子底那被逆风吹得发抖了的怪叫声:

"你跑了吗,小虫子? ……"

"我底妈妈回来了。"莲伢儿急忙地向我告诉道。

船身又经过一下剧烈的,不依浪涛底规则的颠簸之后,老耗子便拉着一个女的钻进来了。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长面孔的妇人。她底相貌大致和莲伢儿差不多,却没有秀气。也是小嘴巴,但是黑黑的,水汪汪的,妖冶的眼睛。皮肤比莲伢儿底还要黑一点,眉毛也现得粗一点,并且一只左耳朵是缺了的。老耗子首先打了一个大大的哈哈,然后便颇为得意地摸着胡子,向我介绍道:这就是他的情妇——莲伢儿的母亲——秀兰,……并且说:他们老早就预备了,欲将一个生得很好看的,名字叫做秋菊的小姑娘介绍给我。但是他们今天去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那孩子大概是到哪一个荒洲上去割芦苇去了。……老耗子尽量地把这事情说得非常正经,神秘,而且富有引诱力。甚至于说的时候,他自己笑都不笑一下。……到末了,还由他底情妇用手势补充道:

"娄娄娄,叔叔!这伢儿这样高,这样长的辫子,这样大的眼睛……"

她将自己底眼睛妖媚地笑着,并且接着唱起一个最下流的,秽亵的小调来。

我的面孔,一直红到耳根了。我虽然事先也曾料到并且防

到了他们这一着，但是毕竟还是“没有经过世故”底原故，使他们终于开成一个大大的玩笑了。（幸喜那个叫做秋菊的女孩子还没有给他们找到。）这时候，老耗子突然地撕破了他那正经的面具，笑得打起滚来。那女人也笑了，并且一面笑，一面伏到老耗子底身上，尽量地做出了淫猥的举动。

我完全受不住了，假如是在岸上，我相信我一定要和老耗子打起来的。但是目前我不得不忍耐。我只用鼻子哼了一口气，拚命地越过他们底身子，钻到船头上了。

他们仍旧在笑着，当我再顺着风势跳到黑暗的码头上底时候，那声音还可以清晰地听得出来。只有那盲目的女孩子没有忘记她应该和我告别，就从舱口上抛出了一句遥遥的，亲热的呼叫：

“叔叔！李……叔……叔，……明天……来啊！……小……笛……子呀！……”

我下意识地在大风中站了一下，本想回应那孩子一句的，但是一想到那一对家伙的可恶和又必须得避免那左右排列着的，同样的小船底麻烦的时候，我便拔步向黑暗中飞逃了。

一连四天，我没有和老耗子说一句话。虽然他总是那样狡猾地，抱歉似地向我微笑着，我却老板着面孔不理他。同事们也大都听到了这么一桩事，便一齐向我取笑着，打趣着。这，尤其是那些平日也上过老耗子底大当的人，他们好象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变相的报复的机会，而笑得特别起劲了。

“好啦！我以为只有我们上当呢！……”

可是，我却毫不在意他们这样的嘲弄，我底心理，只是老放不下那个可怜的盲目的女孩子。

直到第五天——星期日——底上午，老耗子手里拿着一封

信,又老着面皮来找我了。他说他底母亲病得很厉害,快要死了,要他赶快寄点钱去,准备后事,但是他自己底薪金早就支光了,不能够再多支,想向我借一点钱,凑凑数。

一年多的同事,我才第一次看到老耗子底忧郁的面相。他的小胡子低垂了,眉头皱起来了,那颗大的红痣也不放亮了,宽阔的鼻子马上涨得通红了起来!……

我一个钱也没有借给他。原因倒不是想对他报复,而是真的没有钱,也不满意他平时底那种太放荡的举动。他走了,气愤愤地又去找另外一个有钱的同事。我料到他今天是一定没有闲心再去玩耍了的,于是我便突然地记起了那个盲目的女孩子想趁这机会溜到湖上去看看。

吃过午饭了,我买了一枝口上有木塞的,容易吹得叫的小笛子,一个小铜鼓,一包花生,糖果,和几个淮橘。并且急急地,贼一般地——因为怕老耗子和其他的同事看见——溜到了湖上。

事实证明我底预料没错——老耗子今天一天没有来。莲伢儿底妈妈吃过早饭就上岸去寻他去了。

我将小笛子和糖果通统摆在舱板上,一样一样地拿着送到这孩子底小手中。她是怎样地狂喜啊!当她抓住小笛子底时候,我可以分明地看见,她底小脸几乎喜到了吃惊和发痴的状态。她底嘴唇抿笑着,并且立刻现出了那一对大大的,动人的酒靥来。她不知所措地将面庞仰向着我,暗蓝色的无光的眼睛痛苦地睁动着。……

"叔叔呀!这小笛子是你刚刚买来的吗?……嗳嗳,我不晓得怎样吹哪!……哎呀——"当她底另一只手摸着了我递给她的橘子和糖果底时候,她不觉失声地叫道:

"这是么子呢?叔叔——嗳嗳,橘子呀……啊呀,还有——这不是花生吗?有壳壳的,这鬼家伙!……还有——就是管子

糖呀！……嗳嗳，又是菱角糖！……叔叔，你家里开糖铺子吗？你有钱吗？……我妈妈说，糖铺子里底糖顶多啦，嗳嗳，糖铺子里也有小笛子买吗？……”

她畏缩地，羞怯地将小笛子送到了嘴边，但是不成，她拿倒了。当我好好地，细心地给她纠正的时候，她突然地飞红了脸，并且小心地，害怕似地只用小气吹了一口：

“述——述——述！……”

我蹲着剥橘子给她吃，并且教给她用手指按动着每一个笛上底小孔，这孩子是很聪明的，很快就学会了两三个字音，并且高兴到连橘子也不愿吃了。

我回头望望湖面，太阳已经无力地，懒洋洋地偏向西方去了。因为没有风，远帆就象无数块参差的墓碑似的，一动不动地在湖上竖立着。蓼花洲湖芦苇，一小半已经被割得象老年的癞痢头一样了。我望着，活泼的心灵，仿佛又欲生翅膀了似地几乎把握不住了。

莲伢儿将笛子吹得象鸡雏似地叫着，呜溜呜溜地，发出一种单调的，细小的声音。她尽量地将小嘴颤动着，用手指按着我教给她的那一些洞孔，但是终于因了不成调子底缘故，而不得不对我失望地太息了起来：

“叔叔，我吹得真不好呢！……嗳嗳。只有烂橘子吹得顶好啦！他吹起来就象画眉一样叫得好听，……叔叔，你听见过画眉叫么？秋菊姑姑拿来过一个画眉，真好听呀！她摸都不肯给我摸一摸，……叔叔，画眉是象猫一样的吗？……”

我对她解释道，画眉是一种鸟，并不象猫，而是象小鸡一样的一种飞禽，不过它比小鸡好看一点，毛羽光光的黄黄的，有的还带一点其他的彩色，……

一说到彩色，这孩子马上就感到茫然起来。

"叔叔,彩色是么子东西呢?"

"是一种混合的颜色——譬如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是蛮好看的家伙!……"

想想,她叹了一口气说:

"我一样都看不见呀,叔叔!……我底妈只晓得骗我!她说世界上什么好东西都没得,只有恶鬼,只有黑漆!……"

我又闭着眼睛对她解释着:世界上并不只是恶鬼,只是黑漆,也有好人和光明的。这不过是她底妈妈底看法不同罢了,因为人是可以把世界看成各种各样的。……

"叔叔,你说么子呀?……"她忽然地,茫然地叫道。"你是说你要睡了吧?听呀,我底妈妈回来了!……她在哭哩!一定又是喝醉了酒,给王伯伯打了的,这鬼婆子!……你听呀,叔叔。……"

"那末,我走吧!"我慌忙地说。

"为么子呢?"

"我不喜欢你底妈妈。……我怕她又和那天一样地笑我。"

"不会的,叔叔!等一等。……"她用小手拖住我的衣服。"她喝醉了酒,什么人都不认得的,她不会到中舱里来。……"

我依着这孩子底话,在艄后蹲着。一会儿,那一个头发蓬松,面孔醉得通红的,带着伤痕和眼泪的莲伢儿底妈妈,便走上船来了。船身只略略地侧了一下,她便横身倒在船头上,并且开始放声地号哭了起来。

莲伢儿向我摇了一摇手,仿佛是叫我不要做声,只要听。

"……我底男人呀!你丢得我好苦啊!……你当兵一去十多年——你连信都没有一个哪!……我衣——衣没得穿哪!我饭——饭没得吃哪!……我今朝接张家——明朝接李家哪!……我没有遇到一个好人哪!……天杀的老耗子没得良心

哪！——不把钱给我还打我哪……”

莲伢儿爬到后面来了，她轻声地向我说：

“叔叔，瓜瓢！

我寻出了一个破瓜瓢来，交给她递过去了。我望着她妈妈停了哭声，狂似地舀了两瓢湖水喝着，并且立刻象倾倒食物似地呕吐起来。我闻着了那被微风拂过来的酒腥气味，我觉得很难受得住，而且也不应该再留在这儿了。我一站起身来，便刚好和那女人打了一个正正的照面。

她底眼睛突然地，吃惊地瞪大着，泛着燃烧得血红的火焰，牢牢地对着我。就仿佛一下子记起来了我过去跟她有着很深的仇恨似的，而开始大声地咒骂着：

“你这恶鬼！你不是黄和祥吗？……你来呀——老娘不怕你！你打好了！……老娘是洞庭里底麻雀，——见过几个风浪的……老娘不怕你这鬼崽子！……哈哈！你来呀！……”

她趁势向中舱里一钻，就象要和我来拚命似的，我可完全给唬住了！但是，莲伢儿却摸着抱住了她底腿子，并且向她怒骂着：

“你错了呀！鬼婆子！这是李叔叔呀！——那天同王伯伯来的李叔叔呀！……人都不认得哩，鬼婆子！……”

“啊！李叔叔！”她迟疑了一回，就象梦一般地说道：“我晓得了！……我晓得了……他不是黄和祥，他是一个好人！……是了，他喜欢我，他是来和我交朋友的！……小鬼崽，你不要拖住我呀！……来，让我拿篙子，我们把船撑到蓼花洲去！……”

我底身子象打摆子似地颤着！我趁着莲伢儿抱住了她底腿子，便用全力冲过中舱，跳到了码头上。

当我拚命地抛落了那个醉女人底错乱的，疯狂似的哈哈，一口气跑到局子里的时候，那老耗子也正在那里醉得发疯了。他

一面唱着《四郎探母》,一面用手脚舞蹈着,带着一种嘶哑的,象老牛叫似的声音:

“眼睁睁!……高堂母,……难得……见……啊啊啊啊!……儿的老娘哪!……”

我尽力地屏住了呼吸,从老耗子底侧边溜过去了。为了这一天底过份的无聊、悔懊和厌恶,我便连晚饭都不愿吃地,横身倒在床上,暗暗地对自己咒骂了起来。

1936年10月2日

校 长 先 生

上课钟已经敲过半个钟头了,三个教室里还有两个先生没有到。有一个是早就请了病假,别的一个大概还挨在家里不曾出来。

校长先生左手提着一壶老白酒,右手挟着一包花生,从外面从从容容地走进来了。他的老鼠似的眼睛只略略地朝三个教室看了一看,也没有做声,便一直走到办公室里底那个固定的位置上坐着。

孩子们在教室里哇啦哇啦地吵着,叫着,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着乌龟。有的还跳了起来,爬到讲台上高声地吹哨子,唱戏。

校长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个,他似乎在想着一桩什么心思。他的口里喝着酒,眼睛朝着天,两只手慢慢地剥着花生壳。

孩子们终于打起架来了。

“先生,伊敲我底脑壳!”一个癞痢头孩子哭哭啼啼地走进来,向校长先生报告。

“啥人呀?”

“王金哥——那个跷脚!”

“去叫他来!”校长先生生气地抛掉手中的花生壳,一边命令着这孩子。

不一会儿,那个跷脚的王金哥被叫来了。办公室底外面,便立刻围上了三四十个看热闹的小观众。

“王金哥,侬为啥体要打张三弟呢?”

“先生,伊先骂我。伊骂我——跷脚跷,顶勿好;早晨头死脱,夜里厢变赤老[1]!”

“张三弟,侬为啥体要先骂伊呢?”

“先生,伊先打我。”

“伊先骂我,先生。”

“到底啥人先开始呢?”

“王金哥!”

“张三弟,先生!”

外面看热闹的孩子们,便象在选举什么似地,立刻分成了两派:一派举着手叫王金哥,一派举着手叫张三弟。

校长先生深深地发怒了,站起来用酒壶盖拍着桌子,大声地挥赶着外面看热闹的孩子们——

“去!围在这里——为啥体不去上课呢?”

“阿拉的张先生还勿曾来,伊困在家里——呒没饭吃呢。”

“混账!去叫张先生来!”校长先生更是怒不可遏地吆喝着。一边吩咐着这两个吵架的孩子——“去,不许你们再吵架了,啥人再吵我就敲破啥人的头!王金哥,侬到张先生屋里去叫张先生来,张三弟,侬去敲下课钟去——下课了。真的,非把你们这班小瘪三的头通统敲破不可的!真的……”校长先生余怒不息地重新将酒壶盖盖好,用报纸慢慢地扫桌子上的花生壳。

下课钟一响,孩子们便野鸭似地一齐跑到了弄堂外面。接着这,就有一个面容苍白,头发蓬松的中年的女教员,走进了办公室来。

校长先生满脸堆笑地接待着。

① 沪语,意即晚上变鬼。

“翁先生辛苦啦!”

“孩子们真吵得要命!”翁先生摇头叹气地说,一边用小手巾揩掉了鼻尖上的几粒细细的汗珠子。“张先生和刘先生又都不来,叫我一个人如何弄得开呢?”

“张先生去叫去了,马上就要来的。”校长先生更加陪笑地,说:“喝酒吧,翁先生！这酒的味道真不差呀！嘿,嘿,这里还有一大半包花生……娄,嘿嘿……”

“加以,加以,……”

“唔,那些么,我都知道的,翁先生。只要到明天,明天,就有办法了。一定的,翁先生,嘿嘿……”

“为啥体还要到明天呢?”

“是的！因为,嘿嘿,因为……”

校长先生还欲对翁先生作一个更详细的,恳切的解答的时候,那个叫做张先生的,穿着一身从旧货摊上买来的西装的青年男子,跟着跷脚王金哥匆匆地走进来了。

“校长先生,”他一开言就皱着眉头,露出了痛苦不堪似的脸相。“叫我来是给我工钱的吧?”

“是的,刚才我已经同翁先生说过了。那个,明天,明天一定有办法的。明天……嘿嘿……”

“你不是昨天答应我今天一定有的吗?为啥体还要到明天,明天呢?……”

“因为,嘿嘿……张先生,刚才我已经对翁先生说过了,昨天白天,校董先生们一个都不在家,所以要到今天夜里厢去才能拿到。总之,明天一早晨就有了,就有了！总之,一定的……”

“我昨天夜间就没有晚饭米了。校长先生,请你救救我们吧！我实在再等不到明天了!”张先生的样子象欲哭。“我底老婆生着病,还有孩子们……校长先生……”

“是呀！我知道的。我何尝不同侬一样呢？这都是校董先生们不好呀！学校的经费又不充足。……唉，当年呀！唉唉……娄，侬的肚皮饿了，先喝点儿酒来充充饥吧——这里有酒。我再叫孩子们去叫两碗面来。娄，总之，嘿嘿……这老白酒的味儿真不差呀！……嘿嘿……”校长先生将酒壶一直送到了张先生的面前。

“那么，是不是明天一定有呢，校长先生？”张先生几乎欲哭出声来了，要不是有翁先生在他的旁边牢牢地钉着他时。“酒，我实在地喝不下呀！”他接着说，“我怎能喝这酒呢？我的家里……”

“是了，我知道的。你不要瞧不起这酒呀，张先生。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就最欢喜喝这酒。那时候——是的，那时候我还非常年轻的呀——我记得，那时候的八仙桥还只得一座桥呢。中山先生同陈英士住在大自鸣钟的一家小客栈里，天天夜间叫我去沽这老白酒，天天夜间哪……那时候，唉，那时候的革命多艰难呀！哪里象现在呢，好好生生的一个东北和华北都给他们送掉了，中山先生如果在地下有知，真不知道要如何地痛哭流涕呢！……张先生，侬不要时时说侬贫穷，贫穷，没饭吃；人啦——就只要有‘气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譬如我：就因为不愿意‘失节’，看不惯那班贪赃卖国的东西，我才不出去做官的。我宁愿坐在这里来喝老白酒。总之，张先生，嘿嘿……翁先生，嘿嘿……人无‘志’不立……张先生，侬不要发愁，我包管侬三十六岁交好运。娄，侬来喝喝这杯酒吧！翁先生，侬也来喝一杯……总之，明天无论如何，我给你一个办法……”

第二次的上课钟又响了——校长先生猛地看见壁上的挂钟已经足足地离上课时间过了三十多分了，他这才省悟到自己底话说得太多，太长，忘记了吩咐孩子们敲钟上课。要不是孩子们

忍不住自动地去敲钟耍子，恐怕他还以为自家是坐在南阳桥的一家小酒店里呢。

张先生为了“气节”，只得哭丧脸地拿了两枝粉笔和一本教科书站了起来。翁先生却更象“沉冤莫诉”似地，也只得搔搔头发，扯扯衣襟，懒洋洋地跟着站起来了。大家相对痛苦地看了一眼，回头来再哀求似地，对着校长先生说：

“先生，明天哪！那你就不能再拆我们烂污了啊！”

“那当然娄！”校长先生装成了一个送客一般的姿势，也站起来轻轻地说，“不但侬两位先生的，就连生着病的刘先生的薪金，我也得给伊送去呢。”

于是，办公室里又只剩了校长先生一个人，立刻寂静起来了。他一面从从容容地将壶中不曾吃完的老白酒，通统倒在一个高高玻璃杯中，一面又慢吞吞地用手拨开着那些花生衣和花生壳。他想，或者还能从那些残衣残壳里面找寻出一两片可堪入口的花生肉的屑粒来。

第二天底清晨，因为听说有薪金发，三个先生——连那个生着肺病的老头儿刘先生也在内——一齐都跑了来，围在办公室里的那张“校长席”的桌子旁边，静静地伸长着颈子等候着。

“今天无论如何，他要再不给我们薪金，我们决不上课了！”三个人同声地决定着。

孩子们仍然同平常一样：相骂，打架，唱歌，敲钟上课耍子……但是校长先生却连影子都没有回来。

“无论如何不上课！无论如何……”张先生将拳头沉重地敲在办公桌子上，唾沫星子老远老远地飞溅到翁先生底苍白的脸上。

“对啦，咳咳！……三四个月来，我就没有看见过他一个铜钱吃药！咳咳……”老头儿刘先生附和着。他那连珠炮似的咳

嗽声，几乎使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孩子们三番五次地催促着先生上课，但翁先生只将那雪白的瘦手一挥：

“去！不欲再到这里来噜嗦了。今天不上课了，你们大家去温习吧！”

因为感到过度的痛苦、焦灼和无聊，翁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团绒线和两枝竹削的长针来，开始动手给小孩结绒绳衣服。张先生只是暴躁得在办公室里跳来跳去，看他那样子不是要打死个把什么人，就是要跟校长先生去拚性命似的。只有老刘先生比较地柔和一点，因为他不但不能跳起来耀武扬威，就连说几句话都感觉到十分艰难，而且全身痉挛着。

整个上午的时间，就在这样的无聊、痛苦和焦灼的等待之中，一分一分地磨过去了。

“假如他下午仍然不来怎么办呢？”翁先生沮丧地说。

“我们到他的家中或者他的姘头那里去，同他理论好了！要不然，就同他打官司打到法院里去都可以的。”张先生在无可奈何中说出了这样一个最后的办法。

“张先生，咳咳……唉！同他到法院里去又有什么用处呢？唉，唉唉……唉！”刘先生勉强地站起来，叫了一个孩子扶着他，送他回家去；因为太吃力，身子几乎要跌倒下来了。“依我的，咳咳……还是派一个人四围去寻寻他回来吧！老等在这里，咳咳……我看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回来的了……”

但是下午，张先生派了第一批孩子们到校长先生的家里去，回来时的报告是：“不在。”第二批，由张先生亲自统率着，弯弯曲曲地寻到了那一个麻面的苏州妇人的家里。那妇人一开头就气势汹汹地对着张先生和孩子吆喝着：

“寻啥人呀？小瘪三！阿[①] 不早些打听打听老娘嗨头[②] 是啥格人家！猪猡！统统给老娘滚出去……”

因为肚皮饿，而且又记挂着家里的老婆和孩子们，张先生只能忍气吞声地退了出去。好容易一直寻到夜间十点多钟，才同翁先生一道，在南阳桥的一家小酒店里，总算是找着了那已经喝得酒醉熏熏了的校长先生。

两个人一声不做，只用了一种愤慨和憎恶的怒火，牢牢地钉住着校长先生的那红得发黯色了的脸子。

“阿哈！张先生，张先生，你们怎么能寻到此地来的呢？嘿嘿……娄，来来来！你们大概都还没有吃晚饭吧，娄，这里还有老白酒，还有花生。嘿嘿……娄，再叫堂倌给你们去叫两盘炒面来！嘿嘿……张先生，翁先生，侬来坐呀！坐呀……客气啥体呢！嘿嘿……客气啥体呢！来呀！来呀！……”

“那么，我们的工钱呢？”翁先生理直气壮地问了。

“有的，有的，翁先生，坐呀……喂，堂倌，请侬到对过馆子里去同阿拉叫两盘肉丝炒面来好吗？……娄，张先生，……娄娄，火速去，侬火速去呀，堂倌！”

“那么，校长先生，谢谢侬了！如果有钱，就请火速给我一点吧！我实在不能再在这陪侬喝酒了，我的女人和孩子们今天一整天都呒没吃东西呢！校长先生……”

“得啦，急啥体呢，张先生，侬先吃盘炒面再说吧！关于钱，今天我已经见过两位校董先生了，他们都说：无论如何，明天的早晨一定有！明天，今天十二，明大十三……嘿嘿，张先生！只要过了今天一夜，明天就好了。明天，我带侬一道到校董先生家

① 沪语，意即也。

② 沪语，意即这里。

里去催好吗？……嗳嗳，张先生，我看……嗳，侬为啥体还生气呢？假如侬嫂子……嘿嘿……娄，我这里还有三四只角子，……张先生，嘿嘿……侬看——翁先生伊还既没生气呢！”

想起了老婆和孩子们，张先生的眼泪似乎欲滴到肉丝炒面的盘子上了。要不是挂记着可怜的孩子们的肚皮实在饿得紧时，他情愿牺牲这三四只角子，同校长先生大打一架。

翁先生慢慢地将一盘炒面吃了净净光光，然后才站起来说：

“校长先生，侬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吧，钱——到底啥时光有？不要再老骗我们明天明天的。我们都苦来西[①]，都靠这些铜钱吃饭！娄，今天张先生的家里就有老婆孩子们在等着伊要饭吃……假如……加以，加以……”

“得啦！翁先生，明天，无论如何有了，决不骗侬的，娄，校董先生们通统对我说过了，我为啥体还骗侬呢？真的，祇要过了今天夜里厢几个钟头就有了。翁先生，张先生，嘿嘿……来呀！娄，娄，再来喝两杯老白酒吧，这酒的味儿真不差呀！嘿嘿……娄，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就最欢喜喝这酒了！那时候我还交关年轻啦。还有，还有……娄，那时候……”

张先生估量校长先生又要说他那千遍一例的老故事了，便首先站了起来，偷偷地藏着两只双银角子，匆匆忙忙地说：

“我实在再不能陪侬喝酒了，校长先生，请侬帮帮忙救救我们吧！明天要再不给我们，我们通统要饿死了……”

“得啦！张先生，明天一定有的——一定的。”

翁先生也跟着站了起来：

“好吧，校长先生，我们就再等到侬明天吧！”

“得啦，翁先生，明天一定的了——一定的……你们都不再

① 沪语：意即苦得很。

喝一杯酒去吗？……”

两个人急忙忙地走到小酒店的外面，时钟已经轻轻地敲过十一下了。迎面吹来了一阵深秋的刺骨的寒风，使他们一同打了一个大大的冷噤。

“张先生，明天再见吧！”翁先生在一条小弄堂口前轻轻地说。

“对啦，明天再见吧！翁先生。”

时间，虽然很有点象老牛的步伐似地，但也终于在一分一分地磨过去。

明天，——明天又来了……

1936年5月19日作于病中

电 车 上

我带着一种非常不高兴的，懊恼的情绪，踏上了十七路无轨电车。这是因为我正和家里的人，怄了一点闲气，而且必须在一个约定的时间以前，赶到遥远的地方去会一个病重的朋友。

三等车上的人，早已经挤得满满的了，拚命地挤进去，就有一股刺鼻的汗臭、人肉臭和下等的香水气味，使你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只能买了票靠在车门的铁栏杆旁边站着，太阳象一盆火似的，斜斜地透过车门来，烤到我底背心上。在我的右面，坐着一个中年的，胖大的，穿着香云纱裤的妇人。她底手里捻着一大串数珠，流着汗，皱着眉头，不住地朝窗外面狗一般地喘着气。我底前面是看不清的人壁，左边是一个落班的，高大的巡捕。这使我挤在中间大有进不得，退不得的感觉。而且车身摇动起来，就格外地震得我底身子象时钟底摆一般地，向这胖妇人和高大的巡捕的身上碰击着，而引出两种极难看的恶脸来！

车行到南京路的时候，总算是下去了好几个人，空出了两三个位置。这时我便用全身的力量冲去占了一个座位，而跟着我的后面，却又挤上来了两三个汗湿淋漓的汉子，牢牢地挟着我底双肩，并且给带来一阵新的肉和热汗的气息。

卖票的又从头等车中钻过来了，他首先向这两三个新到的客人装出了要卖票的手势。在左边的两个工人和学生模样的人，都拿出铜元来买票了，而右边的一个，却仅仅口头叫了一句：

"派司[1]!"

因为这声音叫得特别高而且响亮的原故,便引动很多人注意起来了。第一个对面的胖妇人,她用那煤炭一般黑的凸出的大眼睛,轻蔑地,傲慢地朝这边瞥了一下。接着,便是学生、巡捕和我。我也是因为这声音太怪异,而引动了一种好奇心的兴趣;我很想借一件什么物事,暂时将我那不耐烦的心情忘却。但当大家都在注意着这人的时候,他倒反而觉得自得起来了,并且立刻用了同样的注意的视线,环顾了大家。这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看见他底白拿破仑帽子上和胸前,各嵌着和挂着一个放光的十字架。看年纪还不过四十岁吧,样子倒象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但我却不知道他是电车上的传教者。

卖票的人沙声地,吃力地高唱着每一个站头的名字。当车身倾斜地越过四川路桥时,那位基督徒几乎全身子靠到我底肩上了。并且突然用了一种沉重的,苍老的声音——那老得就象吃鸦片烟的人一样——开始了他底宣教的义务。

"人——是由上帝造的!所以人要相信上帝!……"

这是他底第一句。对面的胖妇人,不快意地朝他钉了一眼,并且急忙地将头转了过去。其余的搭客们便也象得了什么传染症似的,大半都跟着转向一边去了。有的还稍稍露出了一点不高兴的,厌恶的表情。在电车上,这差不多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这大热的天气,搭客们大抵是不欢迎任何种叫卖和宣传的,好象是这些声音能阻碍车行底速度,而使车子里变得更加炽热起来的一般。但这位基督教徒先生却并不顾及这一切,他仍然继续他的演说道:

"……因为,中国人都勿相信上帝,只相信菩萨魔鬼,所以中

① 英语 pass 之译音。此处指电车月票。

国才弄得格样子糟的！……格都是上帝底惩罚，……”他用手着力地向空中一劈，就象要将这些不信上帝的人，通统从他的手下劈开去似的，以致引起了对面胖妇人的第二次嫉妒的视线！“假如……尤其是……”他接着说，“我们要勿赶快相信上帝，我们中国人是马上要变亡国奴的！……譬如东洋人打过来了，啥人抵挡呢？……要相信了上帝，我们就用勿着怕伊了，因为东洋人自家会吃败仗！——上帝自然会替我们去惩罚伊的！……”

他只略略地停了一下。他底眼睛望着空处，并没有注意到每一站上下的客人，是怎样在对他作着各种各色的难看的脸相，也没有注意对面的胖妇人和其他的搭客，是怎样在厌恶和反对起他来了。他却象早经得到了很多人底拥护似的，依然，而且更加有劲地讲述着：

“菩萨，是什么东西呢？……照《圣经》上说——是迷信，是偶像，是魔鬼！是害人的东西！……伊害了我们中国几千年了！……”

对面的胖妇人突然站起来了！她气愤地将数珠套到颈上，瞪着煤炭一般的凸眼睛，恶毒地骂了一声——

“猪猡！”

她并不是急于要下车去，而用手吊着车顶上的藤圈子，装出了一个挑战的和准备相骂的姿势。

“……上帝情愿将伊底独生子送到世上来替人赎罪，所以人应该相信上帝。不应该相信菩萨，偶像和魔鬼！……”

“猪猡！菩萨关侬啥事体？……”那妇人再也忍不住地愤骂起来了。“阿弥陀佛！……菩萨是魔鬼，侬是啥末事呢？猪猡！……”

“我是基督徒，侬是啥末事？……我传我的教，关侬啥事体呀？……”男人抗议地回骂道。

“勿许侬骂菩萨！晓得吧？……猪猡！……”

“菩萨是魔鬼！哪能勿好骂呢？”

“嗳……勿好骂格！……”妇人更进一步地威胁着！

搭客们大都集中着视线，看起热闹来了。有的打趣着，有的冷笑着，有的起劲地哼着鼻子。卖票的人似乎也觉得很有趣，便装出非常滑稽的可笑的脸相，怪声怪气地接送着上下的客人。那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本来已经跳下车去了，但他却还站在马路的边沿，遥遥地抛过来一句：

“汉奸！”

这使车上的好一些人都感到一个新的惊异。但那也不过是“感到”一下子而已，因为谁也没有继续去理会他的。

“真是！……我又呒没侬格啥末事，关侬啥事体呢？”这基督徒仍然不屈服；他似乎也准备起身了，便遮羞似地这样叫道。

“勿许骂菩萨！……猪猡！……”那妇人毫不放过他。

“偏偏要骂，哪能……？”

“侬再骂，我要敲侬耳光！……”

“侬敲敲看？……烂污×！魔鬼……”基督徒真正地火冒了。

“猪猡！侬骂啥人？”

“骂侬！”他站起来迎了上去！

“畜生！侬来呀！……娘格操×！……老娘敲杀侬！……外国人把了侬四只角子一天，侬连良心都卖脱哉！……猪猡！来呀！……”

那胖妇人正气势汹汹地准备将拳头击过去，可给那侧面的巡捕和卖票的拦住了。电车上便立刻给闹得混乱了起来。那巡捕用了捉强盗一般的方法，捉着基督徒底手臂，并且命令一般地叫道：

“好啦,老乡！侬勿要在电车上打架了！下去吧！……等等上帝要惩罚侬的！……”

“先生！侬看啥人有道理？……我又呒没骂过伊来！……”基督徒发急道。

“好啦！好啦！……侬格顶好道理,侬下去吧！……”

车子已经停在新记浜路口上了。那胖妇人仍然一句比一句利害地接骂着：

“……畜生！……猪猡！……杀头胚！……外国人格灰孙子！……亡国奴！……”

巡捕将基督徒强迫下车了。他只能在马路上起劲地回骂着,并且骂的也还是那两句话：

“烂污×！魔鬼！……”

胖妇人是显然地胜利了！当车上照旧地平静了时,她便利用这战胜的余威,承继了那基督徒底宣教的方法,而大大地颂赞起菩萨底灵验来。她演说得那样有声有色,——简直比基督徒高明得多——那就象是每一个现世的菩萨,她都亲眼见过的一般。

可是,我不能够再听她的说教了。我底站头到了。我底心里只有一阵阵的麻木的感觉,对这件事似乎也再不觉得怎样有趣了。当我跳下车来,再回头望望那胖妇人底姿态的时候,车子已经开动了,已经望不清晰了。我只听到她那最后的和最有力量的一句：

“只有菩萨……才是真正能够救我们中国的！……”

我拚命地咬着牙门急急地转过了一个弯,前面便是我的病着的朋友的住处。

刀　手　费

两个团丁押着春生的尸首,远远地抬进屋子里来,少云婶的心肝象给人家挖去了。她猛的一声,口里喷出一滩鲜血。

"我的苦命的儿呀!……"

她只叫了这么一句,便抱着那血糊的尸身打滚。死者的头颅老远的抛在旁边。

半晌她还没有声息。围着看的乡邻大半都偷偷的弹着泪珠儿。没有一个人言语,眼瞧着少云婶昏扑在那死尸的身边。

"怎么?"族长从人群中跑出来,狠命的在少云婶的身上踢了一脚:"你还不起来吗,谁教你自家养出这样不肖的儿子?"

少云婶呆着眼珠子不能作声。

"拿水来!"族长吩咐着。

轻轻的一喷,少云婶又哭起来了:

"我的儿呀!……"

"不要哭!"族长威吓着:"这儿还有两位副爷在等候着你的回音呀!"

少云婶当真不敢哭出声来了。她凝望着族长。

"副爷说,"族长特别的提高了声音:"总局里的规定:每斩决一名本地的犯人,要二十元的刀手费……"

"刀手费?"少云婶的眼前又是一昏。她现在连春生的棺材钱都还没有。

“还有，”族长接着告诉她：“春生监禁了三十三天，每天的伙食三角，九元九。连刀手费一共三十元钱。得一齐交出来给副爷们带去！”

少云婶更加说不出话来了。她爬起来对族长叩三个响头：

“长三公公呀！我那里来的钱呢？现在春生的棺木还……”

“谁教你养出这种不肖的儿子?!”

少云婶的心窝象要炸开。她想咬这个族长一口，可是……

“没有吗?”两个团丁也站将起来！“那么你就先交一个亲人给我们带去吧！等你们的钱到了再放他回来。……”

“长三公公呀！”

族长的脑袋连忙摇了几下：

“我也没有法子呀！”

於是小的一个儿子泰生，又被团丁从人丛中拖出来了。

“走！”团丁们在泰生的不肯走的腿子上捶了一下；回过头来对着少云婶：“钱你赶快送过来，不然一天又是三角！……”

少云婶完全发疯了：她喊族长，她叫天，她抱着大儿子春生的尸身打滚。

亲邻都流着悲伤的眼泪。

夜晚，亲邻又都来替他将大儿子收殓了。为了小儿子，为了三十元钱刀手费和伙食费，少云婶越痛越疯。

天哪！

终于：她在三更时分上吊了！

1933年9月，姨母逝世的第三周年。

毕业论文

一

“多少钱?”

“五块钱。”

我摇了一摇头:

“五块钱做一篇毕业论文,我可不干。”

“马马虎虎吧,老李!反正随便你去胡乱凑一些就得了,只要是一篇文章。”

老胡皱了一皱眉头,表示非常为难似地说。我心中便稍为活动了一点:

“那么,要做多少字呢?”

“总得五六千字啦!”

“五六千字?”

我向老胡钉了一眼。心中很生气地叫了起来:

“怎么?五块钱要做六千字!难道我的文章一块钱一千字都不值吗?岂有此理!我不做!……”

“帮帮忙吧,老李!你横直闲着。我,我,实在不会做!……”

老胡的样子象要哭。

“蠢东西！谁叫你来找我的呢！你又不是毕业生！”

“没有办法啦。这,是,是……”

“谁的呀?”

“是,是——”

老胡不好意思地停了一下。接着:

“是密司王的呀!”

“哈哈！你这混帐东西！原来是你看上了密司王啊！也罢,我给你帮帮忙吧！明天吃午饭时你来拿好了。不过,你得先拿钱给我——我的货原是求现不赊的。”

老胡欣然走后,我便连夜借了三四本论艺术的书来,东抄一段,西凑几句,一直弄到天亮,才算把这篇伟大的毕业论文做完了。

正午,老胡跑来,看也不看地就把文章拿了去。我於是买了些酒菜,在亭子间里大吃大喝起来。

二

我正在做着梦,有人跑进我的亭子间中来了。

“你为什么这样早就睡了呢?”

“啊啊！密司王……”

我仓皇失措地爬了起来,心中象作了贼给人家发现了一样:“说不定是我那篇论文要不得,她跑来寻我退钱的吧。”我连忙满脸笑容地迎了上去:

“请坐！长日不见啦！……”

我装做非常镇静似的。

“是呀！我真忙哩。我,咳！咳！……啰！……”

她从怀中摸出一束纸头来,向桌上一放。接着:

“就是为了这篇毕业论文啦！我真忙死了，找了一个多星期的参考书，才把它做完。现在请你给我……”

“啊啊！……”

我险些没有笑掉牙齿。接着便恭恭敬敬地说：

“不敢！不敢！那一定很好啦。”

“斧正，斧正！……”

我于是把那个纸包儿打开来：

我胡诌的那篇东西经她抄写了一遍。起首：不错。看下去：不错。掉了两个字：不要紧。改了一句：唔！改糟了……马马虎虎。又改了一句：唔！……还是硬着心肠地看下去吧。终于……天啦！我怎么也忍耐不住了：

“密司王！好！好！不过，我觉得……”我吃吃地说：

“我觉得，这，这个地方……我看似乎……”

“嗳！是呀！这个地方……”

“似乎有些不大接气吧？……”

“嗳！那么！嗳！……就请你……”

我连忙提着笔，照我的原文替她乱涂了一阵。她站在旁边很不好意思似的：

“谢谢你！我简直是被参考书迷昏了啊！”

懒　捐

一

二月初二,好日子,土地老爷生日。

太阳刚刚露出半边面孔来,邓石桥,什么人都爬起来了。最初的是孩子,三个五个一群,攀折嫩绿的柳枝,赶牛,追着野狗,有的还提着一篮猪粪。象流星似地,散布在全村的田边,旷野,绿荫的深处。

丁娘,那个中年的寡妇她很早就爬了起来。煮熟了隔夜的猪蹄,酒,饭,用一个小小的盘儿盛起来,叫儿子宝宗替他端着。由小茅棚子里,沿着曲折的田塍,徐徐向土地庙那儿走去。

宝宗很庄重地走在母亲的前面,那姿态,确是象一条力大的蛮牛,粗黑的四肢,硕长的躯干,处处都能使母亲感到欢欣和安慰。那一颗慈母的心儿,不住地跳着——好啊!一十六年的苦头,我总还不曾白吃。

孩子们,老远地,从四面八方跑将拢来,都向丁娘亲热着。因为平时,丁娘是他们最有力的爱护者。他们高高地将手中的柳条儿扬起来,象欢迎着灯笼赛会一样:

"妈妈,那儿去哪?"

"敬土地公公去。"

“我们同去好吗?”

“好哇！只不许你们吵闹!”

“是的。”

象一群小鸟,一步一跳地跑在前面,柳枝在他们的手中乱飞乱舞,怪有趣。有些,还赶上去,要代替宝宗端盘儿。

“不要你们！不要你们！这里头汤水多哩。”

在土地庙门口孩子们围了一个圈儿,望着丁娘那个虔诚的样子,小小的心儿都沉默着。丁娘拜着,叩了无数个头,又伏着默祝了许久,才站起来,叫宝宗去拜。

宝宗刚刚跪下去,孩子们便都笑将起来了:

“哈哈！宝哥不要脸,平常还打土地菩萨呢!”

宝宗的脸涨得飞红,狠狠地瞅了孩子们一眼。

在回家的路上,丁娘便殷勤地嘱咐着宝宗:

“你应当晓得妈的苦心,打菩萨,触犯神明,多罪过啊！去年,你头一次下田,不是土地公公保佑,会有那样好的收成吗?今年,你更要恭敬啦。捐税又多,日子都是那样难过的,要是你不尽力,不诚心,妈依靠谁呢？妈的苦能向谁说呢？你的年纪已不小了啦！今年,今年,你应当给妈争气啊……!”

“是的！妈,我晓得……”

宝宗的嗓子是酸的。一直到家,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他怕妈听了难过,他只在自己的心中,暗暗地打着无数个疑问的符号,因为他有很多地方不明白,为什么他去年辛辛苦苦种下来的谷子,一定要平白地送给人家。

去年,他才只十五岁呢,妈便将田从佃户的手里收回来,叫他自己耕种。妈是十四年前就守寡了的,那个时候妈还只二十三岁,他呢？他还不过是一个未满四个月的孩子。爹一死,一家就只剩下她们这母子两个人。年轻的妈处处都受着人家的欺凌

和侮辱。她忍着痛，在眼泪和心血的交流中，终于将这孩子养大成人了，而且，还有着一付那样强壮的身躯，她是如何的应当骄傲啊！微笑，便经常在她脸上挂起来，她将永远地不再伤心了。她望着这可爱的孩子，她的眼前便开展着一幅欢愉的图画。她什么都有办法了啦。就是平日专门想方法来欺侮她的人，在这个时候，也都转变为称颂她的人了：

“丁家嫂，毕竟不错啊！”

她怎么不应当骄傲呢？老年人更没有一个不称赞她的，都说她已经走上了康庄的大道了，这十多年的苦头不是白吃的。幸福，马上就要降到她的头上来了，幸福的人哟！

因此，在去年的春天，宝宗刚刚十五岁的时候，她便拚命地将自家的几亩田从佃家的手中要回来。雇了一个长工，和宝宗一同耕种。

牛一样的气力，宝宗是毫不费力地同长工将十五六亩田种下来了。秋初第一次的尝试，每亩田居然会收到十来石谷子，宝宗便欢喜得叫将起来：

“妈妈！种田真容易啊！”

妈的心中，满怀着说不出来的欣慰。苦，她真是不曾白吃啦；后来虽然谷价跌落了，捐税又象剃头刀似的，将她所收下的谷子统统刮个精光。可是妈的心中，都总还是那么安然的毫无畏惧似的。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争气的儿子了，她还有什么要值得担心的呢？卖田，抗租，抗税那简直疯狂了的，再没有出息不过的人干的丑事啊！

所以今年她得特别多敬些菩萨，她得更加尽量地督促着儿子，辞退长工，用母子两人的力量，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谁说孤儿寡妇不能干出伟大的事业呢？在丁娘的心中，那是一个如何鄙陋的见解啊！

母子们日夜地勤劳着,等候着。等候着那一个应有的幸福,降临到他们这一对可怜人的头上来。

二

离清明只差三天了,去年曾是一个大丰年的邓石桥,今年可家家都没有种谷,家家都吃杂粮,“清明泡种”,谷只卖两元钱一石,可是,谁都没有方法能够捞到几块钱的种谷钱。

乡长,绅士,联名向县政府去请愿,要求借一两千谷种下来,在往年,这是常事。可是今年,县政府一粒也不曾答应,谷是有的,统统关在县库里,半颗也不能发下来。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能解答出这一个问题。

乡长们垂头丧气地跑回来,向全村的农民报告这回事的时候,曾引起过大家的公愤:“她妈的!‘官出于民,民出于土!’他不借谷种给我们,他们要不要我们完捐纳税呢?操他的祖宗,我们大家都打到县库里去,抢谷种去!……”结果,乡长怕闹出乱子来,用了极缓和的说法,将大家愤怒压下了:

“我想,这是不必的!往年借谷种,县库里从来没有不答应过。今年一定有什么另外的原因,不然,他们决不会这样傻,难道他们就不要我们完捐纳税了吗?今天还只十七,离清明还有三四天功夫,我们不妨再等两三天看看!要是他们真的不借给我们的话,我们再去和他们理论也还不算迟的……。”

一天,两天,……清明节。县政府始终没看见派人下乡来。怎么办呢?邓石桥全村的人们都感到惶恐不安,“难道我们真的不下种了吗?她妈的。……”有的愤骂着,有的到处去想法子借钱,有的便什么都置之不理,让田土自已去荒芜起来……。

“妈!我们下不下种呢?”

“不下种？吃什么东西？吃泥土吗？”

“我是说的谷种钱啦！”宝宗显出非常困难的样子。

“我总得想办法的！”

丁娘，从床底下，打开着一口破旧的衣箱，很郑重地取出一个纸包子来，打开给宝宗看：

“这是我的一只银手镯，那是你小时候带的颈圈，两样，到城里去总该可以换三四元钱吧！……当心些！妈收的真苦啊！要不是自己种田买种谷……。”

“唔！”

宝宗的喉咙象哽了一块石子。将纸包插在怀中，飞步地向城中赶了去。

下午，在宝宗还没有回来的当儿，团防局的团丁拖了一大串人犯光临到丁娘的茅棚子里来了：

“这里是姓丁吗？”

“是的！……”丁娘定神一看，险些儿没有吓倒。“什，什么？老，老总爷爷！”

“丁桂生名下，预征四十七年田赋一两，正税附加共六十一元九角，除正税六元须即日缴纳外，附加概限在四月底缴齐！”

“怎，怎么的？”

“粮饷？！”一个晦气色的团丁，将眼瞪得酒杯那么大。

“饭，饭都没有吃的啦！”

“没有吗？赶快叫出你的儿子来！……”

“他，他不在家了！……”

“混账？！……”

团丁们，刚刚要亲自动手，搜查这小茅棚子的时候，宝宗恰巧从外面赶回来了。

“妈，什么事情啦！……”

话没有说完,团丁们便一把将他拖着。结果:人没有被带到县城去,而辛辛苦苦用银器换来的五元钱,却被当做四十七年的饷银征去了。临走,还被捉去了一只大雄鸡,算是补充正税的不足。

“天啦!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呀!……”

“有什么办法呢?妈!只要有人在……。”

噙着眼泪,惨痛地凝视着心爱的儿子,丁娘,只得勉强地装起笑脸来,重新地来计划着如何才能够在一两天内捞到两三石种谷。不下种,母子们的生活是毫无把握的啊!

“那么,你就把田契拿到黄爹爹家里去看看吧!只要能够捞到两三担种谷钱!……”

“好的!”

当宝宗怀着田契走出去的时候,丁娘又过细地打算了一番:无论怎么样,种子是不能不泡的。假如黄爹爹不肯的话,她还得想其他的办法呢!

入夜,宝宗回来了,哭丧脸地摇了一摇头。

“怎么?黄爹爹不肯吗?”

“答是答应的,他要到五天以后。”

“还来得及吗?”

“迟谷!‘红毛须’,还可以。他,他答应了替我们送来。”

“那我们就种‘红毛须’吧。”

虽然谷子还没到手,丁娘的心总算是已经安定了许多,至少,已经有了着落。

一天、两天……第四天是谷雨。因为种谷仍旧还在人家手里,丁娘的心中总不免感觉到有些焦灼。一焦灼,便什么事情都糟了糕,团防局里又派了一大排团丁下乡来了,这回的名目可不再是什么征田赋,而是干脆地要捐给他们自己。

在无可奈何之中，宝宗也只得和其他的人一样，被团丁用绳子牵了去，等丁娘将黄爹爹处借来的种谷卖掉时，宝宗已经足足地关了七天了。

“妈！什么都没有办法了啊。谷雨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全村的人，除黄家以外，没有一家曾下过种谷的，我们种什么呢？”

“命苦！什么都是不能种的，听天由命吧！……”

丁娘望着门外那一遍荒芜的田野，心中一酸，眼泪象雨一般地滚着。目前美满的梦幻，已经给事实打得稀烂了。未来的生活全是那样渺茫的，甚至于毫无着落，她的心房，象给什么人挖去了一块。要不是怕儿子过份的悲哀哟！她简直就想这么放声地大哭一阵。

“天，天哪！你为什么专寻我们寡妇孤儿来作对呢？”

三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传来的消息，说是沧水铺，大渡口，许多地方，没有谷下种的田，通通改种了鸦片烟了。邓石桥，有很多在发起种，恐马上就会要实行起来。

“鸦片烟？那是害人的东西呀！不犯法吗？”

“犯法？还是团防局里吩咐种的啊！”

“为什么呢！”

“种鸦片烟赚钱啦。”

丁娘，她是一个恨鸦片烟的人，她虽然没有见过那个捞什子东西，但她听见人家讲过。那是一种有毒的东西，吃着会有瘾，会令人瘦得同骷髅一样的，而且，吃了这东西，便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她不懂，为什么人家都欢喜吃它，为什么团防局里还要叫大家都种。

“你也打算种吗？三胡髭。”

“怎么不种啊！至少一块钱一两，赚钱呀！你呢？”

“罪过哟！我是不种的。”

“不种？没那样傻的人哟！”

三胡髭便眯着那双老鼠眼睛，朝丁娘手舞足蹈地乱说起来。

“至少，一亩田，得收六十两，一块钱一两，就有六十块呀！……”

“六十块！”

“对啦！六十块，一亩六十，十亩六百，你家里十六亩，六六三百六，就有一千来块啦！”

“啊唷！”

丁娘险些儿吓了一跳。一千块她可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大的数目儿。她不相信鸦片烟能有这样好。

三胡髭的话有些儿象是真的；但，又有些儿象是说谎，她可没有方法能决定。

“好吧！等大家都种了时再说吧。”三胡子常常来游说的时候，她总是拿这么一句话儿来回答他。

宝宗，那孩子，的确有些使丁娘着急。不知道是怎么的，自从在县城里关了那回以后，就象有些变了模样儿似的。丁娘，她是时时刻刻地在关心着。她什么都得靠儿子，什么事情都得和儿子商量，她看儿子有什么不安时，她总得问个明明白白：

“你在想些什么呢？”

“妈！我想去年陈老三他们那些人啊！”

“想他们？做什么呢？”

“妈，去年，他们不缴租，他们是有些儿道理啊。要是我们今年同他们一样，不缴捐款，我们不是都已经泡了种吗？”

“狗屁！陈老三，枪毙了呀！不许你乱想！”

“还有柳麻子他们,还正在罗罗山呢。”

“狗屁!……”

丁娘的心中暗暗地吃了一惊,她想不到这孩子竟会变到这样糊里糊涂起来了。她怕他真的要弄出来什么乱子,她总是寸步不离在他的左右跟随着。一直到全村子里的人,都开始播种烟苗以后。

烟苗,是团防局里散发下来的,将来收下来时,每亩田,应当归还团防局十两,算是苗费。丁娘,她本是不打算种的,后来是看见大家都种了,又禁不住三胡子那么说得天花乱坠地左劝右劝,她才下着那最后的决心。

种下来,就象蔬菜萌芽一样,很快地便蓬勃了,随着南风而逐渐地高长起来。不到几天,满村全是一片翠绿,正象禾苗张着苞的全盛时代,怪好看的。

人们的心中,又都随着烟苗的高长,而掀起着各种不同的变化。象三胡子那样的人他的计划是非常周到的。他差不多逢人就说:他这回一定要发财了。他有七亩田,他的烟比别人家的都种得好,一亩田,至少有七十多两东西好收。七七四百九,五百块钱稳拿。他发财了啦,他可以做几身好的衣服。他今年四十岁,他得那个,那个,他从来没有讨过老婆,他要吃得好一点……。

“是吗?我说,丁家嫂!我总得快活一下子啦。四十岁了,四十岁了,难得今年天照应……。”

“好啊!”

一次又一次的熏陶,将毫不把烟苗放在心上的丁娘,也说得有些儿摇摇欲动了。

“真有那样的事情吗?”她想。“三胡子说得那么认真的,要是真能够收七十两东西,我,我也得发财啦!……”

她真有点儿不相信。事实却又明明白白地摆在她的面前。那田野,那绿绿的东西!只要开花,结桃子……不就是三胡子所说的那样的世界到了吗?这,实在不能说三胡子的是鬼话。真的呀……

于是,丁娘,也便暗暗地在她自己的心中盘算起来了:还债,修房子,讨个媳妇儿,一家人过着安闲的日脚!……因此,她每天都在向人家学习!什么时候能划桃子,什么时候收浆,收了浆,怎样地去晒土!……

一切都学好了,都准备好了,丁娘的希望也一天天的坚实起来了。只有宝宗,他一个人不同,他总觉得这事情不大那个,不大象有希望似的。他常常劝他的妈不要妄想,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恐怕还有什么花样跟在后面呢。……可是,丁娘不相信,她总觉得宝宗是吃了什么人的迷魂汤,说疯话,她得看守他,不许他跟任何人跑出去。

日子过得真快,全村的罂粟花,都露出了水红色的面孔。一朵一朵的,象人们怒放着的心花一样。衬在绿叶儿的上面,是多么鲜艳啊!这令人可爱的家伙。

人们又都加倍地忙碌着。虽然,他们都是吃着蕃薯,杂粮,玉蜀黍来工作的,可是,他们却没有一点儿疲劳的样子,因为他们的眼睛前,已经开展了新的巨大的希望。

一切都是快乐的,欢喜的,快乐得象走上天堂一样。浆刮子,小刀儿,盆,钵,都准备好了,只等罂花一谢,马上就得开始划桃子的。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别扭,突然地——在乡公会大门前,闹出了一个象青天霹雳似的消息。

“什么,又来了委员?”

“委员!还有告示呢。一大张一大张地贴在乡公会的门首。”

“我操他的妈！他把我们，把我们一个什么名目？”

“名目：杂粮捐！”

“为什么呢？”

“他说我们有稻不种，种烟苗。我们都犯了‘穷法’，所以都要捐，每亩田，正附是四十三块，还有团防的烟苗费。……”

“‘有稻不种’！我操他归了包锥的祖宗！他不是不肯借谷我们吗？‘烟苗’，不也是他们自己发下来的吗……”

“是的！三胡髭。什么全是圈套啦，他们不发种谷，借烟苗，我告诉你，全是圈套。他要我们给他种了，他得现成。我们，我们得操他的八百代祖宗啊！……”

二胡髭闷足了一口气，脸上已经涨得通红的了。他尽量地想说出一句什么话来，可是，他说不出。他只是气，气，……因为他的巨大的希望，眼见得又将成为泡影了。终于，他拚性命似地迸了十来个字出来。

“去！我们都和这些狗入的委员算账去！”

下午，千百个人团集在乡公会的门前，由团丁和卫队们开了三四十响朝天枪，算是代替了委员老爷们的回话。

“怎么办呢？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

“怎么办？”宝宗从人丛中跳了出来，“说来说去，反正都是种的这鬼鸦片烟。现在，我们已经捞不到这鬼东西的好处了，我们不如大家齐心，把它拔了起来，一股脑儿全给它毁掉，大家都弄不成，看他还能派我们的什么鬼捐鬼税。”

“好，拔下来！反正大家都捞不到手了。”

“不给那班忘八入的得现成！”

只有三胡髭没有作声，“拔起来”，真是可惜！但是大家都跑到田中去拔的时候，他却又没法能够阻止他们。

“真可惜啊！”

夜晚,全邓石桥的烟苗便统统倒在田土上。

四

拔去了祸根之后,全邓石桥的农民,都象是非常安心了似的。都各别的去寻找着他们自家的出路。乡公会里的委员老爷们也偷偷地溜去了,光景总该再没有什么花样出了吧。

丁娘的心绪,又同那借不到种谷时的情形一样了。焦灼而烦乱地,想不出来丝毫办法。生活差不多又已经走到了绝境了,而未来的出路仍旧是那么迷茫的。仅仅是有田,有蛮牛似的孩子,又能得到什么裨益呢?

在各种不同的刺激交集中,丁娘终于病倒下来了。然而,她还是不馁气。她还是一样地督促着儿子,指挥着儿子,做各种日常的工作。

在一个母子们闲谈的午夜。突然地,外面跑进来了一个行色仓皇的中年的男子。宝宗定神地一看——是三胡髭。

"为什么这样慌张呢? 三胡髭!"

"不,不,不得了! 县里又派人来征什么懒……懒捐的来了。上屋的王子和,同李老大,江六师公,都给捉了去。现在还到处捉人。很多人都跑到罗罗山去了,你,你……"

"什么? 懒捐!?"

"是的! 懒捐! 拔掉了烟苗的都是懒鬼,都得抽懒捐。"

"抽多少? 为什么这样快呢?"

"没有数! 见人就抓! 你得赶快跑! 你是发起拔苗的人,你得赶快跑……要不然! ……"

三胡髭象怕人追着了他似地,话还没有说完,就拔着腿子逃了。

“怎么办呢？妈！”

“你！你，你赶快逃啦！”

“逃？你老人家？……”

“你去！你不要管我！去吧！平静了，再回来。”

“我，我不能放心你，妈！……”

“赶快去……”

丁娘，尽量地挥着手，样子象急得要爬起来，宝宗连忙跑上去将她扶着。

“好！妈！你睡吧！我去，我就去！你放心吧！放心吧！我，我！……”

天色已经乌黑了，远远地，有一阵嘈杂的人声，渐渐地向这儿扑来了。宝宗，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袱，他很急速地蹈出了自己的茅棚子，准备向着罗罗山那方奔逃着。因为那儿，还有早就被赶去了的一大伙呢。

回头望望家，望望妈妈的病床，宝宗的心房象炸裂了一样。腿子抖战地，象浸在水里。他再用力地提将起来，向黑暗中飞跑着。

“妈呀！……”

第二天，全邓石桥象沉了似的。旷野里，看不到行人，看不到任何生物。除了那遍野憔悴的罂花，和一杆团防分队的大旗以外。

1934年4月6日下午十时在上海。

广　告

我的长篇小说快要出版了,我非常高兴。我本想跑出去告诉我的许多朋友,要他们和我道喜的;但天突然落起大雨来,没有雨具,我就只得象关在鸡埘中的鸡一般的关在亭子间里了。

我的脑子使我一刻儿都不能安静,我老想着我的书出版以后将得到怎样的毁誉与批评。我吸着一根香烟靠在窗口上,眼睛望着那数不清的雨丝,心里不安地,频繁地冲击着。

对于批评家,我一向是讨厌他们,看不起,而又有些害怕他们的。他们差不多都不曾知道作家创作的艰难,和作品主题的高深的意义。甚至于可以说: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读你的作品,就象苍蝇叮食物似的,不管是香的,臭的,它们还没有叮到食物的味道,就老远老远地,嗡嗡嗝嗝地哼了起来,并且还得意地告诉人家说:“这就是我的对于这部作品的最确切的批评呀!……”

我的长篇小说,我很知道:是不会讨得批评家的欢心的。他们一定看不出来我的隐藏在作品中间的高深的意义,他们一定不耐烦的,刚刚开场他们就会看不下去,他们决不会知道我的作品的精彩部分在什么地方。再加以,我的名字又是他们所生疏的。当然……一定。不过,我还并不十分着急,至要的,还是读者。

我对于读者,是很有些把握的。但偶一转念:读者有时候也

会盲目地跟着批评家跑,听信着批评家的造谣和污蔑,心里就又有些惶惶地不安起来,……

“中国一般的文化水准的确还是太低了些!”我这样深深地感慨着。

外面的风雨更加大了,我丢掉手中的半截香烟头,开始离开窗口,在房间中来回地走着。我竭力地要丢开着坏的这一方面的心思,朝好的一方面想:有了这样好的,伟大的一部作品,也许马上就会另外产生出一个新的,伟大的批评家来的。当然,我的作品并不难读,只要他稍为有一点儿文艺理论的基础,还稍为有点读伟大作品的耐性,就够资格来读我的作品的。那时候,他的批评一定会因我的作品而成名;我呢,也就能得到我在文坛上应得的地位了。

这样地想着,我的心里就又慢慢地安静起来。我渴望着马上有一两个朋友从雨中跑来探望我,谈谈心,商量商量书出版后用怎样的方法来宣传和介绍。

突然地,我的房门响了。我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身去,就看见书店里的伙计,浑身淋得象落水鬼似地闯进了我的房间,并且恭敬地,抱歉似地笑着。

“先生,好啦!”

“送版税来的吗?”我连忙问。

“不是,先生。版税要等出版以后到经理先生那里去支,我是来找先生讨张广告的。”

“广告?”

“是的,先生。”

“谁的广告呀?”

“就是先生的那部长篇小说呢。”他说着,抖了一抖雨衣上的水珠,并且坐了下来,告诉我:因为他们的广告主任看不懂,也看

不完我的长篇小说,所以他叫他来找我替自己的小说写一张广告的。

我不由地生起气来了:

"他看不懂我的小说吗?"

"不是,先生。他是什么人的书都看不懂,什么人的书都看不完的,并且他也没工夫统统看。"

"那么其他人的书呢?"

"也大半都是请其他的先生自家作的。"

我昂头想了一想,心里觉得怪不舒服:"原来……"但是,突然地,有一种另外的,不可告人的秘密,涌上我的心头了。

"人家知道了不会笑话吗?"

"不,没有关系;先生,这是人家不知道的。"

我叫他坐在我的床边等着,我提起笔来,先在纸上画了张广告的式样。于是,我的对于自己作品所要说而怕人家说不出,说不好的许多评语,便象潮水似地冲激了起来。什么批评家,读者,朋友……一概都从我的心潮中冲跑得无影无踪了。好象只要有人能看得到我的广告,就什么都无须顾虑了似的,写道:

"这是一位青年作家饿着肚皮,费了三年半艰苦的时光,写出来的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这里有《战争与和平》那样不可一世的才气,有《铁流》那样惊心动魄的取材,有《毁灭》那样洗炼的手法,有《士敏土》那样沸腾的热情,有《希罗斯基》的闹忙和《十二把椅子》的讽刺……作者因此一跃而登世界文坛的最高峰,是不无原因的。……印刷精美,定价低廉……假如你还不赶快趁机会买一本,将来一定会要后悔得自杀的……"

菱[1]

第一章

一

因了夜晚在湖上的秘密的约会，官保满怀着幸福的恐怖与焦灼，他并没有想到他还没有吃晚饭，便躲着他爸爸的眼睛，溜到祖父的房间里去了。他可以在那里从容地准备着他赴会前所应该准备的一切：装菱角的篮子，钩子，划船用的桨片和补洗得好好的衣服。这些东西都是他预先安置在那里的。慈祥的，偏爱的祖父替他遮掩了一切，因此他装扮得非常顺遂而且迅速，丝毫没有给他的爸爸和小妹察觉，穿过菜园，溜到广场中去了。

太阳还没有完全陷落到坟地里去，月亮已经从东角的树林

① 最初发表处——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编者按：叶紫先生的长篇小说《菱》属稿仅成一章，就因了种种原故而搁笔，现在则业已成了绝笔了。此稿据李健吾先生谓是叶紫先生作品中最完整的一篇，（然而是永远残缺的完整呵！）一向由巴金先生保存。《文艺》得巴金先生的许可，将它发表，愿与读者共谢巴金，并对我们少年作家之可痛的亡逝致无限悼忱！

中挂出来了。秋收后八月的黄昏的田野,是这样的荒凉清静,稻田中除了遍地成堆的干草和几片零落的冬禾之外,差不多已经看不到一个工作的人影。炊烟从每家的屋顶上成串地冒出来,昇到上空,搀和着彩色的霞云的裂片,迷漫了半边天顶,因为没有风,就觉得虽然是中秋了,总还留存着有一点儿炎夏的热燥。

顺着年青的农民官保所跑着的大道朝南去,不到半里路,便是辽阔的凤凰湖底峡口。这时候正是湖中底菱角最成熟的季节,附近的农民们大都趁着这几日工作的余暇——特别是有月亮的夜晚——来湖上争相采摘着,以便赶应中秋节的市场。这原是农民们一年一度的最快乐的小集会。年青的官保今年虽然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恶意的谣传和父亲的严厉的告诫,但他还是执拗地,偷偷地溜出来了;因为他不但不愿缺席这小集会,而且还要借着这机会去秘密地赴一个能够解决他多年苦恼的根源的,幸福的约会。

他一边跑,一边总是掉头向后面回望,看有没有人追过来——他的父亲或是小妹——一直让很多的干草堆将他的身子完全隐蔽了之后。他匆匆奔到湖岸,太阳这才完全没入水底,月亮即刻透破着黄昏,用淡淡的银色的光芒,洒遍了整个湖面,而天空中,环绕着月亮,也慢慢地幻出了那秋夜特有的贝壳形似的,不动的云块。

走下泥滑的倾坡,官保的小船便系在一个小小的木桩上面。并排着左右两面,还停泊着有很多只各种各样的小船,大澡盆,打稻桶和一些临时用门片木板之类的东西拼扎起来的小木筏。大都是农民们预先准备在这里去采菱角的。这时候,两岸都还没有现出人影,满湖褐绿色的菱藤,正象一块平静的初冬的草坪似的,蔓延得那样辽远,那样浓厚和广阔,一直到峡口的对岸,很难看到一片干净的水面。官保从容地解着缆绳,跳上自己的小

船,将篮子和钩子都安放了一个适当的位置。因了孤独和心情太不平静的缘故,他这才感觉到他来得过早了,他原应该在家里吃了晚饭才来的,虽然他并不觉得饥饿。现在,他是用全力摇动小桨,拨转着船头,笔直地切断菱藤,向对岸的一座灰暗色的小山庄急速地驶去,他的大而漆黑的眼睛开始不动地朝那一面凝望着,他的心中渐渐地激动而慌乱着,好象就在那对面,那灰暗的山庄的悬崖之下,立刻现出了他那久久所不能看到的,幸福和屈辱的对象似的。因此,当他更用力地将小船一逼近去,一清楚地看见了那黑黑的地方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便又微微地感到失望,而心情也就慢慢地平静下来了。因为他非常明白,不到达那约定的时刻,他所迫切期望着的那对象,是绝不会先他而出现在那里的。于是,他拨转船头,收上桨片,让小船横泊在深厚的菱藤里,而开始懒心懒意地去钩采着那躲藏在叶底的,绿绿的菱角。

在他的后面,已经渐渐地响来了一片杂乱的,采菱人的歌声,但他只佯装没有听见。他一面尽快地运动着他的手,一面却老用一种不安的惶惑的视线,不住地去打望着那灰黯的山庄;一直到歌声响彻了整个湖面,一直到人家用那种惯常的,讥讽的声调,惊动了他,开始呼唤了他的名字的时候,他这才将小船回转到那喧哗热闹的大伙儿里来。

而他的思想,却仍然停滞在那高高的,漆黑的,神秘的山庄之上。

二

十年前,当官保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是常常要到那小山庄上去的,那时候,他算是那山庄的主人尤洛书的女婿。他由他的祖

父李老七公公携带着，差不多每天——只要不发风落雨当太阳由地平线上刚刚露出那通红的脸嘴的时候，祖孙们便由屋子里走出来了，弯到峡口的尖端，越过小鹅桥（那时候还是木桥，而现在是石桥了）。笔直地拖着两条长短不齐的影子，走向那山庄的前门去。那时候，这山庄也还是一个小小的茅屋，而且每当他们祖孙将欲走近台阶的时候，在大门底边沿上，便立刻现出了一个和祖父一样的，和颜悦色的老头子，他的左手牵着一个十一二岁的拖辫子的小姑娘，右手抱着一根长大的旱烟管，满面堆笑地向他们招呼着。于是，一阵寒喧："今天天气哈哈哈！……"随后，两个老头子便各自捧着一杯浓茶，开始说着他们那好象永远也说不完的闲话；譬如年成，收获，譬如世界上的一切希奇古怪的奇闻，变化，和儿孙们的前程后路。正当这时候，两个孩子，——官保和那小姑娘——便趁着自然而然地打起交道来了。他们彼此都知道，由于两位祖父的互相友爱，将他们毫无条件地配成了一对未来的小夫妇，虽然她要比他大了四岁，因此，他总是叫她玉兰姐姐的。她是一个性情温和而又沉静的小女孩子，有着一双好象永远带着哀愁的，杏仁样的眼睛，长长的脸，尖尖的鼻子，她的两手总常常不安地扯着衣角，或是去捉着那两条左右分开的小发辫。她不大肯说话，尤其是在官保的面前，好象已经感到了未婚的小夫妇应有的羞怯似地。因此，每次都是官保先去叫她玩，或者问一个什么自己不懂得的问题，虽然有时她也自动地拉着他，教他编小斗笠，或是读几页祖父所教的《女儿经》。总而言之，她是一个非常逗人怜爱的好性情的孩子。而官保呢，却正跟他父亲育材叔一样，老是带着几分粗野和倔强，虽然并不暴躁，却也有着一个执拗得怕人的性子。并且他的相貌也有几分和他的父亲相似的：大而深陷着的，漆黑的眼睛，高大而强硬的鼻子，粗黑的美丽的眉毛，浑身结实得像一条小牛那样。在生气

和愤恨的时候,老是紧皱着眉头,一声不响,眼睛里放射着执拗而又凶猛的光芒。然而,他却诚实,坦白,天真。虽然他和玉兰之间,有着若干性情和年岁上的差别,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不幸,那就是他们两个都没有母亲了。玉兰底母亲是在她出世后不到半个月死去的,死在产后的伤风症里。由她的祖父去请了一位好心肠的远亲姨母来抚育她。那是一位刚刚死了丈夫,而又夭殇了唯一的婴儿的可怜的妇人。她哺育着玉兰的乳,而且不久以后,又无形之中做了玉兰的继母,因为那时候尤洛书还很穷,她又能替他们操作勤劳,管理家务,对尤洛书和玉兰也比待自己的丈夫和亲生女儿还好。因此玉兰虽然死了母亲,却从没有感到过没有母亲的悲痛。官保的母亲是在他满六岁,小妹也满三岁之后才死的,她死得很惨,仅仅和官保的父亲育材叔口角了几句,便悬梁吊死的,这在稚幼的官保的脑子里,永远留下了一个惨痛的烙印。育材叔也很穷的,无力续娶,便将两个孩子通统交给了六十岁的父亲——官保的祖父——好在他们都不吃奶了,很容易就长大了起来。

一切都过得好好的。孩子们一天一天地长大着,使得两位老祖父都增加了快乐,虽然他们的两个儿子——育材叔和尤洛书——在性情上有着好些不投洽,(尤洛书是一个外表非常漂亮,而内心极其刻毒的家伙,圆眼细嘴,稀疏的七八根胡子,因此后来人家都不叫他尤洛书,只叫他尤老鼠。)但两家的和气,却仍然是很好的保持着的。随后,不知道怎弄的,尤洛书突然发财了,跟着,尤老公公也去了世。(至于他是怎样发财的呢?那连鬼也不知道;有人说他在洞庭湖上捞了金元宝,有人又说他是贩卖烟土发财的。)于是,拆毁了那山庄上的旧日简陋的茅屋,造起一所大瓦房来了,并且立刻在庄子的前面,建立着一座高高的围墙。由于这围墙,便无形之中切断了他们两家的一切的关系

……

最初,当尤老公公刚去世的时候,他们还是互相往来,不过因了尤洛书的过份的客气,常使得李老七公公感到一些隔膜和冷淡,他想:"这也难怪的,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人在人情在'。"而玉兰和官保,也就不能象从前那样放肆,因为他们都渐渐地长大了。随后,隔膜加深,冷淡露了骨,那座围墙也就现得更高了,高得简直使李老七公公不能够爬越过去。"不去就不去,"他又想,"无钱的亲戚还是不常往来的为妙。"于是,渐渐地,除了尤家还有一张红纸庚书在李家以外,两方面的一切关系,便无形之中冷淡了下来。并且跟着,因为略略拖欠了一点地租和债款的细务,还使得尤洛书大大地生了气,破了脸,(发财后他置了很多的田地,放了很多债)用了那最不顾情面和亲谊的手段,接连着一次又一次地将育材叔投进了县城的大监牢,这在性情倔强而高傲的育材叔本身看来,简直是一个致命的侮辱,因此他们两亲家很快就结下了不可解脱的冤仇,出狱后,当育材叔从旁人口中打听了他所以被侮辱的主要原因,完全是为了尤洛书不愿再跟他这穷人做儿女姻亲的时候,他是更加愤慨了,"我一定要杀死这作威作福的暴发户!……"他恨恨地叫着,并没有经过详细的考虑,也没有使他的父亲和儿子知道,就用草纸和干牛粪包了玉兰那份红纸庚书,从尤洛书的围墙外面,使力地摔了进去!于是,便连两家的那最后的,外表的姻亲关系,也都一切斩断了。等到李老七公公发现了这件事实,赶快想法子挽回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庚书就安安稳稳地回到尤洛书的神柜里去了,半点办法也没有。"你这狗崽子!你这没出息的败坏家风的畜牲!……"老头子用拐杖到处去找寻着,追赶着育材叔。结果:父子们大大地争吵了一场,逼得育材叔负气地脱离了家庭,宣誓着一定要报复这重大的侮辱,任谁也留他不住,投身到军队里去

了。

三

六年后……

官保由于祖父的艰难的抚育,长大成人了,负起了一家人的生活的重担,跑到田里去,成为了一个出色的农人。随后,父亲育材叔也回来了。不过,在事实上,他并没有实践他的誓言,既不曾发财做官,又没有办到将尤洛书枪毙或投到牢里去,六年的苦难的军队生活,倒反而给自己带回了一个并不光荣的标记,在强硬的鼻梁上,遭了一下重重的枪伤,将鼻尖弄歪了,弄得向左面塌下去了;并且,他的眼睛也好像现得更加深陷,性情也好像变得更加倔强和阴郁了。而年轻的官保,却正跟刚刚出山的太阳那样;清新,强壮,活泼而美丽。由于他的父亲历次所受的不能报复的侮辱,由于自己的甜蜜的童年的回忆和那青春所启示于他的对于异性的情爱的渴望,使得他一天比一天更迫切地需要洗去那婚姻问题所溅予他的屈辱的污泥。他爱玉兰,他永远不能忘怀那一对小辫子和那双杏仁状的哀愁的眼睛。那原是他自己的人,而现在却隔离得他这样遥远,虽然不过一两里路,却远得连见一见面都不能够;并且,更坏的是,也许不久的时候,她就改嫁给别人,去做一个陌生的,鬼知道是什么人的堂客,这是官保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的。他不能放下玉兰就同他不能放下他自己的性命那样,因此,他没有一天,甚至一时,一刻,不在设法子,寻主意,为的是必须要用一个什么适当的方法,很快地去将他那已经失掉了的人儿,再夺回来。不管人家怎样对他讥讽和嘲笑,也不管父亲的严厉的告诫和监视,他总是照着他所计划的,执拗而确信不疑地去进行着。并且,他知道:(在乡下,任何

秘密都不容易保住的)玉兰近年来也是非常痛苦的,孤独的。自从他父亲发财以后,自从那张红纸庚书被包着草纸和牛粪抛回到她家以后,尤洛书就没有将她和那可怜的老姨母当自己的亲骨肉看待,他将她们关在那高高的,黑暗的围墙里面,拨一个老长工去服侍她们,监察她们,不多让她们出来,也不多让和外来的人接近。而他自己,却和一切的有钱人一样,跑到县城里去,过他的舒服生活去了。

他在那里租了房子,讨了年轻的小老婆,生下了两个孩子。他要到乡下来,一年中最多也不过三五次,一次最多也不过五六天。这样,玉兰和老姨母就很难得和他接近了,虽然每当他回家的时候,她们也去侍候他,也去寻他谈谈家务事或者要点什么日常用品之类的东西,但他对她们的态度,却是极其冷淡的,漠不关心的,好象他早就忘记了还有这么一个女儿和后妻那样。他并没有知道他的女儿已经有二十四岁,快要孤独地,寂静地度过那宝贵的青春了,而还没有给她定一个确实的人家;自从和李家闹翻以后,自从他有了另一份家室和儿女以后,这一问题或者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当那可怜的老姨母趁着他回家了,畏缩地,小心翼翼地去告诉他,女儿应赶快给定一个人家的时候,他甚至还是这样地生气了:"人家?还早得很呢!讨厌的老鬼!你还想李家的穷骨头吗?""李家有什么不好呢?那伢子,"老妇人闷气地想,记起了最近在什么地方看见的官保的那强壮的活泼的姿态,但不敢开口。"钱……鬼晓得它有什么用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于是,一声不响,静静地,忧愤而不平地退了下去。并且总还是想:"我的天爷!么子时候才替她定亲呢?天爷!要等到头发白吗?要等到铁树开花吗?李家有么子不好呢?……"一走进房里去,虽然她并不说一句话,可是,这忧愤和不平,很快地就侵袭到玉兰身上来了。她知道:这位好心肠的老姨母是怎样为

她去受了父亲的气闷，于是，她也一声不响，温和地，强为欢笑地等待着一个使她可以说话的机会，去安慰她那相依为命的，可怜的老姨母。她说，她还这样年青，婚姻的事情真还早得很呢，她请求她不要再为这事情去焦心。并且，最主要的是，在目前，她还实在舍不得离开她，她真愿意再跟着她老人家多过几年呢。话虽然这样说，但老姨母却从她那杏仁状的眼睛的深处，探出了一种可怕的，做老处女的恐怕的心情和那永远不能忘记的，童年和官保在一道天真而情爱的影子。这样，就使得那可怜的老人更为她而焦急了！她还有什么法子能将他们这一对可怜、可爱的人儿再拉在一道呢？她怎能够去消弭那两位男主人家的裂痕和仇恨呢？“天爷！我跟她生一个么子法子呢？他要到么子时候才替她定一个确实的人家呢？天爷，我的天爷啊！……”

于是，未来的日子，就好象一条永远不能抽完的纱线那样，变得更加悠长，更加抑郁而孤独起来了。

四

七月底，当官保已经打探了这一切情形，正准备要设法子去找寻那好心肠的老姨母的时候，在小鹅桥北面的一条水田路上，他无意中遇见了她。那时候，天色已经渐近黄昏了，她提着一个小篮子，为了不能越过一条农人们因放水而新决的决口而彷徨，焦急着，官保跑上去解救了她。她是到老家去看一个生病的侄儿，然后从那条路上回来的。农人们的新决口，必须使她多绕一个两三里路的大圈子，因而她现出了彷徨和困惑。官保从远远的稻田中望见了这个，便急忙地抛了手中的镰刀和扁担，飞奔上去，恭敬地将她背负过来了；并且还亲密地向她道着安，问了问她的来路。这使得老姨母感到了莫大的欢喜。因此，他就有了

机会，同她在一个长满了淡蓝色的小野菊花的坟顶上，谈了一会话。她拉着他的手，浮上着一个战慄的，凄然的微笑，欢喜得似乎迸出了眼泪来。“他长得这样高大了啊！”——他打量着他，想。并且立刻同他坐了下去，亲切地，极其关心地问了许多他的家务事，问了他的祖父的健康，随后，又问了他的父亲和小妹。官保逐一地，坦白地都告诉她了。当他们一谈及他的父亲，一谈及那六年前的，两家的可怕的争执的时候，老姨母便深深地叹息了起来，多皱的，忧愁的脸上，也立刻现出了怜悯和痛苦之色。“两家好好的亲戚哪，为么子要闹到那样子呢？看来，他们就像有么子杀死的冤仇一样！……”她几乎带着激动的，战慄的声音说，“还有，那张庚书哪，官保！……唉！官保！……年小的时候，你又同玉兰多好啊！……”一提到庚书，官保便不能不向她分辩道：那错过，是并不在他的；他和他的祖父事先一点也不知道，那完全是由于两位父亲的不睦（他极力地忍住着不骂他的岳父），以致使他饱受了这许多年的屈辱和相思的苦处。他说，六年来他从没有见到过玉兰一面，不见到，倒还不是怎样痛苦的，痛苦的是他也许永远见不到她了。他说，他喜爱她，他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的心离开玉兰一步。“姨啊！”他几乎是绝望地，悲哀地叫道，“你老人家是明白这一切的，也只有你老人家才明白，……我如果再见不到她了，我这一世还有么子话好说呢？……我不管别人家如何骂我，笑我，我都听得！……姨！我凭心，只要我能再见到兰姐一面，只要她亲自对我说一句，她还嫁我，或者她不愿再看见我了，我是死也甘心的！”

这种话，深深地感动了老姨母，她直望着他的诚实的漆黑的眼睛，想：“他还是这样一个有心肠的伢子啊！”因此，她也什么都不遮瞒地告诉了他，玉兰这几年来的许多苦痛，并且还向他保证着，她也一样地不曾忘记过他。“只要你们的爹能快些和好，我

这老婆子倒真想看看你们小夫妇早些团圆哩!”她用了这样的衷心的愿望和同情来结束了她的话。天黑了,阴暗的布幕从四面八方拉了拢来,她起身要走了。官保便也急忙站了起来,一面护送着她,替她提着篮子,一面就趁着大胆地、哀怜地向她要求——他要见一见玉兰的面。这颇为突兀的要求,立刻使得老姨母大大地为难起来。最初,这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老长工监视得她们太严,而玉兰的父亲又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回家来,只要一泄漏,可就了不得了。但是,当官保赌着咒向她担保了决不会泄漏,而且还一再地申诉着他不见到他的人一面死也不甘心的时候,老人家的心中,便又软下来了,怜悯起来了。她知道不答应这要求不但太过不去,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她想了一想,把这事情的重量在自己的心上称了一称,觉得也不会有什么大了不得,便答应下来了。她告诉他;八月十三的夜半,当湖上的采菱人都散去了的时候,他可以驾一只小船到山后的悬崖下去等她们,因为那一天老长工照例要同玉兰的父亲到城里去收帐。“至于你那狠心的岳老子,”她突然地加重声音说,“他不死在城里快活地过了中秋节,是不会下乡来的”。官保感激地不住地点着头,记牢着她所嘱咐的这一切,将她小心地搀过到小鹅桥的那一面去了。但是,当他恭敬地向她告别了,退回到小桥上的时候,她又突然地叫住了他。“记住啊,我的好伢子!”她说,“当心别人家的生是生非!看不到我们的时候,千万不要爬上崖去!那个红鼻子的老酒醉鬼的心肠狠哩!……”

半个月的日子是如何的遥远啊,官保怎样也不能够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去。他站在那小桥上好久好久,激动地望了一望那满湖菱角藤,又望了一望那向黑暗中逐渐消逝着的老姨母的蠕动的背影,于是,便对自己幸福地、会心地微笑着,走向了那寂静的稻田之中。

"我倒要好好地准备起来呢!"他想着,拾起了镰刀和扁担,挑着谷粒,满心欢喜的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轻飘地,飞也似地奔到家里了。

五

采菱采到……更半夜[1],……
　　想起了情郎……丢不下;……
湖中的寒雁……叫啾啾,……
　　叫得奴家呀……好心忧!……

寒雁儿本是……悲秋鸟,……
　　姐在房中想郎,郎不晓!……
鸟为食来……奴为情,……
　　青春年少呀,……好伤心!……

当官保将小船驶进那大伙的歌声里的时候,一个诨名叫做笑和尚的秃头的男子和他的瘦小的女人,第一个驾着莲子划子向他撞来了,那和尚的秃顶上闪烁着月亮的回光,那女人锐声地唱着采菱的曲子,一边摘着菱角一边故意地将划子碰在官保的船头上。

"你们发疯了吗?"官保叫道。

"没有的,保老弟,"和尚立刻抬起他的笑脸来,狡猾地,温和笑道,"我又不想别家的女儿,做么子发疯呢?"

"你想尼姑的!"官保大声地回笑道,转向那女人了:"你们怎

① 夜:读如"吓"。——原注。

么来得这么晏呢？和尚嫂！”

“他到你屋里去寻过你呀！”

“寻我?”

“是的,我去过!”笑和尚说,“你爹爹正在屋里发你的脾气呢,老弟！他说——‘和尚,劳神你替我把那不要脸的东西抓回来,我要饱捶他一顿!’……”

“见你妈的鬼!”官保讪骂着。

“不信！……好！你看:那边来了什么人?”

在明朗的月光里面,一个满面天花的矮小的汉子,驾着一个大澡盆,乌龟似地爬了拢来,口里唱着一支下流的,粗俗的曲子。随后是一个中年的妇人,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子,和一个小把戏;再后些,便是什么也分不出的黑黑的一群了。他们都驾着打稻桶和澡盆木筏之类的东西,从四面八方爬了拢来。……

那麻子一靠近来,就大声地呼哨道:

“呵哈！笑和尚你们摘得很多了吧?”

“不多,刚刚才来,”和尚应着,并没有去望他,却意味深长地朝官保做了一个鬼脸。“祥麻子哥,今天有什么新闻吗?”

即使没有和尚的暗示,官保也是非常熟识这位祥麻子的,出于他那一天之内能造一百个不同的谣言的天大的本领,官保老早就受过他不少的恩惠了。于是,他立刻预感到了今夜约会的困难。

麻子耸了耸肩,剥着一个菱角。

“你晓得尤洛书家的玉兰后天要出嫁了吗？……”

“嫁把你?”和尚截着说。

“不要说笑,和尚哥！……他嫁把黄花岭孙大汉的儿子做小哩。…………”

“你前天不是亲口告诉我,她要嫁把你吗?”

“我？我！…………”麻子窘得通红了，“哼！我才不要那种贱东西哩！…………她同她家的老长工快要困山崽来了！”

笑和尚用桨片暗地撞撞官保的手。笑道：

“不要播是非，麻子。”

“灰孙子播是非！…………谁个不知，哪个不晓？…………只有乌龟肚里才不明白！……”

官保气得浑身抖战地捏着钩子，再也忍不住了：

“是你亲眼看见的吗？祥麻子我的孙子！……”他将钩子挥过去搭着麻子的澡盆，使力地拖了过来。“拿见证来！”

“见证？要脸些吧，官保，又不管你的事，又不是你的堂客！”麻子护着澡盆，险恶地说。

“操你底妈妈，老子偏要管！”官保凶恶地，涨红到发根了。

一认真，麻子就颇为畏缩地说：

“要管？你去问尤七嫂，她晓得！”

“呵哈！麻子，不要栽诬做寡妇的，尤七嫂没有长癞子！”那中年妇人立刻从打稻桶里钻出头来说。

“郭和气公公晓得！”麻子慌乱起来了。

“我晓得你生了一脸麻子。”老头子摸着胡子大笑着。

“小季子！小季子！……”

麻子一急，便随便再拖个什么人来抵塞，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官保早就气势汹汹地扯住他的澡盆边了。

“到底哪个？麻子！”

“放手！官保！”麻子觉得不妙，软了，急护着头。“有话好好地说！……我，我告诉你，…………”

“打呀！”旁的人附和着，接着又是一阵大笑，“官保，打呀！不打的是乌龟！…………”

“我说……我操你们发干喊的妈妈！……我说，官保……”

麻子站起来，想趁势跳到笑和尚的划子上去，但给官保挟住了。

“哪里去？——我操你的祖宗！”

“呵哈！打呀！”旁的人又叫。

官保只将手略略一按，麻子便站不住脚……

卜——通！——

“啊哈，落水了！”

“打呀！官保！下水去打呀！不下水的不算好脚色！”

麻子拚命地从水里挣起半截头来！拖着澡盆想翻上去，可是浑身都给菱角藤绊住了。

“□□□□□□！……李官保，□□□□□□！……你做乌龟寻老子泼醋！……你翻倒我四十斤菱角！……来，不怕你！老子跟你算帐！……”麻子在水里胆气十倍地叫着。

“下去呀！官保……有本事到水里去打！……官保，下去呀！……”

人们越集越多了，大家都伸长着颈子，停着船筏，象看把戏似地，叫着，笑着。

麻子也越骂越起劲了，他从官保本身咒起，一直咒到他的祖宗十三代。他在水里滚着，游着，但是怎么也不能够爬到自己的澡盆上去。一直到笑和尚驶近来救起他，将他送到岸上了，他还在叫骂着。

“你来，□□□□□□！同到你屋里去算帐！我不怕你那歪鼻子老鬼不赔我四十斤菱角！……我操你的八百代！……”

官保半句也没有回骂，他只是急着他的心事，觉得太糟了。他想将小船赶快地驶出这屈辱的包围。但是突然地，一个什么人拖住了他的桨片，低声地：

“官保，官保！……”

“谁呀?”他掉过头来看着,“怎么? 七嫂子! ……”

“告诉我,官保! ……你和玉兰家的事情到底怎样呢? ……”

官保没有置答,他生怕这事情要越弄越糟了,便急忙挣脱了寡妇的手,将小船拚命地驶向了那无人的方向……

而看热闹的人们,却仍然在那里失望地议论着,咕噜着,觉得这把戏一点味道也没有,照理官保是应该跳到水里去大打一架的,而结果竟这样扫兴。……一直议论到麻子去远了,而且又发现官保早就不在了的时候,这才三三五五地,打着唿哨,唱着曲子,各自向四面八方分散了去。

六

这一夜的湖上的月亮,似乎也特别在和官保(注:原稿到此搁笔)

回到乡村

《现代女子书信指导》(节选)

第三编　女子家庭书信举例

病愈了

母亲:

今天天气很晴和,不象那阴雨连绵的讨厌了;人们都充满着愉快的情调。因此,我的病也渐渐的感到起色。

自进病院以来,一共写了三封信给你,第一第二两封都是看护妇代写的,这封便能自己动笔了。病是这样慢慢地好起来,母亲,我是如何的欢喜啊!

脑筋清醒后,就会想到母亲,想到弟弟,想到永别了五个整年的父亲……眼泪常常滴湿了洁白的枕头。看护妇每次对我警告:说在休养中,是不容许伤心的。母亲!我怎能不伤心呢?

家中近来的生活如何?昨天学校里派人来探问我,还送了一些牛奶饼干来。据来人说:校长先生非常的记念我,要我好生休养;在病中,决不扣我的薪水,月底仍旧如数送到病院中来。这使我得到了许多安慰。本月除病院开销以外,至少还可以寄

二十块钱回家;母亲的生活,总可以不必忧虑了吧?

母亲,你老人家千万不可伤心呀! 女儿的病,总算是快要好了,你老人家也不必到这儿来,路途遥远,又没有人服侍,千万不要来呀!

弟弟为什么不写信给我? 读书勤快吗? 这一定要请母亲严厉的督促他才好。

看护妇说:医生不许我写信,就此停笔了。

母亲,女儿好了哩! 祝

你老人家康健。　　　　　　女儿汉芬上　十一月八日

(说明):是一封在病院中写给母亲的信。作者是一位孤苦伶仃的女教员。父亲死后,一家三口的生活,都靠她教书的薪俸来维持。她病了,还得挂念家中的生活,挂念母亲,挂念弟弟,处处要给他们以安慰。

(作法):在这封信里,作者主要的意思是安慰她的母亲,所以首先就报告病有了起色,随着气候的变化而痊可。然后写到病好到如何程度? 以及病中的情况等等,临了请母亲不要长途跋涉的来看她,必须严厉的督促弟弟用功要紧。在这一封小小的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只在一个短短的时期中,用极经济的字眼,把她心中所欲说的话通通写了出来,没有一点儿不到达的处所,而且都是至情的流露。

请寄学费

父亲:

我动身的时候,你老人家答应开学就替我寄钱来的;现在开学已经一星期了,仍旧还不见你老人家的信来,心中不免起了疑虑。大约还没有筹到吧?

本来,家中的景况,女儿是深深知道的。一家八口的生活,完全依靠年近花甲的老父来维持,儿女们的心中,自然要感到万分不安了。大哥二哥,每年的学费已占了不少的数目,我和三姐,还要不断的来吸取父亲的血汗的结晶,这是何等痛心的一回事啊!

女儿何曾不想减轻父亲的负担呢?但是父亲啊!女儿每每想到自己黯淡的前途,和不可捉摸的终身的命运,便常常要不寒而慄了。趁着现在年轻,还可以努力健全自己的智识,锻炼自己的能力,以作未来自立的基础。不然,就只有将终身任命运去搬弄。父亲啊!女儿怎肯这样的去自甘暴弃呢?所以,这一学期又毅然决然的走到了这以金钱去换取智识的校门。然而,我的心已是怎样的为我的老父而创痛啊!

现在,事情已到了欲罢不能的境地了,好在女儿离毕业期间已近,或者不久就有报效父亲的机会。在这儿,忍心地再来剥削你老人家一些血汗吧!父亲啊!我还有什么话说呢?

今天,我已进校了。我以老学生的资格,向校长请求了迟延几天缴费,虽然定章下不许可,但校长看见我的请求诚挚,便破格的允诺了。期限是一星期,父亲!这怕是女儿的罪过吧!

假如父亲一时筹措不到这许多数目的话,尽可以先寄一点来,我祇好再向校长去请求迟缓几日,不知你老人家的意思如何?

母亲康健吗?敬祝

你老人家安好。

女儿韵萱　八月八日

(说明):这是一封向父亲要求学费的信,作者是一位中学快毕业了的学生。

(作法):首先是婉转的向父亲说明她不得不写信的原因;然后表

示自己非常知道家中的困苦,把父亲心中的隐衷完全代替他说了出来。接着,便把自己不得不求学的难处也一同诉说给父亲听,请求父亲的谅解。临了补充一句,虽然表面上是和缓的说法,然而实际上是相反的会使父亲更加积极的去为她筹款。在这一封信中,就证明了在父子间都要互相谅解。作者很婉转的写来:一方面替父亲着想,一方面把自己的苦衷诚挚的告诉父亲,使父亲也能替她着想。这样,确是儿女们向老子要钱的妙法呀。

妹妹结婚的礼

叔父,婶母:

接到你老人家的来信,心中异常欣喜。淑妹结婚,我们自当道贺。

父亲告诉我:要我们各送各的礼物。他老人家送大镜子,床,梳妆台;哥哥送两件衣服。我呢?实在惭愧得很,却没有一样可送的东西。好在上学期暇时,绣了一对枕头,上面有鸳鸯,也有荷花池;我想这件礼物倒也适合妹妹的用途,便不嫌微薄的送来了。自己一家人,当然用不着许多客气.

结婚大典,我一定来参加的,不知淑妹允许我观礼不?假如不是在星期日,我也可以请假,用不着你老人家替我着急。

婶母好吗?前日听见母亲说:婶母又要养小弟弟了,那真好呀!我们又有红蛋吃哩。母亲说:养小弟弟不要个别的送礼了。那么,我们在这里等着等着吧。

敬祝

你们两位老人家康泰呀!

侄女仲蓉　四月十九日

(说明):这是一封极有趣味的贺妹妹结婚送礼的短信,是一位顽皮学生写给她的叔父和婶母的。

(作法):下笔就写出接到喜信的欢喜。然后,说到自己所送的礼物的微薄,以及礼物的来源和意义。临了几句,是借来打趣婶母的,要吃红蛋,完全是强迫她送了一对枕头以后不愿意的反响。好象说:"吃红蛋总该不要我个别的送礼了吧!"在这一封短信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位怎样稚气的姑娘。简明爽快的抒写,处处都有天真的流露。

玉佩之死

亲爱的弟弟:

在黄昏冥灭的夜晚,接到了你传来玉佩的噩耗,如同折下了我的一叶心肝。天哪!怎么有这样惨酷的消息呢?

我立时昏花了眼睛,我不相信这消息是真的。几回,我凝着眼泪重复的把信看了又看;天啊!玉佩真的和我们永别了吗?啊啊!我那无际涯的创痛哟!

我自从得到玉佩的病讯以后,以为只是一些没有关系的感冒而已,所以仅要你姐夫来探问了一次。可恼粗心暴气的他,并没有说出玉佩的病症有如何的危险,使我把这件事儿轻轻地忽略过去;又那里知道可爱的玉佩,就在我这轻轻地一忽中,竟和我们永别了呢?!

天啊!我是怎样的憎恨你呀!妒才的造物!粗心暴气的他!

现在,玉佩的遗容,总不住的在我的脑筋中演映,我怎能不伤痛哟!聪明活泼的她,温柔和婉的她,处处都给人以不堪的回忆!母亲的伤痛,弟弟的悲哀,我又那能想象呢!

啊啊！年逾花甲，尝尽了人世辛艰的母亲，孤苦伶仃的弟弟，除了可爱的玉佩，谁能够作你们的安慰者？天啊！你为什么不声不响的把我们的玉佩轻轻地夺去了呢！？那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呀！？

玉佩死了，玉佩真的和我们永别了！弟弟的悲哀，母亲的伤痛，都幻成了无涯的恨海！然而，弟弟哟！这空洞的悲哀，又何补于目前的事实呢？你纵然终日终夜的为玉佩而惨痛，终日终夜的为玉佩而悲伤，而已死的玉佩，决不会因你的惨痛而回转她的生命来，也决不会听到你过分的悲哀而重新复活。甚且，反会因此而致伤坏弟弟有用的身躯，这岂是玉佩所乐闻的吗？就算她有知的话。何况？……弟弟呀！你应该了解：你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母亲，你还有你那可爱的青春底生命！母亲的残年，弟弟自己伟大的前途，玉佩所未竟成的志愿，都一齐的搁上了弟弟的肩头；弟弟呀！你应当怎样的来安慰死者和侍奉生者呢？无论如何，你应当用力的抑止你的悲痛呀！你应当好好地纪念玉佩而努力自己的前途，好好地安慰母亲以转移老人的创痛；这是弟弟的责任呀！玉佩有灵，她是何等的欢欣啊！

亲爱的弟弟！姐姐在无可奈何之中，只能拿这几句话来安慰你，也许是不能安慰弟弟悲哀的万分之一吧！我只好祈祷可爱的玉佩在梦中来安慰你，鼓励你，弟弟哟！世界上那有永寿的人生呢！？收泪吧，亲爱的亲爱的弟弟！

三四天后，我一定回家一转，帮他整理一些零乱的家务，顺便将你们接到我这儿来住几天，或者可以慢慢地把你们心中的重忧分散一点。年高体弱的母亲，那堪如许的打击啊？！

姐姐的心儿乱了，只好遥望云天，祝亲爱的弟弟收泪！母亲平安。

姐絮　九月十五日夜深。

(说明):这是一封姐姐吊亡弟妇的信,在得到弟弟通知的第二天写给弟弟的。作者是一位嫁后的管家主妇。

(作法):第一段写出她得到凶信时的悲痛情形,由怀疑而至真确。继着:追忆这凶信未来以前的茫然,以衬出这凶信的奇突;更联系到怨恨自己和丈夫的粗心,憎恨造物和天地。第三段,尽量的写出弟弟与母亲的悲哀,以便自己着手来尽量安慰。那是用反映的描写来引进自己所欲说而能说尽的妙法。第四段完全是第三段的反面的逆袭,一步一步把弟弟与母亲的悲哀,逐渐解释,然后给以有力的安慰,如第五段。最后,再给以精神与体力上的援助。在这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怎样的尽了她的“吊”与“慰”的能事了,我们知道,只有“吊亡”的信最难抒写,尤其是“吊”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因为不仅只要悲哀沉痛而已,并且还要在悲哀沉痛中能够找出婉转的劝慰来。这是一件困难的事,往往有些人写这样的信,只在表面上尽了“安慰”或“吊亡”的能事,实际上一些也打不着悲哀者的心坎,如同隔靴搔痒一样。这反将使悲哀者更加悲哀。我们看:这封信是多么的悲哀,多么的沉痛!作者一面“哭”一面“慰”的写来,句句都打在悲哀者的心坎上,越写得悲哀,越能衬出她的安慰有力。

婚姻问题的争执

(一)

母亲:

来信读过后,使我如同陷入了重雾朦胧的深谷,摸不到你们

的意思底出路。很久,我还想不到是谁替你们出的主意儿?

无论你们的道理如何的充足,天花是怎样的一朵一朵的堕落在我的眼前;然而,我总不能离开目前的事实。也就是说:我还没有达到谈论这一问题的年龄。所以,我诚挚的请求母亲原谅我!

我想:女儿虽然是父亲和母亲的女儿,然父亲和母亲所应替女儿计划的,却还不在这儿。以前,我曾诚恳的向父亲商洽过,关于我今年毕业以后的升学问题;我记得:父亲好象并没有关心到这一点。在他老人家的淡淡底回答中,隐隐的露出了一些不负责的倾向。而且,他老人家的心中,还酝酿着一些未便发表的意思,好象说:"我的责任已经尽了,初中毕了业,还要我怎么办呢!"继续怀抱在他老人家心中的办法,便是昨天这封信的大意了。

母亲,我以为无论什么问题,都没有我明年升学问题的重要,这就是我目前一切问题的中心。父亲想巧妙地来转移我的意思,拿婚姻问题来牵制我,扰乱我,使我为着婚姻问题的争执而断续或忽视了求学的念头。母亲,这是怎样的不可能啊!

现在,父亲所提出的这一个什么人,都无需我煞费功夫的来置可否;在升学问题没有解决之先,我没有谈论一切问题的时间和意思。

试验快要到了,我希望父亲不要用这些问题来分乱我的心事。反正,放假了我就会回来的。

母亲!你老人家总该比较了解儿女们的苦衷些,就请你老人家替我向父亲去解释解释吧。

昨天,这儿下雪了,故乡气候如何?

母亲

珍重珍重呀!　　　　女儿兰上　十二月廿四日

(二)

兰儿:

来信收到,当时和你父亲商量了许多时间,觉得你的理由都很充足;而且,是很应当照你的话去办的。可是兰儿哟!你曾否想到一些家中的景况呢?

你父亲为了你的升学问题,焦灼了不少的时间,想想都没有一个较好的办法,你的婚姻问题的动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产生的。

大约是十一月杪的一个夜晚吧:你父亲来对我提议孙家的婚事,不过是极模糊的说了一点,我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反对,以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提议罢了。本月初,他突然带了一位青年男子来家,据他秘密的告诉我:这就是他所提议的未来的女婿。趁着,我也详细考察了一下,外表上的谈吐,尚合符我的心意。而且,年龄也还和我儿相当。我有些同意你父亲的提议了,所以才由你父亲写了那封信给你的。

事情的经过虽然很短促,然而我相信我俩的眼力是不会差的。兰儿,天下那有不替爱儿着想的父母呢?

你的来信中的道理,我和你的父亲都不能反对,但是事实上你下期的学费是异常的难于罗掘了。家中的情境,我儿想也知道的。孙家比我家好,那孩子又能上进,只要我儿同意了,以后升学,孙家已允可为儿负担。而且,结婚又不必在这一二年,一切都可以听凭我儿的意思。

父母的心,已为我儿用尽了,兰儿,你也应当体谅体谅年高的父母吧!这件事情解决了,我们的心,也可以得到一些安慰

哩！兰儿哟！你的意思呢？

天气很冷，你自己小心呀　　　　母亲　元旦后一日。

(三)

亲爱的母亲：

展开来信，一包痛心的热泪，从我的眼眶中随着读声而流下来，我始终没有看见母亲的爱底焦点在那里？我捧着信，茫无头绪的饮泣了一个通晚，我伤心我的伟大的母爱！

我知道，母亲完全做了父亲思想与行动上的俘虏。亲爱的母亲，一切都在父亲的欺骗和蒙蔽下过活，来信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啊！"家境窘困，为了我的升学问题焦灼了不少的时间。"这是多么巧妙好听的说法啊！母亲！家境真的窘困吗？也许是真的：前年店中除了一切开销以外，只盈馀了三千三百馀元，去年又只有二千元上下的薄利，那里够我的学费呢？数目那样大，一年要二百五十元之多！啊！这是怎样不可思议的窘困啊！

自然喽！家中这样窘困，不想办法怎么得了呢？别的用费既不可减少，就会要想到我的学费上头来。一年可以省下二三百元，店务自然会腾腾直上了，女儿不读书有什么关系呢？

并且，嫁到人家去，经济上也许可以互相周转或帮助一些。孙家有钱，甚至于还有势力，这又是怎样好的一条出路啊！

母亲，我写到这儿，再也忍不住的放声大哭了，我恐怕我的命运，就此要走上那丛生棘刺的前途！一线的希望，就只有期待着母亲来救我！父亲，现在利用了我的求智欲的弱点，用威吓与引诱的力量，双方夹攻的要把我葬送在他大发财的计划之下。表面上尽量的颂扬我的理由，给我一顶高帽子，以便掩饰他老人

家的欺骗。母亲呀！你老人家是否也想到这一点呢!?

一次谈话,即能看到人家的肺腑？母亲也是这样的附和父亲的武断。而且,硬要说:“天下那有不替爱儿着想的父母?”这是怎样的偏于唯心的说法啊！母亲,往往有人在利令智昏的当儿,连自己的身体都无暇顾及哩。啊！女儿明知这句话是“罪过”,却无法抑止不说哟！

总之,无论父亲和人家是否早有商定,是否为爱才,或者为了我不能升学而议婚,女儿都是绝对否认的。婚姻问题,是我自己终身命运的大关键,除了临时请父亲和母亲参考意见以外,事先还用不着你们二位老人家操心。我不能自己把自己的终身命运去任人垄断。更不能因了父母爱我之深重,而将自己的婚姻问题去做孝敬父母的礼品。尤其是不能作父亲那种为了发财而将女儿终身去作人情的动机之下的牺牲！

母亲！我只有期望着你老人家救我！

这并不是女儿故意忤母亲的意思,实在是要请父母替女儿的前途作想。在上次的回信里曾说过的:“女儿的年纪太轻,暂时还谈不到这一问题;”并不是假话。升学问题与婚姻问题,也没有什么完全不可分开的联系性。所以我诚恳的请求母亲谅我,请求母亲替我在父亲的面前去求取同样的谅解。将来,女儿的年龄大了,观察力强了,也许还同意你们二位老人家的提议。

女儿的话虽如此,然而,心中还是一阵阵的作痛！十五六年来没有违忤过母亲的意旨,今天是这样激烈的和母亲争执,就是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平常的问题。无论如何要求母亲爱我谅我。女儿未来幸福的前途,一定铭感母亲和父亲的恩赐。

这儿天气暖了些。试验也将完毕了。一星期后,一定可以回到母亲的怀抱中来。

现在,只请母亲的

晚安哩。　　　　　　　　　　　女儿兰　一月十一日晚。

（说明）：这是两封和父母力争婚姻自主的信，作者是一位十六岁而又满脑子充满着求智欲的小姑娘，在这里和她母亲的一封来信记在中间，以便阅者参看。

（作法）：在第一封回信中，作者首先就描出她自己接到信时的茫然状态，以衬出父母举动的奇特和荒唐，而便于加以否认。接着便把自己为什么否认的理由说出来，指出父亲意思的错误，以求智读书的大题目来压倒父亲不正确的理由。然后将一切都置之不理。但，她只怕母亲不肯站在她的立场来帮助她说话，所以最后还须把母亲拉到自己的阵线上来！

第二信是她母亲的答复，显然的她母亲还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并没有被她拉住。这封信中的意思很简单：只因家中的窘困说法来回答女儿的大题目；一方面恫吓，一方面想以感情来说服。然后抓住女儿求智的弱点加以引诱。

第三信是整个问题争执的中心，也就是作者最后的挣扎。她急急的欲指出来的，是痛心她的母亲做了父亲意思和行动上的俘虏，不肯站到她的阵线上来。然后逐条的揭破父亲的计谋，愤恨父亲不替自己女儿的前途着想。母亲考察的随便，更予以沉痛的指摘。她伤心了，她严厉的否认这问题的一切。并且，把自己的反对父母最大理由提了出来，使父母无法再行强迫。然而她还是需要母亲做她的助手，在这里婉转的哀求着母亲援救她。这也就是作者应付这一严重问题的最良方法了。在这二三封信里，我们可以从作者伟大的反抗中，知道她对自己婚姻问题是如何的看得严重，处处都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大胆的反抗与指摘，沉痛的诉述与请求，都是能使父母动心的。只要不是铁石心肠的父母，谁能不邀准她的请求呢？亲爱的读者呀：婚姻

问题既有这样的严重性，我们应当怎样的去注意啊！

遗　嘱

大姐：

母亲的病，十二日夜晚突转沉重，我和五妹轮流看护；我们虽然已有了十一个通晚未曾安眠，仍旧是提起了全副的精神来服侍她老人家。我们想：只要母亲能够渐趋痊可，我们身体虽然劳顿，又有什么关系呢？真是，我们的心中将要如何的感到欢欣啊！然而？……唉！

昨晚，五妹休息的时候，母亲的心中，还是非常清醒的。她总不能忘记姐姐，她每分钟都问我："大姐为什么还不回来？"她说：她知道她自己的病已臻不治之境，我们的心事都是枉费的。但，她不愿意限止我们的孝思，也许"老天爷"会可怜我们，让她多活几天。她不挂念我们这几个人，因为我们都在她的面前，她时时可以看到。她只不能放心大姐。

她说到这里，枯干的老眼，淌出了几滴无可奈何的眼泪，我极力的安慰了她老人家一阵。不久，她又接着的说：我们比大姐幸福，生活都较大姐安定；只有大姐最可怜！大姐夫死了，丢下她，还拖着四个孩子。穿，吃，用，都要她自己去挣扎，家境又那样的困难；而且那些如狼似虎的族人，处处还要严厉的监视，使她没有丝毫的自由行动，她是怎样的痛苦啊！

大姐！母亲就在那个时候转变了她的面容，呼吸也十分十分的短促了，但她还要往下说。她说，在死前她见不到大姐，她的眼睛是不会闭上的。她要我们再派人来催你，她无论如何要等着见你一面才甘心死去。

早晨二时左右，她老人家无力的握着我的手断续的说：她怕

等不到天明了，大姐不能回来，是她终天的遗恨，她欲哭，但是已经没有眼泪了。我急忙的把三哥五妹她们通通唤醒来，围绕在垂死的母亲的周围。这样五分钟，她老人家昏沉了又苏醒过来。已短气得不能成声了还要问："大姐回来没有？"

最后，她要我们把她临死的详细情形，很快的告诉大姐，要大姐赶回来送葬。在弟兄姊妹们中间，个个都要给大姐以精神物质上的援助！她死了，灵魂也定会带着欢愉的微笑的。

我们垂泪听了，心中比刀割还要难过，我眼见着亲爱的母亲，在这一刹那间就要和我们永别了！啊！大姐，你也会想到那个时候的悲痛吧？比你接到了这封信时还要难过呢！姐姐，我们现在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了！我们到那里去寻找我们的慈母呢？啊！……

母亲瞑目是在今晨五点钟，天色还没有亮，黑暗中哀声传播了大地。下午小殓，大殓还没有定期，因为要等姐姐回来。

在悲痛中，我不能再多写了。姐姐啊！回来吧。孩子们通通带回来，丢在家里没有人照顾。路上你一定要

珍重呀！

四妹影芬泣笔　十一月八日

（说明）：这是一个噩耗。作者把母亲临死的遗言，挥着眼泪，详细的告知她的大姐。

（作法）：作者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母亲的遗言与临死时的情形，一字不遗的告诉她的姐姐；所以每段都是用第三者的口吻来描写的。中间插进的一些自己与兄妹们的悲痛语，那便是作者在沉痛时的自然的流露。全信逐节描来，把慈母临死还在伤痛爱儿的情形，写得那样伟大而悲痛，使人家看了，个个都会印象到有一个那样慈爱的母亲的影子。啊！天地无遮的母爱啊！

第四编　女子社会书信举例

禁娼杂感

伊凡：

来信收到，稿费已于昨日由邮局取来了，勿念。

承嘱写一篇“娼妓问题”的稿子，一时实在写不出来，怎么办呢？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点我对于“禁娼”的感慨。要是真没有稿子的话，也可暂时充充数喽！

“禁娼”这个口号，现在似乎没有听到人家高喊了。

这是在一九二八年的秋季吧，革命军把首都奠定以后，就很热烈的举行过几次禁娼运动，把禁娼这一个口号非常迅速的传遍了好几个大城市，在那里都雷厉风行的执行过了。一群一群的娼妓，都被赶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到处乱跑。或者由“公娼”变成“私娼”变成“暗娼”变成“歌女”(?)。

伊，那个时候我正在首都，钓鱼巷的“歌楼”“书社”，通通被警察厅勒令停业了。一群一群的妓女，都在这紧急命令之下，限期驱逐出了境。不遵令的通要送进妇女救济院(大约是这一类的名字吧，现在记不清了。)去从良(?)或学职业(!)。当然喽，这样的命令一下，下贱的妓女们。谁敢反抗呢？于是乎大家检束行装，哭哭啼啼的奔向内地小码头或其他的商埠去设法安身了；少数的便改名为“歌女”，在秦淮河一带的茶楼酒馆里，以卖唱来维持她们的生活。而那所专为她们所设的“救济院”，在被驱者中，却一个也没有肯去住的；让一间亭子间大小的准备收容数千

妓女的院屋,空空洞洞的设在那里装门面。为什么妓女们一个也不肯从良(!)或学职业(?)呢?这一个莫明其妙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听见人解答出来。

伊,就在南京这一倡之下,于是乎到处都响应着地严禁起来,象汉口,九江,长沙,南昌,开封,杭州……等大城市。然而他们却连一所亭子间大小的装样的救济院都没有。尽量的一批一批的赶出境去。他们的"禁娼运动"也便成功了。

伊,果然哩,这一禁,娼妓真的绝迹了。四五年来,这几处大城市里,谁看见过一个娼妓!在白天里。

上海法租界几个月前换了领事,敏体尼荫路爱多亚路一带的野鸡,的确绝迹了好几天。但是现在却依旧是"花团锦簇","争妍斗艳"的立在马路上吹北风。

人究竟是人,有福究竟谁都会享。妓女的心生来就下贱,生来就愿意当妓女,这倒没有听到她们亲自告诉过那一个。于是乎我怀疑了:我怀疑娼妓们的心!

现在,北风开始怒号了!伊,在上海,成千成万的野鸡,终宵在马路上伫立着战慄着地希望找到买卖肉体的主顾!在内地便有无数万的女同胞,终宵拿着自己的肉体去求取面包!伊,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哟!

伊,你应当多收集一些关于这一问题的材料,介绍于广大读者之前,以引起大家注意,而使这一个问题有迅速解决的一天。伊,这总比硬要我呆做文章来得有效些吧?祝你
好。

咏兰　十二月六日

(说明):这是一篇禁娼的杂感,写给一位报馆编辑的。

(作法):作者因作不出文章来,才写了这一些杂感去塞责。她只把她心中所感慨的一些写了,却并没有指出这一严重问题

的解决方法，名副其实，杂感而已。

饯 别

芷姊：

听说你明天要到天津去，我特备了几样你喜欢吃的菜肴，请你来吃饭。这不能算饯行酒，不过是聊表心意而已。

五点钟我一定要三弟来邀你，不来，你就太看不起妹妹。

天冷了，北方气候奇寒，你定要多带几件寒衣才行呀！祝你的

前途无量。　　　　　　　　你的妹妹织霞　十一月十日

（说明）：这是很随便的一页短简，也可以说是一张请帖。

（作法）：写信请人吃饭，切忌象做长篇小说一样的说一大篇噜噜苏苏的理由，使人家半天摸不到头脑。顶好是：简明爽快，不用浮文，把请吃饭直捷的写出来，使对方看信，既省时间，又不费脑力；尤其是便利一般匆匆待发的旅行者。本信大概是吻合了这个条件吧。

妇女经济独立与教育平等

志成兄：

昨天在本埠副刊的"妇女运动专号"上，拜读了你的"论男女平等"那篇大作，实在佩服得很。你批评现代社会女子地位的堕落，痛骂摩登姑娘的不争气，真是痛快淋漓，令人感奋。不过，我以为你还没有很中肯的把一些毛病详细的指出来，所以，我预备在这儿补充一点。狗尾续貂，还望你不吝指教为盼。

中国妇女，受了数千年封建遗毒的磨折，怎么也抬不起头

来。即使智识妇女,也还有许多是脱不了樊笼的。她们感受的只有痛苦与压迫。国民革命后的现今,又何尝不是一样呢?“男女平等”还只是一句口号,痛苦与压迫丝毫没有解除。一般今天口里高喊着提高妇女地位的新女性,明天说不定会要做某长某大人某先生们的姨太太了。成兄,这并不是有意侮辱我们女性,实在是有许多事实太令人看不过眼了。

成兄,我觉得这都不外乎那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妇女经济的不能独立。历来男女之不平等,都是因为女子没有把握着丝毫的经济权,根本就不能独立生活。虽然,也有靠着自己的劳力而过活的,如农妇女工等等,但,她们永远没有接触智识的机会。自己虽会求活,环境和礼教的两面胁迫,间接的直接的,剥削与榨取,无疑地已把她们打入人间地狱,何况她们根本不会想到什么男女平等呢?

至于你以为是“妇女运动的重心”的智识妇女,在我们的眼光中,是与农妇女工没有多少的差别。“平等”“独立”只是在她们的服装上。口头上,表面的完成了她们的使命,骨子里没有男子做护身符,恐怕连农妇女工都赶不上哩!成见,你以智识妇女作妇女运动的重心,我觉得是怎样的偏见呀!

总之:整个的妇女问题,决不是什么“思想堕落”,我绝对不相信你那“思想堕落,不可救药”的说法,因为大半根本上谈不到“思想”。最大的原因,是困了生活的依赖而不得不俯就呀!社会的经济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原动力,社会的经济力是一切社会制度和社会思想的总枢纽。要想把女子的地位提高,我以为应在这一方面着手。所以,我觉得你还没有中肯的把一些大毛病指出来,这也就是我写这封信来补充的动机了。

我还得再说几句话:为什么男女平等的口号,在中国社会喊出了这许多年数,还不能有一些成效?这我以为女子教育的不

完善和不普及也有极重要的理由。虽然,目下受了教育的女子,多得如“牛身之毛”,然而,整个的教育是病态的,虚浮的,被少数所占有的。我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是那样渺小!(可以说简直没有甚么)何曾有将来从事实际生活的预备呢?所以“牛身之毛”不过是装饰“牛身”的“毛”,而不是有力的“牛角”。在社会的实际生活中与妇女地位上,不会发生丝毫的成效。教育制度的“布尔乔亚”化,使受了教育的女子麻醉了脑子,不肯吃苦——从事生活的苦,即有肯吃苦的,也不过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已。至于下层阶级的女子,根本就谈不上教育,她们只好望着学校的大门,干瞪着两只眼睛叹叹气!她们生下来就没有闻书气味的幸福喽!

我以为:男女平等第一步是要女子经济独立,经济独立,又必须充实和普及女子教育。所以,我们必须要脱去小姐的皮大衣,洗去脸蛋上的胭脂,然后才跳出这个根蒂深固的礼教圈子!我们要跑入有意义的实际中去!我们是应该用自己的力量去获得一切呀!

成兄!我的意思如此,请你不要客气的批评批评。假如能在贵副刊登载出来,更为感盼。至于是不是会污坏了贵刊的篇幅?这我倒没有顾及了。只祝笔健。 英敏 八月十九日

(说明):这是一封讨论妇女问题的书信。作者在这里认定妇女经济独立,教育均等,是解决“男女平等”的先决条件,信是写给某副刊的主编人的,也许是作者的亲戚。

(作法):第一段是引子,由看到副刊而引出自家的议论。第二第三段是用正面的写法,及驳对方议论的不中肯,然后把自己所要说的说出来。最后,便是作者写这封信的中心意见,从本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议论书信的作法。作者以平静的态度,详明的分析,不急不缓的来发挥自己的议论,把住

问题的核心,逐步的写出来,理由的正确,与文字的流利,可以说是“两全其美”了。

畸形的爱

荟芳表弟:

来信收到。你问我你的婚姻问题应当怎样解决;这句话我却没有方法答复你。问题是你自己的终身问题,我们怎样好瞎主张呢?

不过,我以为你应该确定你自己的意思,你倒底爱不爱她?假如你是爱她的话,你就不妨为她牺牲一点青春。如果仅仅是她的母亲和她爱你,而你并不爱她,这又是难得成功的梦想了。要是她也不爱你,你也不爱她,光是她的母亲在双方来强迫你俩相爱,那才更是笑话!

我的回答是这样。至于她那位可怜的母亲,真是使我为她洒了不少的同情之泪。年轻死了丈夫,家境又那么贫困,独自将女儿抚育到这样大,真是不容易的事情呀!她爱了你,要你作她的女婿,这自然是你太可爱的缘故,你为什么反要怪她呢?现在,你无论如何不能作无谓的烦恼了,要一步一步的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你应该尽量的去安慰她的母亲,使可怜者跳出那个“天哪!”“我的命真苦呀!”的定命论的圈子,拖她到实际问题中来。然后,以你俩相爱程度的深浅,来作解决这个问题的准绳。光烦恼有什么用处呢?

阿姐的见解如此,可否还请吾弟斟酌行之。炎天酷暑,祝你好生珍重。　　　　表姊国华　七月十四日

(说明):一位年青热情的小学教师,为了同情于一位可怜的孀

妇,而被卷入这一个畸形的恋爱漩涡中,无法摆脱。那位孀妇拼命的要将她的独生女儿(十五岁)嫁给她的同情者,青年教师不允,她竟以性命相要挟。以致形成了一件替女儿恋爱的怪事情。青年急了,特写信来向这位老表姐要主意。

(作法):作者在本信中,抓住了这一问题的枢纽,简短的用指导的方式,说出许多的解决的办法。指明了男女双方的爱与不爱为本问题能否解决的焦点。然后,告诉他所应取的态度,与处置的方法。作者是非常老成的作了一个青年恋爱的指导者。

汤饼会

亲爱的佩环甥女:

去年今日,正是你们的蜜月良宵,今年今日,已是绿叶成荫,怀中抱子了。可喜可贺,自不待言。

汤饼之日,我一定同你姨父来吃红蛋,见见小哥儿。至于礼物的微薄,见面钱的短少,也不得不在早声明。

先通知你的只有这两句话,其余的当面道贺时再说吧。祝你和小宝宝都平安。

姨母云　八日。

(说明):外甥女儿生了儿子,先写一封信去道贺。

(作法):简短的信,应当写得俏皮,有兴趣才好,特别是在祝贺的信里。作者很欢喜的写了一小段,既简短又饶有兴趣。

灾情与友谊

蕙君,我的好友:

多年不见你的消息了,今朝从彩云里飞下来的片纸平安,是

多么的令人感奋啊！好友，自你东下之后，不幸的事情便降临我了，而且，还垄断了我的终身命运。我真悔恨，我把我自己的青春误了。

就在你走后的那年冬季里，我和我的丈夫结了婚，他的姓名履历，现在你已知道，更无须我重行介绍了。我深悔我的意志薄弱，竟做了旧式婚姻制度下的牺牲者。而且牺牲得那样无谓，那样没有价值。啊！好友，我是怎样的悔恨呀！

真是冤孽！我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大的六岁，二的四岁，最小的一个还在吃奶。好友！我的生活是那么的平凡，痛苦；一切都没有丝毫的生趣。连年的天灾人祸，更把我们的家庭弄得窘困异常。好友！我已经是没有幸福了的人，青春更与我无缘了。你如看见了我现在的面容，一定要惊疑我不是倩红了吧！好友，我真象一位四五十岁的老妇人了哩！啊啊！

这里，今年的水患比往年更大，遍野都是灾黎，哀声震天地。用亲生儿女去换粮食的，早已不算希罕了。大半都是吃嫩草树皮的。最近，又发现了一种新的粮食，把山下的一种白色泥土，挖下来煮熟吃，叫做“观音粉”。就因为泥土究竟还是泥土，所以不到几天，竟吃死了数百个人。据说都是坏了胃。

好友，我的周围尽是使我伤心落泪的事情。自家的生活，也将走到绝路了。因他没有能力，孩子们的穿吃，都要我自已来维持。我终天的出卖我的劳力；还不够现在的家用，而我的身体，也感觉得不可支持了。啊！好友！我第一次给你回信，就是如此向你诉苦，你有些感到讨厌吧？好友！我又到何处去找寻知心的人呢？

你问我灾民的状况，我没有话可以回答你，因为我不能形容，也不忍形容。好友，让我告诉你，你尽可以在最凄惨的方面去作想吧。越想得惨，越是真切。上海报纸上所载的惨状，真是

不够得很；如果那样便真是惨，倒是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情了。好友，我真不忍下笔呀！听说有人想把病死的儿女来当食物，这虽然不可凭信，而灾情的惨状也就可以想见一斑了。

我得到你的来信，真如同获得了珍宝一样。亲爱的惠君，好友，来吧！你同朱先生来此赈灾，这是何等使人欣庆的一件事呀！

我堕落了，我沉沦了，我做了不良命运的俘虏。好友，我是怎样的自知啊！生来没有一个朋友和我通过信，这不是显然的事实吗？我只希望你，好友，仍旧把我当作一个朋友看待，使我在苦痛的生活中，得到一些安慰。好友，啊！我是怎样的微小的希望啊！

什么时候起行，请你告诉我吧，我一定到码头上来迎接着你。好友，我恭祝你的

前途珍重。

使你怀念的朋友倩红　十月十一日晚。

(说明)：这是一位旧式婚姻制度下的牺牲者，是一位可怜的破碎的家庭中主妇。丈夫没有能力，还拖着三个孩子，在天灾奇重的年头挣扎。朋友看不起她，社会遗弃了她，把她的青春干干净净的剥夺了。当她得到一点忠实的友谊时，她是何等的欢欣啊！

(作法)：当作者在一些友朋所不齿的时期中，突然的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写信给她，自然要格外的兴奋喽！你看，她在她写的信里，说得多么的缠绵沉痛。悔恨自己作了旧式婚姻下的牺牲者，厌恶自己的无聊生活。伤悲老大。含泪的描写灾民。怎样的希冀于朋友。一段一段写来，真令人不胜悲愤同情之感。

囚　笼

姑母:

我梦见我自己在茫无际涯的荒漠中奔走。没有人迹,没有田舍,房屋……有的,只有沙,飞沙……我恐惧,我悚慄,我受了恐惧和悚慄的催逼而愈奔愈速了。

黄昏的幕渐渐的降下来,天色已坠入乳白朦胧中,前途已有些辨不出东西的状态了。于是我更恐惧,更悚慄!但,终于被它们的催逼而放大了胆,更迅速的向前进……

夜了,我在黑暗中猛撞。

"汪!汪汪!"犬的吠声。接着就有一位外面非常仁慈,亲热,和蔼的老妇人出来;装着那虚伪的,勉强的笑容来对我说:

"止步吧,好姑娘!你看,前途,前途尽是危险的途径:峻山绵亘,怒涛汹涌,或是荆棘丛林……好姑娘!止步吧?前途更加黑暗呀!你不要再相信竭力前进,就会找着你的光明。请你相信我吧?我替你找一个安乐窝,我替你找一个如意郎君,啊!姑娘,相信我吧。你不要任意,你不要糊涂,……"

我不管,也不答应,俯着首——也许是昂着头——加紧我的脚步,更迅速的向前急进……

后来,我模糊了,甚么都很渺茫,直到我的四肢被绳子绑住了,犬吠就在我的周围的时候,我才明瞭:我曾一度的昏迷过。在这一度的昏迷里,她们就将我缚住在囚笼之中。

"我欲光明!我欲自由!我……"

我发急了,我狂呼,我挣扎,我的汗如雨下,我醒了!

姑母,这是一个奇怪的梦,非常真切的梦!我过细的想来,好象还在梦中一样。

姑母！这真是一个梦的世界呀！啊！如梦的人生啊！祝你老人家
康健。

侄女廉英　九月六日

(说明)：这一位年轻的姑娘，不幸被旧家庭和礼教社会所束缚了，使她不能找到光明和自由。她所感受的只有黑暗，只有虚伪，阴险的人心。她只好将她的愤慨，寄托在没有凭依的梦境里。

(作法)：因为要写成一个“梦”，所以不得不把梦外的话，统统省除。将自己的愤恨，完全在梦里发泄出来，这是作者写信的动机。全信用意深刻，笔力老到，非深心人真写不出来。

打听女诗人的消息

伊凡：

我很久看不见我们的《现代妇女》了，你为什么不寄来呢？啊，编辑忙吧？在这里，我又要麻烦你了，请你代我打听一位女诗人的消息。那就是：

一九二八年的春季，我的一位好友罗琇芬女士，在W省城失踪了。那时候，我还在Z女中肄业，和琇芬同学，感情也好极了。

这位可怜者的逃亡，可以说完全是环境的逼迫使然的。本来，她——年轻不幸的她，并没有犯丝毫的罪过，而那时的社会，是那样的不容许她，攻击她，使她不得不逃亡。啊，伊凡，这是谁的罪过呢；何等的令人不堪回忆啊！啊啊！

琇芬！她是一个十七岁的弱女子。那时候，她虽只在初中三年级，而文章诗词，却称全校第一了。学校中的人，没有一个

●称赞她的,个个都说她将来是一个了不得的人才。啊!伊凡!有谁知道老天(?)不肯作好商量呢?偏偏的一个春雨连绵的夜晚,将这位聪明才智的未来的女诗人,不声不响的夺去了。天呀!你究竟是什么心肝啊?!

伊,事实很简单:琇芬那时候被一个党部中的一位委员者流欺骗了,蹂躏了!结果:还被委员老爷宣布了她的所谓罪恶(?):鼓吹一班封建社会中的流氓,强盗,来肆意的摧残她。可巧她那糊涂昏聩的父亲,也听信了人家的诬蔑,不但不思劝慰拯救自己的女儿,反而也来攻击她,逼迫她;使她无路可走,而不得不秘密逃亡。

伊凡,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四年,我们的这位未来的女诗人,始终没有一点儿消息。我和她的母亲,到处都登报找寻过,到处都托人打听过她的消息。正如石沉大海,连个水泡儿都摸不着。

在这四年当中,我曾做过三次打听她的消息的文章,在W省和H市发表了,结果也都只毫无影响,于是我也只得这样拖延下去。

前几天,又有人提及她的名字,这一位可怜的失踪者。伊呀,无端的又要使我把思念琇芬的心儿挂起!想来想去,都想不到一个好的方法来打听她,只好在这儿来麻烦你。伊凡,如果琇芬还真在人世的话,或者也可以看见我思念她的情殷,而告诉我她的去处吧?我只有这一些儿希望了呀!

这一包是琇芬写给她母亲的信,有一封是当做重要新闻而发表过的,我也把它集在这儿,其余的都是她母亲交给我的,并没有发表过。末尾,我把我自己因思念她而写给爵先的一封信,也寄给你,请你设法把它刊载出来;假如琇芬还在这人世的话,使她也能知道我历年来想念她的苦心。

伊凡,我真是伤心极了,我只要能够找到我的好友,无论要

我牺牲什么,我都是愿意的。

以后,我还要将她所作的几十首诗,请你代为发表,我准备编成一部"逃亡集"哩!

琇芬啊! 回来吧!

伊,劳神了,容当面谢。祝你的

笔锋犀利!

咏兰　一九三二,九,三。于上海。

(说明):咏兰按:罗琇芬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她的历史和逃亡的事实,在本信中已说了一个大概,她的那几封信,可以说是她的血泪结晶品,都曾在杭州国民新闻的"现代妇女"栏内陆续的发表过。随后,我又将它交给了章衣萍君,编入在另一本女子的书信里。这就是我去年写给"现代妇女"编者伊凡女士的一封信。

(作法):本信没有什么精彩,作法也很简单,淡淡地把事情说明就完了。全篇都是介绍语和自己的感叹语。但,我相信:这里有诚挚的热烈的友情。

寿　礼

桃子妹妹:

你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怎么不把伯母的寿诞通知我呢?幸而昨天碰见了大姊。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使我不能做一点什么预备。现在只好老老实实地送一张礼券来,就请妹妹代替我买些东西孝敬伯母吧! 我只是这一些儿诚意呀!

天气这样好,明天寿辰,定有一番热闹的景象。我虽想来拜拜伯母,又苦没有功夫。只好请妹妹代替我多拜几拜吧! 敬祝她老人家

永远康健!

萍　三月十六日

(说明):写信祝寿,是应酬书中的常事。这就是一封普通祝寿的信。

(作法):本信没有肉麻的赞语,只有诚恳的祝词。随便写来,比一般专做"寿屏""寿对"的,自然要比较真挚得多啦!

爽　约

仪姊:

辱蒙宠招,竟因俗务(?)缠身而爽约,自己簿福,又辜负了你的盛意,真是对不起得很。

本来,昨天我已经换好了衣服,预备到你家来应招的;不想我的哥哥忽然跑来找我有要紧事去,事后又过了所约的时间,只好老实不来,你该不会骂我"不识抬举"吧?

我知道你们一定在等我,等不来又一定会骂我,骂有什么关系呢?横竖是"二十五里骂知县",我听不到。但,请你们不要说我是"小姐脾气"好吗?真的,害得你们"望断了秋水",是应该十三分的抱歉的。请姐姐说吧!无论叫我罚些甚么,我都愿接受。

祝你

吃得快乐!

妹怀芝　七月十日。

(说明):失了人家的约,一定要写封信去说明爽约的原因。不然,人家就会误会你了。

(作法):在写开玩笑信时,不宜用庄严扫兴的语句。作者在这封爽约的信里,很开心的说了一些俏皮话。

雪　花　菜

蕙珍姊：

你的病这几天好了一些没有？我真是记念得很。烦厌的事情使我来想看看你都不成功。亲爱的蕙姊呀！你能原谅我吗？

现在叫王妈送来雪花菜两罐。这是我哥哥从故乡带出来的。味儿极鲜美，非常适宜于病人的消化。带来三罐，送你两罐尝尝。这并不是名贵的东西，我也不敢说什么“聊表心意”，不过可以使姊姊在无味的病中，尝到一些新鲜的味道而已。请不必讲客气。

你的病我昨天详细的问过了张医生，他说：你这病不吃药是不要紧的，最怕的是“伤感”。你总喜欢空愁，没有一些事情自己也会感到心里难过，这就是你的病源呀！蕙姊！这虽是你太寂寞了的缘故，但寂寞也是可以设法解除的呀！切不要象那颓废的诗人叹“人生的空虚”一样，尤其是在你这病还未全愈的时候。记着吧！蕙姊！

姊！前次送来的书喜欢看吗？还要不要什么别的书？请你写个回信叫王妈拿回来，不喜提笔可以叫她传话。

这几天，我们这里有许多有趣味的消息，本想告你一些以解寂寥；但是实在无暇多写，星期六我预备到你那里来，那时再谈吧！在这里祝姊姊

吃饭有味！

妹书汶上　十月廿七日上午。

（说明）：表姊病了，送两罐雪花菜去给她吃吃，顺便慰问她一下。

（作法）：先说了不能来探望她，接着便写送东西的话。东西的品质与来历，也是要说得明白。慰问的话放在后面，比放在前

面好,因为病者先看到了如意的食物后,心神会感到愉快,劝慰的话,也一定更能领悟些。

死者与生者

俪姊:

正欲怪你人不来连信也不来了,今早曼妹走来,突然的告诉我说伯母去世了,我先以为她是骗我的,后来芜姊也来了,才知道曼没有说谎。啊!这是怎样使我伤心的消息啊!我除了为失去了慈母的姊姊难过以外,很担心你这几天会把眼泪洗脸哩!

伯母真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家。只是我从前在你家里住了二三天的印象,已够使我敬爱她,想亲近她老人家了。唉!天为什么不留慈祥的伯母多活几年呢!?俪姊!我很知道,当伯母断了最后的气息前后,你的悲哀是不会有文字和言语所能形容了呀!

啊!俪姊!在伯母的病中,你已经用尽了你的精神来服侍她老人家;现在,她死了,绝大的悲痛又来摧折你的身心;你那孱弱的身躯,怎么能受得起这样大的刺激呢?俪姊,我很担心呀!我恨不得立刻跑来安慰你,明天,我是一定要来的。

我想:伯母生前的一切,固然使我们悲伤,但,也不可过于哀痛,应设法的抑住一下。伯母生前的愿望,概在姊姊的身上,她最爱你,所以也最希望你。若是“在天有灵”的话,我相信伯母对你一定是仍抱着厚望的。伯母难道喜欢看你的身体一天一天被悲痛所侵蚀而消瘦下去吗?并且,她更不会愿意你一天到晚都躲在悲哀的圈子里,而把各种事情都耽误。

俪姊!“死”,固然是绝大的悲哀,但死的死了,跟着自然的公律死了,绝对没有办法的死了!死去的人,又不会因了我们的哀痛而活了转来。我们哭瘦了身体,耽误了事情,不但“在天之

灵”不喜欢，生的又何尝有一些益处呢？俪姊！请你这样的想一想吧！

只要我们能秉着伯母的慈爱，努力的去开拓寂寞的国，滋润空虚的人生，我相信：宁穆而满意的微笑，会在“在天之灵”的伯母脸上荡漾，荡漾呀……

俪姊！揩干你的眼泪，抑止你的悲哀吧！你看！伯母在那里微笑哩！

妹静芙　五月三日下午。

（说明）：这是好朋友死了母亲的劝慰。

（作法）：挽悼和自己没有关系的人，不在乎写得悲哀，而是要竭力的劝慰。作者在本信中，已相当的尽了她的劝慰朋友的力量了。除了几句照例的悲哀话以外，差不多都是劝慰的语气。

关于姨父的革命史料

五姨母：

很久未谒慈颜，实在挂念得很！甥女困於生活，终日劳碌，尚不能求得温饱，唉！金钱奴隶，牛马生涯，每一念及我的前途后路，不禁感慨系之矣！所幸身体尚佳，差堪告慰於亲爱的姨母。

六中刘校长对我说：他现在受了本县文献委员会的委托，编辑一部浙东革命史话，要我帮他找一些正确的革命史资料。

姨父在时，曾把他整个的精神和心血，献给过伟大的革命，现在虽然死了，但在革命史上，是应该永垂着重要的功绩的。他的精神应永远的不死！不知姨母家里，还有没有保存着那些重要而宝贵的资料？姨父生前的书札和著作，是不是家里还有一

些？或者早已毁灭了？假如在，我想把姨父所留下来的东西整理一下，交给刘先生，他现在正欲搜集关于姨父的遗著哩！

我们并不是要什么荣誉，因为姨父的一切，确有值得作传的意义。有没有在呢？请姨母告诉我，让我好去回复刘先生。匆匆只祝

姨母健康　并祝

表妹快乐！

甥女振辉　八月十三日

（说明）：这是写给姨母去询求姨父革命史料的信。作者受了人家的委托，代为转问一下。

（作法）：久不写信给姨母，首先就告诉自己的情况，然后再说到所以寻找革命史料的本题。谁找革命史料呢？为什么要找姨父的革命史料呢？在这里，作者特别的说得明白。也就证明了问事书信，一定要把所问的事，明明白白的写出来，以免对方看不清楚，尤其是怕误会。

元旦节预约

芸妹妹：

元旦又来了，虽然在国难的严重声中，但元旦终究还是元旦。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观的我，实在不大喜欢元旦就因在国难声中而不成为元旦了，短促的人生，有几个“元旦”呢？妹妹！你以为是不是？

近来我很寂寞，自景赴汉后更加觉得无聊。小元子又时常生小病，他一天要睡十五六个钟头。当稚嫩的酣声在静穆的空气中荡动的时候，我时常会望着那苹果般的小脸而想起你。真的，惟有小孩子才是真美善的人生！所以，带着几分天真的你，

真使我眼红哩!

为了周围的寂静,我实在需要一个好玩好要的妹妹,来打破这死寂寂的一片。平常你既不能来,星期日,你又要忙着写情书,我的家里,竟有三星期未见你的活泼的影子了。妹妹,你是怎样令人怀念呀!

我不愿元旦那天也是这样的冷静,我预备硬请你来玩要一天。妹妹!这里有你所爱吃的东西,这里有一颗姐姐寂寞的心!妹妹!一定来吧?一定要来呀!

妹妹!我还忘记告诉你:小元子已经会叫'姑姑'了呢,是我费了三天的早功把他教会的。虽然他叫得有些像"嘓嘓",但已够使人喜欢了。妹妹!你欢不欢喜听他喊你"嘓嘓"呢?

因为怕你在元旦那天跑到别家去玩,所以我这样早的写信来约你,千万不可爽约呀!妹妹,姊姊在期待着你的清脆的歌声和快畅的笑语声呢!来吧,祝你恋爱成功!

玲姊　十二月廿六日早晨。

(说明):处境寂寞的人,往往想寻个机会热闹热闹,以解愁闷。作者是一位丈夫外出独守空房的少妇。新年到了,想约一个热情的朋友来玩玩。

(作法):本信的主旨是要庆庆元旦以解寂寥,所以首先就说元旦不能因国难而不庆贺。继着便写出自己寂寞的心境和请这位朋友来玩要的原因。信内有美丽的文字,有诚挚的亲热的友谊。

第五编　女子爱情书信举例

初恋

(一)

复刚先生：

来函拜读了,实在感谢先生的热情。

我是一个不幸的女子,在我这短短的十八年的生命史中,我没有看到什么人对我同情过。这我自己也很能知道,我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人而已,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人家注目与同情的特征。我的“不幸”呢,也仅仅只在我自家的肺腑里燃烧着,有谁能看得出我是这样的一个可怜者呢?

先生,不幸的人,她所遭遇的,只是永远的不幸啊!我八岁就死了母亲的。童年中失掉了唯一的慈母,还有什么美满与幸福的可言呢?我的天真,我的一生幸福,都在那时候随着我亲爱的慈母的尸骸伴葬了。从此,我的命运,就走上了那丛生荆棘的前途!

八岁以后的生命,完全是在父亲的叹声与泪点之下滋长的。我没有姊妹,也没有兄弟;就是那样与我的老父相依为命的度过了我的童年。在清晨,在夜晚,父亲的热泪,都要洒满我的身心的全部。使嫩红的小心上,深深的刻进了一些永远不可磨灭的创痕。先生,这十馀年来,有谁曾瞭谅过我的这颗破碎的心呢?

我接到了先生的来信，心中不知道是怎样的会难受起来。我以为世界上永远没有同情我的人了，也许我将永远的被人类所遗弃！我不知道应当怎样的感激先生才好。啊，先生！我应当怎样的感激你才好呢？啊！……

我是一个这样不幸的女子，真是不值得先生的爱护呀！先生，你明白了吗？我除了十二分的感谢先生的热情以外我还能对先生作什么表示呢？啊！先生！我是怎样的能够自知哟！

我不愿离开济南，因为我不能离开我的相依为命的老父。这一点，我相信先生一定能知道的。我的父亲没有了我，就同失掉他的生命底泉源一样，我怎么能够忍心的离开他老人家呢？济南女中，我觉得还不错。

我希望先生常常写信给我，至少，我可以在学识上得到一些长进。

先生，停笔了。我在这儿对先生所给予我的同情，谨表示十二分诚挚的接受，并向先生致深重之谢悃！先生
你康健呀！

王潢华上　十一月八日夜

(二)

刘先生：

很久，我就想写封信给你，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总不敢提起笔来。今天，算是很坚决的提笔了，然而，我应当写些什么呢？

先生！你觉得吗？自从先生来到这训练班以后，就引起了不少的同学们的钦敬，大家都觉得先生是一位尊严而又和蔼可亲的先生；尤其是在一般女生的眼光里。

先生的英勇的精神和清晰的讲解，处处都要令人钦佩呢。

我自从见到先生的那天起,就觉得先生不是一位寻常的青年,私心中存了意外的钦敬。因为生长在这风气不开通,男女社交都得十分神秘的小城市里,使我不敢和先生多多的接近。啊！我是如何的神往呀!

今天我不揣冒昧的写了这封信给先生,在先生看来,也许觉得有些奇怪吧？然而,我是毫不犹疑,毫不害怕的着笔了。先生,请你宥恕我的唐突吧!

我知道了先生的身世,也知道了先生的性情和所计划的前途,更知道了先生的理想中的配偶。先生,你更要惊疑我了吧？啊,先生！这都是你亲自告诉我的呀！哈哈!

每次和先生谈话,我都是用了很深的心的。在先生的不经意的流露,都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了,渐渐的我便知道了先生的全部。

我怎能不敬佩先生呢？当我知道了先生的身世,性情,以及伟大的计划以后。

于是乎,不可抑止的热情,不禁的为先生而澎湃了！啊！先生,我是怎样的不自量啊!

这样,先生你一定要哂笑我吧,或者要唾骂我是一个无耻或冒失的女人吧！在这一个突然的举动上看来。而且,名份上还是先生的学生哩!

这些,我都已预料过了,我以为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奇异的举动。譬如火山到了要爆发了的时候,无论人们怎样的诅咒它,憎恶它,也是不能够制止它不爆发的。因为热的火在它的内心里燃烧,有什么方法能够制止呢？先生,这便是我未曾提笔以前的忏语哟!

所以,我没有顾及到先生接到这封信后将作如何的感想,竟冒昧的寄了来。我只要把内心中的热火喷发完了,好象是得到

了无上的慰安一样。即算是先生鄙夷我,唾骂我,我都认为是无上的光荣呀。先生!你是否有些知道呢?在这里有一个疯狂而胆大的异性学生,是这样的情热于你。啊!也有些知道吧!?

现在,我的战慄的手同心弦,都不住的在这儿弹动!啊!先生!你能否,能否容受我这样一个不自量而致成疯狂病者的异性学生呢?

反正,我不能顾虑到这许多了。我只好凭这几句鄙俚的言词,来代表我对先生的思慕吧!先生!这是何等的可笑啊!

先生!你能否给我几句简单的回答呢?

暂时的,只请

先生的晚安。

你的无知的学生徐静蓉上　八日夜

(说明):这两封信,本不能算做情书的。因为它是以后许多情书开始的第一封,所以把它勉强的编入在"初恋"里。前者是作者给一位男子求爱的回复。作者是一位北方某校的高材生。男子是上海某报馆的编辑。因为在作者的投稿中知道了作者的身世,所以写信来向作者表示爱情,顺便要她到上海来进学校。后者是一幕师生恋爱的喜剧。因为在未通信以前,就心心相印了,所以头一次写信,向他求爱,便敢如此大胆的抒写。前者是写给未曾见面过的求爱的人。后者是写给心心相印的人儿去求爱。总之,都是值得纪念的头一封情书罢了。

(作法):有人说:写情书最难下笔的是头一封。这句话真的不错。因为第一封信无论求爱或答复人求爱,都是极难于下笔的。假如是答复人家求爱,一定要写得不急不缓,既不可与人家诀绝,又不可太表欢迎。太决绝得使人家难堪了,一定要生反感的。太表欢迎了,又怕受人家的欺骗。尤其是

未曾见面过的人。所以一定要写得不急不缓,留一个长期考虑的机会才是道理。第一信是合符了这个条件,作者一方面爱对方的文字,学问;另一方面又怕入了对方的魔网。不离不弃的慢慢写来,真是面面都周到。假如是向人家求爱的话,那写法就不同了:因为女子是轻易不肯向男子求爱的,原因是男子的道德性不坚强,常常把女子向他求爱的书信,去做宣传资料。成功,当然没有什么要紧,不成功呢?女子便要吃许多名誉(?)上的小亏了。所以女子大都不肯向男子写信求爱。一定要有很好的把握,能够一封信去便有成功的希望才行。第二信的作者,就是在这个形势之下所写的。她已经认定了那位刘先生是她唯一的对象,并且很有把握的可以成功,才大胆的写了那封信去。这二信的技巧各个不同:前者是淡淡的缓缓的来承受,后者是急急的热烈的去追求。各有各的环境,各有各的作法。

爱的顶点

(一)

敬爱的敬爱的哥哥:

读到哥哥的来信,使我如何不安啊! 哥哥! 我怎样的感谢你才好呢? 你实在太担心我了! 我怎能放心呢? 哥哥! 你不应当是那样的为我而劳心呀! 我真不知道如何的处置才好。啊,我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哥哥!

我说了无数遍,无数遍,要你不要寄钱给我,你为什么又寄这许多钱来呢! 我曾说过:你现在不是有钱,将来有了钱再寄给

我用不迟。你为什么总不听妹妹的劝告呢？我要是生气替你寄回来的话,又怕你伤心。我真是左难右难呀！好吧,让我替哥哥好好的保存起来吧！

母亲的病已经好了一大半,哥哥！我真的欢喜。我今天已欢喜得吃了三碗饭,平常我一碗也不得下咽哩！只要母亲好了,我的一切都是欢愉的。庭前的玫瑰花,她不是在那里向我含着极欢愉的微笑吗？啊！哥哥！你也该向我笑一笑呀！哈哈。

我们的事情已向母亲说过了,她老人家真欢喜;她说:“平之肯做我的女婿,我的病都会立刻的好起来。”哥哥,你看母亲是怎样的欢喜我们呀！

你的事情忙吧？“…………”成立了没有？你不应当过于劳心了呀！我很担心你的身体,这样冷的天气。

年底,你无论如何要回来一趟,妹妹准备了你所爱吃的东西,准备了耳朵来听你所爱说的话。哥哥,回来吧！亲爱的人儿,回来吧！

假如,你真的没有功夫的话,不回来也可以的。不过迟早你总应该回来一趟,就等到明年吧！

哥哥！你应当好好的好好的珍重呀！祝我哥哥的前途远大！

你亲爱的曼华　十二月廿日。

(二)

挚爱的挚爱的玲哥:

风平浪静,海水无涯,心神俱为羽化！

哥哥！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呢？翻译吗？编讲义吗？啊！哥哥！你是不是在想念你的天涯飘泊的人儿！？

昨晚开船时的风浪很大，我吓得躲在舱里不敢伸出头来，黑暗便乘机侵蚀了整个的海面。哥哥，我那时候真是难过呀！我反复的憎恨造物，我恨它不该在人类中制造这人人所不喜欢的“别离”。哥哥！人类为什么要有“别离”呢？这不明明是造物在作弄我们吗？

十二点钟后，哥哥的最后一声“珍重”和那流泪的面容，重复的在我脑海和耳膜中摇震！哥哥啊！我怎么要离开我的哥哥呢？我这次不走这恼人的海船上来，不还是在我哥哥的怀抱中吗？不还是在受哥哥的抚慰吗？啊……

这样的，我通宵没有安眠。海水的浪潮打在船的铁板上，发出洪钟般的声响，我更加害怕，我用力的把被条包住了我的头，心儿也跳得非常厉害了。很久，风浪渐渐的平静下来，我才觉得有些倦意……

今朝的天色是这样的可爱，我独自在船头徘徊了一阵；看看可爱的海景，想想远别了的哥哥。午饭后，拿了一本郭译的浮士德读读，也乏味得很，就再不想做事情了，提起笔来写这几句话给哥哥。

我一定遵照哥哥的吩咐，在天津多住几天，把事情弄妥了再回上海来。北平不去了，我实在不愿意到那儿去，父亲的面孔真是怕人。哥哥！我早一点儿回来不好吗？

你的胃病我实在耽心，你应当依照哥哥的话去医治，所以我在天津都不放心久住，早一些回来，哥哥的病一定会好得快些。

哥哥！你应当好好的珍重呀！

请了。

妹文萱于黄海的中心

九日午后四时

(三)

哥哥:

接到了你的玉函,真是赛过百壶春酒,我的心灵,整个的陶醉在哥哥的信中。啊!哥哥,这对我说话的是哥哥的信,还是哥哥自己?

我在这个信封里面,掏出了哥哥那颗热烈的心,用双手捧到我自己的怀抱里收藏着,哥哥,你的心儿是不是已感到一些温柔的安慰呢?北风渐渐的吹到了我们的故乡,这儿已经感到一些寒意。哥哥!你那里还是暖暖的罢?不然的话,为什么哥哥的信里,总是这样的温暖呢?啊,哥哥哟!你是司春之神?!你已经把我们这里的寒气扫尽。

我无一日不怀想我的哥哥,梦里常常和我的哥哥握着手儿在一道行走,我在哥哥的胸前紧紧的靠着。有时候哥哥会把我抱拥。当我感到一阵阵的舒适时,我的梦便醒了。啊!哥哥,这是怎样的经常的梦哟!我希望哥哥早一些儿把这梦境弄成真的,不让妹妹的青春在梦中消失,那时候,哥哥哟!我们真要变成幸福的天使了。

哥哥嘱咐我的话,我一定把它当做圣经般的信奉。哥哥约,我的话你也应当要牢牢地记着呢!

前天的快信收到否!弟弟的病好了,母亲的恙还是那样的。但,这都不要我的哥哥挂念。

我相信明年的冬季,我会在哥哥的怀抱里躺着,躺着……现在,让我献给哥哥一个亲热的吻罢!

你的人儿　十一月五日十二时十分

(说明):这三封信都是爱情达到了极高热度时所写的。第一信

是写给远远的情人，当她收到她的情人的赠金以后。第二信是旅途中情人的报告，所叙的尽是些“别恨离愁”，难分难舍的话儿。第三信完全是相思病者的片面描写，这一位小姑娘是怎样的渴慕着情人的拥抱！！

（作法）：爱情达到了极高热度时所写的信，往往都是些使人肉麻的话。这些话，在局外人看来，真是会感到一阵一阵的惭愧的麻木。然而，在作者的心理上，恰恰变成了相反的感觉。人家看了是肉麻的话，在爱到了顶点的作者眼里看来，实还不足以形容其“爱”的万分之一呢。但，这也只有正在顶点上的人才会感到；未来的或已超时代的，都早已没有感到的缘分了。这三封信里：第一封全是温存体贴，处处都替情人设想的话。作者整个的一颗心，已经不在自己的怀抱中了。母亲病可的欢愉，与期待着情人回来的殷切，都已被作者描摹得穷了，尽了，无以复加了！这真不愧是一封爱到了顶点的情书呀！第二信没有第一信的体贴入微，这是因为作时环境不同的原因。那时候的作者，只有满腔的“别恨离愁”，勉强的从爱人的怀抱中走出了，自然有无限的留恋喽；所以，作者抒情的范围，只能在“留恋”两个字内兜圈子。但是，作者却已把别恨离愁描摹殆尽了。第三信的作者，又是一副不同的心境了。她所抒写的尽是自己对爱情的陶醉状态，她是怎样的急需着情人的拥抱啊！娇柔温软的词藻，真个欲使人魂消魄散呢。上面三信，无疑的是最高爱情之表现。但是，亲爱的读者们呀！请你们不要尽量的只在这方面来用功吧！等到你们的爱情达到了最高热度的时候，写情书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呀！这，不过是一个临时的例子哩。

离散之前

华生：

自从你改变了你对我的态度以后，我就知道了，我俩的爱情将要发生了无可弥缝的裂痕。我虽然用尽了力量来希图把这些破绽弥补；可是，华生，我只有一副心肠，哪里受得起那四面八方的刺激呢？狠心的华生哟！这也许是我最后给你的一封信了吧。假如你还有一丝毫的纪念我俩从事的生活的话，就请你把这封信多多的翻看两遍，以当做我们离散之前的一点纪念！华生哟！狠心的华生哟！

我知道，人类是最健忘的动物；尤其是中国人，只要在生活上稍微有些稳定以后，从前的穷困，都会一古脑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是一般的社会现象如此，我又何能苛责於你呢？可是，华生哟！你也应该想想，我和你是怎样才结合成功的？你更应当把你自己过去的生活，一一的检讨一下，假使你没有我，你能不能够生活到今朝？……

啊！狠心的华生哟！过去的事情，我知道是打不动你的心了，我又有什么重提的必要呢？所以，自从你改变了你的态度的那天起，我就想捉住你那颗跃跃欲试的心儿，因为我不愿意你走上那危险的前途，我不能失掉你，我更不能让你去受任何人的蹂躏！可是，华生哟！你哪里会想到我那时的心境呢？你只是愤骂我嫉妒，你只是憎恨我独占了你的爱情！啊，华生哟！你知道吗？你的心儿是怎样的在徬徨呀！你的神经，怕已没有了丝毫的主宰！你是受了如许深沉的麻醉呀！华生哟，啊！……

这两天，我知道我的言语更加没有了效力，我便不说了，只是暗暗的伤心。我知道，巨大的裂痕就要开始爆发了，因为你不

知道世界上谁是真爱护你的人儿！我还有什么说的必要呢！

果然，前天你畏缩地发表了那些话。就因为那不是你自己的主张，才会吞吞吐吐的不敢明说。啊！可怜的华生哟！那些话是谁教你说的呢？这，我也不能怪你；不过，华生哟！你对你所说的那些话，是不是肯负完全的责任？有没有下了最大的决心？我希望你能有个坚决的表示！

现在，在你未觉悟未表白之前，我决定先行离开这里。这并用不着什么法律手续，因为这是我不得已时的举动，也许还能替你留一个回步的余地。今后，我决不会无聊的来纠缠你了，致使你们的爱情有不美满的缺憾！啊！华生哟！你的前途幸福！……

至於这四个可怜的孩子，我却没有负担他们教养的责任。小的一个，我可以暂时带走，将来也会替你送回来的。昨晚我告诉他们爸爸妈妈要分开时，大的三个竟号哭了一个通晚，好象是预为他们未来悲苦的命运而伤心一样！明天，你也许会听到他们这样伤心的哀哭吧？啊！无父无母的孩子们呀！

别了！让我破格的再叫你一声罢：亲爱的华生！你今后将再看不到那讨厌的人儿了，你应当如何的欢庆呀！啊！幸福的人们……

孩子们哟！母亲没有泪了，随你们的命运去吧！

一月十二日你所讨厌的榴

（说明）：丈夫有了要和你离婚的动机以后，千万不可哀告乞怜的去向他请求不离婚，顶好是找一个相当的方法来对付。本信作者，知道丈夫已不能用言语劝慰了，长此下去，终究会被他遗弃。不如早一些离开他，留一封信在这里，促起他的觉醒。

（作法）：本信的用意是在求丈夫的觉醒，所以作者把能够打动丈

夫的心的几点，统统写了出来：如过去生活的回忆，暗中促丈夫觉醒的苦心，孩子们的悲痛等等。而且，作者还更进一步的捉住了丈夫的弱点，如："果然，前天你畏缩的发表了那些话。就因为那不是你自己的主张，才会吞吞吐吐的不敢明说。"这几句话是说得非常中肯的，使丈夫不至于永远的被蒙蔽，而且很迅速的觉悟过来。这便是作者的收获。本信的态度，表面上看来虽很激昂，实际上却非常婉转。而且，我们可以在这中间看出作者是怎样的尽了她的劝慰丈夫的心事了；在无可奈何的离散之前，还想丈夫有很迅速的警惕，作者的用心，是怎样的艰苦啊！

寄远人

亲爱的明哥：

自从你离开这家庭以后，我就没有半刻儿安宁过，油盐柴米，都要我一个人安排，孩子们招扶了这个又要招扶那个。亲爱的，你走后我就同没有了主张的人一样，七八年我不曾有一个时辰离开过你，这次算是破题儿第一遭的久别了。我真担心！亲爱的，你是不是平安的到了那儿呢？为什么今天还不见你的信来？

孩子们都好，亲爱的，你只管放心吧！你只管用心的向你伟大的前途前进，家中决不要你担心。前天我的大哥送来了三百块钱，还了一百元钱的账，亲爱的，你放心吧！二百元我们又可以过半年生活了。

你一定要写信回来呀！亲爱的，事情有没有希望呢？你不要发急呀！假如不能成功的话，回来，也还可以过活的。亲爱的，你能够听信妹妹的话吗！亲爱的，你应当

好好地好好地珍重呀!

你的芳云　十月八日

(此信系由王家表叔转的)

(说明):丈夫出外谋事,约期没有见丈夫的信来,特由亲戚家中转一封信去询问。

(作法):外出谋事的人,大半都不放心家里,所以写信给外出的丈夫的信,一定要将家中的事务详细的告诉他,使他在外面不致挂念家庭,一心一意的去做事,成功就快得多喽。本信就是一封这样的信。

病　讯

我的亲爱的震声:

母亲十号早晨,突然有些不舒服。我便尽力的来服侍她老人家,并且还请张医生看了脉,说没有什么要紧。

今晚,不知怎样的反而沉重了一些,身上发热了。她老人家要我写信给你,叫你回来一趟。亲爱的,回来吧,母亲在这里望你哩。

病一定是感冒,我想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亲爱的,你不要过于心急呀!

文儿好。祝你

归途平安

你的若容　十三日夜深

(现在,母亲已经安安稳稳的睡了。)

(说明):婆婆病了,写封信去要丈夫赶回来。

(作法):报告家里人的病,要把病况写得清清楚楚,千万不要说得太凶。免得对方看了,急得惊慌失措。因为神经过于刺

激了，常常要发生危险的，尤其是怕对方很远的赶回来的路上危险。所以一定要和缓地把病况写清，事情写明白，再加一两句促驾的话就得了。本信能够如此的写得不急不缓，也因为其中还含有一个可爱的“爱字”哩。

第六编　女子学校书信举例

苦闷的中学生

婉姐：

真可怜！我们已算快要毕业了，可是下学期的升学问题，还没有法子解决。据我家中的意思，顶好是不要再升学了，找个教员当当。婉姐，那怎么能行呢？我自己还是个一点事也不知道的孩子，马上走去教人家，那不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吗？并且，我从来就憎恨粉笔生涯，我曾经郑重的宣誓过：毕业以后，假如没有能力升学，非到肚子饿到万不得已时，是决不当小学教师的。现在，我还是一贯的主张着，我实在不愿意用粉笔的力量去求取面包呀！

婉姐，不教书究竟有什么办法呢？家庭的经济是这样的窘困！亲爱的婉姐，你能够指示我一条小小的出路吗？

贵校是公立的，学膳费听说比此地便宜，请婉姐代我考虑一下，看我的经济能力是不是能够负担得起？请姐姐告诉我：我准备来投考一次看看。

章程有没有？请姐姐替我找一份来。

祝姐姐

安好。

小霞　一月四日夜十时

(说明):有什么法子呢？生长在现在的中国社会。没有钱不能进学校门,有钱也没有好的学校给你读。象本信作者这样苦闷的中学毕业生,正不知还有几千万人呢！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教育问题哟！彷徨歧途,无所适从,便是作者的苦闷情形,也就是现代社会的罪恶。

(作法):简单的,发泄一点苦闷。明明没有出路而请人家指示出路,不过是陪衬的意思而已。讨章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全信简明清白,读者看来,当可一目了然也。

病

先生:

春假回家的路上,突然感冒了一点寒气,事先倒没有觉得,今天忽然发起寒热来了。下午,更是怪难过的,头轻脚重,脑昏眼花,一身软绵绵的没有一些儿力气。刚才找了一位医生诊视,说是一时的感冒,大约静养三五天,吃一二剂药就会好的。

明天,恐怕不能动身来校了,真是急人！父亲要我遵照医生的吩咐,写封信来向先生请三天病假。过两三天,也许会好吧？真是急人！

下面是我父亲加盖的一个证明的图章。

先生！你晚安呀！

初三学生王筠　四月五日晚,于病榻。

(说明):病了便要请假,这就是一封请病假的信,作者从家中写给训育先生的。

(作法):只须说明得病的原因,请几天假。其余的废话,自然没

有多说的必要喽!

双十节

肇珍好友:

我们学校里准备在双十节那天开一个大规模的游艺会。有旧剧界的名角儿登台,影戏是卓别麟仁兄的“马戏”,还有魔术表演,新剧,烟火,与各种舞蹈。双十节我想你们也定会放假吧?特寄给你两张入场券,请你不要错过了这个开心的机会。

罗大姐千万不要她来,因为她怪讨厌的总欢喜打趣人家,这一次给她一个小小的处罚吧。

你们假如来得早的话,我可以到校门口来接你们。不过,请你们不要过九点钟,那时候恐怕没有了位置。祝你们多多的快乐,快乐。　　　　　　　　　　仙　五日十二时。

(说明):接朋友来看学校的游艺会。

(作法):请人家来开心,就一定要多写一些开心话,免得人家扫兴,本信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小游预约

五妹:

我有四年不曾到过岳麓山了,明天起,我们学校里放春假四天,听说你们的春假也是从明天起,特写封信来邀你到岳麓山去玩一天,顺便作几张风景画,你高兴不高兴呢?

我是老知道你的脾气,每每有正经事邀你,总喜欢藉故推辞;要是人家都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你却会寻些事来找人开心,这回却不容你狡猾了;明天不来,以后休想见我们的面。

璜姐也去，六丫头也去，明日早晨九点钟以前来我这里齐伴，由刘公渡渡河。

记牢了吗？当心你的手心！　　三姐丽卿　星期二，午前八时。

(说明)：这是姑娘们的闲情逸致。岳麓山在湖南长沙的对岸，是湘省有名的胜地。

(作法)：和常常见面的姊妹们通信，多少要带一点儿趣味才行；板起面孔的说话，是要隔膜姊妹们的情感的。本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姊妹们的情感，是怎样的亲热而富于趣味啊！

祈　求

亲爱的黄先生：

你已有整整的五天没有到校上课了，据教务处季先生说，你是患了时疫才不能来。啊！我们是怎样的替先生担心哟！

先生：这样炎热的天气，处处要当心呀！你所染的是那一种病症呢？我们决定星期日到府上来探望先生。仅仅只是这么短短的五天没有看到先生和蔼的面容，我们就同婴儿失掉了慈母一样，心中是何等的挂念呀！但愿你的病儿明天就好起来，后天便能到校来和我们相见，那将怎样的使我们欢喜呢。

让我们来祈祷我们的先生

即日痊可吧！　陆淑珍　胡秀惠　张　媛　钱亦英　同上　九月九日

(说明)：这是代表多数同学去向先生问病的信。

(作法)：慰问病人，一定要写得非常和婉，使病人见了，心中能感到愉快和安慰，病就会慢慢的好起来，甚至于比药石还要来

得有效哩。本信完全慰问而愉快的口吻,是十分适合于病人的听闻的。

暑期补习班

正非:

暑假后你是不是即刻回家去?据我们校长告诉我,学校里准备设一个暑假补习班,补授学生的国文,英文,数学。每人只收学费三元。外校学生,如愿来校补习,亦表欢迎。正非,你是不是一定要回去呢?我想回家也不过是玩玩而已,还有那个肯用功读书?倒不如留在这儿补习一下为妙。旧的功课,既不会荒芜,新的又可以得到一些智识,难道你连牺牲几十天暑假不玩都不愿意吗?三琼,作君,李桃,他们都决定不回家去,露华也决定到这里来补习英文。好朋友都集齐了,岂不比在家里光玩来得有兴趣些吗?

信收到后,请你赶快给我一个回音,我们好准备多找几个风凉些的位子。

匆此

恕不请安! 瑛启 星期五,夜。

(说明):暑假补习班是特为一班"急时抱佛脚"的升学朋友而开设的,教员先生或者也可以从这中间捞得几个外水。本信的作者就是一位喜欢暑假补习的学生。并且,还要硬写信去叫人家到自己的学校里来补习。

(作法):作法极简单。只要把补习班怎样成立的,怎样招生,以及自己请她来加入的动机等几点依次写来,便成为一封简明直爽的书信了。

毕业以后

先生：

蒙你老人家过分的奖励,实在使我惭愧得很。毕业虽是毕业了,然而横亘在学生面前的,便有两个极大的恐慌:失学,而且还要失业呢!

我始终不愿离开我的母校,现在是没有法子了。"毕业"这两个残酷的字,不由分说的一脚将我踢出了这学校之门。先生!我是何等的彷徨呀!从此,我怕永远没有受先生教诲的幸福了!

下半年没有办法,只好回到故乡去过我所最痛恨的小学教师的生涯。先生,生长在这样的社会里,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不读书实在苦痛,读了书又是这样的烦恼!啊,先生,这是一个什么社会哟!

好了,先生又要笑我发牢骚了,让我再把话儿说回来吧;我诚挚的恳求先生,我离开了母校之后,还望先生把我当作在校的学生一样看待,时时指导我,使我还能找到一个长进的机会。那我将怎样的感激我的先生啊!

特在这里预申谢意了,先生,

健康呀!

学生白云天上　二十三日

(说明):这封信和"苦闷的中学生"是同在一个环境之下写的。前者是彷徨,后者也是彷徨,前者无路可走,后者也是无路可走。不过各人写信的对象不同罢了,心里又何尝不是一样的发泄她的苦闷呢?

(作法):先写了受到奖励的惭愧,然后再写毕业后的恐慌,未来生活的计划,以及心情的苦闷等等。最后一段,却是作者写

信的主要意思,留得母校的关系,至少可以解决些教学上的疑难问题,于自己学识的前途,也可以得到一些有力的帮助。全信委婉沉痛,意余于言。

失学者的微音

岚芝学姊:

这一学期你没有来校念书了,我们真是挂念得很。据真妹说:你也是为了经济问题而失学的。啊,芝姊!这样资产阶级式的教育制度,怎么不叫人愤恨呢?

我,据我的父亲说:恐怕下学期也不能再进这商店式的学校了。芝姊!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呀!然而,我们还是不应当为了这一个问题而作无谓的伤感。因为,空的伤感实在丝毫无补于目前的事实哩。

我想,只要能够在家里自修,也一定可以得到许多长进;甚至于比在学校里念书还要长进得快些。芝姊,你相信吗?现在我告诉你一件有味的事情,你听了也许会感到兴奋吧:

这学期我们这一班的国文教员周惠卿先生,她也是一位青年失学的女子呀!据她自己告诉我们说:她十四岁就失学了的,而且家境异常贫困。就因为她有百折不回的精神,自己一个人努力的自修自习,才渐渐地在国文里找到了一些门径。她欢喜交朋友,她说:她有了不明白或怀疑的地方,就写信去找朋友讨论,朋友都能够给她很多的帮助。并且,朋友有不知道的地方,还可以代替她去转问人家。这样,她便得到了现在的学识——一个中学的国文教师。

芝姊,这是何等令人感奋的事实啊!因此,我觉得失学与不失学没有丝毫的关系,一切都靠自己。自己肯努力,便不算为失

学了;自己不肯努力,在学校挂名,也是枉然。芝姊!我们为什么要作无谓的伤感呢?不进学校,还可以省下许多有用的金钱来吃饭穿衣。让这商店式的学校给资产阶级的摩登姑娘去当旅馆住吧!我们实在不需要这样的学校了呀!

下学期,我想和你同住在一道好吗?我已经约好了周先生通信指导我们,她是过来人,当然很能同情我们喽!

芝姊!不用悲哀了吧!我们联合起来自修,我们联合起来向前迈进!我相信学问之路,决不会来阻止我们前进的哟!所以,你不用再悲哀了!

星期日我也许还能到你家里来和你商量一下。现在只祝你努力,进步!　　芹妹　五,十。

(说明):这是失学者的微音,也就是失学者的唯一出路。

(作法):作者知道了教育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而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她能指出对方伤感的错误,以自己自修来互相勖勉。并且还指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给对方看;这真是一封劝勖失学朋友的好书信。失学的同学们努力哟!你们努力吧!学问决不是学校里才有的东西,你看!只要你自己肯努力,学问就在你的前面哩!

书报介绍

亲爱的志英学姊:

你的来信收到,只因这几天功课太忙,没有给你答复,真对不起得很!

英姊!你觉得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停刊了很可惜吗?真的,现在一般人差不多都有这样的感想!自从《妇女杂志》停刊以后,女界就如同失了一盏指导的明灯一样;尤其是脱离了学

校而过着家庭生活的妇女。

现在,你问我上海有没有这种和《妇女杂志》一样的新刊物出现? 英姊! 有的。我以为甚至于比《妇女杂志》还要好! 你不相信吗! 现在我可以寄一本给你看看便知道了——这就是女子书店(地址在上海霞飞路　五二三号)出版的《女子月刊》呀!

这书的内容和《妇女杂志》完全相同,而且还比较有精彩。里面包含的尽是女子所急待解决的一切问题;执笔者都是当代第一流的女作家,用不着我来替它吹嘘哩!

至于女作家的文艺翻译创作,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好的。我以为丁玲的《韦护》(大江书店),《水》(湖风书店);冰莹的《从军日记》(光明书店);漱琴的《诗经情诗今译》;小惠的《朝鲜民间故事》;沅君的《卅前选集》(女子书店),都还算优秀之作,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好了,外面已经响上课钟了,只好就此停笔吧。祝你

努力! 努力!　　　　妹云湄　七月一日

(说明):介绍《女子月刊》以及几本女作家的文艺译著创作给学友。

(作法):介绍书报,一定要将书报的内容,和出版的书店地址告诉对方,使对方明白这本书是什么书? 在什么书店出版? 那里才可以买到? 这是介绍者的责任。本信要点在介绍《女子月刊》,所以其他的都说得很简略。

质　疑

国英师长:

昨天你所讲的《本国史》真是异常的详细而又容易懂。不过愚笨的我,总还有一二点不十分明白的地方,现在想来问问先

生，先生该不会讨厌吧！

第二十一页的右边第三行所说的：武则天篡位，是在唐朝那一个皇帝，那一年呢？唐中宗是不是她亲生的儿子？她为什么要把亲生的儿子赶跑呢？

又二十四页所说的安禄山造反，与杨贵妃有什么关系呢？

先生！这两个问题，该可以很快的告诉我吗？这是何等使先生讨厌的事情啊！祝先生

健康！

学生宋玉琦　十一月六日上午

(说明)：这是学生写给先生质疑的信，质问关于《本国史》不明白的几点。

(作法)：这一类书信，同学们用得最多。所以这个例子也非常重要。质疑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书名，页数，行数三项，都要详细的写明；题目更须写得清清楚楚，才便于教员的查复。

回到乡村

××：

几个月不和外面的朋友通信了。病苦着我，生活苦着我。在长沙疗养院睡了整整五个月，因为疗养费的无着落、和女人孩子的要吃饭，使我时刻不能安心治疗，以致毫无结果。五个月——不好也不坏，宝贵的金钱和光阴是完全虚掷了。这才使我感到贵族式的疗养对我只有痛苦而无补益的。我又回到乡下来了。在乡下虽然完全脱离医生，但我自己也会知道如何疗养。最主要是我每月省下了二三十元的病院费。在乡下，二十元可以维持五六个人一个月的生活。

我需要和外面的朋友通信，我时刻关心着外面的朋友。……

我虽然病在床上，但我仍然不愿意而且也不能放弃我的工作。五六个月来，我一个字不写，病并未进步。以后我想还是写一点的好。在乡下，材料会和前线一样的多。前线的工作重要，乡下的工作也同样重要。我是时常在病的可能范围做着我的工作的。主要的推行兵役和反封建势力。你们不会知道，近年来湖南乡村中的封建迷信到了如何的程度，居然有自称神仙的人到乡下来卖避刀枪炸弹的符水，招募神兵，散布着不可思议的谣言，而乡镇长们还和他们勾结着。我曾揭破过四五个这样的阴谋，救了许多要去当神兵的青年农民。这些东西在农村中间简

直是毒虫，汉奸，我真怀疑这些东西是有系统和组织的呢。

我祇要可能，一定将这些情形，（还有许多奇怪的和可歌可泣的事。）写出报告文学或小说来。但病苦着我，常常使我不能提笔。

我是看了汉口《新华日报》上的关于全国文艺家协会的新闻，才知道你们还在汉口的。其他的许多朋友，我都时刻的系念着呢！

敬礼！

弟　紫

回忆·感想·日记·笔记·杂记

一九三九度

二月一日　大雨

无论什么时候开始写日记，都不嫌迟。人，总是进步的。今天觉得昨天的不是，明天也许又会觉得今天的不对。这就是一本〔面〕很好的镜子——一部摄影机。它会详细地照出你自己的生命的旅程，永不漠〔磨〕灭。

人的心地，应该同雪一样的洁白，火一样的热情，日月一样的光明，正大。人的心地应该永无污浊。人应该没有隐私，而尤其不应该有阴谋。人应该做到终身无不可告人之事。

日记原是记个人之私事，原是写给自己一个人看的，这就是永远留着自己的痕迹，给自己看。今天看昨天的我是否洁白、光明。明天又可以看今天的我。假如自己的心地有了污浊，一留上去，便永远不可洗刷了。

无论什么东西，都应该记在日记里，即算是污浊吧，如果有了，就应该记上去，使自己永远抱愧，永远红脸，而有所警惕，永不再染，再犯。

如果有什么东西——就是说隐私之类——自己惧怕写在日记本里，或竟隐瞒起来，甚至于毫不抱愧，那么，这个人将永无救药。

人不能够没有“过失”。我不相信圣人没有过失的鬼话，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有圣人。但人万不可有污点。“过失”可以改，“过失”不能算作罪恶，污点不但是正式的罪恶，而且永远不能够洗刷的。

明知故犯的是罪恶，是污点。不知而偶犯的，才是过失。

日记不是写给人家看的，所以不应该给人家看。假如人家偷看了你的日记，而你并不难过，无所抱愧，那才算是一个真正洁白的人。

我的日记又是读书笔记，现时杂记，未来感想，过去回忆。所以，我总称之为“材料库”，也就是随时随刻的写作的泉源。

奇怪，我坚决地相信高尔基、契诃夫的心地没有隐私，我相信鲁迅和罗曼·罗兰的一生决无不可告人之事。但我不相信托尔斯泰这老头儿的心地，表现在作品里的是太伟大了，但他在晚年还怀疑他的姨太太爱上了高尔基，并且为此而痛苦，这真是奇怪而好笑的事。

不知道怎样的，我一开始就不欢喜纪德，并不是因为他写了

《从苏联归来》以后。我看了他的《田园交响乐》，就是这样觉得。《田园交响乐》是美丽的东西，冷艳的东西，好是好极了。但却充满了伪善。虽然他在通本作品里，用全力攻击伪善，揭破伪善，但却不能掩饰作家自家的伪善的阴影。

几年前——在他未到苏联之前——在报上所发表的自动向左转的表白，我一看了，就觉得心窝里不舒服，觉得有些虚矫做作的。随后，他到苏联去，亲自到乡下去吻奥斯托罗夫斯基瞎子的前额，而且流眼泪，那做作，我真觉得作呕。我不知道那样的大作家，为什么要这样伪善做什么。这是人类的丑恶，也就是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丑恶。

在身体的健康未恢复以前，我应当严厉的限制自己，每天记载不得超过三页。不得用脑过度。

日记本应该天天记载的，但我反对机械的，每天有事无事，必定象记流水账似的写上几笔，如“天气哈哈……”之类，那完〔全〕失掉了日记的本意。我主张天天记，但假如无事可记，或其它的事忙，或病，或任何什么原因，只要不是懒，都可停记。三天五天，甚至一二月都可以。

不要为没有记日记，象负了债似的苦恼自己。高兴的时候，快乐的时候，有所记的时候马上记。不高兴的时〔候〕，决不勉强自己。

昨天一个什么人在这里说，日本人已经有一小部分，渡过了洞庭湖，不知道到底怎样。决定上街去一趟，而天不晴，真不知如何是好。

立正！行礼！今天这里停止，不许再写了。

二月二日

昨夜刮了一夜大风，天仍不晴。阴暗得很，又冷。如果不下雪，明天也许会晴吧。

要记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特别是过去几个月中的所见所闻。思想象鳗鱼一样溜滑，很难捉得住。不要性急吧。慢慢来记就是了，一件一件，从从容容来记。要不是怕用脑过度，神经衰弱，一天写三五十页都有材料写，而且永远写不完。

去芜存菁，不是必要的事，和脑子可以装得下而不致于忘记的事，应该不记，缓记。

先写出这几个小说的腹稿的题目来吧，免得放在脑子里挤得发痛，以后再去追忆内容事实的概要好了。(一)《邂逅》。(二)《十四个和一个》。(三)《自卫团》。(四)《寿》。(五)《第六次入营》。(六)《盐》……还有很多很多，一时记不起了。以后记得一个写一个吧！不过以后记起来的，应该接着上面的数目字，从第七起，每一年中，看我有多少短篇材料可写。

大长篇的材料，过去的都被毁掉了，以后我应当慢慢地，象修行似的，一个一个字地将它修筑起来，但那东西太长太长了，决不宜放在日记本里，我应当另外再订两三本这样的本子，专作大长篇的材料库。这件事我必须赶快做，最迟在废历一月底以前，将三本材料库装好，一天一天来堆材料进去。

必须再买一张报纸，订一本顶小的，放在袋子里，以便外出

应用,当速记用,只记纲要。

无论大风大雨,每天必命咏兰出去奔走生活,心中痛苦万状。今天如此冷,一早爬起来,连茶都没有喝一口,就命她走,更觉心痛。她自己心里一定会觉得更痛苦吧,当她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

寂寞可以增加人的痛苦。因此每当独坐或一个人单身走路的时候,一有什么苦恼,或不如意的事,就会觉得更加苦痛得厉害,而不得开交。所以人在苦恼的时候,常常要得人安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在寂寞时,在苦恼时,在互相安慰时,才现得亲密。一个作家在作品里所表现得最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的,也就是这些场面。痛苦、悲哀、孤独、寂寞的场面。例如高尔基的《马加尔楚达》、《因了单调的原故》、《不能死的人》,托斯朵夫斯基的《诚实的贼》,唆罗诃夫的《父亲》……等等。

不知道是什么人说的,人出母胎的开口第一声就是叫"苦哇!苦哇!……"其实,这是硬栽的。小孩子的哭声,虽未必是叫苦,但人一出世在这不合理的社会里,总却必须历尽千辛万苦,却是真的。因此,只要一说到生存的痛苦,悲哀,孤独,寂寞之类,就有人共鸣和同情。这就是每个人自身都有痛苦和悲哀的原故。那么,人类为什么不向不痛苦悲哀的社会走呢?

上面这几句话,又说到不可收拾的大题目上去了,何必呢?因为咏兰外出,竟扯上这样一大段,实在没有必要,而且也不是扯这样大题目的时候,带住吧。

在腐败的社会里,旧的丑恶的社会里,常常有许多畸形的怪异的现象。叫人家看去,这整个的社会,象遍身长满了恶疮似的。尤其是现在这大战中,在农村破产到不能收拾的时候,举一

个例子，就拿第四个小说题目《寿》字来说吧。现在正风行一时呢。

大家都没有法子弄到钱，于是妙想天开，请客打把势，打秋风。有的收媳妇做喜酒，有的生孩子请客，有的做寿，风起云涌，各显神通，忙坏了酒席馆子。有点小声望的，拿声望卖钱，有小势力的，如乡长，便拚命地来剥削保长甲长和街坊小百姓。毫无声望的小"白相人"便互相来剥削，大者可落得三百两百元，少者除酒饭外，有落得三五十元的，有十余元的，甚至有三、五元的。真是光怪陆离，令人哭笑不得。他们不知道哪里学来的这样抓别人弱点的手段。乡下人什么事都不愿出钱，饿肚子都可以，但"人情"却人人愿出，所谓关门躲账户，设法做人情。又所谓打肿脸称胖子是也。这是乡下人的唯一弱点，给人家抓住了，而并不愿意摆脱，真奇怪，无论谁一见面了，互相叹息的头一句就是："人情搁不住啊！"

其实，话又说回来。做这样事的人，并非大富有者，也非精穷人，真正的规矩农民也无人干此(今年农民干的很多，是因为战时经济太枯竭了的原故)，大多为无聊小绅士、地痞、流氓、鱼肉乡民的乡长。也有正直人出于万不得已的。真正有钱的，遇了寿期，倒反躲起来，怕来客人，送水礼，亏老本也。

今天咏兰去吃寿酒去了，我这样精穷，而且大病的人，尚且有人来发帖照顾我，也真令我哭笑不得。他们也明知我们没有钱，又怕我不去，不惜一再嘱咐我，不要我的礼金，只要去吃，就看得起他了，于是我不得不去吃，而且也不能真不拿钱。呜呼！

今天这位做寿的是写七十贱庚，据说他前年已经做过一次七十岁了，并且明后年也许又会做八十岁吧！此老又不务正，心中好笑，一个人又无聊极了，因此在他的请帖背面批示：

帖悉。查该老既爱嫖又嗜赌,天开妙想,宴把势三两番;穷极无聊,庆古稀之重度。事已再次,应不准行,情念初遭(注一),着来未入(注二)。原帖发还,仰即知照,此批。

(注一)情者,人情也。我和他尚系初次也。

(注二)未入者,记账吃酒也。

今天又超过了三页之数,该打!下次万万不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县中陈兄来,说了许多话,又写这许多,真不该!万一身体不爽,岂不得不偿失吗?头已带点昏了,快停止。

二月三日

昨夜大月光,今天天气虽然开朗了一些,但仍旧没有出太阳,也许再过一两点钟会出来吧。总之无论如何,我决定明天上街去。

昨天嘲笑那位重庆古稀的老者,还做了一首对子,和久龄两人均大笑不止,对子仿张之洞挽杨性农的调子做的,如下:

素嗜赌嫖成二绝,兹二绝,足千秋,况岁月悠长,人类实不堪其扰。

重宴古稀仅隔年,再隔年,便八秩,何时日短缩,阎王意忘记勾魂。

人应该用全力攻击社会的丑恶,毫不容情地将社会的一切腐烂罪恶统统暴露出来。那怕一毛一角一点点。但人却万不可攻击人家的阴私,揭破人家的阴私,而尤其是暴露人家的阴私。

假如这个人的阴私和丑恶,应该被攻击和揭破,而有益于广大人类的话,那充其量也只能归咎于丑恶的社会制度。有这样丑恶的社会制度,才有这样丑恶的人生。

一句话,——人不应该有人身的攻击。退一万步讲,即使某个人有不可饶恕的大罪,也只能够用光明正大的方法去制裁他,如诉诸法律,提到会议中公判之类。而攻击个人的私德之人,其心应该是比被攻击的人还要卑劣的,污浊的。

譬如上面所写的这个做寿的老者吧,我绝不是攻击个人,所以我绝不写上他的名姓。这样的人,我相信旧的社会上多得很。因为多得很,所以才是整个旧社会的普遍的丑恶,所以才值得记上去,值得暴露和攻击——说句笑话其实是正经话,值得写小说卖钱,公开给大家看。

"人之初,性本善",高尔基之所以伟大,一切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在他们能够将人类一切罪恶都归咎到社会制度。他们能用伟大的爱去爱一切人类,无分阶级卑贱。而尤其是为人所不耻的下贱卑微的人物,如扒手、妓女、贼……之流。反之,对于有高等教育的上流人物,却是毫无怜爱的攻击他们的罪恶,归咎他们的本身,打击他,制裁他,甚至驱逐之,杀之,亦在所不惜。因为他们是明知故犯的一切罪恶的巨魁渊薮。

好了,好了,又扯远了。带住!

我应当用一天的功夫,来检点自己过去的许多缺点,平心静气的来纠正已往的过失,象韩愈作《五箴》似的,一一记下来,作自己的座右铭,使自己永不再犯那些过失和缺点。

应当慢慢开始来写《鲁迅先生的回忆》,一个一个小段片记起来,将来抄集拢来,便是一篇文章,既不费力伤脑,又完了一段几年来的大心事,一举两便。慢慢记,一天一天,脑子清醒,毫无

烦恼的时候记。每段尾上都记上(《鲁迅先生回忆》)字样,以便将来抄。

第七个小说题目是《兄弟》。富有时的兄弟,穷极时的兄弟,大难时的兄弟,逃难时的兄弟,病时的兄弟,分家时的兄弟,分后的兄弟,兄弟死的时候,兄弟受外侮的时候,包括妯娌、子侄,……但不要为潘菲洛夫的《旧的现实》所套住,应该有新的发现。《兄弟》,也可以参入大长篇中。

一早爬起来,便写满了三页。

人不要妄自菲薄自己,人应该尊重自己,但也不要把自己看做神圣得了不得的人。世界上没有超人。没有神圣,一切都是平凡的。如果说世界是不平凡的,那么好,一切也都是不凡的了。二加二等于四,没有什么希奇。

但,我承认事实,人类本性虽无善恶,脑神经的组织却有智愚之分。这是先天的,生理的。

停止!停止!脑筋不允许再用,午睡吧。

上面说过,日记不是写给别人看的,那么,所记载的东西,只要自己看得懂就是了,何必把道理往返几次,说得那样生怕看不懂似的,麻麻烦烦做什么呢?这毛病,应赶快纠正。浪费时间、纸笔、脑力。

不许在床上记写,有伤眼力,又怕着凉,立改。

糟糕,晚上又下雨,但无论如何,明天一定上街去。

关于旧道德与新道德观,关于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年龄观,今

天想到了,但我不许我自己写了,明天,或者以后去写吧。脑子里的东西装得太多了,常常挤得发痛。

二月四日

昨晚睡到半晚,出了月亮,今天居然大晴了,现在我睡在上街去的船上了,太阳晒在我的身上,空气是这样清新,实在太令人兴奋了。

阿久和伯容说,这是我的运气转好的先兆,我自己也只这样高兴的承认。因为昨夜还下了雨的。

今天说话太多,应该注意少说,甚至不说。

十二年不到这伤心地方来了,心中刺激得太利〔厉〕害,人又疲劳极了,决定沉默三天,再记吧!

二月七日　　晴(十二月二十日)

除了父亲和姐姐的血债和坟坟之不安以外,我别无痛心之事。我觉得最安心的是我的母亲的安息,件件如了她老人家的意。只要再立上一块好碑,便尽了我做儿子的任务。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到上海去,都可以去奠祭她老人家。只有父亲和姐姐,不但血债未能讨还,坟坟不安,就连记念他老人家的伟大作品,亦未能动笔。

上街去,恰巧住在徐家宗祠,这十二年前他老人家被难的地方,一看见,我的心裂了!我不能用理智来抑制感情。我沉默了,但我没有哭。我不能哭,我不愿意哭,而且事实上哭不出来。我十二年来已经没有眼泪了。白天不能吃饭,晚上不能安睡。

只有两天,我的身体完全支持不住了。不得不于前日(五日)动身回来。

我究竟不是伟大的政治家,我的感情遇到了这样的事件还不能抑制。但我也还不是懦弱的文学家,除了悲哀、沉默、愤怒之外,决没有伤感,没有表示丝毫的懦弱态度。我还能使自己不“歇斯迭里”。

我想,即算是伟大的政治家,到了这样的场合,也决不能无动于衷吧!人——总是人,决不是铁石。世界上决没有“超人”。

回来了,应该先努力使自己回复平静,恢复最低限度的健康。慢慢来开始工作吧!

我的病并没有好。一切的肺病现象都还存在。自己应该时刻注意啊!

安静!安静!第一要使自己的心安静!

今天止于此,决不许再动笔了,等明天或后天,心的平静恢复了再动笔吧。

二月十一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

落了几天春雨了。今天还是雨。

大病了。头痛,发热,咳嗽,吐痰,喉痛,四肢疼痛,胸紧,胸痛,胃痛,心怔忡,口苦。一切病象,应有尽有。好在还能吃一点饭。

今天略好一点。便记起了应写许多信,应做许多事,但自已还应该限制自〔己〕,一切从缓。

吃了自己拟的方子,加味枳桔汤,外感已除,但内伤加重,中国药真难吃。不宜吃。今天开始服六位〔味〕地黄龙,但仍不宜多吃。

第八个小说题目《寄兵》,第九个小说题目《病》。不是自己病,一般乡下人生病。

今天过小年,据说这几天兰溪挤人不通。乡下人一年千辛万苦,只有过年能勉强自已忘记几天生存的痛苦。假如综合各种型的农民来写一篇过年的小说,我想一定很有味的。那么,我就定第十篇小说题目为《过年》吧。

二月十二日

天仍未晴。细雨。

病颇重。夜间咳嗽,发热,盗汗不止。早晨吐痰很多。心跳得欲出来。春天来了,病势如此,恐夏天更利〔厉〕害,但首先应该达观,生活要有规律。死生听之可也。人不死于肺病,也一定要死于其它的病,何必怕呢? 其实,我相信病尚有救药。第一要安静,第二要安静,第三要安静,万不可躁。

久龄说:“处境无分顺逆,在于人的看法。”小酒井石木说:“肺病应安于自己的环境。”是至理名言。

口里如此说,如此相信,心里又不大相信,这是病根,非根本铲除不可。

今天究竟比昨天好一点——胃和精神。人应该这样想。肺病人应该有阿 Q 精神。停止,午睡去。

三月十一日 (正月二十一日)

天阴。无雨,亦无太阳。

一个月没有记日记了。这一个月中,大病几乎死去。终于

硬挺好了。腹中发现一硬块,坚如铁石,不动不痛,也不知何时起的。

这一个月落了一个月雨,连前共落雨五十天之久。过了一个年。

这一个月中,治小儿麻疹发斑,凡十人。危急万状而救治者,计三人。不治而死者,仅一人。医者有罪,而罪不在医,心中无愧于天地也。

这正月中,收天翼寄来一信,并洋拾陆元,收小李三元。其他押岁钱约三数元。

二月二十二日,天翼在《观察日报》的《观察台》上发表一封我给他的信,替我募捐。即此十六元之来历也。计桄屠五元,老天自己五元,杨润湘,国荣,敖银民,各二元也。午睡去。

(此信贴在后面,三月二十四日上。)

三月十二日　(正月二十二)

天又雨。落了将近两个月的雨了。

三月三号(正月十三),即母亲逝世两周年纪念,那天,和咏兰大闹一夜,后夫妻均开诚布公,作了一次和睦的而又可怕的长期谈判。一下子化除了八年来的夫妻中的隔膜、不满、怨苦、嫌恶,甚至仇恨。夫妻中的精神生活,有了大大的转变。订立了夫妻和睦合同八条又八款。并同意了根本改变家庭日常生活。铲除一切混乱,无秩序,腐败,不整洁不规律的家庭生活坏习惯。改变两人的坏脾气,坏态度。……等等。

这当然是我得病的根源。现在这病根总算是拔除了。但如何才能保障以后的生活上轨道,旧病不再发,却要靠夫妻双方的决心,我的决心已下定了。前途的光明生活,已有了百分之八十

的把握。现在问题的第一步是必须赶快搬家。不搬家,一切光明生活都无从谈起也。因为这里件件不行。空气坏,房间小,不能做事,居的人多,应酬多,更谈不到清洁整理也。但搬家却又有困难。第一是没有适当的房子,第二是钱。

汤迪荣、华兄弟今天接我陪新客吃饭,预备精神谈话,午睡去吧。

咏兰昨天上街去,回来受凉,今天病了。

慢慢来开始冬种工作,严厉限制自己,不要又把身体弄坏了。

三月十三日

天仍雨,大概是永远不会晴了。随他去吧。

昨晚疏于防备,又遗精,身体更加不如了。

三月二十四日　(二月初四)

谢谢上帝,现在我有了住的自由了。昨天搬家,从不要屋压钱的,亲戚的,不自由的,虚伪的环境搬了出来,搬到这个小屋子里,自由自在,完全解除了大半年来,两处住的,不自由的精神痛苦。我是多么欢喜啊!

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小得可爱,环境是这样的好。虽只有两间小屋子,但没有任何限制和顾虑。上庄四元每年纳九元钱。房东是个驾船的吝啬的孤老头儿。他不管我,我也不应酬他,多

好啊!

没有不如意的讨厌的邻居,单独一个屋子。

风景是这样的优美:前面便是小河的古渡头。兰溪象镜子里的画面似的,横摆在我的面前。枫林桥,三叉小河口。往来的船只,对岸的一色青的树木,无涯的天际。红的、白的、一片片,一条条,一块块的云彩。早晨晚上的太阳。夜间的呼渡声。往来过渡的人物。在面前,又有一块广大的草坪,孩子们的游戏场。……多好啊!我现在不能描写他了,我没有时间,以后再说吧。

刮一整天大风,真大真大,真冷。

想起搬家,来了六七个可爱的农民替我帮忙。他们都因为我治好了他们的儿女的麻疹,又不收他们的礼物,而感激,而特地来帮助我的。快快乐乐,不到半天功夫,通通弄好了。我花了二元多钱,弄了一餐酒食他们吃。他们都高兴得了不得!

汤咏梅,咏生,木生,冬生,安生,迪华,隆山,惠球,述文,小满姑娘。结果,咏梅,迪华,隆山,都酒醉得人事不知而去。

做一首门联,久龄,志贤舅父都说好。其实也没有什么。上联带点过去住的痛苦的牢骚:

住虽只三尺地,且喜安心,小堂屋中,任我横行直闯。

睡足了五更天,若嫌无事,大堤坡上,看他高去低来。

(《倒车集》)

以一天的功夫,来追记我几个月中所做的旧诗,旧对子。这些东西,虽说无聊消遣,也可娱乐性情,调剂生活。(但无疑是开倒车的东西。)

以几天的功夫来追记治麻经过。著一本《治麻经验谈》,通俗的写出理由和医案。限一万字。等有功夫再记。

续咸又寄来十元,此兄待朋友真是太好了。对我的帮助真是太大了。而且每次(过去)寄款,都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收到的。此款正月二十五日即三月十五号收到的。

天翼又转来二十三元五角捐款。三月十八日收到的。计邓克生十元,邝达芳一元五,罗朝舟十元,雨欣一元,刘迭克一元,其中五角是邮票。天翼叫我每人回一封信。我决定在三天内通通回信去。

三天之内(二十七号以前)回完所有的信。

二十一号又收到观察台转来四个女孩子寄来一元五角。又几位干农村工作的同乡生朋友四元。均不知姓名。生朋友并附和一诗。有趣得很。

同乡生朋友的和诗如下:

为家为国血方热,愁米愁柴志未灰,
我亦送穷文欲作,天寒聊寄一枝梅。

意义双关,十分有趣。可惜无通讯处。诗不知出何人手笔,慢慢写信给天翼去调查吧。

明天一定写一信给天翼,催报纸。并告诉他又收到这五元五角。(其实只四元七角五分,都是邮票,不知何人经手寄的。)

以后每天收信发信,应该记在日记上,有查考之据。

有一个时期,我埋怨自己,不该把日记写得反复详细,象给人家看的东西一样。(二月四日日记上这样说过。)其实是应该那样的。不过不要说废话。因为我的日记又是“感想”、“回忆”、

"杂记"、"笔记",为什么不应反复详细说道理呢?对的!对的!

四月一日起,一定开始作那巨大的长篇工作——《太阳从西边出来》。搜集,整理和追述材料。

四月一日起,开始铁的新生活规律。

四月一日以前,将家务整理好,房间布置好。添补家具,抄好合同文,订好详细生活规律条款,计划孩子教育问题。预防生活危机(节省开支),预备逃难。

四月一日以前,咏兰必须上街一次。有许多事。

今天二十四夜了,还有七天,做好一切的零事。生活上轨道吧。

写多了,明天起,可能的天天记。每日至多半小时。

今天记了三四小时。不对的。

风越刮越大,今夜当心受凉,……。

订一本小本子,记要做而未做的事。明天订好。以后未做的杂事不记在日记本上了。日记只记已做的事。

这一页都是无记的必要的,备忘录上的材料。今后这些东西再不上日记了。做过了再记。

三月二十五日(二月初五)

风息了,又下雨。二十三日那样热,昨天那样大的风,今天这样冷。可谓三绝。

今天决〔定〕了订两本小本子,一给自己做"备忘录",记欲作而未作的事。一给咏兰,记欲作之事,欲买的东西。

这个屋子虽样样好,样样如意,只是怕涨大水。有些人说,今年会天干,我的运气好,也许大水不来。但愿如此吧!……

三月二十六日

昨日下午晴了一会,可是今天又刮风。这屋子稀烂的,冷得不可开交。非赶快补屋不可。

昨天太劳顿了。早晨是补伞,饭后装小备忘录本。坤生来,又要替他写信定教员的介绍信。绍雕的老毛病还是不改,总在我午睡的时候来。绍雕走后,已经一点钟了。刚睡下去,咏兰落水而回。掉在河中间,几乎没顶。幸喜遇救了,要不然怎么得了啊!……事后想一想,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越想越怕。……可怕啊!

精神大受刺激,家中来一屋子慰问的人,自己翻来覆去睡不着。过一会,枝春少春二位叔父来。谈了一小时话。又要我将旧诗词抄给老名士张玉堂去看,心中颇不想写。然为了替他们族人装门面起见(可怜)不得已而写之。一口气写了八页之多。他们刚刚走。久龄又要去长沙。托他带一信去发航空快给望弟。又写了四页。手都痛了。右胸受了伤寒。

发望弟航快信一封。计费邮票六角正。三月二十五日由湘潭发——久龄手。

以后发信和邮票的账,都记在此本上,便于查考些。

以上都是昨天二十五日的事。补记。

今天早晨风大,中午晴和,傍晚阴凉。

没有如意地做完自己所欲做的事。咏兰昨天落水,今天满面病容,我担心她要大病了。

自己限制自己,按照拟定的起居工作时间表做了第一步。颇有效,人也不大吃亏。因家中一切生活均未上轨道,尚不能全

部按表实行,但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四月一号之限。

今天因限制自己,做少许多事。要紧信一封都没写。天翼又来信,附在力报社欧阳敏纳,罗滨荪两人合寄的挂号信内。欧、罗并寄来十元钱。预先约我写文章。这好象是定钱了,我的心中觉得增加一个负担似的。病还没有好,决受不了文字债的逼。以后——明天回信时要声明一声,我现在决没有收定钱的资格,因不能限期交货也。

明天早起正式回信,不打杂了。

写好一邮片给二叔。明天一定发去。告诉他病好一点,要他来。告诉他照望来信的事。收到小宝来信一封,明天决定回信。回信的事恐怕要到后天才能回完。

午睡后,韵阶表兄来。大约是昨天在玉堂三爹那里看了诗和联对来的。态度颇现仰慕之意。谈约四十分钟,欢畅而去。早起做一渡夫诗,也托他带去给三爹看去了。诗云:

经年风雪鬓毛灰,放荡江湖一酒杯,
苦煞夜寒更漏永,隔河人把渡船催。(《倒车集》)
(唤) (来)

这首诗还有推敲之必要。

多做旧东西,自己精神虽有调养,但太误时间了。我还是要少做。伟大的工作在等着我啊!

明天写信给天翼时一定告诉他,我大开倒车做旧诗对,成绩已有可观,将来如果积成一册,即定名为《倒车集》可也。

家中还是一团糟,咏兰又不好,又不肯吃药!我真担心四月一日以前生活不能上轨道。奈何!

咏兰说:她要不是为了我的前途伟大,她真是高兴她的糊涂

随便的小姐生活，并愿以此终老。表白虽十分坦白，但多危险啦！她自己并不想做个伟大的女性，她情愿糊涂终老……她完全是为了我的前程，一点不为她自己。我的天啊！……“为了我”……这三个字真是太危险了。我怕！……但愿爱情胜过一切！慢慢地来引导她上轨道吧。她如果不成功一个伟大女性，那完全是我的错过，我的责任。我应当如何努力的教育她，说服她啊！……她自己一点努力前进的心都没有？“为了我”。但我一定欲使她进步到“为我，为孩子，也为她自己”。

记多了，停止吧！

《倒车集》一定另用一本本子收集起来。

听见许多人说，刘少山(房东)很讨厌，十个有九个邻居是相骂打架出去的。但我不怕他。我今天和秋爹说，我遇事依理而行，钱可吃亏，只要舒服。只要他不是疯子，我决不怕他。但也要小心一点。我相信他不会不讲理。钱上又给他占便宜，小见识人，当然高兴了。

三月二十七日(二月初七)

天阴，刮风，细微的雨花。

一整天用功于天翼信，因为准备给他发表的，罗、欧的稿限四月十号交，那么这封信给他去先发表，塞了这责任，以后再谈吧。这信还没有写完。明天再要写。

写好了给文定信，问省方和小陈消息，向他们借家具用用，借一个表用用。咏兰明天决定上街，只要不雨。

今天写天翼信用功过度。人吃亏了。手也痛了。文字债真不敢欠，病人的心理万不能有负担。

还有一些感想,明天补记吧。

三月二十九日

昨天没有记日记,因为写天翼信太劳顿。今天天翼信虽写完了,但没有抄好,明天才能寄。

三月三十日

昨天咏兰上街去,带来湘五元。带来了南昌失守的消息。

南昌失守,这里当然震动。恐怕不能再苟安多少时候了。但又有人推测,日兵已直去沙市,攻下南昌,这里已不是要冲了。但随他去吧。

企霞来。给我们三十元。

四月一日

晨二时企霞去。带去锡麟信。航快,寄上海四马路378号远东图书杂志公司交。

天,凄风苦雨。

四月三日

发天翼长信,并附罗滨荪、欧阳敏纳二位信。快信。

写完小宝信。贵阳普定路八十号军政部马政司交韵玉收。快信,五日发。

沙市早几天又失守了。发大风,今天风势停止了。

生活被企霞来大激动了，一日未能上轨道。心情不安，日记也不能记。今天略好一点。但必须等家庭布置了，生活上轨道了，心神安定了，才能好好追记这几天的心情。

明天就开始弄房间了，决心在三天之内，一切弄好。我相信无论什么人来，决不能再使我们激动了。即使企霞再来，我们也可平静了。

四月五日

发韵玉快信。以后地址改贵阳南京路 34 号军政部马政司交。

四月七日

发邝达芳平信，桂林桂西路 35 号新华分馆交。

四月八日

发刘迭克平信，洪江塘过巷四号交。

四月九日

发罗朝重平信，湘乡谷水白鹭湾陶龛学校交。

发天翼平信一封。

四月十日(二月二十一日)

天雨,无风。

企霞去已经足足十天了。这十天中,我的心情没有片刻安定。他的来,给了我精神上这样大的激动,是不无原因的啊!

他还没有来信,这又使我和咏兰不放心。他的旅途该平安吧。到长沙后又怎样呢?是不是能顺利的去了江西呢?株萍路是否还畅通呢?南昌失守后,那边到吉安去的路道又怎样呢?这里,连公路都彻底破坏了,那离前方更近的地方,当然更有“行路难”之感吧!

他为什么不给我们一封信呢?是病了?是烦恼?是发了信还在路上没有到?……心中总放不下啊!

他还没有改变他在上海时的神情和态度,他还是一样的神经质啊!

他对什么都了解,他对什么都不满,他对什么都失望,甚至于绝望。他抽烟抽得那样厉害!喝酒喝得那样凶狠,他是那样的神经兴奋啊!但他又不是毫无理智的。他的头脑非常清醒,他对任何工作的能力都很大!他的社会科学的根底比我好得多,最近又遍游全国,在华北的游击战中增加了那样多的宝贵的人生经验。他明知道中国是有希望的,人类是有幸福的!但他却肯定说“幸福不是我的!”他只有“苦恼”。

他是太欢喜朵思退益夫斯基和安特列夫了。他受这两个怪物的影响真不小啊!——这两个被俄罗斯青年所认为“恐怖”的,而现在被苏联青年所冷淡的作家,的确是太伟大了。伟大得使人不敢读他们的作品,怕读他们的作品——他们对人类的内心的解剖是那样的深刻而无情啊!……

我真担心企霞会自杀！假如他再要多看这两人的作品。他现在是这样悲观得可怕！绝望得可怕！时刻拿紧张的工作，体力的劳顿，和感情的刺激，酒的沉溺来麻醉他自己。他的身体已现出病态的征候了！他夜晚咳嗽得那样厉害。他的工作又给与那样多说不出来的，不可告诉任何人的痛苦，他是很有自杀的可能的啊！……我真担心，真担心呢！——我这一个唯一的朋友！……

他现在没有爱人，年青人呀！也许是为了这个原故吧！但愿是这样！因为只有这是最难，也就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

不只是我们自己，无论谁——比如过去在上海无数的前期的朋友——都感到了我们夫妻间的关系的痛苦，都感到了我们过去家庭生活的马糊、黑暗、混乱，……和一切的不合理。因此，很多朋友都对〔我们〕表示失望。除了了解我们最清楚的几位以外，其余的大都和我们疏远了，甚至厌恶了我们。

多危险啊！这阻碍人进步的痛苦的无规律的私生活！……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是太肤浅了，太机械了。他们只看到我过去表面上无办法的假装的糊涂，他没有看出来我过去的内心的痛苦，——也就是我得肺病的根源——更没有看出来我是负担着象山一样重的精神上的担子，因而汗流喘气，因而进步得那样慢。他们不知道我不能解脱那精神上的重担的原因是因为最先的错过在我——其实也不在我。——我无法解脱主要的是婆媳间的时代相差了半世纪。而那个时候的我的确还有着不少的缺点，年龄上也还有大关系。总之，这痛苦的过去，是我永远不能够忘记的啊！

然而，现在，我好了……

了解我的，关心我的朋友，都替我们担心，都挂念着我们。企霞这次的来，多半就念的来要看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有了改

变和进步！这，他最初是失望，他不知道我们因搬家后生活还没有上轨道。但后来他高兴了，放心而快乐了。他看了我们的合同！他和我们开诚布公的说出他的意见来了。他走的时候是那样安心啊！只是……他还担心着我的健康呢！……

天雨总不停，咏兰同孩子们今天到沙头炳舅家吃喜酒去了，天冷啊，孩子们该不会着凉吧！他们要三四天才能回呢。

四月十一日(二月二十二日)

很多前进的朋友——尤其是所谓作家们——对于夫妇的观念，“大抵是这样的：前进的人应该配前进的妻子，作家应配作家的妻子。这在未婚的男子，或妻子死了，离婚了的男子，是应该的。但我们的朋友大多数是有妻子的人，不但有妻子，而且妻子非常贤明，也是知识分子，只是略带旧式一点，他们便无条件的抛弃了，连孩子们，甚至连父母。并不经过法律上的离婚手续，甚至通也不通知对方，就秘密地和另一个同居起来了。

这种事情，我们亲眼看见不下十余起之多。

抛开一切迂腐的“道德”和“良心”问题不谈。但事实：这样的前进夫妇的关系是痛苦的，而这痛苦将永远无法解脱。

夫妇的关系，完全是有条件的，双方在“人格”和“道德”上，在真挚的感情上，都不能有缺点。一有了缺点，给对方抓到了，便现出了裂痕，成为了一面倒的形势。许多前进朋友的痛苦就在这里。他们的对待前一个妻子和儿女的“不道德”举动的弱点，给后一个抓到了，他们就不能不对后一个低头。成为后一个的俘虏。而后一个的所有的缺点——只要不超过他自己的“不道德”——他都无法纠正，而不得不逢迎，追随，附和……于是乎痛苦不堪，于是乎丑态百出……。

一个火车头拖一个或几个车厢,前进起来是要吃力一点,远不如单一个火车头。一个火车头再加一个火车头,前进起来,一拖一送,当然快得多,但危险也大得多。一个火车头虽拖了厢子,前进后退,只要不越轨,厢子决不会和他反对,除跟着他走以外,也绝不会自动开倒车。但两个火车头,走起来,第一要双方力量均匀,第二要双方不越轨,第三要向一个共同目标前进。这样,那双方的感情的联系点,——那车头和车头接笋处(我不知道那东西叫什么名字,以后去问铁路上的朋友吧。)——才不致裂断。否则,那危险之大而惨将超过一切车头拖车厢之比例。

一个车头拖一个车厢或数个车厢(加父母加孩子们)只要车厢没有老腐得起锈,只要车厢里没有装满载不动的污浊的东西,只要不是走的大上坡轨道,(比如大逆境)我相信那火车头是一定能拖着进步得胜任愉快的。即使锈了一点,只要自己肯用油去擦几次,也可以走得动的。如果是好的,有油的,活泼的车厢子,那进步起来,简直不要车头费力啊! 而且永远不会和车头背道而驰的。

我过去之所以走得那〔样〕慢,一者因为自己车头有了毛病,力也小;二者车厢子也老的老了,锈的上了锈,并且都装满了能够阻碍前进的,杂七杂八的破铜烂铁的东西,以致我拖不动。喘气,流汗,痛苦……但究竟还比那两个不同心合意的车头好一点,我们虽进步得慢而吃力,但总还没有开过倒车啊! 人格上还没有污点!

然而,现在,我好了,老的一节车厢已经归了天(祝她老人家的灵魂安适!)锈了的也慢慢擦光了,加了油。车厢内的污浊的存货,也逐渐地出清了。小车厢也都能活泼地跟着走了。轨道铺得平平的,直向光明之路前进着! ……

我不是蠢子和傻子,假如咏兰没有她的伟大处,假如她的缺

点超过了我们的感情，超过了她的优点，在过去我跟本就不会那样吃力地去拖她！也根本不会再拖到现在！同样的，假如我的缺点超过夫妇之间的感情，超过我的优点，她也会一样地鄙弃我啊！……

这使我想起了起应、张伊人、奚如……

维持车厢和车头的关系的力量，完全在“接笋”处，也就是说在“感情”。而感情是那样有条件的（如上述）。“接笋”处一脱落，除非大家都不动，一动，车头和厢子便立刻分了家。背道而驰的两个车头，当然更不待论也。

如果是又锈，又坏、又装满了污浊的厢子，或车头有了大而不能修正的毛病，当时还是折〔拆〕开的好，但一定要正式的，公开的，双方都无痛苦的。否则，我反对。（不是无痛苦，是指折〔拆〕开比不折〔拆〕开的痛苦少些而论。）说了多少废话啊！

企霞和久龄说，我有些（不少）病态的心理，他担心，这我自己也感觉到。从日记里也可以看到。但，我相信以后我会好起来的。

天雨无休止。阴而冷，淅淅滴滴，咏兰和孩子们真不走气运呢！她们该不会着凉吧！

四月十二日(二月廿三日)

天晴了。

昨天糊纸上壁，太劳顿了，夜不安宁，梦扰纷纭，今天的壁，决定让玉儿去糊吧。

“己不正焉能正人”，这是中国的古道德话，却有深奥的哲理哩！即使是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你要想教育她们，纠正她们的缺点和过失，首先就要自己毫无缺点，就要自己在各方面作她

们的榜样,她们才不致于“反攻”,才可以虚心接受而改正。

半月天前,我严格地叫咏兰“不许再打牌”,她不能不接受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近来毫无缺点给她抓到吗?不是因为我的进步和工作感动了她吗?当然,这也就是我拖她前进的初步的成功。

想起许多“旧道德”和“假道学”所笼照〔罩〕下的大家庭的丑恶,真是怪极了!远者,不能记忆的多得很,近者,如咏兰的谨大伯家中的把戏……这都是多好的小说材料啊!

这一带的知识分子,除了赋有城市知识分〔子〕中的全部丑恶之外,还都带有百分之百的农民习气。(也就是说农民性格)假如用数学方法表例〔列〕出来,可以得到如下的公式:

(多)　　(次)　　(少)

大城市的知识分子 = 市侩气 + 才子气 + 流氓气。

小城镇的知识分子 = 农民气 + 冬烘气 + 市侩气。

上表应倒过一下,城市知识分子流氓气多于才子气。下表无疵可议也。

知识分子说谎的本领比任何种人都利〔厉〕害,比任何种人都说得丑恶。比如最说谎的要算是农民了,但农民的说谎,多半是因为他们眼光和见识浅近,或由于习惯。而知识(分子)却明知说谎要不得,是罪恶,而他偏偏要说!并且拚命地说,说了还要设法掩饰。甚至立刻说,立刻又不承认。

四月十三日(二月廿四)

天又风又雨。真讨厌。

早晨二叔来,送我蛋糕一斤,随即去沅江。向之解释我之生活情况,并告诉他老人家,关于咏兰之美德和优点,老人家满意

欢畅而去。搭五角钱给婶婶用。

午睡过半,姐姐送小文来。起来教了她五六十个生字。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姐弟情性总不大相同,谈话大有格格不入之势。

带来斤多肉,吃了早晚饭即去。小文向久龄学袜子事成功。双方都欢喜。

改郁达夫联,拟自悬室中云:

养病只求心气爽,
著书都为稻粱谋。(《倒车集》)

四月十四日

雨,雨,讨厌的雨啊!

今天不知道怎样的,忽然由企霞的神经质而想到阿尔志巴绥夫的身上去了。那个安那其主义作家的可怜的命运啊……

企霞是受的谁的影响呢?这孩子……过去,他曾说过他爱巴金的"热情",但即刻又批评巴金是"感情"的俘虏,而他自己现在又是这样的。

这在我,是一个不可解的"谜"啊!剪下他送给我的日记本上残留的一页日记和一首诗来吧。这是很可作我将来参考的材料的。

> 但愿忘记得更快些吧,重庆成都一总四个月的,被强迫着空闲(?)的生活!我的那些恶劣情绪正在这样的时间内宣告他们的胜利:那些不可告人的浪费与堕落呀,那最可怕的,是那些被迫空闲中的琐碎情绪的激动,常常妨害我采取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它使我简直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算了吧,一切在今天将成为永远的过去了。

今天不是有难得看到的好太阳吗?

总算这一次有立即改变自己生活的决断了,宝贵这样的决断吧,不要为了脱离了过去那样生活而在那些无价值的,不正确的许多琐碎事件中起着无谓的激动,当心各种老毛病的复发,我那身上主要的毛病,那是一种不安静,一种要求兴奋经验的渴望,安那其式的盲动和妄想呀!

希望将要来到的旅行生活会提起我的精神。

上面的日记没有日子,下面的诗又没有题目。上面日记大约是四月初离开重庆,在贵阳或×县之作吧。

我们是锻炼幸福钥匙的铁匠,
我们的心是年青的,我们的锤声在迅速的响。
把你们的锤子擎得再高些——擎得再高些呀!
你那有力的锤子
打在过去曾炼成钢铁的胸膛上。

1939、3、10、渝

不知道是轰炸声还是炮声,昨天响了几个钟头,今天又是这样的不绝于耳!但这里的人们却没有去年长沙失火时那样慌乱了。不但不慌乱,简直安闲得很,若无事然。对河的戏院子里还是一样的"歌舞升平",夜夜客满。多么可悲的〔可〕怕的亡国现象啊!农民的头脑真是简单极了。有时候"无风三尺浪"。有时候,就是用"死"去威胁他,他都可以若无事然。

无数的有形和无形的,主观和客观的汉奸,在这里散布着日本人来"如何不要紧"和"如何好"的谣言。现存的兵役,捐税,稻谷征发,民夫征发的,百物昂贵,粮食空虚的各种痛苦,再加以平

日毫无教育和宣传,迫得他不能不相信汉奸们的话。

“日本人来了,也许好一点吧!”“日本人只要不杀我们,我们什么都愿意。”他们的心中都有这种意思,多可怕的心理啊!

去年,还有更差的说法呢!如“日本人不来是凌迟而死,日本来了,要死也是痛快的死!”不过这是富农,绅士而兼小地主的说话。中贫农以下、到〔倒〕没有听见说过。

这里已经完全是大战的前夜的准备了。但人们因过去长沙的大火,而对中国军队可以抵抗,可以守,也可以打大胜仗的信仰完全丧失了。一方面也因为汉奸的造谣。他们现在都完全相信这里决不会有战事,公路的破坏,工作〔事〕的构筑,他们都认为只是政府准备“跑”的工作,因此他们十分安心地只等日本人来。多可怕的,简单的头脑啊!民众运动是什么呢?政府和各党各派的民众工作做了什么呢?……

今天是母亲六十五的冥诞!咏兰和孩子们都还没有回来,是雨、是讨厌的雨的关系呀!买一点肉,一点鲫鱼,请出他老人家照片来看看,算是没有忘记了。

四月十五日(二月廿六日)

昨日下午收曾纪勋,陈育德各一信,皆有百分之八十之滑头口气。今晨各复一信,纪勋为沅陵龙头井十六号国民日报分社交。以上均平信。

天欲晴不晴。闷闷。

昨天湿热而失眠,枕头大不安稳。

《观察日报》由昨天起,开始收到一份,日子是四月九日的。

下午发天翼平信,谈炮声。

咏兰回来了。牛儿说话,只隔三五天,竟说得这样流利而且

长长的了，真有趣。

谨大伯来，谈一小时始去。

四月十六（二月廿七日）

晴而不和，闷人天也。大水平码头。

炮声似乎静止了。

人应该无条件的，以伟大的爱，爱全人类！——尤其是被摧残，被迫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贱（?）的人群。原谅任何人的无理吧！人应该做到永远不生气！永远和蔼可亲！……（自箴之一）

人们的知识水准和思想，决不能一样的高低。假如他低，就应该无条件的原宥他！假如他高，就无条件向他学习！

我不赞成久龄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的说法，那是多么的心地窄狭啊！但我又不是基督徒似的，打了左脸还要送右脸给人家打。“爱人类”，决不是慈善家似的“虚伪”的“沽名钓誉”的“爱”，而应该是内心的，真正毫无条件的，无形的爱！人家所看不到的！但有时也会被人家感到的。比如在作品里，比如：在无条件地替孩子们，替穷人们诊病，给药的时候，这都不能掩饰着一个人的洋溢着“喜爱”的心，但也没有故意掩饰的必要啊！

伟大的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内借薛杰巴兹基老公爵的口说：“做了好事（?）问什么人，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不是更好吗？……”这是多伟大的说法啊！

“做了好事！积了德！……”用这样的话去恭维人，或被人恭维，都是难堪而且刺耳的事！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德”呢？……这些可怜的，自私自利的慈善家所痴心妄想出来的，卑劣而虚伪的名词啊！……

人应该爱每一个人类，而不应该爱由人群所造成的，有了一定代名词的东西。那，一大半都是可憎可恶的东西呀！的确，一大半，一大半还不止呢。（以上自箴之一解）

沙市并未失守，而前次庆长来告诉我沙市失了守，我居然也相信了他。真是那个。庆长这孩子的缺点那样的多啊！假如我和他的关系更亲密一点的话，是可以教他的，但，我们的关系是那样复杂而隔膜啊！

"啊"字，自企霞来后，我又受了传染，差不多每段都不少这个字了，留心。自己过去曾受过这个字的大累的。留心吧！这几天写信都写得不少。

想起了二叔走时，我对他所告白的，关于自己生活现状和前途，与终身志趣，关于我和咏兰的夫妻的关系等等一段长话，我可以看出来，老人家是那样的欢喜，放心了！而自己也觉得欢喜而放心了！

严厉的制止自己的体力劳顿！百分之百的履行铁的生活规律！（自箴之二）

但有限制的运动是必要的！

四月十七日（二月廿八日）

麻风细雨，"闷"不知天〔?〕。

昨夜久龄来说：他要走，同福音堂的同行到马迹塘去，谈了约一小时，扰乱我的平静的心情不少。

我的一生，过去从未浪费过金钱，糟踏过财物；今后的我，也应该永不糟踏和浪费金钱。更应该不浪费时间！不浪费精力！（自箴之三）

不浪费金钱，不是要悭吝，更不是刻苦自己；正当的享受还

是应该的。不浪费时间,不是指昼夜不停地勤劳工作,而是有规律的工作,劳顿,娱乐,休息。不浪费精力,就更不用引证了。

不正当的用途和消耗,都是“浪费”和“糟踏”呀!(自箴之三解)

不求人知,不要向不了解你的人去表白自己的学问,能力……了解你的人,当然更不用表白了!

不教训人,人家不向你请教时,万不可以寻着人家去教训!这不但要上当,而且人家也决不能接受。相反地,人家一来“求”教,便应该将自己所知道的,毫无隐瞒地全部告诉人家。

不断地,虚心地向任何人学习!(自箴之四)

谢天谢地!我们的生活现在完〔全〕上轨道了。自己养病和工作上了轨道。孩子们读书上了轨道。饮食起居上了轨道。总之,一切日常生活都象一个前进的家庭了!但必须要保证长久,养成习惯才行!

也还有一些小毛病,必须要逐步改正过来的。

有许多事情,自己常常感觉得不如意,甚至不对,而不能立刻说出所以然来。急急地一说,往往口不应心,说错了,甚至完全与感觉相反,错到不可收拾,要改正都来不及了。遇了这样的场合,最好的方法是:暂时沉默!想了一想,或再想,三想,觉得有了理由,说得出了,再说吧!

我自己一向是无急辩的口才的。我是“有谋而迟”的人。我深深明白自己啊。(“有谋”不如说“有才”好些。)

最好是用笔墨谈话做事,万无一失。但也必须反复看两遍,三遍……

“急辩”的口才,也有锻炼之必要。(自箴之五)

早饭后,谨伯来,说乡公所和自卫团昨天通统走了,兰溪已入无政府状态,而乡镇民商反形镇静。

记得去年长沙大火时,人民纷纷逃难,秩序大乱,伤兵难民,抢劫骚扰,时有所闻,尤其是公路周围七八里路,简直惨不忍言,散兵游勇,伤兵之杀人,放火,奸淫……人民之乱逃,乱窜……以致发〔生〕“邂逅”的那种滑稽事,而结果日本兵并未来。

今年,人民是这样镇静,毫不在乎,而政府和自卫团却首先跑了,不免太不象样。其实,这走,是绝不应该的。乡公所和自卫团离开了他的本乡,便完全失掉了政治上和自卫上的意义,何况日本人还差这样远就先逃了呢!

据说,民商们看见自卫团逃了,都舒口气说:“好了,祸根去了!”这真是全世界上的奇闻啊!

自卫团原是人民自己拿出钱来购枪,自己雇请壮丁服役来保卫自己的。但一年来的事实,自卫团在平时除了作威作福,到处蹂躏自己,恐吓自己,绑自己,牵自己,敲诈自己,还要问自己要工钱以外,什么事都没做一点。现在,刚刚正需要他们来“自卫”一下子的紧要关头,他们却不辞而别,首先带着枪逃了!人民怎么不连声舒气呢?!

这样的政治,这样腐败的百孔千疮的下层民众的武力机构,怎么能谈到“抗日”呢?……

去年,四位“自卫团”到保长家去催购枪费,没有见到保长,居然要捉保长的家属,居然声言要烧保长的屋!天啊!这是什么世界……

四月十八日

天仍细雨纷纷,讨厌之极。

忙于订写生活规律,什么事〔都〕没有工夫做。人精神不如前,太劳顿了。好在有了生活规律,明天即百分之百的执行。

《力报》及《观察报》均陆续而来了。战局颇好。

四月十九日(二月三十日)

天老是雨,雨、雨……

今天写敏纳、滨荪、老天三人合信一封计八页。告诉他们我将和久龄合作《战时农村诸问题材料和意见》、计准备写五篇,由我拟大纲,口述意思,由久龄执笔。题目是:(一)论滨湖各农村中的汉奸话,(二)改革农村兵役弊端的几个具体意见,(三)目前滨湖各县的耕种和食粮问题,(四)论战时农村的政治机构,(五)怎样着手战区农村的宣传工作。

今天还没有完全照工作时间表,差一点点,明天一定不差一分一秒。

阴历二月计支出七十一元五角六分。计日用占二十六元六角三分,还债六元。临时开支占去三十一元八角二分,人情占去七元一角一分。

明天三月起,家中日用尚有余存,最多不能超过二十元。

喉痛!!!

《益阳民报》载岳州又增敌兵一师团,洞庭湖增兵舰共三十艘之多,此地又当紧张一番也。

四月二十四日(三月初五)

天雨。

一连大病四天。今天才比较好一点。这完〔全〕是自己的过失。十九日以前,酿成病的原因很多,以致二十日大病。发热至三十八度,当日自己拟“小柴胡汤”方吃了,病虽于次日退除,然

服药后之痛苦,殊不堪言。事后,得教训数条如下:

(一)天雨绝不外出。(二)三十七度以上之微热,即刻停止工作。(三)绝不许超过生活规律表上时间一分一秒,只可减少工作,不可增加工作。(四)绝不使邪侵一秒钟。(五)感冒时改吃稀粥,免病入肠胃。(六)睡前酌量气候,加减衣被,不得受凉,亦不得出汗。(七)早晨及午睡起床时,应该注意自己已否在睡着时受凉,如受了凉,即应缓起来或不起来。(八)无论饿到什么程度,吃饭时应细嚼缓吞,不可过饱,最多吃八成或九成足矣。(九)从今天起,再休息三天不工作。廿八日起正式写作。

想起去年十二月乱吃自己和人家的药方之苦,想起此次吃"小柴胡汤"之苦,应该切实注意身体啊!以后即使有小感冒,温度在三十八度以下,决不随便服中国药,中国药实在太不精良了,副作用也多啊!主要的,也还是自己的医学还未臻完全无失之境。以后即使医学进步,即使如何有把握,亦绝不许自己吃药了!廿二日曾作一座右铭贴于壁上云:

> "与其痛苦呻吟,大吃其'小柴胡汤',而反耽误四天工夫,倒不如一天少做一点工作,多点〔养〕一下身体为好。来日方长,又何必急急呢?以后即使精神爽快,身体舒适,即使倒下天来,亦不许超过此规律表之限度一分一秒"。
>
> 又"永远不要忘记吃'小柴胡汤'前后之痛苦"。

报载:洞庭湖大战。昨天炮声密如联珠,今天又清静一点了!

昨天发罗滨荪、欧阳敏纳两人共平信一封。

《观察日报》十七日起被迫停止,理由是不合登记手续,真滑稽!真令人欲哭不得!……

四月三十日(三月十一日)

天晴和、可爱。

收达芳先生来信并洋四元。收彭尼来信。

右手痛,用手的工作太多,太疲劳了,故痛。几乎一星期不用脑了。致达芳信,达芳将它在四月十九日的《救亡日纸》上发表了,并剪了寄来。兹贴于下。

达芳通讯处为桂林桂西路三十五号新知书店交。

五月一日(三月十二日)

晴。上午闷闷欲雨,下午出太阳,傍晚刮乾风。

写好达芳回信,平信,明日发。

五月二日

晴,和。下黄沙、下午更甚。

早晨写好回彭尼信,平信。同达芳信发去。

文定来,给我带来贰元。他劝我迁到大栗港去,那里有几位很可爱的文学朋友,"天寒聊寄一枝梅"的几位就住在那里。当然,我可以接受这样善意的劝告,但时局如果不再恶化,我又何必离开这美丽的风景区呢?明天决定先写一信去问一问那几位朋友吧!

今天开始写一篇报告文学《查仓》,准备给《力报半月刊》〔寄〕去的。为了生活、也为了开始锻炼工作能力。

《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本子还未装好,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

的，明天一定要开始订。

在不合理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越神秘越好，越使别人莫明奇妙，就越能使人家尊敬！他们，并不了解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如果将自己的一切都坦白的告诉人家，脱掉了神秘的外衣给人家看——原来如此——他就会大失所望。反之，你越神秘，他越加觉你是非凡了。

其实，有伟大心地的人，即使毫不神秘，也是为人家，甚至为千百代的后世所尊敬的！上面所说的，那不过是一般的人与人之关系而已。

自己的事实，无必要，也不必件件告诉人家，即使是好朋友。一者省口舌费精神，二者也现得麻烦而使人家厌听。

故意神秘，是要不得的，故意坦白，也大可不必。我常常犯后一种毛病啊！（自箴之六）

不和人家接近，很难看出人家的缺点，一接近了，就一天天地看穿了人家。不要因为没有看出人家的缺点来，而过份地夸赞人家。相反地，不欲〔要〕因看见了人家的缺点，而冷淡自己对人家的热情！

人——是不能无缺点的啊！永恒地以伟大的爱爱一切人类吧！

五月四日(三月十五日)

晴，和，南风。

傍晚，收纪勋、企霞各来一信。纪勋已去川，企霞信晚八时五十五分写好了回信。寄江西吉安乡村师范，江西保安司令部政训处余致浚转交。

五月十日(三月廿一日)

晴了很多天,昨天忽然刮了一天干风,今天上午仍刮干风,下午即成暴风雨,风力之猛,真大得怕人!

息园逝世九周年纪念日……

五月十一日

昨天是息园逝世九周〔年〕纪念,为了这伟大的朋友,我想写点纪念他的日记,但昨天的暴风雨竟弄得满屋透湿,人只能躲到床上……为什么呢?难道“暴风雨”也是纪念这位先烈吗?难道暴风雨是不让我纪念吗?……

因为疏于防备和“骄傲”的原故,昨夜开始了迁住以后的第一次遗精。计自正月廿五起,到昨夜(三月廿一日)计五十六天。

因为遗精,今天又不能写记念息园的文章了,这是多么伤感的事啊!明天,也许要到后天以后呢?啊!啊!我的伟大的亡友啊!……

六日给瞿创雯先生一信,此人即和“为家为国血方热”的诗的同乡生朋友,由文定兄告诉我他的地址,才特写信给他的。写信除道谢前次的四元和诗之外,并请他替我预备一两间屋子,以备战争来了避难用。

平信寄大栗港(本县)战时乡村民众学校交。

六日又收信两封,敏讷来信说及《力报》情形,并天翼已去溆浦。俟《查仓》稿完后复信。

另一信为津市龙重任之复信,言最近寄钱来接济我。语颇诚恳,但因为说得太诚恳,又引起我的病态的怀疑。反正我并无

"希望",更无所谓"失望",随他去吧!

昨天给锡麟一信,平信寄上海,催他寄八十元钱来。因企霞来信说,前次之挂号航快信已在株洲发去,此信即催促也。然平信是否能到达上海,尚属问题。

(以下为叶紫贴于五月十一日日记后之剪报——编者)

【高安通讯】高安城于二十六日上午一时二十分被我俞军攻克,记者适在该部,闻讯之余,遂于当日晨光曦微中,由张处长陪同自某地策马向高安城进发。沿途大旱连绵,麦浪平铺,新绿丛中,村舍栉比,居民把酒桑麻,耕织自如,除偶有士兵二三络绎,引来炮声机枪声不时掠过耳际外,再无丝毫火药气味,乡民镇静沉着,照常耕作,实为支持此次抗战一最大动力。

马过七里桥,其地位高安城西七华里,为敌铁骑践踏边缘线上,俨然为一分水岭,自此往东,所有村庄房舍,被敌焚毁殆尽,即寺庙神位,亦无幸免。抵龙王庙,高安西门城角,已呈现目前,而高安城楼顶端的鲜明的……国旗,正以一种伟大热烈挺进有力的姿态,随风招展,欢迎我等投向其伟大的怀抱。

余等踏着为祖国自由民族解放的战士的血迹前进,穿越了被敌军阀蒙蔽来华送死之无数敌尸,更凭吊了距城半里,敌布有三道铁丝网,我敌争夺四五次,积满敌我尸体之姚村彭村,方进入大西门来。

高安旧属瑞川府治,全县人口三十六万,物产丰饶,米、油、豆等产量皆巨,为赣省著名县治之一,而城垣之坚实庞大,在昔仅次于南昌。该城跨锦江中流,建城为二,在南岸曰南城,北岸曰北城。中架一桥,凡九孔以相往来,城周围约十里,北城较大,东西长达三里,城区原有人口四万余。

进至大西门,首至城楼四眺,只见四野尸体枕籍,各处血迹犹新,城郊垒堡罗布,城墙弹痕累累,沿城之四周五步一掩体,十步一堡垒,五十步一高耸城上三层楼坚实碉堡,(县府于四月三日敌进前忽遽退走未及破坏)……城的不易攻取,与我军缺少重兵器,居然攻取之,其

果敢英烈由此可见。

我们先环城作一鸟瞰，由西门北向，行未及二十步，瞥见城西一池塘，内余有女尸十余具，因河水侵蚀，尸体膨胀如牛，稍北为西镇楼，壮男尸体二十五具，排列于城西空地间，似被敌强征作工，工事完成后，用机枪扫毙者。再前有碉堡，曰凤池堡，耸出城垣西北角。当初攻城最先，现任城防的戴连长语记者曰，我军攻城时，以吃此碉堡苦最大，因其地位冲突，其力足可牵制我西北二方出击部队也，凤池堡旁有白粉大书松浦部队团田部队攻占高安等字样。

由凤池堡转而东向，距北门约二百步，有大池塘一口，长二千余丈，池水澄碧，池东系旷地，西及南有大可向围之原始林，隐约有红楼一角，自丛林中透出；池边阳光反照入塘，颇饶诗情画意，设非池东旷地有尸体十余，谁能谓此非人间天上。

至北门守城蒋排长告以城郭及城内葬有敌尸灰多堆，乃随而出城，果有方可三尺一砖窟，于城门左侧，窟中有竹筐，筐中盛尸灰，上盖泥土，墓前陈列破花瓶，中插野花，已零落枯萎，墓后竖木板一，上有故陆军步兵中尉丰田璋弥墓，昭和十四年四月字样，嗣并在城内外继续发现有十多处，此殆所谓无言的凯旋乎。

旋折至南门，该门濒锦江有桥通南城，桥破毁，城门口置木船二，楼梯若干，所以准备渡河者，至东门方见敌在城脚原筑有可通城外交通壕，敌乃将该壕拓宽，全部敌军于二十六日夜九时许，悄然于洞退出，并于洞口附近书这是中国军队的大胜利，皇军不得已退出高安城等标语。

及巡视城内，知所有房屋，除一部被敌机炸毁者外，形势上尚完整，惟内部固实破坏不堪，各墙皆打有大洞，以一铁丝连贯其间，铁丝一端，系一亚细亚火油箱，箱中系木塞一，遇有变故，警戒兵频推其一端，箱彭彭作响，室内各敌即知有所戒备，敌虽穷思绝虑，亦复见其心劳日拙耳，城内原储有大量粤盐，敌无法移去，乃撒于各街巷之内。户内器皿什物，除以一部移至各街巷间障碍以外，余皆被敌破毁，或作柴焚用，李王庙前广场，钉有木桩百余，敌自乡间抢的黄牛百余，皆被戮嚼一空，牛骨到处皆是，各街巷间腥臭满布。记者行经高家巷十

八号,循腥味入一处,至第二栋左边厢内,推视则床上僵卧一年约二十四五裸体女尸,全身灰黑色,下部血迹斑斑,急遽退出;另至东大街十号,偶复循腥臭入一室,则又赫然一女尸,被敌用刺刀自下部钉于门板上,双乳皆已挖去,女尸旁复有一男尸,匐伏墙脚尺余,木桩自肛门插入,桩之一端露于外,桩之四周蛆虫已蠕蠕往来上下于其间矣。记者至此凡遇腥血再不闻问,且城内到处腥血,事实上亦无从一一巡视也。

过东大街民教馆附近,遇二妪,一年七十五,一已八十六,敌进城时匿于阁楼,被敌发觉,频向索花姑娘,媪以无对,敌即上前对年八十六者欲加非礼,盖其年虽高于另一媪,而外貌固较之略见姣好也。媪稍遽拗,鞭挞遂至,卒未获免,该媪见记者时,为道际遇如前,言下痛泣无已,如此残暴兽行,不独亘古未有,亦人世所未闻也。

敌此一次攻守高安,使用毒气达二十余次,仅俞部即夺获瓦斯达七八十罐。记者入城亦偶恰得其三,戴连长语记者曰,城内埋设地雷甚多,该部入城时中雷身死者达十余人,嘱记者等俟清扫战场后再细访,记者亦以血腥难以久持,因从其请,归途中闻炮声甚远,机枪亦稀,张处长曰,敌必已退出祥符观,及夜司令部俞军长果谓祥符观已于午后十时收复,高安从此可高枕无忧,安全确保矣。(完)

(中央社)

——刊1939年5月10日《力报》(叶紫自注)

五月二十日(四月初二日)

晴和。

自入夏以来,我几无一日不在病中,不三五天,气候一变,忽又发热,饮食亦大为减少,又怕热,又恶寒,穿衣多则汗不止,穿少又受凉。喉痹也发了,声音经常是嘶嗄的。身体已如纸扎人,仅仅几根骨头了。

最近心理,特别现出病态,肝火极旺,容易暴怒,遇一毫不足道之小事,都大生其气。喜怒哀惧,都不能自制,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自己明知道不应该,而偏常犯此毛病,事后又懊悔,我真不知是什么缘故?自己寻死吗?……

本来,夏初的气候变化也太剧烈,天太坏了,但,自己应该用理智来抑制啊!

在病态的暴怒中,最容易露出我的先天的劣根性。这一点,我是非常不及咏兰的。咏兰的先天的性情之伟大,是那样的赤诚,热烈而纯洁。我觉得在人类中是最难得的。她的气量之宽洪正大,几乎超越古代之所谓"宰相"也者之上。而我,要不是后天的修养,要不是十多年来畸离苦难生活的磨折,还不知道要变成一个什么人呢?当然,我还没有太坏的先天劣根性,不过比起咏兰来差得一点吧了!但,已够痛苦了。

咏兰和我的先天劣根性斗争,给了我不少的益处,收了洪〔宏〕大的效果。正如我和她的后天劣根性斗争一样。我进步,她也在进步!

后天的劣根性,多半是外表的,只要先天纯洁,克服到〔倒〕容易。但先天的劣根性,却是内在的。即使后天纯洁,有理智、自己时刻留心,有时在不自觉中,仍不免要露出狐狸尾巴,这是一种不轻的痛苦。

由于这,使我想起人类最普遍,最悲惨的劣根性"报复欲"来。没有一个人不以"报复"为人生最大的快乐的。于是整个的人类,都陷于"互相报复"的不可拔的悲境里。这使我想起契诃夫的《坏孩子》,想起我的许多朋友和亲戚来。

防御和抵抗不是"报复"。"与〔予〕打击者以打击",尤其不是"报复"。这是人类的真理!

基督教的"打了左脸还要送右脸给人家打",是比"报复欲"

还要坏的劣根性。因为他的目的在故意更进一步地增加对方的罪恶，自己却得了无言的“报复”的胜利。其用心之险恶、卑劣、更甚于明显的报复者。

（以上摘入《太阳从西边出来》）

（以下为叶紫贴于五月二十日日记之后的剪报——编者）

一 个 故 事

“你说这次南昌的惨剧么，唉！南昌又算什么，在南昌以前，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民家产为日本鬼子毁了，也不知有多少家庭弄得家破人亡，现在，我就我知道的事实中告诉你一个，当去年杭州失守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浙江省政府××厅的科长，杭州人，住在杭州几十年，家产近五万元(包括不动产)，而这五万元是他一生一世辛辛苦苦积下来的，每月又有二三百元靠得住的收入，家中人口不多，夫妻以外，一个大女儿，十七八岁光景，一个孩子，六岁左右，自己还不到四十岁，妻子也是四十多岁，长得漂亮，还只看得三十几，住在自己一栋小洋房里，度着安定温饱的生活，我们朋友都喊他做神仙。凭你说，这不是神仙是什么？

不料淞沪抗战爆发，接着杭州紧张，这一家就不神仙了，不神仙还不要紧，凭他的产业人口又简单，也还有逃难的资格，而他恋恋不舍他的不动产，他的小洋房，他的地产，他的那些搬不动的红木家具，还有他所爱的一些宝贝玩意呢，他一直守在他的小洋房里，总希望战争会停下，不致真的波及到杭州来，可是一切都不如他所期待的那么圆满，杭州可以听到炮声了，那时他才收拾了细软和现款，忍痛告别了不动产和小洋房，带了他的小孩子开始逃难，但可迟了，那时，一切交通工具都没有了，他们一家是从杭州步行出来的，可怜这一家人都是过惯了舒服日子的，做梦都没有走过长路，一家人叫苦连天的在田野山林间逃命，后面的炮声，越来越近，跑不动也得跑，但是，敌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迂回到他们的前面，(当然不是为他一家人)等到他们

发现前面有敌人的时候，这一家人慌了，最讨厌的是大女儿，十七八岁的女人，敌人看见，就不得了，夫妻子女商量的结果，还是女儿好，胆大，为了免除因她一人而牵累及全家的生命，她坚决的说："爸爸妈妈，你们带了弟弟先从那边山上逃罢，我一个人后走，就是遇到了敌人，也只牺牲我一个人。"没法，他们只得顺从了女儿的意思，两夫妻带了儿子从旁边的山上逃走了，女儿也慢慢地在后面，果不出所料，没有好久，这不幸的女孩子被敌军发现，这时，他们夫妇还没有走远，待回转头来，从山林中偷望女儿的时候，女儿正在与敌军挣扎，因了坚拒兽军，结果是赤条条的死在兽军——即日本天皇的皇军——的刺刀下，眼见尸体躺在田里，他们只有咬紧牙关流眼泪，不能去收尸，而且敌军仍不断的从四面八方拥来，他们躲在山上也不是办法，于是，又继续的逃，他们以为没有了女儿，就是万一遇见了敌军也无关系，哼！其实一万个不然，兽军只要是女人就奸淫的，不管十七八也好，六十七八也好，逃不多远，他们终被敌军发现，这一发现可就糟透了个糕，除开将他的包袱(包袱里完全是细软和现款)老婆抢去，还将他和他的孩子绑在树上，准备用子弹点名，他的老婆真是一个好老婆，这时看见丈夫孩子都将没命，就向敌军携带的狗通译说："请他们不要杀我的丈夫和孩子，不然，我死也不从的。"狗通译明明白白向兽军说，兽军听了一阵子鬼笑，感到这个妇人有意思，乐开了，就向妇人说："你爱我，好，不杀。"这样，她的丈夫和孩子在她的牺牲之下活了性命，不特活了性命，而且敌军还派人护送他们父子一程，分手时还特地送了他们二十块钱做路费，至于他的妻子遭遇如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这已经够惨了，不，还有惨事在后面呢，父子二人带了仅有二十块钱，好不容易逃出了危险地界，辗转逃到金华。到金华后，不料孩子生起病来，这时，二十块钱早已花光，住在难民收容所里，那里还有钱诊病，不到几天，孩子一命呜呼！

当他将孩子埋葬以后，他回想到杭州出来的情景，而现在只剩得了孑然一身，两袖清风，变成了一个穷光蛋，他的神精起了变化，人到了这时候，不疯也要疯了，不久他的一个亲戚无意中在难民所发现了

他,亲戚也是因为逃难弄光了钱,不过没有他那么惨。同时,他的亲戚知道他有个朋友在福建建阳某机关任职,就设法借了十几块钱给他做路费,劝他到建阳去找那个朋友,他糊里糊涂从丽水龙泉蒲城来到建阳,跑到那机关一问,天,那个朋友上个月调到福州去了,他的路费也花光了。这一来,他好像乞丐一样了,在建阳还有他杭州的同乡,大家想法子维持他的生活,等到我知道他在建阳的时候,我连忙从邵武赶到建阳,在一家破烂不堪的小旅馆里我发现了他了,他憔悴得不像一个人了,他和我是老熟人,可是见了面,他竟像不认识我似的问我贵姓。等我详细说给他听,他仿佛梦中醒过来似的,才弄清楚,他的精神是起了变化,近乎疯了。

我们不能望着他死,后来,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他介绍到一个机关做书记,三十块一月,我们都怕他自杀,他的遭遇太惨了,他常常无缘无故打自己的嘴巴,边打边念着:“你这个无用的东西又不死”。也常常用拳头,捣桌子,咬牙切齿咆哮着:“日本鬼子,日本鬼子。”

——刊 1939 年 5 月 14 日《力报》(叶紫自注)

五月廿二日(四月初四)

天热闷而湿,不晴不雨,又晴又雨,最难过。

回剑雯一信,叫他来这里玩两天,这人的确是个可儿。平信,寄大栗港。

我将左面贴的《高安通讯》和《一个故事》给三个平日不大看报的不同的人看。一个是汤满老爷,一个汤福安(堂师公),一个是咏兰。得了三个不同的答复。

堂师公是边看边流眼泪,咏兰是叹气伤痛,而终日不忘记那些受难的人,歇斯迭里的做起梦来了。另一个却是边看边哈哈大笑,连呼“有趣!有趣!”报纸一放手,不到一分钟,便快乐地谈

到他自己的"得意"事上去了,等于没有看。

人类的本性,一出母胎都是善良的,纯洁天真的。但罪恶社会的笔,却将人类一个一个地慢慢填出了颜色来。由浅入深,由洁白到污浊,越堆越厚。有的人一涂上去了,便永远不能洗掉。或者是自以为这颜色好看,舍不得洗掉。甚至可以借此颜色而骄傲,而自负。或者是自己觉得这颜色有点要不得,而偏不洗掉,甚至自己还拚命替自己再涂厚些。有心将本来的洁白涂掉,用以来唬吓人,蹂躏人。或者是用尽心术,很技巧的白天洗掉,夜晚又涂起来。或者索性不洗掉,索性天天涂厚,而扬言说:"这不能怪我,这是社会替我涂上去的呀!我原来也是洁白呀!……"我把这种人叫做第一类,就请朵思退夫斯基来解剖他的心,怕也解剖不出洁白来的吧!

以上二十二日记

以下二十三日记

有的人是不得已而自己涂上去,觉得难堪而洗掉。结果,因为不得已,又涂一层,又洗掉。涂一次,洗一次,而不加厚。或者涂上去了,总不愿意统统涂满,还留出一小块或半边洁白来。或者只涂一次,只一种颜色,或洗掉,或不洗掉。我都叫他做第二类。这种人还有药救。

有的人是被压迫涂上去的,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这种人即使涂到一尺厚,涂上七八十种颜色,他的心总还是洁白的,无辜的。这是第三类。这一类人最多,也最值〔得〕人的同情和救助。

没有被社会的笔涂过颜色的人,世界上是没有的。涂颜色不上去的人,更是没有。要有,除非他自己先张起了防御的面网,处处小心,时时防备。但有时也仍不免要被抹上一两笔的。其实,只要有理智,偶不小心,被抹上了一两笔,而立刻就洗掉,

永以为羞耻，而更小心。这种人，也就很难得了！

没有被社会的罪恶的笔涂抹过的，或即使强迫涂也涂不上去的。我想，成人之中，是万难寻一的。除非是孩子！

啊！伟大的孩子们啊！谁没有经过孩子时代呢？谁不是孩子长大的呢？……“救救孩子！”这是伟大的先辈鲁迅的呼号。但救孩子，必先从改造社会制度着手。否则，孩子是救不了的。因为在孩子时代，不救也是洁的。到了成人，一走进了恶浊的社会，要救，也就为难了！于是“救救孩子！”的呼号也就落了空。

因为满老爷对我说，他最初第一次去做坏事，因为不愿意，而饿过三天肚子，红过脸，流过眼泪。而以后……

我写了多少废话啊！

五月廿三日（四月初五）

天雨而阴凉。

早晨补写了昨天未完的一段日记感想。

五月廿四日（四月初六日）

天阴凉，小雨。

午后一时，收彭尼挂号信，并洋壹元，邮票二角。

想起应该写篇纪念息园的文章，而身体不允许。九年来，我除在《丰收》上标了一句纪念话于卷首外，我没有再写过一个字，我是太对不住亡友了。

记得在上海时，他答复一位笑他有官不做，而去做“永不会成功的”革命工作的朋友，（那朋友笑他为“夸父追日”）仅寄了一首诗去，没有加一个字。这个人是在南京某某部里当科长的。

他曾经表示欲再介绍息园做官，被息园拒绝了。诗云：

春来秋去耐缠绵，花落花开断复连！
旧迹尽凭潮尽洗，新生应共铁尤坚！
笑看夸父曾追日，忍待娲娘更补天！
乱世是非原未定，莫将成败论当年。
（《倒车集》）

本来，和久龄约定，在他的忌辰去上坟的，大家在那里作一次野餐，祭祭他，回来再作纪念文。结果，因病，因暴风雨，而不果！……

有一天，想和他一首诗，仅得两句，云：

痛哭故人心欲裂，忍看时局志弥坚！
（《倒车集》）

算了吧！无论那一天，只要续好了这诗，总要写几句话到杂志上去发表，以作纪念的。

近月来，因各线出去反攻，战事均有进展，此地又太平如常。因为水涨，今天又听了连续不断的半小时以上的炮声，在上午十时左右。

人类的“夸大狂”最发达的地方，怕要算是中国了。我所看见的每个中国人，都差不多有点欢喜“夸大”，以“夸大”为快乐。文学家更不用说。有名的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现今的，连我自己，有时都有点这毛病，并且简直是不自觉的，成了习惯了。这大概是脊髓小神经的作用吧！真是不可解的问题。应时刻注意啊！（自箴之七）

农民中的“夸大”比任何种人都厉害。

夸大“过度”或是“有心”的便成了“说谎”。

因此罗士特莱夫的子孙,在中国农村,真是数不尽,发达得很。

“虚心”决不是“谦恭”。“虚心”是内在的,真诚的,“谦恭”是外表的,虚伪的。

“谦恭”即是“虚伪”的代名词。我最讨厌“装谦”。“谦”而名“装”,其伪可知也。

关于朱木匠一类的天才的埋没,应记入《太阳从西边出来》之材料内。

五月廿五日(四月初七)

晴而和。早晨微有西风。

一星期前,大仇人曹明阵被四十三师扣留了,轰动了整个益阳城。传说纷纷,谣言千千万万。各方亲友来告者,日有数人。对于这,我一点意见也没有发表。

吉昌弟来问我,对于曹,有没有办法打落水狗。我也没有置答。

大概,人家都见我不形诸色,一定又在议论我吧!“忘记了父仇吧!”“无人心吧!”“不孝之子吧!”……但随他去!……

“落水狗沉而打之”,是鲁迅先师的伟大的教训。要打,就要有绝对的把握,一下致其死命!否则,自己不能动手,只在旁边呼喝,结果,狗如打不死!它一爬上岸,第一口就会先咬翻你!何况病到连呼喝的气力都没有了的我呢?……

狂妄的叫喊和无把握的欢乐,不但肤浅、粗暴,而且是多么无理智的举动啊!……

主要的，我一向就没有把这东西，当一个了不得的敌人看。我看他只是一条不足道的小狗。虽然他杀了我的父亲，姐姐。假如他够一个敌人的资格，那，即使和他拚了命，也是置〔值〕得的！

和一条狗去拚命，是非常置〔值〕得考虑的事！那就是说，自己的生存和狗的生存，熟〔孰〕重要？……

我认为世界上只有“互助”。绝没有“恩”，也绝无所谓“报”。那都〔是〕虚伪的旧道德中的鬼把戏。

旧道德就是虚伪和罪恶的代名词，一块“旧道德”的幕布下，不知遮掩了多少罪恶啊！

旧道德不必攻击，早已体无完肤了。而新的道德，人类的真理！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建立起来呢？

想起朵思退夫斯基的穷困一生，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我才体会到《穷人》是怎样写出来的。

想起企霞，在此时，人们必叫他穿武装，挂起上校符号来示威，我真怀疑我不是住在人世上。

点人家的血疮，是罪恶的行为，往往遭到反感，而甚至惹祸！但假如是双方都站在新道德的立场上，出以赤诚，就成了善意的批评了，而且绝没有不能接受的。

没有新道德的人，是绝不能接受刻骨的批评的。

“忍耐”，我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做到。我的病才能好。永恒地不要忘记由“忍耐”所得到的好处。（自箴之八）

去年年底，志贤舅答应给我送肉来，而未送来，因作一“打油诗”寄去。云：

爆竹声频逼岁除，急来窗下便修书；
只缘饕餮成生性，请问年猪杀也无？

正月底，始得回信，送了一块肉来。并回一诗云：

打肉何须问几多，洞庭抛入水无波；
早知君是屠门客，瞒着阿公割一它。
（《倒车集》）

阿公者，满外公也；瞒着者，满外公不肯也。

五月廿六日（四月初八）

晴，刮南风。

昨天下午人的精神爽快极了。今天早晨便亲自到兰溪去买水鱼吃。

因为南风，要特别小心才好。

发彭尼回信，昨晚和今早写好的。挂号。并附去龙重任之信，信中说过这样的话。

近来我有一种奇怪的思想，不，也许是经验吧。我总觉得说得太漂亮，太热情的人，往往是最靠不住的。……

午后，楼哥来，接小文去，言姐姐病重。前四日，曾云病疟，间日一作。求一解表方并买四日两头丸四粒去。服而无效，今日再来。如今夜不退热，言明天即来接我，恐有转伤寒之危也。但愿她好起来！

五月廿七日(四月初九)

晴,大南风。

谢谢上帝,楼哥今天没有来接我,大概姐姐好了些。

早晨又续写《查仓》,约五百字。

午后,大开倒车,和久龄合伙开某某诗人的大玩笑。戏和五首,戏改四首,戏集一首,并附一短跋。也是针对着反对旧诗而作的,不无小意义。改日再记吧。因为诗还待斟酌。不过,下次再不许自己开这样的玩笑了。一者伤脑,二者耽误时间,三者终不免使人难堪。虽然我绝不写作者的名字,不告诉别人作者是谁,但终不免传给作者本人知道,而生怨恨和误会。切戒,切戒!(自箴之九)

午后四时,收达芳来两信,一挂号,附汇票九元。计小许女士二元,广西大学召非君五元,北望君二元。另在平信中附一中学生冬青一信,并邮票五分,并剪来《救亡日报》一页。

收《观察日报》杨隆誉先生一信。挂号,转来从前天翼交给他之捐款邮票四元。并交天翼通讯处为溆浦大潭民国大学交。嘱我寄一信他。

《救亡日报》五月十三号的,剪贴如后。

五月三十一日(四月十三日)

阴晴雨凉。

这几天人又不好。肺肾交病,而以肾病为最厉害。腰膝酸冷而痛,恶寒、发微热,咽喉痛而声嘶嗄,自汗,盗汗,不一而足。

内经曰:足少阴病,虚火上浮,常咽痛。宜咽蜜炙附子片。

仲景云:冬月伏寒于肾经则发咽痛。附子汤温其经。秘篆及东垣云,少阴咽痛,因热药凉服,然而我不敢吃附子。连六味地黄丸亦因胃寒和外感而不敢常服,奈何?!! ……

发达芳回信,快函。寄桂林桂西路十七号读者书店。

收育德又来一滑头平信。但又不得不复。当即寄一平一快。平信寄文定。快信寄贵阳汇灵桥五十一号交陈缉熙收。即育德新婚之住址也。

六月二日(四月十五日)

阴,凉,时有小阵雨。

喉痛而声更嘶嗄。以经冬五味子二位(味)临睡泡服,只痛快一时,早晨又一样了,且对脐之硬块,每晨必起冷卷,直至肾经。难道肾经真的有伏寒吗? 服附子汤是不敢的。以附子调米醋成膏药,贴涌泉穴到是可以试试的。外敷而不内服,当无妨也。且于寒胃,大不宜于我,不是吗? 这两天胃更难过。

我不知道一个有科学头脑,有理智的我,怎么会干起中医来的,真是怪异而有趣的事。其实,说也难怪,环境使我和全中国农村中的劳苦大众享受不到科学的幸福。全国的医院和西医是那样有限。西医是那样势利眼,机械而奴隶于模仿外国,甚至可以用普通话说得出的病而故意说外国文,以显出自己的玄妙、高深。西医是那样的资产阶级和官僚市侩化啊! 简直令平民望而生畏! ……我最反对中国西医治肺病。(原因在《穷人肺病疗养法》中再说吧!)而中国药是这样的普遍,便宜,有千百年历史,有信仰……而且也真正治得病好。他的每一味药,都能深入劳苦大众。但毛病也在这里出来了。第一是中医书太玄虚,文字太古奥,难懂,而尤其难通。因此,十个中医中,有九个看不懂较

古、较高深的医理书籍。如《内经》,如《灵枢》、《素问》,如仲景各书……且解释更玄而又玄,完全是经验和臆测的。没有经科学的化验和证明。乡下医生更是杀人如麻。连药性都弄不清楚,脉理连分八大脉都分不清,看书连陈修园、汪昂、傅青主诸书都要断错句,怎么不杀人如麻呢?有的简直连写一个药方都写不成,还大做其医生呢。

然而中国药确可以治病。假如加以科学的化验和精制啊!

今早圣三爷来说,他的病温的孩子完全好了。曹宗和的动了惊风,几乎死去的任儿,只有一剂药,也完全好了,我的心里多么快乐啊!

因为医书之难,又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国文字之难,和新文字运动必须火速努力!

我必须用全力在我的作品里反对人类的"报复欲",刻划其罪恶而攻击之。这也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

以无理对付无理——是报复。

以野蛮残忍回答野蛮残忍——是报复。

以真理打击无理,使他"有理"或"懂理"了为止。——不是报复。

以人类的正义,打击其兽性的野蛮残暴,直到他屈服,回复其人性为止——不是报复。

将日本强盗驱去〔出〕中国——不是报复。

将日本兵力和陆、空、海军之一切力量在中国歼灭之——不是报复。

帮助朝鲜独立、而出兵援助之——不是报复。

杀没有抵抗力之俘虏——是报复。

打到东京去,杀尽日本鬼子——是报复。

也去屠杀日本的无辜人良,轰炸日本的一切大小不设防城

市——是报复。

“报复”——片刻的痛快,狞笑。而结果是——制造罪恶!

我现在连写一封信都不能随便,因为时刻有被拿去发表的可能,而不能不先自小心,检点。但,我绝对相信我没有不能发表的信,因为我根本无不可告人之事也。随他去吧!

六月五日(四月十八日)

阴,冷。

咽喉痛略好。精神大不如前,萎弱已极。

以生附子三钱调米醋成膏药贴脚心,不十分钟,咽喉之火气顿消,再十分钟,变成冰凉世界矣。再服八味附桂地黄丸加玄参(先蒸再泡水服),咽喉痛遂平复。但胃却受伤。

中国药真奇怪,有效。但总不精良,非用科学炼制不可。

收企霞、剑雯各来一平信。

六月六日(四月十九日)

满爹来说,曹明阵因汉奸罪名,前日在省城枪毙了,尸首已运回益阳。

对于这样一个封建余孽的罪魁,土劣总代表,是必然要走到这条路上去,也必然要得这样归宿的。政府能注意到这样的人身上去,及早而铲除之,这就证明湖南政治的进步,也就是抗战的中国的进步。

反对封建运动,必须配合着第二期抗战展开。而尤其是肃奸运动!……

说到私仇,当然我应当向我的先父(祝他老人家灵魂平安)

祝告的！不过，与其说，我看到了一个大仇人的死而高兴，到〔倒〕不如说看到替国家民众除了一个大害而高兴，还恰当得多。

我相信，我有这样的胸襟，即使他是我的杀父之仇，只要他是在前线杀敌，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受了苦难，只要我的力量能救助他，我一定会去救他的！但，他却是这样一条狗啊！而且，还是人人得而殊〔诛〕之的汉奸啦！呸！污浊了我的纸笔！……

六月十三日（四月二十六日）

晴而爽快，虽发南风。

旁的病略好一点，又来了讨厌的胃病，连饭都不能吃，只能吃稀饭，岂不呜呼?!！……

很多天不记日记了，很多宝贵的事情不能记上，真是闷气的事情。

这几天，发了好些信出去了。计八日发达芳平信附小许先生一信。又八日发刘祖同一信，来信系由达芳转来。自称为鲍两之友，江苏人。现在广西七星岩桂林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九日复剑雯一信，发二叔一信。十日复中学生冬青一信。此信亦系达芳转来者。桂林两江省立师范学校卢一桂转交。写这封复信我吃很大的力。十二日发韵玉一信，寄贵阳。

今天发望弟一航空挂号信，遵二叔命也。寄延安解放社交。

六月十五日（四月二十八日）

晴，阴。也许下午会出太阳吧。现在的天气总是这样捉摸不定的。

昨天，十二架敌人的飞机，在益阳轰炸了半小时之久。死伤

的人一定多得很。而且投弹是毫无目标的。

第二期抗战中,敌人的残暴和无赖,也就在这轰炸中暴露无遗了!一面轰炸平民,一面散传单来说日本不杀平民,这正是他们的好宣传啊!!……

愤怒到极点的时候,往往会失掉理智的。假如打落一架敌〔机〕下来,那被俘虏的机师,很有被乡下人活吃掉的可能。这是人类的本性——虽然说这是“报复欲”吧,也不能算罪过的!要办到在敌对时不杀俘虏,非有绝大的理智的人,是不行的啊!这因为是敌太横蛮残酷了的原故。

一次轰炸之后,乡下人的人生哲学又来了。“这个世界啊!多快乐一点吧!不要争强弱吧!说不定明天……”但,一点积极的表现都没有听到。我们的宣传工作在哪里啊!……

给企霞写一长信,两天了,今天才完成,人受了伤了。

我在他的信中,写了几句这样的话:

“我不能对你说什么话,我只觉得人应该有生存的乐趣,人一想到死,而尤其是‘自杀’,对生的魅力,就完全丧失了。一切的痛苦和烦恼都来了。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聂维洛夫的‘我要活’,我是记得的,因为,我懂得怎样‘爱人生’,而病也是这样才好起来的。而您,却那样绝望得可怕。我不能劝您,因为您是用不着劝的人。您什么都明白,您比我明白得多,而且太多了。……”

……

“我相信,我从前的估计错了,您决不会自杀的。因为我从您的来信中,分明的看出了强有力的,不可绝灭的生命的烈焰!……”

“这样的人,是决不能,也决不会自杀的!”

……

“一个知识分子,看到自身和同样的内在的丑恶,是那样多而可怕,是常常不免要受刺激的,甚至会变成神经病患者,要不然就变成了《天兰的生活》中的主人公。理智再强一点的,或者可能逃出这一公式的吧!……”

“但没有丑恶的人类,世界上是没有的。就只看您爱不爱人生!……”

“残酷地批评自己,无限地宽恕别人。这才有进步。一进步,生存的意义,立刻就抬头了。于是,明确的意义便现了出来。”

“人——究竟是善良的。”

“人——是世界的枢纽。”

……

此信系快信,仍寄江西吉安原处。

复《观察报》杨隆誉先生平信一封。附给敏纳小简一纸。约定一星期内写长信给他。

晚,收彭尼平信一封。

又,收龙任重挂号信一封。汇票洋五元。

六月十六日(四月二十九日)

雨,天黑暗无光。

早晨,复龙任重、彭尼各一信。平信。

由于自己在创作上所感到的关于模特儿的困难,常常苦恼着自己。不是吗?我们这里有无数的典型人物,如石安,干水,以及许多老者,少者,……但,他们都知道我的笔名,都留心着我的作品,只要有一肢一发象他们的,他们就都会立刻来质问我的。以为我在骂他们了。我的天啊!世界上哪里有那样的作品

呢？什么人都不象……

看到天翼对华威先生的苦恼，(《论缺点》,《力报》半月刊四期)想起鲁迅先生的写坏人总是老大，老四老五，而绝不写老三老二的苦衷和他说的以后不能写小说的诸原因，真令我有"干文艺大不如卖烧饼好"之感。

看到一个生客人，或高兴的人，或高兴的事，即大为兴奋，这是非常有害于我的病的。应绝对抑止。兴奋之后，一定要受伤害的。一定要受刺激的。何必呢？……切戒切戒！(自箴之十)

"矫枉过正"也是我的最大的缺点之一。我常常犯这样的毛病。"过正"者，"过度"也，"过火"也。"过度"即变成了"夸大"，略发展一点，就有成为"说慌〔谎〕"的危险。"过火"就不免"苛责"或"苛求"，尤其是要不得的。这毛病不小啊！不偏，不激，虽中庸之道，却也是非常难得的道理，用之于年青人，是最困难的。(自箴之十一)

"残酷地批判自己，无限地宽恕别人。"我昨天对企霞这样说了，今后，自己更应当时刻警惕！(自箴之十二)

六月十九日(五月初三)

上午雨，下午晴而闷。

……

收剑雯一信，并诗一首。剑雯苦于夫妻不和，大有不可终岁之势。其诗系感怀而作，能使读者寄与最大之同情。

六月廿一日(端午节)

晴。

我自己觉得病是十分严重了。最近性情异常暴躁。夜晚因为要防备盗汗,防备着凉,防备受热,……于是由于小心和惶恐过度,而变成严重的失眠症。刚刚欲睡着,一下就惊醒了。

病,完全是本病,防备仅仅是治标的方法。然而,本病无药可治,又不能不在标上想法子。等度过了(假如能度过的话)这一夏季,到秋凉了再设法在饮食上来培本吧。但,这样严重的形势,这夏季是否能度过呢? ……

葛可元的《十神药方》上有几个培本的单方,我一定要弄几个吃吃的,虽然价钱是那样贵。

因为前一星期三大轰炸,年年照例的龙船和山歌,今年不要政府禁止,而自动地取消了。这一积习的革除,不能不说是日本鬼的轰炸之功。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在轰炸中进步了!!……

六月廿四日(五月初八)

连日皆晴,刮大南风。

病势一天较一天严重。今天体温 37°.6。脉搏 102 跳。喉痛得几乎失音!

人家都说我用心过度,非停止阅书看报不行。就是说,要我做一个猪。

不工作,可以。不看书,也可以勉强办到。但如果要我不看报章杂志,那我情愿“死”。

久龄为了生活,他可以不看书,不看杂志,甚至七八天不看报。兰溪的小学教师群,校长如我的舅父们,他们只要敌人不来,十年不看报也可以过得若隐士然。但我却不行。

我关心着世界大局,耽心着祖国的存亡,关心着全中国的文

化事业,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所负的伟大的时代的使命,文化人应尽的一切责任……我贪婪地看着报章杂志的每一个字——甚至连广告,毫不放松……

假如这是我的致死的原因,那我真是“死”而无怨。

咏兰今天正式向我申言,她担心我会死,我自己照镜子一看,觉得脸相的确是大不对了,“死”是很可能啊!但,“死”吧!有什么可怕呢?……

昨天久龄复剑雯一信,两人署名。

今天收刘祖同一信。祖同这人暴躁得象有神经病一样。暂时不打算回信。

六月廿五日(五月初九)

晴。

喉痛加重,濒于失音。胃病后肠亦大病,早晨连泻三次,腹痛不可当。夜作恶梦,醒则浑身盗汗。心悸气喘,头重脚轻。舌干口苦,咳嗽痰多。心中烦躁不安。头发大落,骨内酸痛,好了,好了!无论你如何厉害,再加些病吧,我也只当你秋风。‘苦”,我不怕!“死”,我不怕!来吧!一切的魔难!……老子不怕你!……

使我烦躁,而不能不动气的倒不是病,而是咏兰对我的“爱好的东西”和“爱做的事”的毫不关心的态度。她替我做事总不肯用心去做,总不能如我的意。而我自己又不能动,所以就造成了烦躁的原因。其实,只要她肯用心,任什么事,她都绝对的可以做得很好。

她是多么地不关心我的“爱好”啊!有时我痛苦得怀疑她在欺骗我。当然,这是毫无根据的冤枉她,但,我却有这样的痛苦

呢！怎么办呢？

我的身体和病，决定了我的工作和责任，不是，也绝不能上前方参战，而是深入后方，散播新文化的种子，用来打击一切阻碍着祖国进步的黑暗势力！——彻头彻尾的反封建！……然而，我的天啊！病得我这样厉害，简(直)是一个废人样了！……

发企霞平信，仍寄吉安。希望他寄点钱我。希望他带两个人出去。

六月廿六日(五月初十)

晴，南风。

昨天连泻六次，腹痛如绞。体温 37 度 8，脉搏 104，开夏季之最高记录。

但，不管他，妈的！相反的，我倒比平常多吃了一些饭。

决定吃素两月，这对我有很大的好处。

怕风吧！我偏要吹风，越怕越厉害，倒不如反抗的好！今天，打算你再高一度的体温如何？妈的！……

收罗家洲小学教师郭训钦一信。待复。

致邝达芳书

达芳先生:

朋友,(让我也这样回叫您吧,)您对我的鼓励是太大了啊!我近来得到好几个未见过面的朋友的书面慰藉,和物质援助,使我那天天被肺菌和穷困所啃蚀着的心又活跃起来,温暖起来了!不但体力日趋健康,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工作和斗争的勇气!

朋友,您劝我"为了将来做更多的工作,目前应该好好地休养"一下,并把您自己和肺病奋斗九年的经验告诉我,拿现世纪已死和未死的伟大人物:鲁迅、高尔基和史太林来鼓励我,叫我安心。又肯定说"最后胜利"一定是我的。这真是太爱护我了。但,亲爱的朋友!假如我们是生在前世纪或本世纪的后半叶,患了这种讨厌的病,又这样相当沉重的话,或者可能得到一种较优的环境,来"好好地休养"一下吧。但不幸的是我们恰生在这动乱的时代!当着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关头,炮火血肉,连天遍地,只要病菌还未将我们啃到失去知觉,想象一个隐士似的躲藏起来,不闻不问,不但不可能,在目前的中国,恐怕也找不出一块这样的"世外桃源"吧。事实上,我们这里朝晚都有沦陷的危机,即使只想"苟安"几天,怕也不可能了。那里还谈得到"休养"呢?不过,亲爱的朋友,请您放心吧,我虽然在开始做一些工作,但也决不是"拚命"而是以病势为转移的,有计划的"持久战"。我们当然不是"孤注一掷"主义者。在我们这世纪中,还有不少带病

做过伟大工作的前辈:除上述三人之外,如瞿秋白先生,如《钢铁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先生……在工作上,他们都是胜利者呀! 前者的肺病早到了第三期,而后者还瞎了眼睛,成了残废。而他们所完成的伟业,却都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何况我们还没有病到他们那样程度呢? 日本的小酒井石木博士说:"肺病人应安于自己的环境,应该有迎苦和吃苦的决心,应该在工作中寻求乐趣",是至理名言啊!

亲爱的朋友,我诚挚地感谢您的温情的慰藉,我也坚决相信"最后胜利"是您的和我的。我们虽不敢说在事业上能做出来那么了不得的成绩,但至少也不致于白白地懦弱地任肺菌和敌人来摆布吧! 那么好,朋友,我们各自努力呀!

临了,我希望您能更能进一步地经常和我通讯,互相安慰,互相鼓励。健康在等着我们,未来的世界在等着我们呀!

匆复,祝您

保重! 并致

抗日敬礼!

叶紫　四月三日

致邝达芳书[①]

达芳先生：

信，四元钱，《救亡日报》副刊，均于昨日午后收到。今天恰巧是五一节，给您写回信。我觉得在我们的友谊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当然，对于那几位不知名的青年朋友，也是一样的。不过，我不会，也不能说什么“谢谢”一类的话，因为那在我们中间是用不着的啊！

我的身体近来似乎有点进步，经过几十个月苦斗的结果，得到了不少疗养的经验。您所告诉我的“忍耐”和“达观”，也正是我的经验之一，也就是中国的传统“精神胜利”法。如同我给天翼那封信里所说的，肺病人要有百分之百的阿Q精神，否则，你

① 本书简以《作家书简：叶紫在病中——期待他的读者的鼓励》为题发表于1939年5月13日《救亡日报》(桂林版)，信前还同时刊载了邝达芳致《救亡日报》编者的短笺：“曾在文坛上，尽过最大的努力，《丰收》底作者叶紫先生，他的作品已不和读者见面很久了，曾经看过他的《电网》和《丰收》的人，当不会忘记的吧？现在他病在湖南的一个乡村里，受着穷与病的煎熬，然而他还努力地工作，在着手写一约百万字的长篇：《太阳从西边出来》。为着使他的病能较快地好了起来，可对于祖国抗战尽更多的力量，我希望一切与叶紫先生相识或不相识爱好他的作品底朋友，对他作精神上物质上特别是金钱的接济，钱的多少是不论的，因为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作家底爱切，主要还在于精神上底鼓励！如有函款，可交桂林桂西路十七号读者书店邝达芳负责收转。”

不能得“最后胜利”的！我也有一句话要赠给您，朋友，请您牢记着吧！那就是：“肺病人自己不寻死，是绝对不会死的！”

我希望我们能有经常的通讯关系。至少我们应收一信，复一信，才不致中断。说起“文学修养”来，我真是可怜得很！不但是我个人，就是全中国的青年文学者的修养，大半都是很可怜的。尤其是在血和铁相搏斗的现阶段。不过，我们大半都是不甘落后的，虽然牛步法，总还在一天一天地进步，并且也还不太慢。当然，比起外国作家来（尤其是比起十九世纪的诸大作家来），当然是差得太远了。这是指艺术的修养而言。我们太少接触伟大遗产的机会了。这一问题，在现阶段，也是没有办法的，不过，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能提一些问题来互相讨论。每次通讯，提一个问题讨论。我更希望能多有几位如您所说的青年朋友参加。我如身体不发生别的意外毛病，一定能参加的。您的大作诗一首，我也读了。不过我对诗是门外汉，假里手。您这首诗，我也有一点意见，我们下次写信再谈吧！我欢喜这样的诗，但我自己却不能做！

此地前些日子，炮声震耳欲聋，终天不停，我已准备沦陷后的一切步骤。但终于没有沦陷，也许永不会沦陷了。不过，即使沦陷，我也决不走，因为我不怕。而事实上，无钱，生病，也走不动也。

写得很多了。匆复，即祝

努力，保重！并致

民族解放敬礼！

一九三九，五一节下午五时

叶　紫

又：关于我的生活状况，《力报半月刊》创刊号曾载有我一篇《××通讯》，颇为详细。大概说起来：我每天工作三小时，上午

七时半至九时，搜集整理大长篇（一百万字）材料。长篇名《太阳从西边出来》。下午三至四时写短篇或书信。晚间七时半至八时，日记。余时是散步，睡。

生活，最近一个月内，绝无问题。以后，我也可以写点短东西卖钱，再加以朋友的接济，当不致再有大困难吧。不过，要以抗战胜利展开，此地不沦陷为最好。

叶 紫　　五月二日晨

致张天翼书

老天：

将近一年不通信了。你的近况我知道得很详细，我的情况，怕你未必知道吧。

病，——这个讨厌的侵略者，总是不断地向我进攻，我呢，也紧抱着“抗战建国”的方案，“自力更生”，“长期抗战”，“誓不屈服”。经过几十个月的苦斗，现在已经到了敌人无力攻击的相持局面了。至于完全战败侵略者，还非一朝一夕之功呢。

这样，对于我，最好了，阿Q哥说：人生于世，大抵都要生肺病的。我正可以藉此不急不缓，慢慢来开始整理长篇小说。我现在算是深入在农村中了，和农民一同起居，一同呼吸。材料象自来水似的永远用不完，而且是那样的丰富，又没有人催稿，又清静，条件真是好极了。

所剩下的，就是生活不能解决了。一个月中，我曾断粮三次，几乎饿坏。从令侄女口中，我知道你非常穷，穷斯滥矣！但我还是要向你要三块钱，或者两块钱，要不然就是一块钱吧。赶快寄来。你知道，即算是一块钱，在乡下多大的用处啊！

还有什么有钱的朋友，或者文化同人，代替我敲敲竹杠，不论多少，一同寄来吧！

赶快回信，“急急如律令”！

行一个

抗日敬礼！

二月八日

叶　紫

做诗一首，“大有才子气”，不胜“见月伤心，闻鸡生气”之至！诗云：

早晨摸米看空桶，
中午寻柴想劫灰；
讨厌偏逢天大雨，
不能山后探新梅。

致张天翼书

老天：

告诉你，我已经搬了家，搬到一所很可爱的小屋子里，这地位在两条小河的三叉口上，靠近古渡头堤边。不但风景佳绝，空气新鲜，宜于养病，并且交通便利，消息灵通，简直是一块仙境啊！你没有看见呢，我一般进来，病就好了一大半。春天了，眼前的一片青翠，黄黄的菜花，红白的桃李，对岸的小市镇，就象镜子里画的画似的，横挂在我的面前，左边还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大石桥。老天，你见了真会爱死！假如你也是一个病人的话。你相信吗？这三叉河口上的天空，都象特别和我有交情，无论晴或雨，那些云彩，那日月和星辰，都象时刻在变把戏给我看，给我开心似的。我不相信果戈理在《狄亢迦近郊的夜晚里》所描写的那样美丽的乌克兰的天空，有我这里的这样美好，因为那只是描写出来的小说，而我这里的是真实的活东西！

此外，那一天到晚从堤坡和渡口上过往的农人们，也能够使我像看走马灯似的愉快，我搬过来的那天，便像隐士(！)似的，在门首贴了一首对联云：

住虽只三尺地，且喜安心，小堂屋中，任我横行直闯。

睡足了五更天，若嫌无事，大堤坡上，看他高去低来。

说起旧诗词对子来，我近来是大开倒车了。敌人的最前线，离我们这里只有一百多里路，朝发夕至。时刻有沦陷的危险。

论理,我们这里的抗敌工作和民众运动,应该做得轰轰烈烈了(不轰轰烈烈的原因当然多得很),不过,为一般民众的领导的智识分子,应该关心一下自身和家国的灭亡吧!但伤心得很,这里的几十位小学教师和冬烘先生们,大半都象进了墓坟的“活骸”似的,不但不愿意参加抗敌工作,不关心时局,甚至连起码的求知欲望都没有,他们可是终年不看书,不看报纸,只侧着耳朵听听人家说敌人来没有来?如果敌人离他们还有一里路,他们还有一餐晚饭吃,便低着头去弄他们的挽联对子,吟他们的平平仄仄去了。无论你如何警醒他,刺激他,他是没有听。因为他们大都跟新文化无缘,他们是“先王之道,不可废也”。他们看不起做白话文的人,有的甚至看不懂语体文章。这样,你想要提着他们的头发,把他们从坟墓中拨出来做一点点与政府和抗敌有利的工作,就非先取得他们中间的地位和信仰不可。这样,我就不得不大开倒车,从这些古董的平平仄仄去着手。几个月来,居然也有些成绩,做得不少了。将来如果收成集子,就叫做《倒车集》,与老兄的《牛奶之路》,定可并驾齐驱,永垂千古而不朽了。如以为我是吹牛的,不妨抄两首你看。

(一)赠古渡头老渡夫

经年风雪鬓毛灰,
放荡江湖一酒杯,
苦煞夜寒更漏永,
隔河人把渡船催。

(二)戏题某待嫁闺女插镜绣猫

不花不树堆红绿,
亦虎亦猫背黑灰,
人世姻缘天上景,
滑稽都到镜中来。

(三)咏兰的父母前年都死了,去年突然又跑出一个母亲来,据说这是生母。生母今年也死了,照理说咏兰和我应叫母亲、岳母,但碍着养母家的关系,只能叫伯母和岳母,这真是有点虚伪而滑稽的事。因这老太太待我们极好,殷勤地安慰我的病,不断地接济我们的生活,死后大家便劝我们写点东西悼掉他。因作一挽联云:

“三千里避难归来,苦疾病缠绵,待我犹如亲子婿。

廿六年离怀迳去,叹运途乖舛,哭娘常念旧娇儿。”

联末是落的我和咏兰两个人的名字。老天,当你看了“叹运途乖舛”这一类令人作呕的“宿命论”的滥调,一定会摇头哼鼻,大骂“老叶混帐”不止吧,但在这里却被我们的教师和冬烘先生们捧得了不得哩! 其实“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在这样的破酒瓶和恶环境里,怎能够装新酒进去呢?

好了,倒车只开到这里停止了。还要说我们的正经事哩!

请你告诉敏纳滨荪两兄,他们寄来的十元钱,昨天收到了。据说这是定钱,救我的穷的,要我不客气,每月至少给他们两篇文章,这可叫我有点为难了。老天,你知道的,如果这十元钱是无条件接济我的,我倒可以放心用。一说是定钱,我便冷了半截。因为我的身体还没有收“定钱”的资格,怕不能如期交货也。我虽然每天都写作,但是有限制的。我以前曾说过,(照梁实秋大参政员所看不起的“抗战八股”的“公式”套来),我的病是“持久战”,是“最后胜利”论者,只宜于不急不缓的长篇大作,决不宜于“定期交货”的短篇。因为我不能“速战速决”,不能“孤注一掷”,也就是说,不写短篇和散文笔记之类的东西,夜晚七时半至八时,记日记,余时是散步、会客和休息。既不吃力,又做了事,养了病,一举而三得焉。六个月后,如果身体进步,打算再加点

工作时间。

欧罗二兄叫我四月十日以前交一稿，算起来，是一定来不及了，因为今天三月二十九日了。我写短篇的时间太少。桌上已经准备了一篇万余字的长篇小说材料《第七次入营》，近天才开始写，但什么时候写得起，还不能预定。我相信第二期也来不及了。第三期或第四期比较靠得住一点。再短的千把两千字，第二三期或者来一两篇，但也决不能预告上去。因病这东西活象日本兵，它再向我“猛攻”一下，我便只能“保存实力”，退后休息几天。等它停止进攻了，再来打一下“游击”。一方面还要“养精蓄锐，准备反攻”。

此外，我还要请你设法替我向朋友们募捐一个表，旧的，贱价的都可以，只要灵准。由邮局用小包裹或当样品挂号寄来。我原有的一架闹钟，已“年老力衰”了，常常怠工，既使一天鼓励它七八次，它也不愿意多走一步。我工作和散步，常常要跑到四分之一里路以外的福音堂去看钟，这对我的病和工作是太不便了。

关于接济的话，也希望能够源源而来，上面说过，养肺病和写百万字的长篇，都是持久的、艰苦的战斗，不争取“外援”，没有犀利的“军火接济”，是绝对不能获得最后胜利的。也就是说：多有几斗米，不至“早晨”“看空桶”，我的工作和斗争的勇气，就要大得多。……

责任编辑：黄　滔
封面设计：田　磊



夜雨

飘流的回忆